

# 目录

## 序：天主教历史的分期

## 犹太人、犹太教、巴勒斯坦

## 第一部分：古代教会时期

### 1. 宗徒时代

- 1.1 天主教会的初期发展
- 1.2 执事制度建立
- 1.3 教会走出耶路撒冷
- 1.4 伯多禄的被捕和脱险
- 1.5 保禄的归化
- 1.6 保禄第一次传教经过
- 1.7 耶路撒冷会议的召开
- 1.8 保禄第二、三次传教
- 1.9 保禄的被捕以及其遭遇
- 1.10 伯多禄的殉道与教难
- 1.11 初期的传教与圣经

### 2 教难时期的教会

- 2.1 罗马对天主教的贡献
- 2.2 东方宗教对罗马的影响
- 2.3 罗马帝国的衰亡、耶稣基督带给罗马帝国的冲击
- 2.4 圣教会在罗马的发展情形
- 2.5 二世纪教难分析
  - 2.5.1 教难概述
  - 2.5.2 道米先在位的情形
  - 2.5.3 图拉真在位时的情形
  - 2.5.4 第二世纪殉道者
  - 2.5.5 殉道圣女则济利亚
  - 2.5.6 西里村的殉道者
- 2.6 公元第三世纪的罗马
- 2.7 第三世纪教会扩展的情形
- 2.8 第三世纪教难的原因及事迹
  - 2.8.1 第三世纪情形概括
  - 2.8.2 伯尔伯多亚的殉道
  - 2.8.3 塞弗禄以后的情形
  - 2.8.4 戴克里先时期

- 2.8.5 东罗马教难
- 2.8.6 圣西彼廉主教殉道
- 2.8.7 殉道圣人的言论
- 2.8.8 第三世纪教难的回顾

### **3 初期教会的礼仪与教义**

- 3.1 初期教会的入教情形
- 3.2 初期教会的弥撒
- 3.3 初期教会的信仰生活
- 3.4 初期教会内的生活
- 3.5 教会的统一与罗马宗座的权威
- 3.6 初期教会的文化
- 3.7 第二世纪护教学者
  - 3.7.1 儒斯定
  - 3.7.2 圣依肋内
  - 3.7.3 克勒孟
  - 3.7.4 奥利振
  - 3.7.5 戴尔都良
  - 3.7.6 圣西彼廉

### **4.第四世纪教会的发展**

- 4.1 教会的转折点
- 4.2 非教难时期的危机
- 4.3 狄奥多西时的统一
- 4.4 第四世纪的传教情形
- 4.5 第四世纪的组织与制度
  - 4.5.1 教会的组织
  - 4.5.2 教友的礼仪生活
  - 4.5.3 隐修制度的起源
- 4.6 第四世纪教会对社会的影响
- 4.7 异端对教会的冲击
  - 4.7.1 亚略派
  - 4.7.2 聂斯多略派
  - 4.7.3 披雷杰异端
  - 4.7.4 摩尼教
- 4.8 希腊教父介绍
  - 4.8.1 亚大纳削
  - 4.8.2 圣巴西略
  - 4.8.3 金口若望
- 4.9 拉丁教父介绍
  - 4.9.1 圣依拉略
  - 4.9.2 圣盎博罗削
  - 4.9.3 圣热罗尼莫
  - 4.9.4 圣奥斯定

# 第一部分 古代教会时期

## 序：天主教历史的分期

本书主要的内容是向您报导两千年来天主教的历史。一部教会历史，可以说是整个天主子民，包括历届教宗、各地的主教、神父、修士、修女及全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信友，两千年来信仰生活的纪实。教会历史和其他的历史一样，也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也就是说，有它光荣的一面，有着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历代圣贤们，绵延传递不断所创造的辉煌灿烂、令人感动的信仰生活的典范，成了后世信友效法的榜样，而历代教会的典章制度，为今天的教会奠定了巩固的基础；但是，也有它人性的黑暗面，因为教会是由人组成，是由人来管理，因此，也有许许多多人性的弱点，令人难堪叹息、扼腕、令人羞愧的恶行劣迹。因此一部教会历史，教导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审慎的观察，我们必会发现，并且肯定的说，是天主在亲自领导祂的百姓，走上皈依和净化的朝圣旅途。这是和其他的历史绝对不同的地方，因为天主教的历史，是一部天主拯救祂百姓的救恩史，随着世界人类历史的演变，信友们在历史的过程中，教会自称为旅途中的教会，跟随基督的脚印，效法古圣先贤的芳表，也从过去的成败得失中记取教训，进而能够鉴往知来，承先启后，使爱与悔改补赎的生活更落实，让天主的名受光荣，以旅途中天主子民的身份，一心向往那光荣圆满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在这一节的内容上，我们把教会的历史也和世界历史一样，先做一个时代上的划分。因为世界各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但改变了教会的生活形态，也自然形成了教会历史的分期，我们粗略地将它分成四个时期。第一期，我们称它为古代教会，大约是从第一世纪到第五世纪初，这个时期包括了教会的初期及其在罗马帝国内的成长，罗马皇帝一再企图消灭教会，但最后，反倒是整个帝国皈依了教会，宣布天主教是罗马帝国的国教。第二个时期，称为中世纪教会，从第五世纪中期到第十五世纪，由于公元5、6世纪时，日尔曼民族的入侵，最后导致罗马帝国的分崩离析，走上了瓦解灭亡的命运，教会也在这时期开始向蛮族施行教化的工作，因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这一时期的教会，我们称它为中世纪教会。第三个时期，称之为近代教会，大约是从16世纪到20世纪的中期，大概从15世纪开始，西方民族在思想上起了极大的变化，近代的民族国家不断地形成，从各方面争取独立自由，教宗的权力在教会内虽然仍旧很大，但是一向联系很密切的宗教和政治，却逐渐分离，欧洲信仰的统一也因誓反教的产生而破坏，誓反教也就是我们所称的耶稣教或基督教；而另一方面，随着新大陆的发现，传教的工作获得了新的园地，教会便向亚洲、美洲、非洲、澳洲展开了传教的工作。第四个时期，称为现代教会，它可以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目前为止，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人类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消长，在思想和生活上都起了极大的改变，造成了对教会的冲击，东方、西方及后起的第三世界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也都起了大变化，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和教会都面临危机和挑战，梵二大公会议的各种文献，引导教会走向现代化的改革之途，而且这项多元性的改革运动，还正在继续的推广展开着。

## 犹太人、犹太教、巴勒斯坦

天主教的发祥地不在罗马，而是在犹太人的宗教圣地耶路撒冷。当时的巴勒斯坦，早在公元前一百年，正是我们西汉武帝天汉元年，已成为罗马帝国的囊中物。犹太民族自古所居住的巴勒斯坦，位于地中海的东岸，小亚细亚的南面，它西临地中海，东面是约旦河流域，

北面是黎巴嫩山，南面的沙漠将巴勒斯坦与埃及和阿拉伯隔开，面积只有比利时的三分之一，与海南岛差不多。巴勒斯坦和当时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各国，以及阿拉伯商队所到的亚洲各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公元前六年，耶稣基督就降生在巴勒斯坦的白冷城。公元第六年，犹太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由罗马帝国的皇帝派总督来统治管理，这时候正是西汉末年王莽立孺子婴为帝时。

当时罗马帝国对它所并吞的民族，都给以相当宽大的自治权，在巴勒斯坦，罗马对一切革命性的行动虽然处置极为严格，但是对当地的习俗却特别给予尊重。犹太人是司祭和长老所组成的最高公议会来治理，他们有权审判处罚违犯犹太法律的案件，但是，对于死刑，则由罗马总督所保留。在犹太历史，最为突出的一点是，他们始终没被统治他们的任何一个民族所同化，在各种困难之中，常能保持着他们特有的民族性和民俗法律，而不受外族的影响，这种强韧的力量完全来自他们的宗教信仰。在他们四周的其他民族，都是多神崇拜，而犹太人却始终坚信，唯一真神天主是宇宙的创造者，这种信仰是使得犹太人能够生存而没有被消灭的原因。一个犹太人若是否认信仰，不但是背叛宗教，也是放弃犹太人的法律而自绝于犹太社会。

犹太人与崇拜不同的神祇的民族杂居在一齐，相互的接触和来往不断，而偶像的崇拜为犹太人而言，常是一种可怕的诱惑，等到他们丧失了自由，沦为罗马帝国的属地之后呢，这种诱惑也就更加地迫切了，但是，他们常能不顾一切地保持着对天主和法律的忠诚，我们可以这么说，这实在是犹太民族的光荣！尤其以当时的巴勒斯坦的情况而言，这样的忠诚，也就更加的难能可贵了。当耶稣在世的时候，巴勒斯坦的居民，大约有两百万，犹太人以其那种忠诚的信仰，来看待这些与他们杂居的外族，因此而特别有优越感，认为这些外族是不洁的，与外族的接触和来往会玷污他们犹太人的身份，事后必须洗涤沐浴才行。从四部福音当中，我们得知，法利赛人对这种隔离特别的严格，他们的祖先曾在争取犹太人自由的战争中表现优异，更热烈地捍卫着犹太人的法律和习俗，因而成了犹太民族的精神领导。可惜到了耶稣的时代，他们把法律和习俗弄得过分的严厉琐碎，只知道注意外表，反而把爱天主、爱人的重要目标置诸脑后，全力遵守外表的细节、骄矜傲慢、自鸣清高、自以为是民众的模范，轻视那些不懂法律、无法遵守繁琐习俗的人，所以他们不但自行隔绝于外族，连其他的犹太人也都尽力避而远之，而奇怪的是，犹太民族并不嫌他们的过分矫饰，反而甘心听从法利赛人。罗马人从过去的经验中深深知道，犹太人对宗教问题的决不妥协，因此，在与犹太人签订的各项条约中，承认犹太人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甚至与罗马帝国的法律相抵触的时候也可以豁免。犹太人对未来抱着极大的希望，这种希望支持着他们在一切苦痛中，甘心忍受，期待着先知们所预言的默西亚，意思是救世主，祂要做以色列人的救主，天主要派遣祂到世界上来建立天国，一个正义和平的国度，祂要拯救并且洁净以色列选民，赦免人的罪，同选民订立新的盟约。到了耶稣的时代，这种希望更为热烈，遗憾的是，已经变质了，对先知的预言已不在精神层面去着眼，竟然憧憬着那要来的默西亚，是一位胜利的君王，替他们把罗马帝国赶，建立一个超强的以色列王国，而对于先知们所描写的，默西亚是上主的仆人，谦卑而为救人受苦牺牲的预言全给忘了。

公元第一世纪，犹太民族已不再只限于巴勒斯坦的聚居，不少的犹太人，散居在所有的地中海盆地，其实这种情形从公元前六世纪就已经开始，那个时候，美索布达米亚的亚述人，战胜了犹太人，拆毁了耶路撒冷，俘虏了犹太人将他们充军，放逐到巴比伦去，长达 70 年之久，由于犹太人坚苦忍耐，委曲求全，亚述人才能减轻了他们的奴役。在被充军放逐的岁月中，不少的犹太人表现了经商的天才，许多人因而致富，在政府中也获得了重要的地位，所以当他们的可以回国时，不少犹太人反而宁愿留在巴比伦不归，而不愿放弃那些既得的利益。他们逐渐扩充自己的商业，由小亚细亚而埃及，逐渐再扩张到整个地中海沿岸，这就是犹太人移居国外的由来。移居国外的犹太侨民，当时已有数百万人，超过了在巴勒斯坦本土的人

数。在外地侨居日久，难免不受影响，思想逐渐开扩，对法律的细微末节也不再死守文字的表面了。虽然仍旧保持传统的精神和宗教信仰，在生活的习和商业上仍然自成一派，维持着他们天主选民的地位，但决不会再因为碰触到了外族人的身体而整天去洗涤沐浴，现实的生活使他们的视野展开了，也采用了所在地的语言，甚至在犹太人自己的会堂，也用希腊话来祈祷或颂读经文。虽然如此，犹太人的信仰始终不变，民族意识仍然坚强，人人都等待默西亚的来临，每年都收集各地侨民的捐献，派朝圣团回到耶撒冷去朝圣，并把捐款交给圣殿。在犹太人眼中，耶撒冷是全世界祭献天主的唯一圣地，每人一生当中必须数次亲自到圣殿去朝圣，此外，犹太人的信仰也吸引了四周的外族，怀着宗教热忱的法利赛人，也跋山过海巡视各地犹太人的会堂，劝导外族皈依天主，遵守梅瑟的法律，信了犹太教的外族人称之为“归化者”。

天主教起源于犹太教，因为犹太人是天主的选民，依照圣经的启示，我们的救恩是来自犹太人，所以在进入天主教历史之前，我作了以上对犹太人以及当时巴勒斯坦情形的概略介绍。当教会创建的初期，两教之间的分界并不明显，也不引人注目，从神学的观点来，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工程的那天，正是第一个受难节，也正是教会正式诞生的日子，当时，正是公元 30 年东汉光武在位的时期，从那时候起，旧约时期，这个准备默西亚来临的时期，也便宣告结束，而新约的救恩时代随即就开始了！

# 第一部分：古代教会时期

## 1. 宗徒时代

### 1.1 天主教会的初期发展

基督在十架上完成救赎工程的那天，就是教会诞生的日子，而基督为了在人间建立教会，曾经召唤宗徒，并从众宗徒之中特别拣选伯多禄为磐石，并且建立了各种圣事，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宗徒们一个个都负起了基督升天时叮咛他们的话，要他们在领受圣神的德能以后，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犹太和撒玛黎雅，并且直到地极给基督作证，依照宗徒大事录的记载，耶稣升天以后，宗徒和其他的门徒及基督的母亲与一些妇女们，估计大约有 120 人领受了“施慰者圣神”，以后，个个都充满了圣神的能力，尤其是伯多禄不畏不惧地宣讲耶稣基督，为基督作证，当场就有三千人在伯多禄的手中接受了悔改的洗礼，领受了圣神。我们的教会，就是这样，在圣神的德能下开始生长，宗徒们也因圣神的力量做了彻底的变化，一改胆小怯懦的作风。从此以后，任何的恐惧、任何的劳苦、任何的迫害都不能阻上他们为被钉死而复活的基督作证。

宗徒大事录，是一本初期教会相当宝贵的历史文献，而且所记述的各种事件，具有感动人的力量。初期教会的形象是亲切而富有热情。有关于初期教会发展的情形，我们是以宗徒大事录记载的作为根据，初期教会奉教的确实人数，我们无法确实知道，圣史路加在宗徒大事录第一章 15 节指出共有 120 人，保禄说有 500 人曾看见复活后的耶稣，伯多禄在圣神降临后首次的公开演说发表后，就有三千人领洗奉教，以后教友的人数达 5000 人。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公元 35 到 37 年，耶路撒冷的教友人数，大约有 5000 人左右。从圣神降临日起，直到最后一位宗徒去逝的这段时间，教会蓬勃地发展，信教的人数日渐增加，而且非常的虔诚，宗徒们把自己所见所闻的事，也就是耶稣生平的事迹以及祂的道理和精神传授给

人，这样便形成了一种口授的传统，也就是圣史们写四部福音所根据的宝贵资料。最初皈依的，自然都是些犹太人，对犹太教的教规还没有放弃，他们仍然按时进圣殿去祈祷；在饮食方面，仍保持着清洁与不洁的分别；仍旧遵守安息日和割损礼，不过也有与犹太教不同的集会，最突出的集会，就是“分饼”。因为耶稣在受难以前的最后晚餐中，在宗徒们面前，祝圣了饼和酒，并且分给他们吃，要他们拿去喝，接着说：“你们要照样做来纪念我”，宗徒们忠实地遵照耶稣所吩咐的，重行这个仪式，教友们也分享祝圣了的饼和酒，这就是弥撒圣祭中，成圣体和圣体圣事的主要部份，一直到现在，教会一直奉为敬礼的中心。

初期教会最使人惊奇羡慕的是，教友们彼此之间的友爱精神。宗徒大事录中说：“众信徒都一心一意，凡各人所有的，没有人说是自己的，他们的一切都是公共的，在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贫乏的人，因为凡有田地和变卖了以后，把所有的价钱都带到宗徒们面前，照每人所需要的分给每人，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任何法律诫命，而是正对耶稣的这句话：“你如果愿意做成全的人，便该去变卖所有的一切，分施给穷人。”以慷慨虔诚的心去付诸实行，使这句话成为一项具体的行动而已。初期教会的信友们就是以这样惊人的努力，去实践耶稣的教训，这种彻底的心灵改造，使宗徒和信友们似乎都感觉到耶稣在他们中间，离他们很近，正继续居住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如同玛利亚·玛达肋纳以及往厄玛乌去的门徒们一样，每个人都怀着激动的信念，和令人感动的热情，就在这么自然的情况下，一种强烈的灵修生活生动地表现在信友们中间，人人都朝着圣德的道路努力前进，而天主的恩宠在许方都开花结果。耶稣曾经亲口许下说：“谁信我，活水的河流要从他怀中涌出。”这诺言，正不断地实现，灵迹奇事在他们当中经常发生。由于以色列民族对末日胜利的预期，很巧妙地和一些现象相结合，信友们不禁自问，默西亚再度来临的日子是否已接近了？耶稣是否将在可怖的景象中，乘着天上的云彩再度重现呢？时候已经到了，聪明的童贞女应该检查他们灯里的油是否足够备迎接新郎了？

基于友爱的精神，以及若干人对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信念，初期教会认为，称为巴尔纳伯的若瑟是慷慨的榜样，而且具有模范的作用，常为人所津津乐道，但同时，也记述了一对不诚实夫妇可怖的故事。亚纳尼亚与赛非拉夫妇俩，妄图欺骗圣神，隐瞒了一部份的地价，假装将全部财产献出而没有全部拿到宗徒面前，本来田产卖不卖，完全出于个人的心愿，任何人不可加以勉强，既然卖了，地价也归个人所有，交与不交，或交多少，全由自己作主，宗徒之长伯多禄嫌他们存心欺骗，就罚他们俩立刻死亡，作为欺骗、不诚实者的警戒。信友中有比较富裕的，就把自己的房屋给别的弟兄们，大伙儿也一齐吃饭，在吃饭时他们举行分饼礼，怀着欢乐和诚实的心一起进食、一起颂赞天主，因此获得了许多民众的爱戴，上主就天天使那些得救的人加入教会。信徒们这种同财共居的生活，虽然没有任何法律的强迫，但是至少在当时是非常流行。这种互相友爱的精神，不久便形成了信徒们所特有的标记。宗徒大事录描绘了这样的一幅动人的图像，那就是教外人的称赞：“看！他们是多么和睦相亲相爱啊！”这幅动人的图像成了世世代代教会的传统和典范。

随着基督信徒团体的发展，很多问题不久便发生了，首先是基督信徒和犹太社会的关系。初期教会的信徒仍然遵守着梅瑟的法律，在玛窦福音上耶稣说，祂不是到世界上来废除法律，而是来完成法律，法律上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这些信徒对犹太人传统的祈祷和圣殿的仪式都很注意、很热心，他们甚至比一般的以色列人更热心，但是呢，不知不觉之中，这些信徒和其他不相信耶稣的犹太人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信徒们以耶稣为生活的中心，除了遵守安息日的规定之外，同时还守主日，以纪念耶稣复活。在保禄的书信、格林多前书 16 章、宗徒大事录 20 章都记载了每星期的第一天，耶稣复活的纪念日是基督信徒的节日，就这样，两个神圣的节日互争首位，到后来新教的主日终于战胜了旧约的安息日。不过这个问题还不太大，严重的冲突是他们信奉耶稣基督，并公开承认他就是犹太人自古以来由衷期待的默西亚。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假如这一小群基督信徒，除了遵守他们自己的习惯而不从事任何的

对外活动，而不去激怒司祭长、经师、法利赛、撒杜人，这批当时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就还能袖手旁观不加干涉，但是自从基督信徒开始公开对外宣传，这种宣传又是那么的成功有力量，这批宗教领袖们就不得不开始提高警觉了。在他们认为基督信徒公开承认，并宣传耶稣是默西亚，就是在反抗天主、反抗梅瑟的法律，而耶稣也正是以这种罪名被控告，并且还公开合法地被审判而定罪处死的，他怎么能是将要来临的、那位光荣的胜利的默西亚呢？在他们看来，默西亚时代并没有来临，罗马人依旧占领着巴勒斯坦，以色列也始终没有恢复他的光荣。基督信徒这项严重的罪，便是因为他们公开宣传被钉死的耶稣，是先知所预言的默西亚，正严重地损害了犹太民族的自尊心，这种自尊心又与犹太人，自以为是天主的选民和自信心结合，所以，一涉及宗教，也最最容易激怒百姓起反感，犹太民族已经长期饱受了异族的压迫，他们渴望的是恢复荣誉、恢复自由、恢复威力，司祭长、经师、犹太民众实在难以接受依撒意亚所预言的，受苦难羞辱失败被钉死的默西亚，这太违反雅威领导以色列走向光荣胜利的伟大观念。针对耶稣是否是默西亚这一点，犹太人与基督信徒之间冲突，已是无法避免的了。事情发生在圣神降临后不久，伯多禄和若望在第九时辰到圣殿去祈祷，走过了圣殿外院，在兑换银钱和贩卖牲畜的人群中穿过，正要进入正门时，有一个生来就瘸的人向伯多禄和若望乞讨，伯多禄回答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但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因纳匝肋人耶稣的名字，起来行走吧！”这个瘸子马上应声跳起，居然走了起来，他随走随跳，跟着伯多禄和若望进入圣殿，还大声赞美天主，奇迹也就传扬开了。大批的民众都惊奇地跑来把伯多禄和若望围了起来，伯多禄便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宣讲，说明奇迹的发生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能力和热心，仍是因被钉死的耶稣的圣名而获得了痊愈，他又把应当信仰耶稣是默西亚的道理讲了一遍，最后他说，他认为一切在场的听众、一切谋害耶稣的人，包括他们的首领在内，都是出于无知才做出这种恶事，并勉励他们说：“你们悔改吧！回心转意！好消除你们的罪过！”就在这个时候，司祭、圣殿警官和撒度塞人跑来，大为震怒，便把他们逮捕，押在监狱里。第二天，犹太的公议会召集会议，由大司祭亚纳担任主席，盖法和许多判处耶稣死刑的审判人员也都出席参加，开庭审问伯多禄，是凭什么能力，以谁的名行这事？伯多禄充满了圣神侃侃而谈，根本就不害怕他们会对他定罪判刑，向他们说：“耶稣是你们这些建筑者所抛弃的石块，却成了屋角的基石，除他以外，无论凭谁，决无救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使我们赖以得救。”司祭的态度十分的尴尬，似乎不知所措，也不敢苛待伯多禄，深怕激怒了百姓，因为这奇迹太明显了，那被治好的人正同他们一齐站着，只好恐吓他们，不要再因耶稣的名字向人讲道，伯多禄和若望却清楚的回答他们：“我们对所见所闻的事，不能不讲，我们宁服从天主，而不能听从您们。”犹太人和基督之间的对立，就越来越尖锐，以色列的首领们也一反过去温和宽大的作风，改采严厉的手段，当伯多禄和若望再次宣扬福音而被捕下狱，甚至受到了鞭打。一方面耶路撒冷当局竭尽所能，严禁宣传福音；另一方面，初期教会的信徒们，忠实遵守耶稣的教训，拒绝把灯放在斗底下，努力的去传扬福音，越受到迫害，他们的勇气也越大，他们说为：“为耶稣基督的名而遭受凌侮而满心喜乐！”

## 1.2 执事制度建立

让我们回到初期教会在耶路撒冷一带发展的情形，时间大概是在公元 30 年到斯德望殉道为止的六、七年之间，大约正当中国东汉光武帝在位的第六年到第十二、十三年之间。

基督的教会建立以后，便立刻向外扩展，而且继续不断地扩展着始终没有停止，这是两千年来天主教全部历史最是令人感动、最清楚而明显的特征。天主教，绝对不是一个凝结顽固、受物质条件限制、胶着不动的团体，它有着一般不断进展的力量，是一个由人组成，依

照有机性的规律，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而且相当具有弹性，能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会利用各种地域和时间的条件，去实现它的目标，在果敢中保持谨慎、在决裂的场面下，仍然抱着耐心劝导的态度，总而言之，它在一切事上，努力追求那唯一的目标，也就是要在世界上建立天主的国。

教会，最初的开始，是在狭小的耶路撒冷区域内，随着客观情势的发展，很决的超出了耶路撒冷的范围，迅速的传到巴勒斯坦全境以及附近地区。

近东以及埃及一带的地理位置，正处于欧、亚、非三洲的交会区，也就成了欧亚非三大洲交通来往必经的桥梁，当地的人根本就不把旅行看作是件苦事，有着惊人的人口流动性，当我们研究初期教会历史的时候，得在我们脑海中有这样的一幅景象，才能了解教会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如此快速地扩展的。那就是近东各民族包括以色列人在内，不断的在巴勒斯坦各地区内来往移动，各条重要的大路上满是骆驼、驴子的沙漠商队，旅店中经常拥塞着满满的旅客，就用福音中描述圣母玛利亚长途跋涉做例子。她从纳匝肋到表姐依撒伯尔家去照顾她的表姐，又再回到纳匝肋，再又身怀着耶稣和若瑟赶去白冷城，耶稣诞生后不久，又匆匆逃往埃及，待黑落德死后，他们一家三口又风尘仆仆的回到耶路撒冷，在这些遥远艰苦的旅程中，她只用一头蹒跚的毛驴工具。像这样的一幅图像，您也就不难明白，近东的以色列人及其他各民族就是借着这种迁移流动的机会，把各地的消息，很迅速的到处传播。

犹太民族流动迁移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属于宗教上的。犹太人在每年当中各种重要的宗教节，大都会到耶路撒冷圣殿去朝圣，尤其是一年一度的逾越节，耶路撒冷吸引了数百万人到圣殿祭献天主，这些虔诚的朝圣者来自巴勒斯坦各地，节日以后，又各回自己的家乡，就把在圣城及沿路所见所闻的事说给没有去朝圣的人听。

贸易的交流和到耶撒冷朝圣，促成了福音的迅速传扬，而这两大现象又不只是以巴勒斯坦的居民为限，还包括了散居在罗马帝国各地的犹太侨民。其实早在公元前六世纪的时候，大批的犹太人从撒马利亚被放逐到西里西亚，从犹太被放逐到巴比伦，实际上，早在被放逐到巴比伦之前，大马士革一带，已经有犹太侨民移居到那儿经商。旧约多俾亚传和艾斯德路两部书中记载，不但在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的两河流域有犹太人居住，甚至在伊朗高原一带，也有犹太人的足迹。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将一批犹太人安插在他新建的亚历山大里亚城，还曾经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规划给犹太人居住，塞琉西阿人曾经鼓励犹太人往安娜托里亚移民，罗马人曾把因战败被掳的巴勒斯坦军队安置在意大利境内，这些历史事件，也都促成了犹太侨民向外移植。

公元一世纪的初期，罗马帝国各省都有犹太侨民的踪迹。研究犹太历史的权威史学家夫拉威·若瑟曾经说过：“要找到一个没犹太人的城市是很难的。”罗马著名的学者辛尼加说：“这个可恶的犹太民族的风俗习惯，竟在一切国家都建立起来了。”散布在各民族中的犹太人，并不与当地人民相混杂，他们虽然过着当地的生活、说当地的话，但他们有属于犹太人自己的会堂，服从长老会议和公选领袖的领导，而且和巴勒斯坦还经常保持联系。耶路撒冷始终被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一致公认为“圣城”，犹太公议会继续对世界各地的犹太侨民行使它的最高司法权。年满 20 岁的犹太人，每年都向圣殿捐税，每年重要节日，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成群结队的前往圣城，这种继续不断的来往，正说明了福音之所以能迅速地向外传播，耶稣死后不久，祂的事迹和思想，就由朝圣的犹太人向世界各地传播。

教会的自动发展过没多久，就遇到了来自教会内部的困难，几乎形成了分裂与不合，事情是这样的。在耶路撒冷，有来自外乡的犹太侨民，信教的人数一直在增加，同时在罗马帝国的犹太人民中间，基督徒的核心也组织起来了，由这个情况，引起了一连串的问题，当时教会及信仰的前途，全系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很久以后，在以色列人中，便有着两种精神潮流，交叉并行着，而这两种精神潮流，决定了犹太人对于外国人，所采取的两种绝对相反的态度。第一种潮流，我们称它为“个体主



义”、“孤立主义”，这一派的人骄傲地坚持着，以色列是天主唯一特选的民族，他们振振有词的出指，正因为以色列民族传统上绝对避免与外教人接触，才能延续下来，完成它的神圣使命，所以他们坚持主张，犹太民族应该和其他民族严行隔离，并认为，犹太人和其他民族之间的任何接触，都是一种污辱和不洁，这种思想，渐渐的由单纯的厌恶心理演变为积极的仇恨，成了一种绝对的排外主义。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紧紧地偎依着圣殿而生活，对于外教人摧残圣地的暴行，常牢记在他们的心，所以他们高傲地忘掉周围的世界，而且也不愿做这世界的一份子。

另一种潮流，我们称它为“大同主义”。这一派的人尊重外国人，欢迎一切道德高尚的人，也不排斥教外的人，他们领导胸襟开阔大方的犹太人走向耶稣所指示的道路。老多俾亚就说：“天主把你们散布在不认识祂的各个民族中间，是要你们讲述祂的奇迹，使他们知道，除了天主以外，没有别的神。”这种大同主义在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侨民之间最为明显。他们虽然与耶路撒冷保持密切的联系，但也随着时代的进展，在思想上变得比较开通、有弹性，为了商业的需要，他们学会了希腊话，只有在宗教典礼上，才使用希伯来文。他们绝大多数始终都忠于梅瑟的法律，但也企图吸收新文化，例如希腊文化。但对犹太本土而言，这种大同主义是不被认同的，所以，在巴勒斯坦的本土，外邦人归化进入犹太教的不多，但散居各地的犹太侨民中间，由于大同主义的自然影响，许多外邦人归化改信犹太教，但是有许多犹太人却看不起改信犹太教的外邦人。

“个体主义”在公元 70 年罗马攻陷耶路撒冷以前，一直是疯狂地高占优势，“大同主义”本身虽然很合理，可惜这一派的人，一直不敢贯彻他们的主张，不敢主张受与不受割损礼的归化者本身丝毫不应有差别。

初期教会的信友中，也同样有着个体主义与大同主义的看法，这两派的信徒就在教会内发生了争执，双方由理论上的对峙，演变转移到了实际问题上来，团体的共同生活引起了具体的，关于行政管理和食物分配的问题，说希腊话的基督徒，怕在食物分配方面，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而这一类的不满和怨言越演越烈，因而宗徒们召集了所有的信徒，在原籍并非巴勒斯坦的犹太信徒中间，选出七位有好声望、充满圣神和智慧的执事，派他们管理这些事务，宗徒们就可以不必担任行政管理的工作，而专心从事传扬天主圣言，专心祈祷，并为真道服务。新选出来的七位执事，都是说希腊话的信徒，他们的主要任务除了行政管理之外，也分担了讲道、付洗和传教的工作，宗徒们在祈祷之后，为他们举行“覆手礼”，祝圣了他们，这一批新选的执事，在初期教会的组织和管理上，无疑的是年富力强，性情活泼的好帮手，富于向外发展的精神，不像犹太人那样的保守，给了新生的教会一种坚强的新动力。在教会神职系统中执事的品位，直到现在一直保存在神品圣事中，成为神品中的一级。选任七位执事的事件，对说希腊话的信徒来说，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宗徒们已经充份的认识，不应受限于种族的狭窄范围，也不应受保守主义的束缚，因此，圣史路加在宗徒大事录中，记载建立执事制度的末尾曾做了这样生动的描述：“天主的圣道渐渐传扬，门徒的数目在耶路撒冷大为增加，司祭中也有许多人，服从了信仰。”

七位执事，有一位执事叫斯德望的，他是一位火一般热烈勇敢的人。他精通犹太哲学思想及传统制度，也是新派精神的典型代表，富于进取的精神，不怕与旧势力冲突决裂，也不怕触怒笃信法律的犹太人。斯德望所宣讲的，都是宗徒们所传授下来耶稣的教训，他特别强调耶稣是默西亚，新的教会要以精神和真实来信奉，新酒不应装在旧皮囊内，新布也不适宜补在旧衣服上，不应再迷信外表的仪式等等，这些都是犹太人最不爱听的，于是惹起犹太人对他的反感，但又无法反，就对他动了杀机，控告斯德望亵渎圣殿、毁谤梅瑟的法律，于是召开了公议会，把斯德望捉来审问。斯德望却视死如归，大义磅礴，沈毅果决，直言谴责他们说：“头脑顽固，心灵和耳朵好像未受割损的人啊！你们时常反抗圣神，你们的祖先怎样，你们也要怎样，那一位先知，你们的祖先没有迫害过？他们杀了那预言义人来临的人，现在

你们却成了那义人的出卖者和凶手，你们这些人接受了借天使所指定的法律，但却没有加以遵守。”犹太人一听这些话，怒从心起，向他咬牙切齿，斯德望却注目向天，看见了天主的光荣，并且看见耶稣站在天主右边，斯德望就说：“看！我见天门开了，看见人子站在天主右边。”愤怒的群众疯狂地扑在他身上，把他拉出城外，用石头猛烈的砸向斯德望，斯德望临死的时候，祈求说：“主，耶稣 接我的灵魂去吧！”于是屈膝跪下大声呼喊说：“主啊！不要向他们算这笔罪债！”说了这话就死了！

### 1.3 教会走出耶路撒冷

宗徒们为了能专心祈祷，为真道服务，因此需要有专人管理教会的行政和食品分配的问题，所以选出了七位执事，协助宗徒们管理教会，七位执事给新生的教会注入了一股新的、强而有力的力量，尤其是斯德望的表现和他的被杀致命，他为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殉道的这件事，不但没有使宗徒和信友们灰心丧志、胆战心惊，反而很有力的帮助了福音的传扬，同时也给教会提供了一个以血为记的证据，这确实是教会在朝圣的旅途上值得大大报导的一件事。也因为斯德望的遇难，教会开始遭受到迫害，不过教难并没有阻碍教会的发展，宗徒大事录上说：“虔诚的信友埋葬了斯德望，极其悲痛地哭泣追悼！”斯德望的殉难，由于迫害的主要对象是说希腊话的信友，因此，他们不得不离开耶路撒冷，返回居地去避难，同时他们也在侨居地展开了传福音的工作。本来犹太人是想借着斯德望的被杀，阻止他们的发展，却倒反而大大的帮助了传扬福音的工作。

初期教会传教的对象，仅限于犹太人，经过几年来的惨淡经营，教会已能超走出犹太选民的范围，向外发展，去执行耶稣交给他们“往训万民”的命令。福音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各地发展，执事们的确发挥了很大的功绩。斐理伯去了撒玛黎亚，而犹太人呢，一向歧视撒玛黎人，认为撒玛黎亚的水都比猪血还要污秽，是被诅咒的人，而那时候的撒玛黎亚人，虽然如同在井边吸水的那个撒玛黎亚妇人对耶稣所说的一样，引领翘望默西亚的来临，但是他们也醉心向往邪术和魔法。当地的环境并不很适合传播福音，可是斐理伯的传教工作，却获得很大的成功，群众注意倾听他讲，恶魔从许多附魔的人身上大喊着退出来，许多瘫子都获得了痊愈，全城的人都非常的喜悦。斐理伯传教成功的消息，传到了耶路撒冷，宗徒们都大受感动，于是大家决定派遣伯多禄和若望去实地考察。另一个需要宗徒亲自到撒玛黎亚去的原因是，因为只有宗徒们才有权施行覆手礼，赐给新领洗的信友圣神的恩宠。伯多禄和若望到了撒玛黎亚，看到斐理伯也看到了他工作的成果，对他大为称赞，他为新受洗的信友施行覆手礼。以后，斐理伯在往迦萨去的路上，向霞龙和斐理斯坦地区进发。他在旅途中还不放弃传教的机会，正好有一位艾提约比雅，也就是现在的非洲苏丹国的女王甘达刻面前很有权的太监，驾车经过，这位太监是皈依犹太教的艾提约比亚人，刚从耶路撒冷朝圣归来，嘴里正念着依撒意亚先知论及默西亚受若受难的一段，斐理伯就上前去问这位太监，是否了解自己所念的这段经文？这位太监倒也坦白承认说：“如果没人指教，我又如何能懂？”就请斐理伯上车与他同坐，替他解释经文，这位太监由感动而皈依，要求在路旁的水池边受洗。

以后，斐理伯经过亚沙，到达凯撒勒亚，就在那儿住了下来，到那儿传扬福音。当保禄经过凯撒勒亚，就在那儿住了下来，在那儿传福音。当保禄经过凯撒勒亚，斐理伯已经在当地住上好久了。教会在犹太、在撒玛黎亚以及加里肋亚各省继续不断的在发展，伯多禄亲自到这些地方去视察，和新领洗奉教的信友们接触，并且和他们住在一起，巩固他们的信德。伯多禄在里达治好了一个瘫子，又在靠近里达的约培复活了一个名叫塔彼达的寡妇，伯多禄在约培，住在一个名叫西满的皮匠家，圣神在这儿要准备他，促使他对教会采取一种崭新的措施。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时，伯多禄正在房上祈祷，不久他觉得饿，愿意吃些东西，正

当有人在为他准备饭菜的时候，他就神魂超拔起来了，他看见天开了，降下一个器皿，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到地上来，里边儿有各种野兽，地上的爬虫和天上的飞鸟，其中有犹太人所谓洁净和不洁净的，混杂在一起，这时候有一个声音向他说：“伯多禄起来宰了吧！”伯多禄回答说：“主！绝对不行！我从来没有吃过污秽和不洁净的东西。”那个声音又向他说：“天主称为洁净的，你不可称为污秽。”这种情形，一连发生了三次。犹太人的法律关于食物洁净与污秽的规定，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无足轻重，但是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却并不如此，即使是最普通的犹太教教徒，也会如同旧约玛加伯书中所载的那七位殉道弟兄一样，宁死也不肯去吃那被认定是不洁的食物，对伯多禄而言，也不应该吃污秽的食物，所以他坚决的拒绝，不肯接受，但是那神秘的声，三次劝他不必顾及法定的取洁规律，而要服从天主的命令，伯多禄真是不惑不解，难道天主已为新的教会开辟了新的途径？旧的制度已经失去了它的效用？是要死守法律的文字还是着重在法律的精神呢？就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义大利军营的百夫长打发他的部下，从凯撒勒亚来到约培，扣门求见伯多禄，伯多禄还在沉思那异象时，圣神对他说：“看！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同他们一起去吧！不要疑惑，因为是我打发他们来的。”伯多禄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为什么他在平台上祈祷时，那个神秘的声音劝他要吃大台布里面那些污秽不洁的食物。使者请求伯多禄和他们一同到凯撒勒亚去，伯多禄也就同他们到了凯撒勒亚，百夫长科尔乃略领着全家大小出来迎接。科尔乃略以接待天主使者的大礼，跪伏在伯多禄脚前叩拜他，伯多禄拉起他来说：“起来！我自己也是一个人哪！”随后，科尔乃略把天使显现给他的事向伯多禄说了一遍，要求伯多禄给他们讲解主的道，伯多禄于是对他们说：“我真正明白了，天主是不看情面的，凡在各民族中敬畏祂而又履行正义的人，都是祂所中悦的。”并且把耶稣的行实，所留下来的教训，所行过的奇迹及祂的死亡复活都说了一遍，一切先知都为耶稣作证，使凡信祂的人，赖祂的名字都要获得罪赦。伯多禄还没有说完，圣神便降临到所有听道的人身上，使那几个和伯多禄同来的、受过割损礼的信友们非常的惊奇，想不到，圣神的恩惠竟然倾注在外邦人身上，因为他们都听见科尔乃略一家人说各种语言、颂扬着天主，于是伯多禄服从圣神的指示，正式决定收录外邦人入教说：“这些人和我们一样领受了圣神，谁还能阻止他们领受水洗呢？”于是就吩咐他们以耶稣基督的名字受洗。伯多禄既然已经确切明白了天主的旨意，对自己以前的种种疑惑也已经释然，以后对归化外邦人的问题，便毅然加以拥护了。而且，伯多禄的决定也表明了教会日后发展的正确方向。犹太法律的樊笼被冲破，福音将以雷霆万钧的力量向外发展，伯多禄这一划时代的决定是轰动一时的，难怪耶路撒冷的犹太派基督信徒，听了这消息感到异常震惊，伯多禄一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便纷纷向他质问：“你进了没有受割损礼的人家里，也和他们一齐用了饭？”伯多禄耐心地把经过的情形向他们解释，与他同去的六个人也为他作证：“难道他应该比圣神还严格吗？”大同主义比个体主义占得了优势，把默西亚的恩惠，亚巴郎后裔的财产分施给未受过割损礼的人，这也表明了基督的教会已经脱离犹太古教而完全独立，精神和真理的教会，不可能同耶路撒冷的圣殿黏在一起，继续受它的约束，外邦人和犹太人同样被请去赴天主在天国里给人准备的筵席，从此以后，外邦人不需要先进犹太人的外围去准备领先奉教，而可以直接领洗奉教了。

斯德望殉道以后，教难一直没有停止，局势时紧时松，迫害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基督信徒四周。到了公元 41 年东汉光帝在位期间，黑落德·阿格黎帕一世登基做了巴勒斯坦的国王以后，不久，教难又再爆发，这个黑落德阿格黎帕是耶稣降生时为王的大黑落德的孙子，杀害洗者若翰的黑落德·安提帕的侄子，少年时代一直在罗马宫廷内渡过，放荡不羁的生活早已使罗马人侧目。公元 37 年，提庇留皇帝下令把这个黑落德囚禁在监狱里，想不到过了不久，常和他一齐喝酒作乐的酒肉朋友加里古拉，登上了罗马皇帝的宝座，就把黑落德·阿格黎帕给放了出来，还封他为王，赐给他巴勒斯坦北部两省的土地，以前黑落德大帝的版图，也全部恢复了。黑落德·阿格黎帕的生活虽然极为腐化，人却很聪明，为了博取人民的欢心，

所以当他一到耶路撒冷，便伪装对宗教非常的热心，根据以色列史书上的记载：“黑落德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遵守梅瑟法律的一切规定，祭献了牛羊，并且把一条金项链献给圣殿，这条金项链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加里古拉送给他的，您知道金项链有多重吗？就跟他当时在监狱里锁住他的铁链一样的重。还有一次正是犹太人的安息年，庆祝帐棚节的时候，他依照习惯诵读申命纪的经文，当他念到那句：“不能让一个外国血统的人做你的国王”，想到自己是一个混血的半阿拉伯人，没有资格作神圣的以色列民族的国君，他意然放声哭了起来，犹太民众深受感动，而向他高呼万岁，表示对他的热诚拥戴，黑落德对犹太教的这种热心，促使他仇视基督徒，在过去几年中对于传扬福音者的迫害和暴行，我们可以说，都是一些偶发事件，黑落德登基以后，在他的指挥之，展开了一种更有组织、更残酷的迫害，宗徒大事录第十二章载着：“黑落德·阿格黎帕迫害教会人士，命人用剑杀了若望的弟兄雅各伯。”这位雅各伯，就是载伯德的儿子，四部福音中，常提到他的名字，他是十二宗徒当中，第一位为真理流血的殉道者。而控告雅各伯的人在法庭作供，看到雅各伯宗徒的英勇态度，大受感动，当场向雅各伯表示悔罪，皈依基督，所以连他也一同判处死刑，在行刑之前，他请求雅各伯的宽恕，雅各伯上前去拥抱了他，对他说：“平安与你同在！”接着由于犹太人赞成黑落德杀害基督徒的这种作风，便也逮捕了伯多禄交给兵士小心看守，准备过了逾越节，要在犹太民众面前公审他。

## 1.4 伯多禄的被捕和脱险

斐理伯在撒玛黎亚归化了许多为犹太人所不耻的撒玛黎亚人，在到迦萨去的路上为甘达刻女王的太监付洗，“伯多禄”也在凯撒勒亚为百夫长科尔乃略的一家付洗，打破犹太法律“个体主义”的樊笼，使教会迈向一个新的阶段，福音开始传给外邦人，最后，我们提到黑落德·阿格黎帕做了犹太的君王，开始对基督徒作更有组织、手段更残酷的迫害，首先是“大雅各伯”宗徒的被杀，接着是“伯多禄”的被捕，今天我们就从“伯多禄”的被捕说起。“伯多禄”在这之前也曾被捕过，遭受刑罚及恐吓后释放了，第二天他仍然在圣殿中讲道。这次黑落德逮捕了伯多禄之后，格外的小心，他把伯多禄交给四人一组的四班兵士看守着，准备过了逾越节，在民众面前公审他。这时，耶路撒冷的全体教友都不分昼夜地为他呼求天主，就在黑落德要把他提出来的前一天晚上，伯多禄正被两道锁链锁在两个兵士中间睡觉，门前还有士兵们站岗，把守着监狱。四更天时，上主的天使来到监狱门口显现出来，一道强光照亮了监狱，天使拍着伯多禄的肩膀呼醒他说：“快些起来！”锁链便从他手上落了下来，天使又向他说：“快！束上腰，穿上鞋，披上你的外氅，跟我来！”伯多禄只跟着天使，也没想是怎么一回事，好像在做梦，他们经过了第一道、第二道岗，到了外边，监狱大门在他面前自动的打开，伯多禄到了大街上，这才清醒过来，发觉是天主用奇迹把他给救了出来，伯多禄穿过小胡同，到了玛尔谷的母亲玛利亚的家，她那儿经常是耶路撒冷的教友聚会处。那儿正聚着许多教友，虽然天色已经很晚，但他们仍然在祈祷，伯多禄上前敲门，一个名叫罗德的女仆前来开门，这女仆一听是伯多禄的声音，竟高兴得忘了开门，赶快进去报告，他们听了这意外的消息，一时无法接受，都说是女仆疯了！可是女仆坚持伯多禄真的在门外，众人便说：“那不是他本人，那是他的天使”，伯多禄在门外又继续的在敲门，大家开了门，一看，真的是伯多禄！顿时欢声雷动，伯多禄挥手让他们不要声张，并且开始向他们叙述天主是怎么领他出了监狱，并且命人把这事报告给耶稣的表弟，我们称他为次雅各伯还有其他弟兄们，伯多禄便立刻离开了那地方往别处去了，宗徒大事录的这段叙述多么动人啊！

第二天天亮，证实囚犯不见了，黑落德就把怒气发在士兵们身上，把他们全体处决，但不久黑落德自己也遭到了天谴。宗徒大事录是这样记载着：“有一天，黑落德·阿格黎帕，

穿了国王的盛服，向提洛和漆冬两座城的代表们耀武扬威地演讲，人民欢心喝彩的说：“这是神的声音，而不是人的声音”，假如他真是犹太教虔诚的教徒，便应该起而抗议那种亵渎天主的阿谀之词，因为真神祇有一个，就是天主，但是黑落德却傲气冲天，认为自己理当受人称扬，不料立刻就遭受到天主的打击，罚他腹痛难当，活活的被虫给咬死了！

天主为什么用奇迹拯救了伯多禄呢？宗徒大事录只说：“伯多禄出门到别处去”，但是教会以后的历史，却使我们明白了这件事的含义，宗徒大可录记载说：“天主的道却逐渐发扬光大。”黑落德的迫害，非但没有窒息传福音的工作，反而帮助了教会的发展，这真是黑落德所始料未及的。这次的教难，比以往的都更严酷，迫使信徒离开耶路撒冷，到别的地方去避难。这样一来，天主的圣言传播得更远，特别是安底约基亚，一个希腊城市，收容了不少逃难的教友，据说伯多禄当时也去了安底约基亚。

安底约基亚是罗马帝国叙利亚省的省会，是仅次于罗马和亚力山大里的第三大城。早在公元前三百年就已经建城，经过历代君王的扩建而成为商业繁盛的都市，由于地理位置正处在古代欧亚交通的中心，希腊、叙利亚、马其顿以及其他各地的商人都有，罗马的许多富商在这里都有相当豪华的别墅，城里有著名的书院，文化水平很高，但娱乐场所也不少，风俗相当奢靡腐化。在安底约基亚，犹太的侨民很多，居住在当地的年代也比较长久，也都很富足，人数大约有五万人左右，相当于全城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这些犹太侨民都说希腊话，他们也和希腊人过着同样的生活，但他们聚居在一起，仍然保持着犹太教信仰，形成了一个特别区。在安底约基亚城，有四个人的会堂，由一位犹太长老管理，所以当地的犹太侨民确实是很团结的。在犹太侨民当中，对基督的信仰在早先，已经有了基础，当斯德望殉道时，耶路撒冷的教友因教难而逃散，经过各地来到了腓尼基、塞浦路斯岛和安底约基亚城，他们也就在这些地区开始宣传福音。不过在当时只以犹太人为对象，后来也有几个原籍是塞浦路斯岛和基勒纳人来到安底约基亚，他们已经习惯和外教人同居共处，于是便开始向希腊人宣传基督的福音。天主的手援助了他们，信而归主的人，数目不少，在这个希腊文化的大城，一个完全脱离犹太教，纯粹的基督教会便出现了。“大同主义”和“个体主义”的问题，便在安约基亚城，获得了正式的解决。两派的人，都在异乡作客，休戚相关，感情也很融洽，保持着极为友好的关系，这个教会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出现，需要给它一个特别的名称，教友们既然已经不是外教人，但也不是犹太教徒，他们是信仰基督的门徒，“基督徒”这个名称就这样首次在安底约基亚出现了。

这事传到了耶路撒冷，那里的宗徒晓得当地教会已冲破旧日的形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便派了巴尔纳伯来调查真象。巴尔纳伯在耶路撒冷教会素以仁爱著称，是一个才德双全的人，他出生于塞浦路斯岛，虽然是勒未支派的人，但讲的是希腊话。巴尔纳伯在这项视察安底约基亚教务的艰巨任务中，与当地的教会领袖接触，看见天主所施的恩宠，也就是当地教会的辉煌成就，认为是出于天主所赏赐的，便非常的喜欢，并且勉励他们，这事大概在耶稣复活升天后 12 年到 15 年之间。

根据最古老的传说，伯多禄曾经到过安底约基亚城，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圣保禄写给迦拉达人的书信，也曾提到这事，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黑落德·阿格黎帕开始迫害教会以后，伯多禄便往奥伦梯河流域避难，并把他的宗徒之长的地位移到了安底约基亚。一般来说，安底约基亚的地理位置，对于福音向外发展，是最理想的，从此教会已经越出巴勒斯坦的范围，向希腊世界进展。

正当教会向外传播的时候，它在巴勒斯坦的工作乎是窒息，热烈的情绪已不再重见，连耶路撒冷的教会也不像以前那么有生气了！犹太人也变得更固执、更容激动，极端分子高占优势，法利塞人组成的狂热派，更是飞扬跋扈，横行无忌，这种偏激的心理，也更加速了他们对基督信徒的仇视。黑落德·阿格黎帕迫害教会，耶路撒冷教会都还一直继续的活动着，管理教会的是耶稣的表弟雅各伯，也就是我们所称的次雅各伯，而被黑落德·阿格黎帕用剑

杀死的那一位，我们称他是大雅各伯。次雅各伯为人正直，有“义人”的美誉。公元 62 年大司祭亚纳，也就是当年阴谋杀害耶稣的大司祭盖法的儿子，就在那种固执激动偏激狂热的心理作祟下，想要彻底摧毁基督的教会，他下令逮捕次雅各伯，解往犹太公议会审讯，人们将次雅各伯放在圣殿的尖顶上，强迫他背教否认耶稣，次雅各伯用类似斯德望的词句严正地加以拒绝，众人便将他从高处推下去，他坠到地上，尚未气绝，人们就用石头砸他，他终于死在乱石之下。显然的，犹太人处死次雅各伯是非法的，大司祭亚纳也因而被罗马当局撤职。而派驻在犹太的罗马总督也都暴虐贪婪，在犹太狂热分子的煽动之，掀起了反抗罗马的怒潮。自公元 62 年到 66 年之间暴动不断，于是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禄在公元 67 年派惠思葩·西安将军，率领六万大军，开到了加里肋亚平原，遭到犹太人顽强的抵抗，损失了一万多的军队。公元 68 年尼禄死后，罗马国内发政潮，战争暂告搁延。公元 70 年的逾越节，罗马当局旧事重提，决定彻底镇压巴勒斯坦的变乱，惠思葩·西安将军派了他的儿子提都率领精锐部队重征耶路撒冷。战争一直延长了五个月，战况残酷，耶路撒冷全部被毁，只剩下一片废墟，圣殿也毁于烈火之中，遗尸遍野，十室九空，这事正当我国东汉明帝在位时。福音中记载了，耶稣预言耶路撒冷将被毁灭，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并且要饱受异族的统治和蹂躏，全都应验了。罗马当局攻陷巴勒斯坦以后，采取了一连串的措施，下令把犹太和叙利亚省分开，犹太从此成了罗马的一省。罗马军队驻屯于耶路撒冷，犹太公议会与大司祭制度也都废止，犹太人从此不再向圣殿缴纳捐税，反而得向朱彼特神庙缴税，这是多么残酷的讽刺啊！从此以后，各地基督徒与耶路撒冷的联系也一天比一天松弛，终至完全断绝关系了。

当大司祭亚纳捕杀次雅各伯后，西默盎继耶路撒冷教会管理的职务，当罗马人进攻耶路撒冷时，他下令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逃离圣城，到培利阿省的培拉城，犹太基督徒的核心，总算在外约旦地区幸获保全。

耶路撒冷的陷落，使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关系，更为恶化，仇恨的心理也更深了，也从这时起，在犹太教的规律中建立了仇恨基督徒的法律。犹太基督徒也被犹太教徒宣判为叛教者，仍然侨居在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的若干希腊和罗马籍的基督徒，建立了一个新的教会，已经和教会初期纯粹犹太色彩的教会截然不同了。

罗马政权占领巴勒斯坦后，对犹太人的一神信仰，展开残酷的镇压，犹太派的基督徒也惨遭池鱼之殃，无法活动，在罗马帝国时代苟延残喘了三百年，以后便全消灭了。耶路撒冷教会和犹太派基督徒团体曾在历史上担任过重要的任务，发挥了忠勇牺牲的精神，保护培养了初期的教会，对初期教会也曾有很深的影响。在每部福音，都引证旧约的经文，初期教会的礼节和经文，也都与犹太人的宗教习惯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罗马基督徒地窟墙上的壁画，所描绘的皆是旧约中的故事，我们可以说，救恩来自犹太人，犹太人是犹太教与基督教会之间的桥梁，历史任务显然已经完成，也该退出历史的舞台了。今后教会依循“往训万民”的大同主义路线往前迈进。

## 1.5 保禄的归化

公元 70 年，罗马帝国派出大军，攻陷了圣城耶路撒冷，圣殿全部被毁，同时讲到当时留在圣城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侨民中基督徒的情况，逃亡在外的基督信徒与圣城关系的截断，耶路撒冷的教会，犹太派基督徒，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任务，退出了历史舞台，教会从此便遵循着耶稣“往训万民”的大同主义路线向前迈进。下面来介绍，向普世万民传扬基督福音这伟大艰巨的任务，是如何借着圣保禄宗徒来完成的。

我们一向称圣保禄为外邦人的宗徒，是他，为了基督宗教周游帝国各地，开疆拓土，为教会立下了万世不朽的大功。他原是仇恨基督的人，是什么力量吸引他，使他的思想和作为

有如此转变呢？您还记得，斯德望在耶路撒冷殉道的时候，站在旁边自告奋勇为凶手们看守衣服的那个名叫扫禄的青年？他就是以后的圣保禄宗徒。在当时，他对杀死斯德望是深表赞同的。斯德望殉道以后，扫禄曾经巡回各城市乡镇，蹂躏教会，把所有搜查出来的教友，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都加以逮捕，解送到耶路撒冷监押起来；又有一次，扫禄从大司祭那里领了文书到大马士革去搜捕教友，大马士革城是当时叙利亚的首府，位于耶路撒冷的北方大约两百二十五公里的地方，那儿有一个犹太商人的重要侨团，从耶路撒冷到大马士革，大概是5、6天的行程。扫禄在这条沙漠上，已经走了几天，他心里满怀着一股奇特的怒火，宗教的狂热和一种焦虑不安，掌握真理的自信心，使他心头充满着辛酸与暴躁的情绪。他刚离开了约旦河上游山谷，走到那遍地枯草的原野，在西边正是那终年积雪，称为山岳之首的赫尔山耸立着，草原渐渐近了，人们已能望到灰色悬篠木，芬芳的玫瑰，摇曳的棕榈和丰饶的果园，正是一个夏天的中午，突然间一道奇光从天而降，将扫禄包围起来，他便跌倒在地上，听见一个声音对他说：“扫禄，扫禄，你为什么迫害我？”扫禄战栗惊慌，接着又问：“主！你要我作什么？”那声音回答说：“起来！进城去，在那里有人要告诉你，你应当做什么！”扫禄摇摇摆摆的从地上爬起来，他眼前一片漆黑，他睁着大眼，却什么也看不见，陪他同行的人，惊奇的看着他，说不出话来，他们虽然也听到了那声音，却分辨不出那声音在说些什么，而扫禄本人呢！那声音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打入他的心坎儿，他明了每一句话的意义，他已完全被征服了！无条件的向基督投诚了。而且从此以后，他终身不忘这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在这之前，他疯狂地摧毁教会，痛恨教友，恨不得把他们杀光灭尽，憎恨基督的道理，视其为梅瑟法律的仇敌。刹那之间，变成了基督的信徒，决心尽力护卫基督的教会，终其一生为传扬祂的圣名而奋斗。他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双眼已经瞎了，让他的同伴带领着走进城去，距离城门不远的地方，在所谓的直街上住着一位名叫犹大的人，扫禄就在他家住了三天，不吃也不喝，只在祈祷中等候天主的指示。

当时在大马士革城中，有一位基督徒，名叫阿纳尼亚，天主指示他说：“阿纳尼亚，你起来，往那条名叫直街的地方，要在犹太家里寻找一个叫扫禄的塔尔索人，他呢！正在祈祷。”阿纳尼亚很惊奇的说：“主！关于这个人，我听了许多人说，他在耶路撒冷时，对你的圣徒行了多少坏事，他在这里还有着从大司祭得来的权柄，要捆绑一切呼号你名字的人。”主却向阿纳尼亚说：“你去吧！因为这个人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为把我的名字带到外邦人、国王和伊撒尔子民之前，因为我要指示给他，为我的名字他该受多么大的苦。”阿纳尼亚便去到直街，进了那一家，给扫禄覆手说：“扫禄弟兄，在你来的路上发显给你的主，耶稣打发我来，叫你看见，叫你充满圣神。”此时立刻就有像鳞甲一样的东西，从扫禄的眼睛中掉了下来，他便看见，遂起来领了洗。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保禄被天上神光掷在地上，他被耶稣基督给击败了，他原本是为执行迫害教会的计划，看来是完全失败了，但是就在这样的失败当中，他找到了心灵的满足。保禄宗徒归化的故事，实在是太动人了，新约的人物，除了耶稣以外，最为生动活泼的、轮廓最完整、我们认识得最为清楚的，便是保禄了。他所遭遇的难题，也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那些个难题，他说的每一句话，透露着一种亲切的情意，这种亲切的情意，只有像保禄那样的出生入死、百折不挠的英雄性的基督的斗士，才能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

这位被基督拣选，把福音传到外邦去的器皿，太约在公元二年到三年之间，出生于罗马帝国时代的小亚细亚，西里西雅省的首府塔尔索城。塔尔索城当时商业繁盛、文化发达，是当时学术思想中心，也是一个风俗相当奢靡的城市。塔尔索位于托鲁斯白德那斯河出口的地方，它是连结欧亚交通的桥梁，陆路可以通到叙利亚、巴勒斯坦及小亚细亚各省，水路可通地中海沿岸各港口，它也同其他希腊化的城市一样，是一个国际性的都市。城中居民多数是希腊人。犹太人移民到这儿的，数目也相当的可观，这些犹太人，如同在别地的一样，也组成侨民团体，但并不与当地的其它民族隔绝，他们也参加当地的地方行政和公共事业，扫禄



便是在这种环境中出生长大的犹太青年，相信扫禄的父母原籍是巴勒斯坦北部的吉斯加拉。公元前四年，万拉斯残酷地镇压了加里肋亚的变乱后，下令将犹太人强制迁移他处，扫禄的父母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放逐到西里西亚。扫禄从小在希腊地区成长，依血统而论，他确实是希伯来人，他受割损礼的时候，依照他的本族，也就是本雅明支派第一位以色列国王撒乌尔的名字，取名为扫禄，依当时犹太侨民的习惯，他们和非犹太人来往时，往往改用希腊文读法来叫自己的名字，这样扫禄这个名字，便读成保禄。在他出生时，他的家庭已经经商致富，属于当地的贵族阶级，同时也取得了罗马的公民权。扫禄享有罗马公民权，对于他日后的传教工作来说，是很重要的。在当时，公民权是一种特权，罗马当局非常重视，不肯随便把这种权利给予它的被保护者或居民，这种权利有时候也能颁给整个城市，但得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若得到了公民权，就可以享有罗马法上的一切权利，被选任各种官职，并享有司法上的特别保障，对于任何科刑的判决，可以随时向皇帝上诉。因此呢，一个犹太人，如果得到公民权，他的地位便和一般犹太人不一样，而且也不再受犹太法院的管辖。在宗徒大事录上，保禄曾经使用过这种特权。保禄传教的时候，公民权曾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保禄认为当时的罗马帝国，还不能算是一种难以容忍的，一味压迫着人民，而是一种具体的权力，坚强的组织。对于这个组织，人民是应该效忠的，而且，人们也利用罗马帝国来实行天主的计划。保禄的父母很早就把他送到塔尔索的犹太人学校，开始举习诵读希伯来文、圣经和希腊文，长大后他也学会了编织帆布的手艺。按当时犹太人的风气，人人都应该会一种手艺，连最富有的人也不例外，即使是博学之士也以学得一技之长为荣。保禄所学的是西里西雅的特殊技术，用羊毛织成一种坚厚的布，用来做帐篷或斗篷。保禄在纯粹的犹太人环境中长，他是一个百分之百忠实的犹太教徒，他家世代都是法利赛派。到了 15、16 岁，父母就送他回耶路撒冷，拜在贾玛列尔门下研究经书。贾玛列尔是当时最伟大的法利赛经师，素以开明慷慨出名。在那几年内，保禄并未能立即学得老师的那种旷达胸怀大度的胸怀。犹太人的教育，全都是宗教性的，无论修身、法律和历史，都以圣经“旧约”为根据，保禄不久便成了一位标准的法利赛人，对梅瑟的法律及法利赛所增加的繁文缛节，都忠实的信守不渝。他立志巡行各处，使人信奉唯一的真神，但对不肯信服他的，未免过分的刚直，决不迁就妥协，他在这段时间，学会了一套纤巧的辩证方法，是关于人类本性、生死、罪恶问题的一些概念，皈依了基督以后，他把旧有的知识，详细的加以甄别，把不正确的部分剔除，留下正确的部分。可能在他 24、25 岁时，保禄便出外旅行去，他一生从未见过耶稣，耶稣受难，他也不在耶路撒冷，当他回到耶路撒冷时，看见新兴的基督教会已经很活跃，当斯德望被大司祭逮捕保禄便以狂热的心情参加了公审斯德望的大会，并且亲身参加执刑，从此他便自信受命于天，使他去扑灭纳匝肋的耶稣所创立的新教会，摆出了他法利赛派最残酷的姿态，天主也就在这时以奇迹制服了他。

耶稣在大马士革显现给扫禄，大概是在公元 36 年到 37 年之间的事，不过他到了公元 45 或 46 年才开始大规模的传教工作。他领洗以后，在大马士革留了几天，借机会安慰鼓励大马士革的教友，并给基督作证。他巡回城内各会堂，向犹太人声明耶稣的确是天主圣子，是默西亚，并且作证说：“祂由死中复活，我亲眼看见了祂，亲耳听见了祂向我讲话。”这种改变实在使犹太人万分的惊愕。这时候的保禄，觉得有暂时避开尘嚣的必要，他需要祈祷和反省，渴望静修同天主单独在一齐，也愿意借着从大马士革所得到的光照，重新去研究圣经。保禄于是离开了大马士革，去了附近的阿拉伯的旷野。在阿拉伯隐居了两年，努力设法调和旧时的自我与经过心灵改造皈依基督后的新我。公元 39 年，保禄又回到大马士革，重新开始会在会堂里宣扬耶稣基督，众人都觉得奇怪，大家都说：“这个人不是在耶撒冷迫害信仰耶稣的教徒吗？他不是到这儿来抓捕这个教派的人吗？”反对他的人既不能反驳他的理论，于是犹太人布置埋伏，准备逮捕背叛了犹太教的保禄，还串通了本城的官府把城门关闭守，派人在城门口把守，防止他逃脱。保禄靠着信友们的帮助，藏身在篮子里从窗口沿着城墙坠



下，逃出城去。到耶路撒冷，想要见宗徒们，同他们建立亲密的关系，但是，耶路撒冷的信徒对他仍抱着怀疑的态度，不和他来往，直到巴尔纳伯挺身而出，替他担保。巴尔纳伯在初期教会中很有权威，他原籍塞浦路斯，可能早就认识保禄。有了巴尔纳伯的担保，大家才肯信任他，把他留下来，于是保禄在耶路撒冷与宗徒们一同来往。

## 1.6 保禄第一次传教经过

上一节是保禄的生平、他迫害教会的情形，以及他皈依领洗的经过，最后是他如何在巴尔纳伯的担保下，渐渐得到宗徒们的信任，和宗徒们有了直接亲密的来往，一幕接一幕，实在叫人感动，让我们看到天主的大能和慈爱，这一章是保禄的传教使命。

在巴尔纳伯的担保下，保禄在耶路撒冷和宗徒们一同来往，这时正是公元 42 年。但是新的困难立刻发生了，宗徒大事录中说，他与说希腊话的教徒来往，但是他们图谋杀害他，无论是说希腊话的犹太教徒或则是说希腊话的基督徒，都给保禄带来生命的危险，当时的情况很紧张，耶稣立时显现给他，指示他行动的方针：“你赶快离开耶路撒冷，不要迟延！”保禄也承认，因为他过去迫害教会的行动，使当地的人对他不免怀有戒心，所以他在耶路撒冷的传教工作，不能顺利进行。耶稣对他说：“我要派遣你到远方外邦人中去！”于是保禄离开耶路撒冷，先到西里西雅故乡停留了一阵子，并在塔尔索传扬福音，还建立了一些会所。公元 46 年，巴尔纳伯来到塔尔索请保禄和他一起到叙利亚的安底约基亚协助传播福音。保禄的传教专门训练，是在安底约基亚完成的，指导他的正是巴尔纳伯。当时安底约基亚教会正欣欣向荣，成为教会对外发展的中心。保禄对这个教会的发展，有相当的贡献，他和巴尔纳伯一同参加教会的聚会。耶路撒冷发生饥荒，教会也公推巴尔纳伯和保禄，携带救济品到耶路撒冷去慰问那里的教友。保禄跟随巴尔纳伯一起工作了两、三年，保禄也逐渐增加了他对人的影响力，直到安底约基亚的教会发展到自立的状况，天主圣神便指派保禄和巴尔纳伯到外邦去传福音。从此以后，保禄开始周游各处，渡流浪的传教生活，这样一直长达 22 年之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且是殉道致命的死。保禄身体瘦小、貌不惊人、耸肩、弯腿、秃头、鹰爪鼻，两道浓眉连在一齐，他常被一种慢性的疾病所折磨，使他常有自惭形秽的感觉。虽然如此，他却忧苦而不颓丧、空虚而不失望、受打击而不失败，他具有一个领袖性的灵魂、圆滑的智慧、敏锐的感觉、实事求是和敬畏天主的坚强意志，这种性格帮助他应付一切困难。他的个性是严厉坚韧的，别人和他不易相处。初次和他接触的人，觉得他并不是和蔼可亲，他虽然怀有慈父的心肠、热心爱人，但他的外表，看起来好像是冷酷无情。像他这样一位为了固定的目标，牺牲一切、百折不挠的人，简直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他是天主的勇兵、福音的战士，他的生命与他所传的教义融合为一，完全为基督而生活，心中所燃烧的那股热火，使他有不怕一切的惊人活力，他经常不断在旅行、在讲道、在辩论，足迹所到之处，新的教会就产生了，教会既经成立，他立刻又改往它处去散播福音的种子。在这样忙碌紧张的传教工作中，他还常找机会去巡视各地教会，如果他本人没办法去的时候，就派一位助手去代办，或给他们写一封信，或是鼓励训诫，或是纠正该教会的错误。

保禄 20 多年的传教工作，获得了相当的成果。初期教会中，还有若干的观念，还没有透彻的了解，耶稣基督的若干命令只是机械式的被执行着，门徒们对若干的真理也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保禄在讲道中、在书信中，作了清楚的分析，于是便形成了一个有系统的教义，成了与理论相结合的实践方法。在大马士革路上，耶稣用圣迹感化的那位扫禄，他的确是天主特别选择的器皿，对于教会未来的命运，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保禄到底采用什么方法来完成这些艰巨的任务呢？保禄的方法，说来也只是微不足道的，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犹太人，靠他的双手编织帆布，缝制帐棚来维持养活他自己。他有的最大资本就是他

那无限的毅力、百折不挠的勇气，对任何的艰难困苦、任何的阻碍都毫无畏惧。他在给格林多人的书信，就曾这样说：“论劳碌，我更多，论监禁，更频繁，论拷打，过了量，冒死亡是常事，犹太人鞭打了我五次，每次 40 下，少一下，受杖击三次，被石头砸一次，遭遇翻船三次，在深海里曾渡过了一天一夜，又多次行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由同族来的危险、由外邦人来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里的危险、海洋上的危险、假兄弟的危险，劳碌辛苦，屡次无法安眠，忍饥受渴，屡次得不到吃的，忍受寒冷，除了这些以外，还有我每天的繁务，及对众教会的挂虑……谁软弱，我不软弱呢？谁跌倒，我不心焦呢？”何况他写这些事时，还正在奋斗，离结束工作还早得很呢！保禄虽然自己以为是一个卑不足道的人，自比为未足月的胎儿，但在这位伟大的宗徒身上，那一种优点不令人惊奇！他那么努力奋斗？他那英勇？他那恒心不懈？他的智慧？他的眼光敏锐，一看便知道该采取何种步骤，该在那一座城建立中心基地，然后再向四方发展，天主不断用灵感和异象光照坚强了他。

保禄的芳表，自然也唤起了好多人委身事主，决心同他合作，分担他的工作和劳苦。其中有马尔谷，也就是马尔谷福音的作者。在保禄第一巡回小亚细亚传福音，马尔谷面对那些困乏危险曾示过退缩，但是，在保禄被解送往罗马时，他又勇敢的与保禄同行。还有一位早期皈依的教友弟铎、一位罗马公民息拉。息拉曾在保禄第二次旅程中与他作伴，还有他最亲爱的门徒弟茂德，以及聪明而又细腻的希腊医生路加，他是路加福音和宗徒大事录的作者，还有几位妇女，就如格林多的犹太人普黎熹拉和他的丈夫阿桂拉。普黎熹拉曾经保护供养过保禄。保禄的传教方式，都是大同小异，他通常是先在一个犹太朋友家里住下，如果时间充裕，便在那里编织帆布以便赚钱维生，到安息日时，就到会堂里去，先念一段圣经，然后加以讲解发挥，证明那段圣经已应验在耶稣身上，若遇到犹太人强烈反对，不得不放弃在自己的民族中传福音的工作时，便转向外邦人中传福音。他设法建立地区性的教会，教导他们每主日聚会，聚会时，听圣经，念圣经，然后聚餐，以领圣体来结束。保禄认为进入教会的条件是信仰耶稣和领受洗礼，并不要遵守梅瑟法律的种种礼规，为施行教会的圣事和管理教会，保禄建立了长老监牧及主教的制度。而弟铎和弟茂德便是保禄最早祝圣的主教。保禄的传教工作，教会历史的专家通常把它分为两大时期。第一期，保禄只在地中海东部的盆地、小亚细亚和希腊一带传教，而一般所说的保禄三次展开传教行程呢，都是在第一期完成的。至于第二期，是保禄被逮捕后在解送到罗马去的沿途及罗马的传教工作。下面呢，我们就把保禄的三次传教行程做个简单的介绍。

保禄同巴尔纳伯的第一次传教行程，随行的还有巴尔纳伯的表兄弟若望·马尔谷，他们从安底约基亚的码头色娄基亚动身，先到达塞浦路斯岛，那是巴尔纳伯诞生的地方，在那里遇到了罗马总督名叫色尔爵·保禄的，他对宗教很感兴趣，总督的身边，有一个术士名叫巴尔的，想从中作梗，不让总督皈依，保禄就严厉的责斥这位术士，并且处罚他三天眼睛变瞎看不见东西，以示惩戒，总督见了，立刻就归正，保禄也是在这时候开始，便经常使用他那罗马式的名字保禄，而不再用有的希伯来式的名字扫禄了。他自己也从此看出来，天主给他指定的使命，不是向犹太人宣讲福音，而是向外邦人，因此为了便利于传教的工作，他也抛弃了他那犹太式的生活，完全向希腊人看齐。而巴尔纳伯呢！也体会得出并且认清了保禄所负的使命，所以从此以后，常让保禄出面领导，自己甘心退居助手。这两位宗徒又从塞浦路斯岛转往小亚细亚南岸的旁非里亚的培尔革。这时若望·马尔谷便离开保禄和巴尔纳伯回耶路撒冷去了，使得保禄大为惊奇。保禄和巴尔纳伯就从培尔革向内地前行，越过道鲁斯山脉，到达了一个盗匪出没、冬天寒冷、夏天又酷热的高原，沿途向南迦拉达的丕息狄雅的安底约基亚、依科尼雍、吕斯特拉、德尔贝等居民宣传福音。保禄曾在吕斯特拉治好了一个患软脚病的人，群众欢声如雷，称他为“爱尔麦斯神”，称巴尔纳伯为“宙斯神”，将保禄拥往祭坛，并且还准备向他献祭，保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逃出重围。第一天，群众初则误认保禄为“爱尔麦斯神”，热烈拥护他，第二天又反颜相向，听从了从安底约基亚和依科尼雍来的犹

太人的挑拨，用石头向他乱丢，直到他们认为他已经死了，才把他拖出城外，门徒们把他包围起来，他立起身来就进了城，隔天伤势完全复原，只有他的手脚、额上和胸前的伤口却永不收口，这是被钉十字架上的耶稣的五伤标记，天主特别赐给了保禄终身佩带和自己一样的圣伤。保禄在这些地区宣讲福音之后，就从原路回德尔贝、吕斯特拉、依科尼雍、丕息狄雅的安底约基亚，回到培尔革，再从阿塔助亚码头出发，航海回到叙利亚的安底约基亚，并且留下来住了一段时间。保禄和巴尔纳伯的第一次远行传教的旅程是从公元 46 年到 49 年，前后一共经历了三年，归化了不少人，可是，从此问题就慢慢发生了。例如割损礼的问题，梅瑟法律的守与不守？还有法利塞人的种种繁文缛节的规章，那些从外邦人归正的是不是也应该守呢？就在保禄第一次传教归来，居住在安底约基亚的短短时间内，有犹太化的基督徒到达该城，他们主张外方归正的基督徒也应该行割损礼，否则便不能得救，于是他们和保禄、巴尔纳伯起了争论。安底约基亚的教会当局就决定派保禄和巴尔纳伯、弟铎以及另外的一些人，到耶路撒冷去问宗徒及那里的长老，请他们对这些问题做个裁决。保禄在“至迦拉达人书”中曾明白的说，这是他归正后第二次去耶路撒冷，并且说这次到耶路撒冷，是来自主的启示，这样就有了所谓的“耶路撒冷会议”的召开。

## 1.7 耶路撒冷会议的召开

保禄、巴尔纳伯第一次展开远方传教的行程，回到叙利亚的安底约基亚，在那儿因为犹太化的基督徒主张外方归正的基督徒也应该行割损礼，否则便不能得救，这事和保禄与巴尔纳伯起了争论，安底约基亚的教会当局派保禄、巴尔纳伯、弟铎和另外的一些人到耶路撒冷去请问宗徒及那里的长老，请他们来裁决这些问题。公元 49 年，保禄等人便向耶路撒冷出发。各位听友，今天，不妨让我们一起坐在耶路撒冷会议现场的旁听席上，来旁听这次会议的召开。

其实发动召开这次会议的，不是别人，就是保禄他自己。因为保禄一开始传教的任务，就遭遇到这个决定性的问题，而且也须要在教会内作一个决定性的解决，并且决定整个初期教会的发展方向。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似乎只是希腊化教友与犹太化教友之间关系应如何调整，但若是把眼光放大、放远来，那便是教会的组织究竟应采用狭隘的犹太教化的形式呢，或是应选择耶稣所揭示大同主义的形式呢？从保禄皈依为基督徒开始，这个问题就已摆在他面前，他的导师巴尔纳伯奉派到安底约基亚，也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保禄第一次到耶路撒冷时，就曾经目睹这两派之间的争执，所以他对这两派主张的利害得失，知道得很清楚，由他提出来做一个抉择，正是最合适的人选。以保禄的出身，保禄从小所受的教育来说，他是百分之百的犹太人，他精通经书，而且笃行实践，对梅瑟的法律，也有深刻的研究，可以说是一位标准的经师。他与以色列文化有这样的根深蒂固的渊源，他常以自己挤身于选民之列，系出亚巴郎，隶属本雅明支派而引以为荣，他一再强调：“我是希伯来人，我极度虔诚地遵守我祖先的传统，就法律正义而言，我是无可指摘的。”他同族的兄弟尽管仇视他，他始终热爱他们。他一再的声明以色列人有义人的身份，有荣耀、圣约、法律、敬主的仪式和恩许。可是我们也知道，身为犹太人的保禄，他生在塔尔索，而塔尔索早已接受西方文化，保禄从小耳濡目染，思想开通，他的老师贾马列尔又素以开明著称，所以保禄便能尽量利用犹太教固有的宝贵传统，发扬光大来配合大同主义的潮流。保禄既要求召开会议，就是要教会面对这个重要的问题，作一个原则性的决定。您一定还记得，在过去，保禄曾破例特准百夫长科尔乃略领洗进教，教会到了必须将采取决定，将教会的门户对外邦人正式全面的开放的时候。犹太人皈依基督的教会后，如果自愿继续遵守梅瑟法律的仪式，施行割损，自可听其自由，但是对于皈依基督的外邦人，不可强迫他们先经过加入犹太教的繁文缛节，使得许多人望而却步，何况法律已经由耶稣基督予以完成了，若再斤斤计较死守法律条文，

显然是本末倒置了。而当时教会各领袖共聚一堂，会商教会事务，巴尔纳伯和保禄代表外邦教友，雅各伯和他身边儿的长老们代表耶路撒冷的教会，各人的意见尽管不同，但是他们的出发点，是相同的，他们绝对效忠基督的教训，维护教会的利益作为基本目标，伯多禄要大家注意的是，所有的人都是耶稣基督的恩宠才能得救，不可再把梅瑟法律的重担，加在由外教皈依的教友们身上。而雅各伯则提出了一种过渡的办法，那就是已经准许外邦人不受割损的成命固然不当收回，但犹太教友和外邦教友之间的关系，既然已越来越密切，那么便该议定一种办法，以免那些仍然愿意完全遵守梅瑟法律的教友们内心的不安，所以外邦教友固然没有遵守梅瑟法律的责任，但是他们仍然应当戒避偶像的玷污和奸淫、戒食已死的动物和血，免得使犹太人起反感，而不愿意同他们接触交往。他们一致的通过了雅各伯的提议，也拟定了第一道宗座通谕，通谕的程式也标明是在圣神的指导之下写的，也就是：“圣神和我们决定不再加给你们什么重担，除了这九项重要的，也就是戒食祭邪神的肉和血，以及窒息之物，和戒避奸淫。”耶路撒冷还派了犹达和息拉两个人，负责去安底约基亚传达这道谕旨。由外教而归化的教友听到谕文，才大大的舒了一口气，从此总算获得了正式的保障。割损和梅瑟的法律及惯例对教友已失去了约束的能力，而爱德也从此复燃，教会的统一也由此奠定。这实在是一个划时代的会议，基督的教会，正式摆脱了犹太教，完全独立成为一个新的教会，从此不分种族、不分国籍，对人类一视同仁，也没有任何文明或野蛮的分别，称得起是名符其实的公教会。

耶路撒冷的谕文，虽然对犹太人应当抱持怎么样的态度，虽然只字未提，但是，根据谕文的结论，犹太人自然也没有必要再去遵守梅瑟的法律了，何况伯多禄来到安底约基亚的作风，也和保禄、巴尔纳伯一样，和由外教皈依基督的信友们来往，而且一起吃饭，丝毫没有顾忌。不料从耶路撒冷雅各伯那儿的教友，来到安底约基亚後，伯多禄为了避免他们的责怪，却一反初来时的常态，不再敢同外邦教友同桌共吃饭了，甚至巴尔纳伯和其他在安底约基亚的犹太教，也都学起伯多禄的样子。保禄看在眼里，觉得事态严重，伯多禄的前后行为不一致，虽然与基本教义无关，但实在与领袖的身份不合，有当面澄清的必要，于是不惜公开指责他说：“你既是犹太人，你还按照外邦人的方式而不按照犹太人的方式生活，你怎敢强迫外邦人犹太化呢？”伯多禄谦虚的接受了保禄出自善意的谏言。不过问题并没有解决，于是安底约基亚的教会派人到耶路撒冷去请教，那时伯多禄大约已经不在耶路撒冷了，因此雅各伯负责召开会议，并且用信件的方式，把会议中有关饮食的决定传达给安底约基亚、叙利亚，还有基里基亚的教会，这封信从耶路撒冷发出，保禄和巴尔纳伯还在安底约基亚，但是他们在还没有看到信件以前就离开了安底约基亚，开始了他第二次旅行传教的行程。

## 1.8 保禄第二、三次传教

保禄的足迹，参加了在耶路撒冷召开的会议，经过宗徒们的讨论，做出了一致的议决，发表了通谕，割损礼和梅瑟的一切法律及惯例已不再约束教友们，教会也有了更正确、更远大的眼光，正式摆脱了犹太教，完全独立成为一个新的教会。不久发生了伯多禄和保禄之间“安底约基雅”事件。然后，保禄和息拉离开了该城，开始了教会史的学者所谓的第二次传教行程。

“耶路撒冷会议”以后不久，保禄又开始他传教的行程。这次保禄放弃了若望马尔谷而选择了息拉做他旅途的伴侣，仍然是从安底约基亚城出发，由陆路经过叙利亚，基里基亚而到达南迦拉达的德尔贝和吕斯特拉，去巡视他第一次行程中在小亚细亚所建立的各个教会。在吕斯特拉时，保禄收了一位名叫弟茂德的徒弟，约他同行，以后弟茂德成了他最亲信的徒弟之一。他们一路继续向北推，经过夫黎基雅，到了迦拉达地区，也就是现在土耳其的首都

安卡拉。保禄不幸就在儿因劳累而病倒，休息了好几个月，迦拉达人对他特别关怀照料，以后保禄写了致迦拉达人书，对这个心爱的教会致函感谢。保禄病好後两次被圣神所阻，不准他去他原先计划要去的地方，就是彼提尼亚。于是就改变行程一直向西前行，转到米息雅和特洛，在这里路加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特洛城已经是小亚细亚的西边尽头处了，隔海西望便是马其顿，是福音尚未传到的欧洲。晚上保禄便见了一个异象，有个马其顿人站在他面前请求他说：“请来马其顿援助我们吧！”保禄就带著随行的人过海到马其顿的各个城市去宣传福音。首先到达及阿颇里，斐理伯城的码头，进了斐理伯城，遇见一个附魔的女奴，她以占卜算命预言未来，为他的主人赚了不少的钱，她天天跟著保禄大喊：“这些人是至高者天主的仆人，他们来给你们宣传得救的道路！”保禄不耐其把她身上的魔鬼给赶跑了，这么一来，主人看见自己的摇钱树倒了，就非常生气，把保禄和息拉告到官厅，糊涂官吏也不问青红皂白，便把他们打了几十棍棒，然后关在监狱里。大约在午夜时候，保禄和息拉正在祈祷赞颂天主的时候，忽然发生了地震，监狱的门也被震开，锁链也自动滑落了，狱卒醒了过来，误以为囚犯已经逃跑了，想要畏罪自杀，保禄和息拉及时制止，狱卒才幸免於难。保禄把握住大好机会，深更半夜里向狱卒宣讲福音，狱卒和他全家都接受了洗礼。天亮以后，官吏派侍卫传来了释放保禄和息拉的命令，保禄反而理直气壮的说：“我们是罗马公民，没有经过审问和宣判，就公开把我们打了一顿，还把我们关在监牢里，而现在竟要秘密赶我们出去吗？”那可绝对不行，他们得亲自来领我们出去，保禄这样要求的目的，无非是不愿让人看待他们作奸犯科的罪人，而使教会蒙受到任何的不白之冤，而被人看轻。官吏一听他们是罗马人，大惊失色，因为罗马公民是不能随便受到杖刑的，于是只好亲自来向他们道歉，请求他们离开，马其顿的教友们常热心，给了保禄很大的安慰，随后保禄和他的同伴们到了德撒洛尼，在这里逗留的时间并不长，而全部的时间却用在宣讲福音和跟犹太人的争辩上，以後他们逃到贝洛雅。保禄以后给德撒洛尼人写过两封书信，给斐理伯人也写了一封书信，称他们是自己的喜乐和光荣。

自从被罗马征服后的雅典，虽然失去了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但仍然是希腊的文化艺术的中心，罗马帝国各地的富家子弟也都聚集在雅典，学习文学或艺术，城里的各个山丘上都耸立著美丽的庙宇，即使是在今天的废墟上，观光的旅客仍然能够欣赏当时所呈现出来的高度文化。“保禄”看见街道上、广场上、庙宇里边，到处都是希腊神话中的神像，而且这些神像还都是艺术的杰作，据说当时的雅典城里，神的数目比人还多呢！保禄心想，如果雅典城一旦皈依信仰基督，将可以成为世界的灯塔。因此呢！保禄毫不迟疑的到处展开散布福音种子的工作，或是在会堂与犹太人展开辩论，或是在街上向居民宣讲，因为雅典人最喜欢没事儿在街上闲荡、搜奇探盛一番，有些哲人学士听说他宣传外国的神，便愿找个地方，一听究竟，于是就有人把他领到最高法院，保禄便在那里发表演讲，宣讲耶稣基督的复活，但是出乎保禄的预料之外，保禄失败了，因为那些听他演讲的人，哄堂大笑了起来，不想再听保禄说下去，就向保禄说：“关于这事，我们改天再听你说吧！”接著便一哄而散，保禄也只好离开雅典。

保禄在圣神的引导之下开始正式踏上欧洲的土地，在马其顿的斐理伯、德撒洛尼、贝洛雅先后建立了基督的教会，然后到了希腊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雅典城，保禄宣讲基督和祂的复活，竟然遭到哄笑，听众一哄而散，还说“关于这事，我们改天再听吧！”怎么会是这样的情况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

公元 49 年，保禄开始了他第二次传教的行程，公元 50 年的秋天，保禄到了雅典城。当时的雅典，已经不能算是一个高尚的都市，已经不是当年伯理克理斯和菲狄亚斯时的雅典可比了。城区的四分之三已成废墟，风俗已腐败，苦干极端派的知识分子，目空一切，对任何的真理都抱着怀疑的态度。来自特拉斯、义大利和希腊各地的青年，到雅典研究文学艺术，练习各种竞赛性的运动，所以，雅典仍是学术文化的中心，情形颇与现代英国的牛津、剑桥，

以及法国巴黎的若干地区相类似。保禄在雅典，发觉一切都是新颖而陌生，保禄面临了新的挑战，在他面前的新敌人是否认天主、否认一切真理、异教色彩的人文主义，是爱好雄辩的哲学家，以及希腊人所崇拜的所谓的“智慧”，当时希腊人在雅典的山丘上建筑了一座雄伟的宫殿，在宫殿内所供奉的是一只大理石的小笼子，希腊人以为“智慧”已被他们所擒获，像一只飞鸟一样，关在这大理石的小笼子里。这样的新对手，说来保禄还不知道如何与它交手。他想利用当地的风俗习惯、当地流行的思想，向雅典人民灌输真神的观念。保禄在雅典的最高法院“阿勒约帕歌”，发表了充满智慧的讲词，他说：“诸位雅典人，我看你们在各方面都是最敬礼神明的，我参观了你们建在各处的神庙和圣殿，竟发现有一座上面写：‘给未识之神’现在我就将你们所敬拜而不认识的这位，传告给你们。”保禄于是给他们证明创造宇宙及其中一切万物的天主，并不住在人的手所建筑的殿宇，而且还引用了希腊诗人的话为证，指出天主给我们派遣了一个人，为叫人信服祂，而叫祂从死者中复活了。为那些自由思想的人，“复活”这样的观念，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保禄还来不及提出耶稣的名字，这群听众便开始哄堂大笑了起来，他们认为既然死人的骨骸已埋入黄土，人的鲜血滴入了黄土，死人复活是不可能的事了，保禄的宣讲显然是不受欢迎。这一次保禄似乎没有获得天主大能的支持，在雅典的传教，可以说是失败了，因为他过去所到的地方，都有大批的民众皈依了基督，而且在各地成立了教会，但在雅典可以说是毫无收获，只有少数的几个人信从了保禄的宣讲，为“保禄”而言，真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但也从这次挫败中学得了宝贵的经验，在检讨失败的原因中，雅典人太轻浮，绝不适合接受福音，于是便离开雅典去了格林多。过去他太好用人智慧、用辩论、理证等本性方法传扬福音，现在天主告诉他，要让败坏堕落的世界肯接受耶稣基督，必须用一种超性理论，所以“保禄”在以后就只讲耶稣，而且是钉在十字架的耶稣，避免使用人类智慧的修辞去传教了。

保禄在格林多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在地图上可以看到，格林多是当时地中海的一座重要海港，商贾云集、五方杂处，与雅典那学府林立的文化之城相比，正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这儿，各式各样的人都有，财富越充沛，风俗也就越败坏，生活放荡奢靡，连最不顾礼节的外教人都对格林多看不上眼。当时希腊所流行的惯用语中，形容一个女孩子变坏了，就说她是格林多化了，所以格林多在一般希腊人的心目中，被认为是淫荡的典型代表，但是在格林多奇迹却出现了，保禄在雅典所失败的竟在格林多成功了，归化了许多希腊人、犹太人。保禄在格林多建立了一个非常有活力、信德也很坚固的教会，他是保禄引以为荣、令保禄从心里就喜欢的教会。保禄虽然也为格林多的教会操了不少的心，日后格林多教会发展成为宗徒时代最兴盛的教会之一。这也证明思想的骄傲，比生活的奢靡腐败更难治疗。在格林多，保禄同从罗马来的阿桂拉和他的妻子普黎慕拉住在一起，当然息拉和路加也同保禄一起。阿桂拉和保禄是同行，也是以织帆布为业的。保禄从公元 50 年到 52 年之间，在格林多呆了 18 个月，同样也是因为犹太人的作对，被送到总督加里雍那儿，不过立刻就得到释放，恢复自由以后，保禄就从耕洛勤了。拜访了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以后，回到安底约基雅，结束了他第二次的传教行程，这时候已经是公元 52 年的秋天了。

保禄从公元 52 年秋天从耶路撒冷回到了安底约基雅，一住就是一年，直到公元 54 年的春天，保禄又再次从安底约基雅出发，开始了他第三次的传教行程。从陆路经过北迦拉达、夫黎基雅，抵达厄弗所。今天厄弗所固然已经成了废墟，但在当时却是小亚细亚的首都，也是当时中东最繁盛的。城里有一座“阿尔特米”神庙，与中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等同为世界七大建筑之一。保禄到了这里，赚钱维持生计，曾有两年之久的时间都在提郎诺的大厅里讲道，晚上则和教友们谈话，不只是厄弗所的居民常听他的道理，就连四方来的商人旅客，也参加在群众当中听道理。这些商人旅客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又成了热诚的宣讲者。保禄在这段时间，收获很大，以致引起当地以制造偶像的银匠德默特瑞为首的集团反对，他们领着一批人到保禄常讲道的大厅里去反对保禄，因为保禄不断宣讲的

“人的手所制造的并不是神”，妨碍了他们为阿尔特米制造银龕的买卖，受到了停业的危险，这批匠人在大厅里激起了事端，害得保禄几乎丧失了性命。保禄为了避免风波，暂时离开了厄弗所，前去马其顿。公元 57 年的 12 月保禄第三次去到格林多，在阿哈雅住了三个月。而不久之后，保禄就从阿哈雅回耶路撒冷。因为保禄要把在迦拉达、马其顿以及阿哈雅各地教会为耶路撒冷教会募捐的物质带回去赈济那儿的穷弟兄。以后，他想去拜访罗马，再从罗马去西班牙，按照他这个计划，打算春天一到便从格林多搭船去叙利亚，但他又发现犹太人想害死他，所以就决定再由陆路经过马其顿往东走。从各地来的基督徒和特洛、得撒洛尼、德尔贝以及厄弗所的弟子，陪着保禄一同在斐理伯过了公元 58 年的巴期卦节。节庆过后，保禄就乘船到特洛，再步行到阿索，从阿索搭船到米提肋乃，再沿着小亚细亚海岸，从希约到撒摩，然后再到米肋托。他已经预先感觉到未来的危机，派人到厄弗所，请教会的长老们前来，为向他们致最后的训辞，他把已往为他们所作的工作扼要的说了一遍，最后，保禄告诉他们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他知道得很清楚，此后将会和他所亲爱的教友们永别了，他把天主给他的启示也告诉他们说：“现在，我被圣神所束缚要往耶路撒冷去，在那里要遇到什么样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圣神在各城给我指示说，有锁链和患难在等待我，可是，只要我完成我的行程和完成受自耶稣教给我的，为天主恩宠的福音作证的任务，我没有任何理由，珍惜我自己的生命，现在，看！你们不能再见我的面！”他们听了都大哭起来，并且伏在保禄的颈子上用口亲吻他，他们最为伤感的是保禄说的“你们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了！”这句话。保禄并不因他所得自天主圣神的预言而害怕，继续航行经过科斯、洛多、帕塔辣，到了提洛，在提洛有一批教友为保禄的安全担忧，苦苦地挽留保禄，但被保禄拒绝了，教友们只好跪在海滩上共同祈祷，请求保禄降福他们，然后保禄上船继续航行到仆托肋买以及凯撒勒雅，在凯撒勒雅住在好友在名叫斐理伯的家中。保禄此时就有大祸临头、苦闷不安的预感。一位犹太先知阿加布来拜访保禄，拿起保禄的腰带，捆住自己的手和脚说道：“圣神这样说，这条腰带的主人，犹太人要在耶路撒冷将他这样捆绑起来，交到外邦人手中。”大家便劝阻保禄不要冒险到耶路撒冷去，保禄却回答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的啼哭，使我心碎呢？为了主耶稣的名，我不但准备受捆绑，而且也准备死在耶路撒冷。”保禄和他的同伴就离开了凯撒勒雅，采陆路向耶路撒冷而去。

公元 58 年五旬节，保禄抵达了耶路撒冷。就去拜见了主的弟兄雅各伯及教会其他的长老们。他们热烈欢迎保禄。保禄向他们报告了他在巴勒斯坦以外所作的一切事务，众人都赞美天主，祝贺保禄的成功，这就是保禄第三次传教的行程。

## 1.9 保禄的被捕以及其遭遇

保禄完成了第三次的传教行程后，在公元 58 年五旬节前回到了耶路撒冷。保禄明知这次回到耶路撒冷是凶多吉少，磨难和死亡在等着他，而保禄却视死如归，为基督耶稣的名舍生就死在所不辞。

此时，保禄回到了耶路撒冷。雅各伯见到保禄，心里固然高兴，但也预料到保禄会引起犹太基督徒的不满，于是就劝保禄到圣殿去献礼，公开表示保禄始终是遵守梅瑟的法律，希望能平息那群死守犹太法律的顽固分子的愤怒。保禄欣然接受，便立下蓄发敬主的誓愿。保禄蓄发期满，到圣殿还愿时，一场早在预料中的风波终于爆发。那批顽固分子，尤其是那批来自小亚细亚的犹太人，在保禄三次的传教行程中曾多次和他们争辩，对保禄真是深恶痛绝，视保禄为不共戴天的死仇，早欲除去保禄，只是缺乏借口而已，于是借端造事生非，煽惑群众，妄指保禄曾带一个没有受割损礼的外教人擅入圣殿内的圣廊，因为依照法律，除了以色列子民之外，外人若擅入圣廊，就是犯了褻瀆圣殿的大不敬之罪，他们向群众鼓噪高呼：“这



就是到处宣传，使外人反对犹太民族、反对法律、反对圣地的那个人！”于是全城骚动，群情激愤，秩序大乱，许多人把他围起来，一时拳打脚踢，正要把他杀死的一刹那，罗马警卫军首领眼看大事不妙，派兵前来镇压，误以为保禄是什么危险人物、江洋大盗呢！就逮捕了保禄，用两条锁链把保禄绑了起来，带往军营里去。保禄被捕以后的遭遇，在新约圣经“宗徒大事录”第二十一章 17 节开始直到第廿八节，保禄被押解到罗马为止。

前面说到保禄被千夫长和士兵们用锁链捆绑带往军营里去的时候，正走到台阶上，保禄就用希腊话，要求千夫长准他向群众讲话，千夫长答应了，于是保禄便站在台阶上向群众挥手，用希伯来话要群众安静下来，听他讲话，他先述说自己原是犹太人，在加玛里耳门下对祖传的法律受过精确的教育，又迫害过这个新兴的教会，以及自己在大马士革归化领洗的经过，等他说到“耶稣派他到外邦人那里去传教”这句话时，群众就喧哗起纳喊说：“从地上除掉这个人，他不该活着”，还脱下自己的衣服向空中扬土，群情激愤，幸亏罗马兵强力把保禄带进军营，他才不至于被群众打死。千夫长不懂希伯来话，因此，也不明白他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此的激怒了百姓，就命人鞭打保禄，叫保禄说明真相，正当要动手，保禄用希腊话抗议说：“一个罗马人又没有定罪，难道你们就可以鞭打他吗？”千夫长一听保禄是罗马公民，便害怕起来，赶快命人把他身上的锁链解开，替他松了绑，千夫长愿意知道，究竟犹太人为什么控告他，第二天便召集了司祭长及全体公议会人，命保禄在他们面前受审，保禄很机警，知道法塞人和撒杜塞人两党之间对“死人是否复活”的争执一向甚为激烈，相持不，于是便把这问题提出来，保禄说：“我是法利塞人，是法利塞人的儿子，我是为了希望死者的复活，现在受审。果然公议会中的人起了喧哗，剧烈的彼此争辩起来，而且还越辩越凶，千夫长深怕保禄被他们撕裂，就命兵士把保禄从他们中间抢出来带回军营。千夫长觉得把保禄押在耶路撒冷非常棘手，而且有几个狂热的人还诅咒发誓，不杀死保禄不吃东西，并且设了计要杀死保禄，千夫长知道了怕麻烦，避免责任，就加派重兵将保禄护送到凯撒勒雅，把保禄交给罗马总督斐理斯。斐理斯是一个大坏蛋，他看保禄是罗马公民而不敢虐待他，但又不肯就此白白的将保禄给释放，希望保禄能贿赂一些钱财给他，为了讨好犹太人，他竟把保禄由公元 58 年到 60 年押在监里达两年之久。公元 60 年斐斯托接替了斐理斯。斐斯托虽然比较公正，但个性懦弱，不敢负责释放保禄。斐斯托为推卸责任，想把保禄交还给耶路撒冷去收押，保禄看到官司拖延不决，感到十分的厌烦，于是就运用他有罗马公民的特权，声明要向凯撒上诉，要求到罗马皇帝那儿去解决，总督无法拒绝保禄的要求，只好安排他到罗马去。

保禄等待要往罗马去的那几天，正巧黑落德·阿格黎帕二世和他的姐姐贝勒尼切经过凯撒勒雅，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想要见一见保禄的庐山真面目。这个黑落德·阿格黎帕二世，就是大黑落德的曾孙，阿格黎帕一世的儿子。黑落德·阿格黎帕二世同父异母的姐姐得鲁息拉嫁给斐斯托总督为妻，他们之间既有这一层关系，而阿格黎帕二世又精通犹太人的一切人情习俗，所以斐斯托特别把保禄的案件提出来向阿格黎帕王请教。斐斯托安排保禄面对着阿格黎帕王和犹太显要，保禄从容不迫侃侃而谈，详细的述说了自己是怎么从犹太教皈依成为基督的信徒，如何特别蒙受天主的召选，为基督的福音服务，总督实在不耐烦，打断了保禄的话说：“保禄，你疯了！”保禄再对阿格黎帕王说：“你是犹太人，你相信先知的预言，那么你说，信从天主的圣道，是不是疯狂的举动？”阿格黎帕王大感狼狈，无词以对，只好带着玩笑的口气，自我解嘲的说着：“你差一点就劝服我做了基督徒。”保禄对他说：“差一点也罢！差得多也罢！我总祈望天主，不但叫你，而且也叫今天听我的众人，除了这些锁链以外，都要像我一样。”于是，阿格黎帕、斐斯托以及所有在座的人都起来，退到一边，彼此谈论说：“这个人若没有向凯撒上诉，早就可以释放了！”斐斯托派了一个百夫长带着保禄和其他的几个囚犯，采海路往义大利去。圣史及宗徒大事录的作者路加和阿利斯·大谷伴随保禄同行。他们从凯撒勒雅到漆冬，经过塞浦路斯，到里基亚的米拉，保禄以带罪之身，在



发配的旅途，仍不忘传教，足迹所到之处组织信友，建立教会团体。公元 60 年的秋末，地中海气候恶劣，保禄等人离开米拉，搭乘一艘由亚历山大里亚而来正要开往义大利的船，航行的途中，真是险象环生、惊心动魄，船只抵达克里特岛后，保禄建议在岛上过了冬天再往义大利，可惜未被百夫长接受，坚持继续航行，想要到腓尼斯去过冬，果然刚刚出海港，就遇上了一场来自东北的大飓风，把船吹往亚得里雅海，在海上飘荡了将近两个星期，白天看不见太阳，晚上看不到星星月亮，狂暴的风，丝毫没有减弱，船上的人也有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保禄开始说话，他说：“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说从克里特岛开船的，因而遭受这场灾害和损失。”但保禄劝他们放心，不必害怕，没有人会丧生的。到第 14 天，船只最后在马尔他岛的滩上搁浅了，船头陷入了沙滩，船尾呢，已被海浪给冲毁，而船上的每一个人正如保禄所说的平安登上陆地，受到马尔他岛上土人的接待。在岛上停留了三个月，等不利于航行的冬天过去，再继续向义大利航行。公元 61 年春天，保禄和押解他的罗马兵士从马尔他岛航行到了西西里岛的息拉谷撒，继续前行到勒基雍，拿坡里的颇提约里，从这里登陆，改走旱路，经过阿彼约广场和三馆，最后终于来到了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罗马的教友们到 60 公里外去迎接保禄，保禄虽然身上还带着枷锁，心中深受感动，就在众位弟兄们的陪同之下进入罗马城，在罗马保禄受到软禁，前后两年之久，一直到 63 年，只有一个罗马兵士守着他。

保禄对罗马教会非常的重视，他之所以坚持要到罗马，是他长久以来心里的愿望。公元 58 年当保禄还在格林多的时候，就曾经给罗马教友写了一封很有名的信，向罗马教会表示自己想去探望他们的深切的愿望，并且在信中赞美他们活泼的信德，已在罗马帝国各地享有名声。保禄心里明白，如果要使整个世界归化于基督，非得把十字架树立在帝国的首都。那时候的罗马，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人口也已经有一百多万人，但是纯种的拉丁人，只占少数，街头巷尾，到处可以看到高卢人、非洲黑人、西班牙人、希腊人、叙利亚人、犹太人、达尔马提亚人，正可说是号称“外邦人宗徒”的保禄施展身手的大好园地。罗马城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就数犹太人最团结，人数大概在 4 至 5 万人左右，他多半从事经商或是做些手工业，受到皇帝的保护，他们拥有十几座会堂和坟地，散布在罗马城的各地。我们可以说，在保禄还没有来到罗马之前，教会已经在蓬勃的发展着。这个罗马教会是怎么开始的呢？在圣经里没有确切的证据，有的人说，是五旬节，也就是圣神降临的时候，在耶路撒冷领洗的犹太人，有的回到罗马时传开来的；也有人说是安底约基雅的教友到罗马来传开来的；但是，更有学者专家根据教会的传承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和近代考古学的发现，说是伯多禄早在保禄来罗马之前，就已先到了罗马，而且前后长达 25 年。我们就先来看看传承下来的文献资料，给我们显示出来的证据，第一，我们在伯多禄自己所写的书信上，找到他在罗马的暗示，他以巴比伦来形容当时的罗马，正如同是旧约时代敬拜邪神，生活奢糜的首都，信上的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与你一同被选的巴比伦教会问候你们。”第二，离伯多禄最近的年代，伯多禄的第三位继承者，教宗克莱孟在公元 95 年致书给格林多教友的信上，提到了伯多禄、保禄在罗马致命殉道的事迹，相传他是亲眼看见的证人之一。第三，安底约基雅的神依纳爵，在写给罗马人的信上，提醒教友们的记忆也说伯多禄、保禄在教友心目当中，享有特别的威望。第四，公元 170 年，格林多的主教狄约尼削，他给罗马教会所写的信上，也清楚的说了，是伯多禄、保禄创建了罗马和格林多两大城的教会。第五，公元 180 年，里昂主教依来内，是一位对教会早期历史最具有权威的学者，也正式证明罗马教会是伯多禄、保禄所建并且致命的地方。现在我们再来看考古学上的发现，教宗比约十二世下令在现在的梵蒂冈伯多禄大殿向下挖掘，希望能够查明真相。1940 年开始工作，一直进行到 1949 年，证明了在伯多禄殉道的地方，也就是现在做为祭台的位置下深达 10 公尺的地方，的确是伯多禄坟墓的所在地。现在的伯多禄大殿，是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所建的伯多禄大殿的原来位置上扩建而成的，本来那个地址是最不合建筑规模这么大的教堂，因为它的位置正在一个小山坡，地势又倾斜，

需要非常大的工程，才能使地基稳固，而旁边的地方，地势却很平坦，而且在伯多禄坟场的四周，发现了坟场的遗址，君士坦丁大帝竟不惜毁掉坟场的一部份，非在那地方建造圣堂不可，而且毅然不顾传统，干犯众怒去移动罗马人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先人的坟墓，就是因为教友们代代相传、相信，并且认定那块地方正是“伯多禄”的坟墓所在地。

保禄被罗马兵士押解，沿着阿彼约大道进入罗马城，保禄要来罗马的消息，早已在教友当中辗转相传，在罗马的教友不约而同赶到了阿彼约广场，这个广场离罗马城大约有 60 公里，保禄身上还带着枷锁，来到了阿彼约广场，受到教友们的夹道欢迎，一行人继续往前赶路，到了三馆，也同样受到教友们的欢迎。保禄是在被教友们的热情感动下进了罗马城。我们也介绍了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的情形，犹太派教友在罗马的活动情况，以及他们宗教生活的情形，前面介绍了伯多禄也曾到过罗马，并且举出传承文献资料以及 20 世纪考古学的证据，证明了伯多禄在罗马传道和殉道。下面要说的是保禄如何以待罪之身在罗马传教的情形，以及他的晚年，还有伯多禄的晚年，最后还要介绍公元 64 年罗马大火，以及到 67 年尼禄大规模的杀害基督的信徒。

保禄到了罗马，因为他是一个向凯撒上诉的囚犯，依照惯例，应该在军事监视之下。军事监视的制度，虽然为很严厉，不过，他们对保禄相当的优待，带着手铐和脚镣，同一个日夜看守他的兵士在一齐，禁止出外访问亲友，但却不必囚禁在军营的监狱，准许保禄在外面住在租来的房间里，可以自由接见来拜访他的人，保禄就这样过了两年的监禁生活。保禄这段身系囹圄的生活，收获的丰富，可谓空前，虽失去了身体的自由，但享有了精神上的自由。保禄到罗马后不久，便召集了犹太民族的领袖们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演说，向他们说明，他来罗马的经过，并且扼要的阐述他的教训，强调天主的道是以普世万民为对象，这篇演讲词记载在宗徒大事录的第十八章。前后两年内，保禄和伯多禄的传教工作，并行地展开，有一批信友追随在保禄的左右，协助他各种工作，就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位是路加，路加正在这段时间内编写福音和宗徒大事录，第二位是弟茂德，第三位是巴尔纳伯的表弟马尔谷，也是福音的作者，第四位是德撒洛尼人阿利斯谷大，第五位是哥罗森人厄巴弗拉，第六位是厄弗所人提吉谷，此外还有从遥远的小亚细亚及希腊来的门徒。总之，保禄手建的各地教会团体，都有代表跟随在他的左右。保禄在监禁时期内，以言以行感动了无数的人，连监视他的罗马兵，也有许多是被他的英豪所感召而领洗进教的，此外还有一些好奇的人、渴望求真理的人，跟保禄谈话之后便领洗入教了，这些人中，不乏罗马贵族，最有名的是第二任教宗理诺，甚至在罗马宫廷，凯撒的家族，像尼禄皇帝的侍臣中，领洗入教的也有好几个，这些都成了保禄至斐理伯人书中，津津乐道的事。在这段时间，他写了好多封被称为狱中书信的信函，情挚意切，充满了沸腾的爱主热火和温暖的人情味，这时候的圣保禄，已经是一个年愈知命的慈祥老翁，他的情感更容易的流露出来，例如厄弗书、斐理伯书、哥罗森书，尤其是那封致费肋孟的信，展读之下很少有不动容的，在这封信里，保禄代一个逃亡的奴隶向主人求情，他求主人善待这位奴隶，可以说是感同身受，保禄以恳切动人的词句告诉我们说：“根据基督的博爱教训，人人都是弟兄，压根儿就没有所谓的主人或奴隶的分别。”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展读之下，仍然觉得词句中流露出缠绵的情谊。您不妨在夜阑人静的时候，也把保禄这时期所写的几封书信，拿出来展读咀嚼一番，您一定会被他的真情所感动的。

保禄在写给费肋孟的那封信，还特别的提到：“请为我预备住处，因为我希望赖着你们的祈祷，主将把我恩赐给你们。”保禄的预测果然正确，经过两年的软禁生活，他恢复了自由，时间呢，大概是在公元 62 年左右。保禄一恢复自由，立刻再度起程去完成他传教的使命，撒播福音的种子，并且去巡视他一手创办的各地教会团体，因为他自知流血致命，仅是时间的问题，此番死里逃生，在世岁月无多，必须争取时间，尽可能的为天主的道多做一些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是路加已经搁笔停写宗徒大事录，我们对保禄暮年的最后旅程，缺乏详细的文献，资料不足，我们所知有限，根据圣格肋孟的著作，保禄曾一尝旧日的愿望，

去了一趟西班牙，又根据他自己写给弟茂德和弟铎两位徒弟的书信的叙述，保禄曾去希腊、小亚细亚、克里特岛、格林多、厄弗所、尼格波尼斯。保禄又再度被捕是在地中海东岸的特洛。保禄写给弟茂德的第二封信是在特洛被捕时写的，像是给他所钟爱徒弟的一篇热情动人的遗嘱。这次罗马政府对基督徒已不再采宽大政策，而用严厉残酷的手段对待保禄，将他押到罗马后，他就被囚禁在地牢，忍饥耐寒，渡着非人的生活，受尽了冷漠和孤独寂寞的痛苦。由于罗马的恐怖政策，在忠诚可赞的教友中间，若干懦弱分子信心动摇，竟也出现了变节和叛逆的事件，实在重伤了保禄的心，他只有仰望永远的偿报，作他最后的支持了。想到自己即将成为被浇的祭酒，为耶稣献出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他在给弟茂德的第二封信中就是这样写的：“我已被奠祭，我离世的日子已经近了，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了终点，这信仰，我已保持了，从今以后正义的冠冕已为我预备好了，就是主，正义的审判者，到那一日必要赏给我的，不但赏给我，而且也要赏给一切爱慕祂显现的人。”这封动人肺腑的信，已是保禄所写的最后一封。不久，他就在罗马殉道致命了！保禄受审及判刑的经过，没有文献资料可供参考，他有没有经过合法的审判程序，是否享有罗马公民的司法保障，我们都一无所知，根据教会古老的圣传，保禄被当局以对罗马公民处决的方法，是在那条通往奥斯蒂亚的路上，斩首死于剑下。

## 1.10 伯多禄的殉道与教难

圣教会特别定六月廿九日为纪念伯多禄及保禄的瞻礼日，这一点呢，相传还有着这样的古老历史，早在君士坦丁大帝时，教会已选了这一天用以纪念。公元 278 年，恭迎伯多禄和保禄的遗体往阿彼亚大道地窟的盛典，后来圣保禄的遗体改葬在他当时殉难的地点，也就是现在的梵蒂冈城外圣保禄大堂。圣教会两千年的历史过程中，追随耶稣的芳表，殉道致命的圣人、圣女，何止千万，而圣保禄的地位永远是特殊的。保禄自己曾谦虚而又自傲的说过：基于天主的圣意，作耶稣基督的宗徒，以宣扬生命的恩许。圣教会也确认圣保禄具有宗徒的身份，在无缘亲睹耶稣基督血肉之体的众圣徒中，唯有圣保禄一人，与那追随耶稣左右的 12 个宗徒并列，获得宗徒的荣衔，为了向这位伟大的外邦人宗徒表示敬意，除了 1 月 25 日特定为圣保禄归化的瞻礼之外，圣教会更在 6 月 29 日记念伯多禄及保禄宗徒的丰功伟绩。圣保禄永远是万民的宗徒，岁月易逝，新陈代谢，但圣保禄的训言永远是历久弥新的，两千年的教会历史，代代都证明这个短小精悍的犹太人，是耶稣十字架革命阵营中最英勇、最坚强的战士。

和圣保禄同一时期殉道致命的，还有宗徒之长圣伯多禄。相传伯多禄曾在安底约基雅七年之久，离开安底约基雅以后的行踪，我们知道的并不多，根据欧瑟伯的记述，伯多禄曾去过本都、俾斯尼亚、卡帕多西亚、马其顿等地，他也走遍小亚细亚各省。相传在公元 42 年左右伯多禄到了罗马，正是大雅各伯被黑落德·阿格黎帕一世杀害之后，伯多禄也被捕，在奇迹下被救以后，宗徒大事录只说伯多禄出门到别处去了。公元 61 年保禄到罗马，伯多禄早已在罗马胼手胝足辛苦地为福音工作了 20 年，当时犹太人大多聚集在台伯河的右岸，尤其是在第 14 区，这一带是伯多禄初到罗马时活动的中心。基督徒在罗马初期的风波，有如在耶路撒冷一样，都是犹太人狂热性的妒忌煽动起来的，犹太人抵受不住，看见许多的外邦人，不只是贵族，而且还包括奴隶及穷人都信奉了主基督，争乱由是而起。公元 49 年喀劳狄皇帝令驱逐犹太人，阿桂拉和普黎熹拉夫妇去了格林多。在格林多，夫妇俩曾接待过保禄。伯多禄也是在公元 49 年离开过罗马，回到耶路撒冷去主持宗徒会议。保禄和巴尔纳伯也赶了回来，会议之后，伯多禄、保禄都在安底约基雅，等到公元 54 年喀劳狄皇帝死后，他们和一大群犹太基督徒再回罗马，伯多禄也回到罗马，这对夫妇的住所很快的再成为基督徒的

中心。伯多禄当时传福音的讲词，由圣史马尔谷写成了马尔谷福音，其中伯多禄和耶稣之间的事，尤其写得详细。公元 64 年 7 月 19 日，一场有史以最惨烈的大火，烧毁了罗马城，尼禄为了平息众怒嫁祸于基督徒，成群的基督徒先后被拘禁，以种种酷刑逼迫他们认罪，有的被赶去喂狮子猛兽、有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有的被油浇淋，然后被挂在竿子上点火燃烧，伯多禄和保禄也是在场大火后被捕，公元 67 年成了残暴的尼禄手下的牺牲者。根据圣盎博的记载，罗马的教友请伯多禄为众信徒着想，一定要保存自己的生命，逃出罗马，伯多禄就沿着阿彼亚大道出了城，但在路途中，耶稣背着十字架显现，直往罗马城走去，伯多禄看到赶忙问耶稣：“主！你往那儿去？”耶稣回答他说：“我要去你所来的地方。”伯多禄立刻转向，回罗马去，伯多禄终于被逮，被囚禁在突利监狱，曾受鞭打，然后要钉他在十字架上，伯多禄看到十字架，想起了主耶稣的被钉而死，深深觉得自己不配和耶稣一样被钉，次是要求行刑的人，把他的头朝下倒钉起来，伯多禄死后，就地埋葬了！应验了耶稣对他的预言：“到了老年，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给你束上腰，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这话是指他将以怎么样的死去光荣天主。公元第四世纪，君士坦丁大帝坚持要在伯多禄的坟墓上建造伯多禄大殿，也就是 16 世纪重建的伯多禄大殿的前身。尼禄王所发动的教难，牺牲了无数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可以说是罗马教会的初果。

每当我们回忆起这件大教难，伯多禄、保禄以及大批的基督徒为信仰而殉道致命，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浇灌了初期教会的事迹，总会神情激昂，感动不已，但愿在我们有生之年，也能保有信德，善渡我们的教友生活。

圣伯多禄和圣保禄两位大宗徒，先后抵达罗马城，传布福音的大概情形。在他们生命的晚年，眼看着教会的成长发展，信从基督的教友遍及各地以及各个阶层，但却因昏庸残忍的罗马皇帝尼禄，喜爱建筑豪殿，要建一座更新的罗马城，而命人在公元 64 年 7 月放火烧城，火势一发不可收拾，连续烧了六天六夜，全城 14 个区域中三个夷为平地，七个烧成了废墟，生命财产的损失没有办法估计。人民对这场大火忿恨之余，不免产生了疑问，认为这场大火决不是偶然发生的事，要求调查真相，传说尼禄竟在大火熊熊燃烧的时候，身穿戏服，坐在宫殿的高塔上弹琴唱歌，面对着大火欣赏，人民怀疑到他，认为是他故意放火烧城，尼禄听说自己残酷的计划行将败露，不免心生恐怖，于是就异想天开，或者是有人献计谋便把这大祸，嫁害给基督徒，诬赖是基督徒放的火，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这种毫无根据的诬蔑，终究是难以置信的，但是，必须得有牺牲品，才能平息众怒啊！于是便以种种恶毒的罪名，进行逮捕基督徒，一批批的教友就这样从不同的角落、不同的藏匿处被捉进了牢狱。尼禄还想出了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和花样百出的场面，使民众观赏，以便转移他们报复的目标，他们在教友们身上发泄心里对放火者尼禄的忿恨。在梵蒂冈小山脚，原来有一处游乐场，尼禄便以这游乐场作了残杀教友的刑场，有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有的活活的烧死、有的用各种兽皮裹起来，喂给饿狮饿虎等凶猛的野兽，把他咬死撕烂；为了增加场面的热闹，尼禄还命令表演希腊神话中各种淫猥血腥的丑剧，使妇女教友充当下流的角色，任人讥笑、污辱、咒骂，最后处以极刑，或者把他们捆绑在野牛角上，任牛群蹂躏到死，这些个惨剧，夜以继日地表演着；又命人在受刑的人身上，涂上松脂蜡油，把他们高高的悬在十字架上，然后用火点燃，作为照明的活尸灯。罗马人，虽然以观赏血腥的惨剧来取乐，但是这次，罗马人也动了恻隐之心，从观众席位中，竟然掀起了抗议和不满的喊声，尼禄的皇朝也从此一蹶不振，圣伯多禄和圣保禄也是在这次尼禄发动的教难中被杀殉道，为主耶稣基督做了信仰的见证。此后，便掀起了以后几百年的大教难。

## 1.11 初期的传教与圣经

本来，教会历史中最重要的部份，应该是初期教会的历史，但是初期教会的历史也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少的。教会创立初期，就以惊人的速度向外发展，到了第二世纪的中叶，福音已传布到相当遥远广阔的地区，各地区的教会团体，多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可惜这些传福音的先驱者的姓名，大部份都已经失传，我们除了新约圣经之外，其他可靠的资料很少，我们只能从宗徒大事录和散见于宗徒们书信中的一鳞半爪去窥探一点。除了圣伯多禄、保禄、大雅各伯、次雅各伯等四位宗徒以外的其他宗徒们的行踪和他们事迹。在新约圣经里，我们知道保禄是教会初期的大功臣，由于圣保禄的形象，被描绘得太光亮了，其他的宗徒和门徒，未免显得黯然失色，相形见绌。初期教会历史的主要来源是宗徒大事录，这本书的作者是路加，而路加呢，就是保禄的同伴和弟子，所以他在宗徒大事录中所叙述的事，几乎都以保禄为中心，对别人的工作，往往就略过不提。若我们把初期传播福音的成绩，只归功于保禄一个人，那就大谬不然，而应当是教会的全体工作人，也就是基督奥体的每一份子，分别享有不同的神恩，分工合作，群策群力，共同为福音服务的成果。

无疑的，耶稣的宗徒和门徒们，秉承了耶稣升天时的教训，分头出发，往训万民，圣保禄在书里，也暗示出，除了他以外，还有别的宗徒同时推展传扬福音的工作，可惜我们缺乏详细的文献作参考，其中只有对若望宗徒一个人，有些简明而正确的记述，他是众位宗徒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大雅各伯的弟弟，被称为“耶稣的爱徒”，他在圣神降临以后，就一直同伯多禄在一起，被看作是圣教会的台柱之一。公元 49 年，耶路撒冷会议以后，若望的行踪，我们一无所知，公元 67 年左右，伯多禄、保禄遇难以后，若望到厄弗所传教，在小亚细亚各地教会中，权威很大，为各教会团体所尊敬，公元 81 年，罗马皇帝道米先登位后，也发动了教难，根据教会历史的权威学者戴尔都良的记载，若望宗徒在罗马受到鼎镬的酷刑，但天主特别护佑他，在烧沸了的油中，毫发无损，接着就被充军到地中海中的一个名叫巴特毛斯的小岛上去服劳役做苦，在岛上，若望宗徒完成了他的默示录。获得释放以后，若望宗徒重新返回厄弗所，根据研究教会历史的学者格肋孟的叙述，若望宗徒晚年时，巡视厄弗所邻近的各个教区，坚强他们的信德，防范他们免受异端道理的影响，因为在当，有些人否认耶稣取了真正的人性，就在这一段时间，若望宗徒在圣神的默感，撰写了若望福音，并且还写了三封书信，他晚年不断的同主耶稣的话向教友们谆谆教诲说：“我的孩子们，你们要彼此相亲相爱，这是基督的命令，如果守好这一条，其他的便不成问题了！”

至于其他宗徒的行踪，我们缺乏可靠的参考资料。初期的教友们对宗徒们的事迹，不甘心承认自己的无知，从公元第二世纪起，便出现了许多宗徒们的伪传，力图弥补这方面的缺漏，而教会一向抱着贤明审慎的态度，宁缺毋滥，不予采纳，不过其中可能有一些片段具有历史的价值，但实在是真假难辨，大部份可以说是作者们丰富的想像力的杰作，虚构出来的宗教性的小说而已。我们根据古老的传说，宗徒们在公元 42 到 43 年时，黑落德·阿格黎帕王杀害大雅各伯，而伯多禄也被捕入狱时离开耶路撒冷，分头往各处去传福音，教会史学家欧瑟伯给我们指出，伯多禄的哥哥安德肋往西徐亚人地区，也就是现在俄罗斯的南部；玛窦去了非洲东部的爱弟约比亚；巴尔多禄茂去了印度的西部；多默去了帕提亚王国。还有其他的传说，说多默向波斯进发到了印度西部的恒河流域，劝化了撒斯君王马都拉，那时马都拉正好在印度及小亚细亚一带建立了强大的帝国，在印度的马拉巴地方，有一些很古老的教团说是多默宗徒建立的，他们自称是圣多默的教友，不过也有人否认这种传说。这几位宗徒都相继殉道了，至于他们传教的情形和成绩，我们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这些传说虽然很模糊，也不能说绝对的正确，但也不可完全忽视。

初期教会传播福音的使者，并不只是一些有名的人物，像我们所熟知的几位大宗徒，或

新约圣经上提到姓名的人。其实，致力于传福音的人，除了前边我们说过的那些大宗徒和他们助手以外，还有千千万万名不见经传的无名英雄，他们为福音、为主的园地，撒下了千千万万的种子。初期教会传福音的工作，不是显然的，而且可以说是隐秘而晦暗的，在某个城市的郊区、在穷乡僻壤、或是一个人们不注意的角落，福音就开始传播了！是谁将福音传开的呢？可能是一个犹太籍的流动小贩，或是一个来自安底约基雅的商人，也可能是一个来自塞普鲁斯的，或是一个柔弱的少女，就在这种平淡无奇、静悄悄的环境中，一个雏形的教会渐渐形成。由最初的一个人或是一家一户，挟着无比的繁殖能力，有如酵母一样，传扬开来成为一个大团体。而保禄宗徒的传教工作，看来是颇有计划的，他所到的地方，都是当时的通都要邑，人口集中，商业发达的地方，例如，安底约基雅是当时来往美索不达米亚远行商人的起点站、厄弗所是通往小亚细亚的跳板、得撒洛尼则是马其顿的咽喉要道、格林多是当时希腊海上交通的主要海港、最后到的罗马，更是帝国的首都，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传扬福音的工作甚至跨越罗马帝国的疆界，向东到了波斯，以及印度的恒河流域，向西越过了爱琴海后，在希腊萌芽，伸展到伊黎利根、达尔马提亚地区。大约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 20 年左右，义大利、埃及都成立了基督的教会团体。我们可以综括的来说，大概在公元 120 年左右，基督的教会已经好像一棵大树，枝干伸展到当时西方民族所谓的文明世界的广大地方，也就是说，在前后一百年内，天主教已经是遍布到了当时罗马国的各个中心地点。初期教会传布的范围，几乎与罗马帝国的疆域相同。虽然随着罗马文化发展的路线及地域，但是，教会与罗马的势力不久就形成了对立的局面，势不两立造成了教会历史上著名的 300 年的教难历史，至于教难的原因、教难的情形后面的章节将作系统的介绍。

现在，简单的为您介绍耶稣升天以后，“新约圣经”编写的经过。“新约圣经”是耶稣在世时所宣讲的福音，加上圣史们的叙述和补充，以及宗徒们的书信汇集的总称。圣保禄给各教会团体的书信，大都是在耶稣升天后的 25 年内写成，可以说是新约中最早的一部份。至于四部福音，当初都是先由宗徒们口头传授下来，后来为了环境的需要，才用文字择要的记录下来。玛窦原先是个税吏，他的福音是为自己的同胞犹太人写的，为给他们证明耶稣就是先知们所预报的默西亚；马尔谷是伯多禄的门徒，他记录的都是伯多禄的讲稿；路加是由外教皈依的希腊医生是保禄传教的伴侣，他的福音主要的是为外邦人写的，说明耶稣是全世界的救主，是为救全人类而死在十字架上，在路加的福音中，处处表现耶稣对待罪人的慈善。这三部福音都是在公元 70 年以前写成的，各有各的对象和目标，内容上也彼此相仿，我们称他们为“对观福音”。至于“若望福音”就不同了，它是在三部福音流通以后才写的。“若望”认为大事已属尽人皆知，所以只把三部福音所遗漏的加以补充说明，他是从自己的回忆中，把耶稣的性体、思想和心向收集在一齐，使人能获得更深的了解，并且使人相信天主圣子降生成人，是为赋给人超性的生命。默示录也是若望写的，对若望写作的文辞不熟悉的人，似乎会觉得深奥难懂，这种把宗教的教训，用寓言的方式以象征性的异象写出来，是当时在犹太人中很流行的一种方式。默示录是在教难时期中写的，目的是为向教友说明，借着现世的困苦，能获得天主为自己的子民所准备的永生，增加教友的勇气，可以看作是被迫害的教会的凯旋之歌。四部福音、宗徒大事录、宗徒书信及默示录都被教会看成是天主的言语，经过历史发展的过程，逐渐取得教会团体的认同，这些直接来自耶稣的门徒，对真正的圣传忠实无伪的各书，汇集而成为“新约”，或则称为“新经”，就是天主和自己的子民所订立的“新盟约”，以耶稣基督的圣血签名盖章的，从此代替了天主以往借着亚巴郎、梅瑟和以色列民族所建立的旧约。耶稣基督在加尔瓦略山上的祭祀，也已取消了旧约的司祭和祭祀，又因耶路撒冷的圣殿在公元 70 年被罗马人毁灭之后，新教的重心便脱离了它的发祥地而逐渐世界化，成了名符其实的天下大公的教会。

## 2 教难时期的教会

### 2.1 罗马对天主教的贡献

前面讲完了两个主题，一个是旧约与犹太民族以及他们对新约教会的影响和关系、主耶稣基督和初期教会。第二个主题是，宗徒时代的教会，直到最后一位宗徒圣若望的去逝而结束。从今天开始，我们接着的第三个主题是教难时期，也可以说是罗马帝国和十字架的革命，时间呢，大概从第一世纪末到公元 313 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诏书”宣布天主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为止。首先，我要介绍的是有关罗马帝国的林林总总。

基督的教会是诞生在亚洲、地中海东岸的巴勒斯坦，而当时的巴勒斯坦，只不过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小小的行省，教会开始传扬的主要地区，也都在帝国的境内。到公元第一世纪末，这个新建立的教会，在小亚细亚及希腊的几座重要的城镇活跃着，甚至也已伸展到了罗马，到第二、第三世纪，传遍了帝国的全境。帝国当时的情形，固然有利于传教，但同时也遇到不少的阻碍，假如只靠人的力量，不但不能继续发展，恐怕早就被摧毁消灭了。罗马的文化，只知道追求现世的幸福，而教友在信德和道德的问题上，却绝对不能妥协或让步，这是罗马人所不能了解的。教友们拒绝朝拜邪神和被神化的皇帝，因此而招来了残酷的迫害，然而窘迫迫害，不但不能阻止教会的进步，反而越迫害越兴旺，这证明了教会是天主所立的工程。从公元前 27 年，沃大维被罗马帝国的元老院尊奉为“奥古斯都”开始，罗马帝国进入它的全盛时代，这一年是中国的西汉成帝河平二年。沿地中海的四周，全成了罗马帝国的版图，东面直达幼发拉底，南到阿拉伯、利比亚和撒哈拉沙漠，向西从大西洋岸的直布罗陀到英吉利海峡，而且过海占领了大不列颠岛，直到苏格兰，北面沿着莱茵河口向东延伸到多瑙河口，几乎把这两条河内的区域全部划入帝国的版图，而莱茵河与多瑙河，在历史上罗马疆土所负的任务，有如中国的万里长城在国防上的价值和任务。南面是罗马文化的世界，北边儿则是日尔曼蛮族的地区。罗马帝国的疆域，包括了现在的义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兰西、英吉利、比利时、荷兰、德意志的一部份，加上瑞士、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希腊、保加利亚、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伊拉克、约旦以及非洲的埃及、利比亚、突尼西亚、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这么大的疆域，全赖地中海维持统一。这时候横行于海上的盗匪已经清剿绝迹，海上交通完全无阻，来往船只多如过江之鲫，地中海航线之多不亚于今日，客运及货运业务异常发达，通商海港星罗棋布，四通八达无远边界，那些石板道路非常坚固平坦，直到现在遗迹尚可找到。即使是现在欧洲大陆的许多交通干线，仍然是遵循着罗马帝国时代技师们所规划的路线。公元最初的两、三百年，国防固若金汤，的确是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是罗马光荣的最高峰，真的是国泰民安，天下升平，罗马全境安宁太平，不受战神的威胁，历史学家，特别为这一个时期的罗马，称为“罗马和平”。

这也并不是说，罗马帝国内的武力冲突全都停止了，只不过那个冲突大都是来自想争夺皇位的人，用武力去征服他的政敌，而所动摇的只是领导阶级、高级官吏以及朝廷中的侍臣而已，正是所谓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另外呢，在当时也还得出兵去击退想渡过莱茵河、多瑙河入侵帝国的北方日尔曼蛮族；东面波斯帝国的蠢动，也得出兵去加以制止，但这些保卫帝国疆土的责任，是属于军队的事，平民百姓都没有遭受到什么重大的损失。罗马的统治者也很聪明，对所统治的各地区，给了他们相当宽大的自治权，所隶属的民族，对罗马帝国的治安也很满意，并且能以成为罗马的公民而引以为荣。帝国和平时期的皇帝中，固然有像尼禄、道米仙等几位平庸无能的皇帝，没有留下什么值得令人怀念的政绩，不过英明仁厚的君主，的确也不在少数，尤其是安东尼王朝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的全盛时代。安东尼王朝统治罗马帝



国的时间起于公元 96 年，到公元 192 年，包括七位皇帝，尤其以特拉央、阿得连、安东尼、奥理略四位，可以称得上是英明杰出的皇帝，政绩彪炳。

一般的人总以为，动荡不安的时代，容易助长新思想的发展，其实呢，未必尽然，教会的思想家都一致认为，新兴的教会，在罗马和平的时局，最容易传扬福音，从历史的角度来，教会之所以能迅速的发展，实在是拜罗马帝国的升平状态所赐，事实上，圣保禄也的确用了罗马帝国境内的和平，才能顺利的、快速的完成了他多次远行传教的行程，当然罗马的法律制度对保禄的传教工作也大有帮助，他也善用这项公民的资格。由于罗马的法律严明，犹太狂热分子有所顾忌，不敢随便杀死保禄。凯撒的官吏们也曾多次保护他自由传教，不受阻挠，例如在格林多，亚该亚的总督弹压乱民，严禁他们加害保禄；在耶路撒冷，罗马军官将保禄送往凯撒勒亚，帮助他脱离犹太激烈分子的陷害中脱逃；在厄弗所，行政长官出面安抚民众，劝他们不要对保禄和他的门徒横施暴行，这位行政长官说得最中肯而且透彻，他说：“你们如果要提出申诉，我们有法庭和法官，尽可自行起诉，你若有其他要求，也可由法定的会议来解决。”罗马的法律对人民的合法行动，非但不加干涉，而且还给予适当的保护，所以，只要在法律范围内，可以自由的传教。

当然前面我所讲过的罗马帝国的交通设施，无论是海上或是陆上交通的便利，也大大的有助于福音的迅速传播。本来，罗马帝国致力发展水上以及陆上交通运输的主要目的，是在确保物质上能灵活供应，借于促进帝国的军事行动和经济繁荣，但却在无形之中，也帮助了各地文化思想的交流，来往各地的商人、旅客、水手，好像是传递花粉的蜜蜂蝴蝶，把各地的各种新思想，随着他们的行踪而传播着。在罗马帝国境内，还盛行奴隶制度，奴隶们如同货物一样，竟然作为买卖的对象，运往帝国各地，这些奴隶就把他们各自家乡原有的风俗和宗教信仰带入主人家，从东方各地来的和希腊籍的奴隶文化水平都相当的高，而他们的主人往往不过是一些新贵或暴发户，知识很简陋，奴隶对主人及家眷的精神思想，常能发生一种潜隐而深刻的影响。过去小亚细亚的各种神秘宗教，就是借叙利亚女奴为媒介传入帝国境内；对基督的信仰，也是借着信教的奴隶传入了罗马贵族的家中。此外，货币制度的统一，尤其是语言的统一，对传教是颇为便利的，连帝国的行政制度，都对教会发生了相当的影响，新兴的天主教内部的行政组织，很多都是仿照罗马的行政组织。

如果您认为罗马帝国对传扬福音是一片理想的园地，而毫无困难把教会的成绩和发展都归功于环境的顺利，那您就错了，事实上，帝国加给教会的阻碍可大着呢！因为是中央集权，大权操于一人之手，皇帝对新兴的天主教会一旦表示仇视，就像骨牌效应一样，整个帝国就展开了有步骤的压迫，何况这个新兴的教会又和当时的迷信相抵触，尤其和希腊、罗马这种混合的文化简直是格格不入。

现在，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当年罗马帝国的宗教情形。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宗教，都相信人死后，灵魂仍然存在，根据他们最初的看法是，人死了以后灵魂并不离开躯体，而继续的生存在坟墓，住在骨骼所定居的地方，所以敬拜去逝的人，是希腊罗马宗教最古老的信仰。随后希腊人凭他们的想像力，捏造了许多的“神”，那些“神”都有人的形体，不过比人更庄严伟大、更幸福永不衰老，然而也有和人一样的情欲和弱点，像什么“邱比特”、“宙斯”、“优能”、“米仍瓦”等，而这些大神之下，还有许多次等的神，他们的职务是管理家庭、田地的生物、麦田、葡萄园和牲畜等。希腊罗马古代的信仰，都和家庭和人民的生活分不开的，既然所有的人民，都是家庭和国家的一份子，自然就应该对这两者的守护神加以敬礼了，所以呢，当婴儿一出生，就应该抱到供奉卫护民族的神坛前，举行奉献礼，到达成年的时候，还得再举行一次类似的仪式，然后，如果他想要担任国家公职的话，在就职的时候，仍然应当举行宗教仪式，除此之外呢，无论是宣战出征或是签订任何条约，都应当以吏府的名义，照告神明。不过希腊罗马宗教所敬礼的神明，不像犹太人的天主上主那样的忌邪，这些神明并不要求独享的敬礼，也不反对人同时也敬拜其他的神明。一般来说，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特



敬的保护神，这保护神的境内，尽可建造其他神明的庙宇和神坛，以便供奉并敬拜其他的神，神明越多越好，毫无顾忌，只要对该城守护神的敬礼不忽略怠惰，就可以随心所欲的举行其他神明的敬礼。不过，对该城应该行的各种敬礼，却都不能豁免，若是否认“国神”，便是背叛国家。罗马帝国时代，人民虽然仍旧信奉许多的神明，但是对于一个人的品行道德已经没有多大的影响和约束力，上等社会的人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的迷信，他们相信那些所谓的神明，只不过是唯一真神的各种属性而已，可是在言谈之间，以及写作文章，还好像他们存在一样。敬礼古代的神，为他们只是一种传统的习俗，照例应该保留，这一点，在当时人民的生活中，还占着重要的地位。在宗教性的日历上，还规定着各种节日，以及各种节日应该举行的祭礼和游艺性的节目，因为一切的公开仪式，还保存着宗教的色彩。庙宇到处林立，旧的，也不时的加以修饰，新的，也不时的添造，当皇帝要建筑一座新城的时候，工程师也必然不会忘记筹划在广场、市场、公共浴室、戏院的附近，建筑许多富丽堂皇的庙宇。

## 2.2 东方宗教对罗马的影响

公元第一、二世纪的希腊罗马世界，看到了“罗马和平”时代，国家社会升平的现象；罗马帝国在海陆交通上的建设、语言、文字、行政制度、奴隶制度及其对圣教会的影响；也研究了希腊罗马世界的宗教信仰。今天，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来看，罗马帝国如何把他们的皇帝加以神化，皇帝的被神化，给基督的教会带来的冲击是什么？罗马帝国征服了它在东方的广大地区，东方世界的宗教信仰对帝国的影响又是如何的呢？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与“基督的教训”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呢？这一连串的问题，下面我们仔细分析。

考古学家在小亚细亚从事挖掘工作，他们挖掘到一些石碑，其中有一块罗马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石碑，上面的碑文是这样写的：“上苍派皇帝作我们的救主，遏止纷争，统治万有，大自然赐予人类至高无比的美善，‘凯撒·奥古斯’，他是祖国、女神罗马之父、父宙神、人类的救星。”罗马人是怎么把皇帝给神化的呢？起初，罗马人认为，神，乃是一种神秘莫测，至高无上，掌握人类命运，宰制人类祸福的权能。罗马帝国既然如此的伟大，统治了一切，又操万民生杀之权，它便是“神”，所以“罗马帝国即是神”的观念，原本有着很古老的历史。但国家的元首，最初并没有把皇帝作为“神”来看待的，罗马民族的固有习俗，并不把有血肉之躯的人或地上的动植物，以“神”的地位和礼仪奉祀的，到了罗马军队征服东方民族以后，在受到东方民族习俗的影响，开始以祭神的礼仪来奉祀国家的元首。因为在埃及，法老王就自以为是“太阳神之子”，是“神”的替身；波斯也以为君王是神所特选的，分享着神的光荣；“贝加王朝”的“阿拉勒王”，生前即由祭司以神礼奉祀；安提阿基王命人在他的墓碑刻上“神之子”的名号；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自称为“万王之王”，要求人民以祭神的礼节尊崇他。亚历山大大帝从小受希腊哲学思想的影响，抱着“人的灵魂即是神”的泛神唯心的观念，但是，一般人民百姓，却真的把他看作是“神灵下凡”，在雅典，人民百姓对他欢呼说：“别的神离我们太远，我们无缘目睹，而你呢，你是我们当面可以看得到的。”当时的人看到“奥古斯都”大帝，所向无敌的军威，励精图治的政绩，也就自然的把他当作神的化身。就这样，在罗马帝国各地，开始建立了崇拜祭祀皇帝的制度。当凯撒在世，罗马人几乎像神一样的尊敬他，称他为“朱彼特”，死后，更追封他为“天上的神”。聪明狡猾的“奥古斯都”在罗马京城内扭捏作态，不肯接受祭神之礼的崇拜，以免太刺激人心，但在其他的城市，就老实不客气的接受，而不加推辞，所以帝国各地，都有着“奥古斯都”皇帝的生祠，“奥古斯都”去逝之后，由贵族院封为“神”，而以后的两百年，以祭神之礼来祭祀皇帝的制度，如火如荼，盛行不衰。有些皇帝固然在生前拒绝接受神的祀礼，但是大部份的皇帝对这样祭典是大为鼓励的，必竟，在那“朕即国家”的专制时代，尊敬皇帝，就是效

忠于国家，所以罗马皇帝如此重视祭祀皇帝的制度，也就不足为怪了，也无怪一般人民以祭祀皇帝为天经地义了。这种把皇帝当作是帝国的威权和光荣的化身，并给皇帝加上“神圣”的尊号，不只是献媚，也实在是把皇帝当作是神权的替身，或受命于天的表示，这和我们中国称“皇帝为天子”一样，而忠君爱国，又是人民的天职。就这样，对各种神祇、罗马城的守护神、以及对皇帝的祭礼这三大类的祭典，在帝国各城镇内，定期的、普遍化的奉行着。不过在实际上，都只限于外表的敬礼，而不涉及对人民道德修养方面的要求。主要的是由祭司们举行例行的仪式，而祭司们都从贵族家庭中选择出来，俸禄相当的优厚，祭司们的主要职责，就是监督各庙是否按时举行游行、祭祀、奠酒和宗教节日必定少不了的重要节目，那就是讨百姓们欢心的游艺节目。

这种纯粹只是形式上的敬礼，不能满足内心虔诚的人宗教上的热诚，理性越强的人，越希望一种合理的而且与神明尊威相称的敬礼，所以宗教，心须和身后的祸福有关才成。

由帝国的东方新传进的东方宗教也就乘隙而入，迅速的传扬开来，因为它们能够满足人心这种热诚的希望。“依西斯的敬礼”来自埃及、“西伯肋的敬礼”来自小亚细亚、“米特拉的敬礼”则来自伊朗，这些敬礼在军队中更是盛行。这些神秘宗教的共同点都是，自称对信仰它们的人，能启示一种得救的秘诀，就是“幸福的永生”。而这些五花八门的东方宗教中，大多是极不合理的邪说，而且还有着神秘而野蛮的礼仪，就让我举两个例子引证给各位听，例如“西伯肋教”，给入教的人付洗，他们施洗的地点是在一个铁篋覆盖的坑洞里面，上面宰杀牛犊，下面便用牛血来替人施洗；还有在叙利亚的某些教派中，甚至杀婴孩来祭神的。所庆幸的是，信仰这些邪门宗教的人数不多，不过在全罗马社会中，却渐渐的唤起了一种心灵的不安，使人怀疑，在物质的世界之上，一定还有更超越的东西，这种宗教社会的背景，有如一片准备好的肥沃田地，正等待着接受福音的种子，给福音开了路。

新生的基督教，所遇到的最严重的阻碍，却是罗马伟大的古文化和罗马人因此而自豪的心理。帝国的伟大也实在有赖于这种文化，并非单单只靠军事武力，即使直到现代对欧美各民族来说，这种“希罗文化”，仍然是被公认为相当杰出的“古典文化”。这种“古典文化”由希腊的大诗人“荷马”时代起，也正是我们商朝末期，就已在希腊的爱琴海岸兴起，在雅典展开，以后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而向近东延伸，最后，罗马人继承并加以发扬光大。这种文化最令我们凭吊的是在政治上、在中央集权的组织上、在法律上、在强有力的军事组上，以及在艺术建筑上，所表现的种种杰出的天才。

再说，罗马人能把地中海周围各个小国统一起来，是赖着哲学家、医士、博学之士、艺术家、文学家等各方面人才的努力，逐渐形成了一种文明，能解决人的各种问题，提供给人一种理想的智慧，使得当时人们所抱的目的居然都能实现，那就是发展人的本性的全部能力，在生活上享受完美的幸福。在公元的初期，这种所谓罗马式的生活，就是大家所公认的一种文明人的生活方式，整个社会都必须同意接受，而不准怀疑的一种理想。凡在这种生活习惯以外，统统称为“夷狄”。这种被称之为理想幸福的罗马式生活，很容易受感染，基本上，它能满足最粗俗的人心，因为它既有物质的享受，又有多种娱乐，我们可以用两个词句，来表明当时罗马低级百姓对国家的要求，那就是“面包和娱乐”。这两件东西，政府都能免费的供应，因是从战败的民族中所掳获的战利品。而所谓的娱乐呢，就是在圆形的游艺场上，由剑客、奴隶或佣兵去和狮子、老虎等凶猛的野兽相搏斗；或者是这些人彼此相斗；更有甚者，是把判死刑的囚犯投给野兽吃；或是赛车；或是表演一些粗俗不堪入耳的低级品味的戏剧。总之，都是一些供大众观赏的残酷猥亵的节目。至于比较高尚的人呢，有精神的娱乐以资消遣，例如富丽堂皇的宫室牌坊饰以艺术杰作、奢靡的社交生活、文学、诗歌、美术人及风花雪月等，这些都是所谓文人骚客的悠闲生活。

罗马帝国初期是帝国的极盛的时代，但也就在这同时，种下了步向衰弱颓废的病根。逐渐的发生了慢性的腐蚀作用。到第三世纪的时候，病根已深，一发而不可收拾。那么帝国衰

亡的病根是那些呢？我们归纳为下面几点，第一，因为帝国的胜利来得太快、太突然，罗马人本身又缺乏根深蒂固的文化基础，无法一时消化胜利的果实，以至酿成了尾大不掉、外强中干的现象。罗马民族最初只是一小撮文化水平比较低、生活简单朴实的农民，但骁勇善战、全国皆兵，因而几乎能百战百胜，攻克强敌，并吞邻国，但被征服的邻国，其文化水平远较罗马为高，在武力方面，是罗马征服了邻近各国，但在文化方面呢，罗马反被邻国征服。尤其是当它征服了希腊和东方各国以后，开始与各国文化发生接触，未免自叹不如，不得不向被征服的国家学习，把希腊的思想、艺术、东方的宗教礼仪、亚洲的人文风俗，一股脑儿的照单全收。随着时间的进展，罗马人民的文化水平一天比一天提高了，但却与固有的传统文化日渐的疏远，一切都崇尚希腊化，罗马哲学家提倡的是希腊哲学体系，罗马上层社会爱用的文字是希腊文，完全染上了东方文化的色彩。罗马民族胜利的主要因素是它优越的武力，一旦偃武修文后，它的力量也就无从施展，就好像虎落平阳，处处仰人鼻息，结果却形成让被征服者喧宾夺主的现象。

第二，罗马帝国的军事胜利，带来了大量的战利品，黄金和奴隶。参与军旅的人，平白的都成了豪富，又有大量来自东方各国的朝贡，平民所分得只是一小部份，其余的绝大部份都落入了统治阶级的私囊。拥有产资的，或则在家坐享其成，不谋生产，养成懒惰的恶习，或则穷奢极侈，从情声色，这种不劳而获的金钱成了罪恶的渊藪。人民道德水平一天比一天的低落。

第三，除了黄金之外，导致罗马社会道德沦丧的另一个原因是奴隶制度。罗马共和政制的最后两百年内，从被征服的国家所俘掳到的战俘，是以数十万计，在一场战争后掳得的战俘一两万人，是司空见惯的事。“奥古斯都”时的罗马，被俘为奴的，就占了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一；亚历山大里亚全城三分之二是奴隶。奴隶成了长期免费的劳力供应，结果在大都市中增添了无数失业的人，其中有无田可耕的农民、被解雇的工人、被解放的奴隶和流浪的外国人。这种经济不安的现象，造成道德的沦丧。一向工作勤奋、自食其力的罗马人一变而为无业游民，成了社会的寄生虫，因而意志消沉、颓丧、悲观。在军事方面，士气低落，人人厌战；在私人生活方面，醇酒、妇女醉生梦死，整天在竞技场找刺激消磨时光。

## 2.3 罗马帝国的衰亡、耶稣基督带给罗马帝国的冲击

罗马帝国的皇帝受东方宗教文化的影响，逐渐演变成了神的化身，接受祭司祭祀；也谈到了罗马帝国衰亡的几个原因，但受时间的限制，没能一次讲完，今天我们除了继续分析帝国衰亡的原之外，也要和您分析耶稣基督的道理给罗马帝国的社会、人民的道德带来了那些改革，产生那些变化？

罗马帝国衰亡的第三个原因是，暴发富阶级的穷奢极侈、淫风佚俗给予社会安定的基础“家庭”致命的打击，神圣的婚姻制度不再受人重视，罗马人的生育率一落千丈，很多人不愿娶妻生子，名义上度着独身的生活，不去负起养育妻子儿女的责任。姘居苟合、放纵淫欲、始乱终弃、堕胎、弃婴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屠杀女婴和私生子的风气也很普遍；离婚也是家常便饭。社会道德的水平，一旦低落，就如江堤溃决，无从收拾，政府当局虽然力图改善，例如“奥古斯都”皇帝曾颁布了许多重整道德的法令，严禁离婚和通奸，而事实上收效极微，甬说一般人轻视这些法令，连皇帝和本家的人，知法犯法的也比比皆是呢！每隔一个时期，皇帝就重新颁布一连串重整道德的法令，这正表示过的法令，人们早就束诸高阁忘到九霄云外了，不得不用一批新的法令来刺激一下人心。在上者，不但不肯以身作则，反而知法犯法，纵情于声色之中，一般百姓也就竞相效尤，伤风败俗的事，视为无足轻重。罗马人，沉在罪恶中，无力自拔，尽管皇帝和他手下的法学家，想出种种治标的方法，又有什么用处呢？圣热

罗尼莫批评当时帝国衰弱的情形，曾有这样的感慨说：“由于我们怙恶不悛，蛮人才会这么强大，罗马社会的基础已经开始动摇，如果要恢复道德基础、重建社会秩序，非得有大刀阔斧的澈底改革不可，这项重建社会秩序的任务，将会落在圣教会的肩上。”

现在，再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罗马社会危机与暴发富之间的问题。从罗马征服各个邻近国家以后，很多人都迅速的成暴发富，形成一种特殊的阶级，拥有大量的黄金和土地的垄断，而土地垄断的程度，简直令人结舌，例如当年罗马所统治的非洲省，全部土地竟然只属于六个人所有。由少数人组成的豪富阶级，操纵着政府和高级行政机关，他们与广大的群众所组成的下层阶级之间，有着很深的鸿沟。一小撮的上层豪富阶级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绝大多数的下层阶级则在赤贫的饥饿线上挣扎。这种阶级的对立，日趋尖锐，壁垒森严，绝不容人越雷池一步。但是早在共和政治时代，一般平民，尚有机会爬上高位，但是到了帝制时代以后，高位厚爵都由特殊的豪富阶级所把持，平民休想问津。野心的政客倾轧纷争，罗马共和时代，终于宣告结束。帝制时代开始的时候，“奥古斯都”大帝便将人民分成许多阶级，由上层统治下层，而阶级划分的标准，竟然是以各人财产的多寡来决定。最上层，是所谓的“元老阶级”，而大多数利润丰富的高级职位，都被元老阶级的人所霸占了，元老死后爵位还可以由子孙世袭。第二个阶级是“骑士阶级”，骑士阶级有权担任多种官职，并且经营一些大型商业。第三等，就是一般平民百姓，他们没有财产，没有特权，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希望和前途可言。最下层的就是奴隶，奴隶的地位，有时甚至比牛马还不如，他们被主人驱策，终身免费出卖劳力，而当时的经济体系就建筑在奴隶制度上，而促使罗马经济体系崩溃的也正是奴隶制，为什么？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奴隶制度供应廉价劳力给罗马社会，造成一般自由的平民没有机会获得工作。奴隶制度把人放置在其同类的人的权力之下，供主人奴役压榨，造成了种种残酷的不公平。女性奴隶的命运就更惨，她们天天度着血泪交织成的生活，当然，奴隶的地位，也因为具体环境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遭遇，在乡村服劳役的奴隶，往往度着非人的生活，在矿场内工作的奴隶，待遇更惨酷，在宫廷内供职的奴隶，以及在私人家里工作的奴隶，待遇可能比较好一些。不过，一般而言，奴的命运是残酷的、不人道的。普通奴隶，生而为奴的人，固然惨不堪言，但在战争中掳获来的战俘，和海盗据掠来的人质，在奴隶市场公开出售的，更是连禽兽都不如。奴隶不能享有公私权利，在法律上，不算是一个人，只是一个机器、一件物品。同时残酷的奴隶制度，也暴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实，罗马社会制度的基本矛盾，罗马帝国奉为金科玉律的“大同主义”、罗马帝国所夸耀的“大同主义”，其实完全是骗人的，因为只有一小撮的特权分子才享有罗马公民权，绝大多数的人民百姓都被排斥，不能算是罗马的公民。总括来说，在自由人和奴隶之间、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在希腊化的罗马人和蛮夷之间，界限分明，壁垒森严，失去自由的人，根本连做人的身份都丧失了，财产多寡和阶级升降成正比，这一类似通非通的原则是绝对不公平的。

我们花了好长的时间去回溯罗马帝国，由盛极而步入衰亡的种种情况，当衰亡的迹相日渐暴露时，当时人们又无法解决这种种的问题，尤其是社会上种种败坏的风气，而在当时基督的教会，向罗马人提出了整套的革命理论，让我举些例子来说明，教会是如何成为当时的光和盐，也成了许多人的绊脚石。例如，罗马皇帝的法令无法重整家庭道德，而福音的贞操观念，劝人守身如玉的号召，有效地重建了家庭秩序，化解了婚姻的危机和生育方面的危机。教会向人宣传劳动的神圣性，把工人之子且身为工人的基督所立下来的榜样，展开在好逸恶劳的人面前，并且用圣保禄的话警告他们说：“谁不工作，便不配吃饭。”教会大声急呼向这个具有不平等阶级的社会宣告说：“人类都是天主的儿女，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没有什么希腊人、奴隶或自由人的分别，更不容许有文明、野蛮、富贵或是贫贱的分别。”对那些贪恋财富尊荣而轻视谦卑弱小的人们，一再重复着耶稣的教训说：“贫穷的人是有福！”对败坏的社会说：“心地洁净的人是有福的！”面对冷酷无情、欺凌弱小的社会说：“良善的人是有福的！”耶稣也说了：“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因此而向人声明：“人的良心是

天主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决不能将皇帝的神化向人要求无条件的服从。”

罗马的皇帝，对这个处处反对罗马秩序的宗教，决心要加以血腥的迫害，然而基督神圣的教会，却不顾这旅途上满布的荆棘，进而征服了希腊罗马的世界。经历三世纪之久，被严厉查禁的教会，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居然最后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外教对今世短暂的古老思想，也被澄清，逐渐的蜕变成为符合福音的思想。这种宗教信仰、文化、思想的演变经过，就是我们在下面要说明的。

传播福音的宗徒和信友们是利用什么武器呢？他们也像各时代的革命党那样散布仇恨、采用暴力吗？绝对不是，他们的口号常是吾主耶稣所说的那几句话“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宽恕得罪你们的人，要善待迫害你们的人。”这种道理当然不是要求人在感情方面觉得仇人可爱，只是要求人理智的谅解，它是高尚的真理。按圣保禄的说法呢，外教人对这个真理，只是暗中摸索，希腊的饱学之士也只能发现片段的真理，只有天主教能给有心追求真善美的人，贡献它在别处所找不到的，也就是灵魂的得救和罪过的赦免。教友们的美德，尤其是爱德，引起了外教人普遍的惊奇和羡慕，“看！他们多么相爱啊！”领洗奉教的人所表现的快乐幸福，以及他们的信德，和为信德而准备流血致命的热情，在外教人眼中看来，都是真宗教的最好证据。

福音怎么样传开的呢？除了宗徒和耶稣的其他门徒之外，从一开始，就有热心的教友，认为自己从天主接受了致力传教的使命。他们放弃了一切俗务，周游各处去宣传福音，而一般的教友，虽没有传教士的身份，但却都利用各种机会，将他们所得到的恩宠分施给别人，也正赖着这种通力合作和共同的努力，圣教会才在不满两个世纪内，赢得了那么多的信友。每一位教友都是宗徒，自己得到了真理，便不停的把所得到的幸福和真理，分施给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和工作的同伴，这样，人人都有传教的使命，人人也都有传教的资格，连最穷无知，最被人轻视的也不例外。奴隶对同病相怜的其他奴隶、奴婢向自己的主人、水手向他们船上的奴工、商人向自己的主顾、兵士向其他的兵士、甚至囚犯向看守他的人都展开了宣教的工作，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这种现象。最努力传教的，并不是最富裕和最有知识的人，这些人往往有所瞻顾，怕人评论讥讽，反而是阶级较低的民众，能彼此谅解、能推心置腹地彼此倾诉、彼此谈心，他们没有阶级的顾虑，认为经过耶稣苦难死亡所救赎的人类，都是天主的儿女，他们只想渗透人生的奥秘和人生的归宿，而基督的福音，正好满足了他们心灵的渴求，给了他们满意的答复，因为圣若望福音上就是这样说的：“永生就是，认识你，唯一的真天主，和你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可惜，这种传教的方法鲜为人知，那些无名英雄也不希图后人的赞扬，也没有历史学家为他们立传传述，我们只能从信友人数的增加，终于罗马帝国宣布基督的教会成为帝国的国教，这样的成绩来验证这种传教方法的伟大效力。

## 2.4 圣教会在罗马的发展情形

上一节分析了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也分析何以天主的真理、基督的训诲，满足了也解答了当时人们心中对真、善、美的渴望；也为您报导了当时的信友们，都自动的负起了传教的使命，认为传扬基督人人有责，人人也都有资格传扬基督的福音，以至教会在两百年内将福音传到帝国各地，使信仰基督的信友是那么的普遍，最后竟成了帝国的国教。接着介绍圣教会在罗马帝国的各行省内发展的情形，以及它在各个阶层的社會中发展的情形，然后就要来和您一块儿探讨，有关教难的各种情况和问题之所在。

首先，我们来探讨教会在义大利的情形。公元 70 年，耶路撒冷毁灭以后，教会的中心便自然的转移到了罗马，从罗马再向四方推进。信德传布得很快，尤其在义大利南部，迅速地组织了起来。在第三世纪中叶，教宗高尔乃略在罗马召开一次会议，参加的主教竟有 60

位之多。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法国的情形，法国在当时的名字叫做高卢，高卢开教可能很早，而马赛，是希腊和小亚细亚商旅经常出入的大港口，福音大概由此传入，先是传布罗亚河流域，在第三世纪，才传入其他地方。起初，只在城镇中传教，到圣玛尔定的时候，才逐渐传入乡间。高卢的南边是西班牙，相传圣保禄大概曾经亲自到西班牙开教。对第一世纪的情形，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但在第二世纪，已有好几位主教，在三百年左右曾召开会议，当时就有 35 位主教参加，由此可见，教会在这里已奠定了坚实基础。

西班牙隔海对岸的北非，开教的情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确知的是，它开始一定很早，因为在第二世纪的末叶，在相当于现在的突尼西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地，教会已经完全组织起来了，神职人员的人数也不在少数，活动的中心也很多，甚至在好几个地方，有教友们的公墓，在第三世纪初期，曾经召开过一次 70 位主教出席的会议，当时非洲的教会是最兴盛的一处，还曾经出过像戴尔都良和圣西彼廉等名满天下、首屈一指的教父。

关于埃及的情形。根据古老的传说，第二部福音的作者圣马尔谷曾做过埃及的第一任主教，虽无法确定，但埃及很早开教，却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在第二世纪的末叶，埃及的教务异常的兴盛，而且还拥有第一流的神学家，在第三世纪继续的发展，有多位主教分散在埃及境内，信奉天主教的信友可以说已遍及全国，以后，埃及竟然成了修会生活的发祥地。相传圣玛窦去了爱底约比亚，爱底约比亚至今还是东非的基督信仰的世界。

接着我们再谈谈巴勒斯坦、小亚细亚的情形。在耶路撒冷毁灭以后，教友四散逃难，教会在巴勒斯坦已经少有活动和发展，但在小亚细亚，却进展得极为可观，不但在各城镇，连偏远的乡下也很盛行。

在罗马帝国的北方，福音的种子也传到了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甚至越过多瑙河以北传入哥德人中间。此外，在大不列颠的英国也有了信从基督的人，而帝国的东面，阿尔美尼亚及波斯等国，教会也已盛行。

我们惯常听说，最初的教友，只是社会下阶层的小人物。起初大多数皈依的人，固然是下层社会的人居多，像做手艺的啦！织布的啦！皮匠啦！鞋匠啦！而且啊！多数还是奴隶呢！这倒也不足为奇，因为当时绝大数的国民都是这一类的人嘛！就历史资料的显示，从公元 62 年起，甚至在尼禄的宫廷里都有皈依天主的奴隶，有些奴隶竟然说服了他们的主人皈依天主。也有恢复自由以后升了神父，当了主教或教宗的，例如教宗圣加里斯多一世，他早先原是个矿场的奴隶，而殉教致命的奴隶，更是不计其数了。初期教会中，社会的其他阶层中，也早已有教友。保禄本身就是一位犹太知识份子，他忠实的合作者路加是一位医生，他曾使塞普鲁斯岛的总督色尔爵·保禄和雅典最高法院的狄约尼削皈依圣教会，此外，在罗马和其他地方，常见社会各阶层的高级人物慢慢的也逐渐领洗进教了。

公元第一世纪的末叶，就曾有两位教友做过罗马帝国的执政官，而执政官是当时罗马的最高官吏，其中一个还是皇帝道米仙的堂兄，他竟在公元 95 年的教难中殉教，他的夫人也被充军。从第二世纪起，在罗马富绅的家庭，常有赞助教会和济贫穷教友的记载，这些记录是从圣加里斯多地窟里找到的，而这个地窟是属于为著名的贵族家庭的坟墓。在中层社会内，很早便有法官和律师们归依圣教会，至于以哲学、修辞学等其他学问为职业的文人，似乎多所顾虑，不敢冒然进教，直到第二世末和第三世纪初，才逐渐有归依进教的文人。然而在他们皈依以后，却贡献了他们全部的才智来服务教会，因此当时曾有不少的护教人士，或以著作、或以言论保卫了圣教会，其中最为有名的有圣西彼廉，他是“雄辩术”的教授，后来当了迦太基主教；还有戴尔都良，他是一位佼佼的法律学士；犹斯定是哲学教授。军人的生活，对遵守教规虽然不容易，但在最初的三世纪中，却有不少士兵奉了教。在教难的末期，竟然有整队士兵全都是奉教的，圣茂利斯和他的全队士兵集体殉道是一个例子了。当时帝国的境内，治安良好，军队平常都去戍守边区，这为传播福音颇有助益，当教难发生时军人殉道的

也很多。

总之，圣教会传播得非常的迅速。公元 250 年间，已经遍布全国，而且还传了帝国国境以外的地区。教友的数字虽然无法统计，但社会各阶层都有教友，则是事实。为此戴尔都良在第三世纪初，曾写下了这样脍炙人口的词句：“我们不过从昨天才开始，但已布满了你们的城镇、家庭、公共场所、议会、兵营、朝廷、元老院和市场，只给你们留下了邪神的庙宇，如果我们同你们分开，你们便是被弃置于荒野的啦！”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在第三世纪末叶，教友的数目确实是异常的庞大，以至使得皇帝们感觉到威胁。最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当教友，必须放弃当时的放浪生活、必须背弃国教、远离庙宇和游艺节目，尤其按照当代的说法“当一名教友，应该随时准备着牺牲性命”。在这种情形下，仍然有那么惊人的进展，这可以说，决不是一般人力可以幸致的。

## 2.5 二世纪教难分析

### 2.5.1 教难概述

救主基督早就预言“祂的门徒要遭受迫害”，在教会开始时，这个预言便已逐渐实现。最初三百年的教会史，可以称之为“教会受难史”，也可以称它为“殉道烈士们的历史”。罗马帝国加诸于教会的流血迫害，给这一时代印上了鲜明的记号，因此这一个时期，我们特别称之为“教难时期”。

第二世纪的教难多属地方性的，而且是间歇性的，第三世纪的教难，则是由皇帝明令发动的普遍性，几乎普及全国，情形惨烈，但为时颇短，而且使教会有喘息的时期。教难以后，丰富的记载如文录、目击记、以及详尽的法庭档案都足以提供历史学者们的研究。然而，在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以外，还有一连串无可置信的传闻。使历史学家感到困惑的是，后世的人，喜欢给古代的英雄烈士妄加许多荣衔，历史学家们在考证和批评历史事件的时候，曾经下过这样的结论：“教难时期并没有数百万殉道烈士，并且也曾经有许多教友临阵失去了勇气，各地教友全都视死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夸张之辞。”这样一个历史真像的揭露，难免使人感到遗憾。其实，古代教难与后世的教难一样，总是满目疮痍的，教会从不希望受迫害，教难结束后，教会感到欢欣。既然如同我们前面所讲的，罗马帝国并不禁止多神的敬礼，而且还准许不同的教派存在，那么为什么独对天教如此的仇视，竟要以惨酷的流血来加以迫害呢？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从一开始，基督信徒的气质与众不同，触犯了几项罗马刑法，在帝国政权的指使下，便自然而然的产生了教难。他们认为，基督徒触犯了有关罗马帝国祭祀的“侵犯与侮辱尊严”的罪，事实上，信友们放弃了对皇帝的祭祀，就已经足够使他们获得这一项罪名了。

“侵犯与侮辱尊严罪”是从严重的叛国与反对政权的情事而来的，这条法律本身相当含糊，有些早期的皇帝，像底培里、道米提安，曾经将它扩大，应用到许多可笑的事上，譬如，出卖一座有皇帝石像的公园，或其他似的有不尊敬帝国的嫌疑的人，都要受到惩罚。这条含糊不清、弹性极大的法律，因此可用于每一件事上，基督徒当然包括在内了，但这只是历史家的一种假设，这种假设的正确性，到现在是问题。根据所知道的档案资料，受难教友的案件，从来没有一件是涉及“侵犯侮辱尊严罪”的，后来我们考证得到这条独裁的法律，原来是专门提供给皇帝贬谪私敌异己，像元老们以及一些个高级官吏的，而很少用在平民百姓们身上。大部份的殉教烈士，都是属于平民百姓以下的阶级。有人称赞图拉真皇帝，因为他拒绝采用这一条法律，以便摆脱前任皇帝的旧例，并且规定了惩罚基督徒的新法律。

拒绝参加帝国典礼的人，可以认为是犯了“侮辱尊严罪”，但是这种帝国祭祀，不一定是宗教的或强迫参加的定期礼节。罗马有祭司会议，定期举行礼仪，为崇敬已经去逝的和正

在位的皇帝所恭敬的神明和其他的神祇，妨碍这样的礼节，当然是一种渎圣的行为。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参与罗马祭祀，没有资格或没有责任参加的人，一生难免出席这样的场合。当时罗马市民对帝国祭祀所抱持的态度，与现代人对无名英雄纪念会、周会之类的集会所抱持的态度相仿，不愿参加的人可留在家里或到别处去，基督徒并不反对出席这样的典礼，当然那仅仅是出席而已。戴尔都良曾在《关于偶像崇拜》这本书里，畅论这事，他说：“身为奴隶的教友可以陪主人参加教外的集会，在别人家做客，可以参观教外礼节的进行，但当基督徒因职务关系，被迫组织崇敬的礼仪，问是就发生了。”

教会最初三百年的历史，可以称它为“教会受难史”，至于为什么会受到罗马当局的迫害呢？从罗马的法律“侮辱尊严罪”来看，当信友因为职务的关系，被迫组织崇敬的礼仪时，问题就产生了，这里我们将为您继续分析教难的原因是什么？

戴尔都良在他的《关于偶像崇拜》这本书里，他怀疑那些置身在统治阶级中的教友能避免崇拜偶像的暗礁。在教难期中，身居统治阶级的信友很少，据我们所知，其中殉难烈士少之又少。另外一些史学家认为，基督徒忠于自己的祭献，时常举行罗马帝国所禁止的礼节，已经触犯了渎圣之罪。所谓“渎圣”，就是亵渎了圣物，那些是圣物呢？罗马人认为是神庙、祭台、神像，还有坟地。在教难时，信友们特别的谨慎，避免涉足于教外人事的圣地，后来有许多传说，竟以这类事来渲染殉教烈士的生平。依照十二铜牌法，所有非罗马的礼仪是被禁止的，至少也应该得到政府的许可才可以举行，但是这条法律条文早已废止了。在帝国时代，罗马城及全帝国内，本地的，或外来的各种礼仪，只要不妨害公众安全，都已经不受法律和权威的限制了，而且在当时，教外人士并不以为基督徒的弥撒献祭是一种宗教礼仪，因为信友们没有神庙、没有祭台、没有神像，他们既不点香、也不焚膏，罗马人视他们为“无神论者”。

我们还可以追问，信友的生活方式，是否与罗马的刑法有抵触，因而引起教难呢？为什么几个世纪以来，法官们屡次对信友颁布新的敕令？从法律的观点来看，这些敕令的内容彼此也不相同。历史学家，仍在盲目地搜集着教难的法律依据的文献，他们始终认为罗马帝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不错，罗马的民法是卓越的，许多现代文明国家都在步它的后尘，然而罗马的刑法则是很不完善的，尤其是罗马的诉讼程序法就更差了，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个表面上似乎无瑕可指的法治政府里，找出形式范畴内的专制与残暴，又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呢？有些历史学家把教难的原因，从法律圈子移到政治领域上，以为当时罗马帝国的存在，受到基督信友的威胁，教会的势力越来越雄厚，帝国本身节节自卫，进而惩罚、迫害教友了。这样解释，可说是无稽之谈，如果把教难看成是帝国与教会之间的斗争，那么在斗争过程中，事无大小，侵略者显然是罗马帝国，但是，我们知道，掀起教难的往往不是政府，而是民众，有时官吏被迫行动，这种情形在第二世纪时尤其显著。距离罗马很远的里昂、斯米纳、迦太基、亚历山大里亚等地的人，难道也狂热地关心着帝国的前途，而设法消除自己的同胞吗？也许后期教难时的罗马皇帝像戴克里先、贾勒略曾经由于政治的动机来迫害信友，但是，谁也不能证实这件事。

大约在公元 300 年左右，教友人数极众，简直可以形成一个现代的政党来发挥政治的功能，可是，那时候的信友，似乎没有这方面的冀望，信友们从不曾想到争战，把皇帝从他的宝座上拉下来，甚至在最惨烈的迫害，他们也从不设法抗衡。戴克里先皇帝曾经为歼灭基督徒而忧愤填胸，这至多也只能解释教难为什么一直延续到公元 300 年，而绝不能拿来解释教难掀起的原因。在尼禄和图拉真的时代，信友为数尚少，没有人预知教会的未来，尼禄和图拉真不仅想做先见之明的皇帝，似乎也想做先知呢！

教难的另一个明显的因素是人间的仇恨，我们不能忽略这个问题，在人类历史上，爱与恨扮演着极其显要的角色，比理智所表演的精彩得多。历来基督徒的刽子手，总是以美妙的幌子做掩护来执行他们的任务，而骨子里却埋藏着对教会、对信友的憎恨，历史学家是不能



对这些人性的黑暗面漠不关心的。那么是否每一位按照法律惩罚信友的皇帝和官吏，都深怀憎恨？那也不尽然，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只知道服役国家，履行职责而已。

才思飘逸的戴尔都良说：“真理一进了世界，就引起了憎恨！”这种憎恨潜在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它一次又一次地换上新装，好像永无止息似的？”先说一说犹太人吧！最初罗马人不以基督徒为犹太教的一个支派，他们也没有把对犹太人的憎恨转移到基督徒身上，后来，他们从犹太人那儿获得犹太人敌视基督徒的事实，犹太人有意骚动排斥基督徒，公元156年，“斯米纳教难”便是一个例子。戴尔都良记述犹太人的会堂，成为流血的场所时，对这些悲惨的斗争是知之甚详的。

同样的，在憎恨者的行列中，有一些在经济生活上，因基督徒而受到打击的人，他们不是泰然自若的祭司们，而是那些靠异教祭祀为生的商人，以及与他们有关联的占卜者、星相家、教师和哲学家。宗徒大事录中不也记载了保禄宗徒在厄弗所宣讲“用手制造的，不是神！”以致使得制造神像的银匠感受到失业的危险，而联合起来跑到剧场，引来了一场混乱的集合，几乎要保禄的命呢！

帝国的态度也左右着舆论。普通市民除了和统治阶级声声相应以外，不能有别的见解，许多人或许这么想：“让这些个基督徒去我行我素吧！政府总会有再三惩戒他们的措施的。”没有人相信舆论所加于基督徒的林林总总罪名，但是基督徒的活动却使群众恼怒，他们暗中举行祭献，激起了百姓具有敌意的好奇心。戴尔都良曾有这样的记载：群众特别喜欢打扰正在参与礼仪的教友，例如塔西西的殉道是因为他拒绝了放弃圣体的劝告。

基督信仰无声无息的传播是令人忧愤的，无论在何处，你都会邂逅信友，你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而且信友们静肃严穆的生活，对别人像是一种沉默的谴责。儒斯定曾记述了一个可作为代表性的故事：有一个罗马贵族妇女，一向和丈夫过着放荡的生活，后来皈依了基督，要求她的丈夫信守丈夫的忠贞，否则她就要和他分居，他的丈夫在妻子身上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便去告发曾给他妻子讲道理的信友普脱勒美，于是普脱勒美被官方逮捕，为信仰而致命。

教友们生活在罗马人中间，却不追随他们的风俗习惯。一个罗马人虽然对他们的神祇失掉了信心，但也仍然要照惯例举行外表的敬礼，一个外教人同时对各种不同的神奉献祭祀，并不感觉有什么不对，还认为是因此而多蒙庇佑，而基督徒呢？却大大的不同，他既信仰了唯一的天主，便不能再去敬礼其他的神和偶像了。罗马最爱好的娱乐，就是露天剧场内那些个残酷猥亵的表演，教友们当然是不去参加了，外教人无法了解他们所以拒绝参加的理由，便不免对教友们产生了恶感和疑心，因此称他们为第三种人，这就是说，既非罗马人，又不是犹太人，简直是一群无以名之的怪人，所有的人既然不愿意和他们接近，自然处处被歧视憎厌了！戴尔都良曾这样给我们描述了当时的情形：“听说王某某还不错，可惜他是个教徒！”另一个说：“想不到张某某那样的聪明，竟然信奉了基督！”可是谁也不去想，王某某、张某某之所以不错，正是因为他们信教的缘故啊！”教友们拒绝对皇帝的相钦崇叩拜，不但是冒犯尊严而且表示自己不是好公民，并且还算是亵圣，所以教会初期的教友，披控告为不信神。

此外教友还显得非常神秘，不能当着外教人举行圣事，对外人对奥迹无从知道，自然的便要加以嘲笑了，何况保持秘密也是招人诬蔑的原因，因此控告教友秘密集会，并且在集会时荒淫乱行、叩拜驴子的头、举行魔术、举行圣体圣事竟被控告成以婴儿作祭品，然后分食婴儿的肉，像这种不伦不类的诬蔑，竟有官吏采信，连所谓有知识的人也不例外。

在前面，我们已述说过尼禄如何利用了教外人这种对基督徒的仇视心理，把罗马城的大火嫁祸在基督徒身上，开始了一场空前的大教难，从此，在帝国境内，便制定了一条法律“严禁人民信奉基督教”不过呢！在具体实施时，每一个皇帝的作风各不相同罢了！

接下来，我们再综合的说一下第一期的教难，古代基督教作家总以为一手造成教难的是尼禄皇帝，而实际上，在尼禄皇帝以前，就已有殉教烈士，至少，我们知道的有六品执事斯德望、宗徒大雅各伯都是为信德而致命。假如公元64年，尼禄所实施的迫害，只发生了一

次，以后没再重演，那么，我们可以用尼禄皇帝凶狠嗜杀的个性来解释，我们可以说，是因为尼禄恐惧众怒难息，才嫁祸于基督徒，然而公元 64 年以后教难一再的重演，一直延续到第四世纪末期，足见罗马政权一贯仇视圣教会。罗马既然是一个注重法律的国家，它这样迫害教会、残杀教友是否有什么法律的根据呢？这个问题，信徒们很早就提出来了。第二世纪末叶，戴尔都良在《为真教辩护》这本书上，就质问罗马人说：“你们不妨翻阅一下你们的历史，便可以知道，罗马帝国第一个对我们的教会下毒手的是‘尼禄’，以后步其后尘的是以残酷著称，有人称他为‘小型尼禄’的道米先皇帝，这些仇视圣教会的皇帝都是残暴不仁，为人民所唾弃的败类，至于那些赏罚严明，爱民如子的贤君，从来就没有一个曾与基督徒为敌，迫害宗教的法律，只有荒淫无耻、嗜杀成性的暴君才会予以执行。”这种辩护方法确实聪明，把迫害教会的责任，都放在声明狼借的暴君身上。当时罗马政府的确曾颁布过仇教的法令，但是，只有残暴无道的昏君，才甘冒天下之大不讳、悍然执行。这些法律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戴尔都良认为，罗马帝国时代与圣教会为敌的而发动教难的，却大都是那些昏庸残暴的君王，而真正勤政爱民的君王，不曾与教会为敌，其实这个论证并不一定完全正确，那么事实究竟是如何的呢？我们就要来根据实际作深入的探讨。

在圣教会的教难历史上，若干位号称贤明的罗马皇帝，虽然没有颁布新的仇教法令，但是至少也曾是萧规曹随，很认真的执行过仇教的法令，而戴尔都良所谓的安居乐业的升平时代，也正涂满了基督徒的鲜血呢！所以我们可以断定，罗马政权一贯迫害教会的行动，一定有法律上的依据，但这些迫害教会的法令，内容究竟是怎么定的？我们不得而知。公元 110 年或 111 年时，图拉真皇帝批覆毕利纳的诏书，是以旧有的法律成例为依据，戴尔都良明白的指出，尼禄曾经颁布过一道迫害基督徒的法律，我们应该研究的是，这一类迫害基督徒的法律，它的理论根据究竟在哪儿？

基督信徒是与犹太教脱离了的分裂分子，他们不能享受罗马赋予以色列民族的特权。而特权中最重要的，是尊重以色列的宗教信仰，不强迫以色列人向国家的神祇献祭，然而这不能作为基督信徒应该受惩治的理由。至于普通刑法上的罪，例如纵火烧城，这也只有无知的愚民，才会想到用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来指控基督徒的，如果借用这一类的借口，来发动大规模的迫害运动，那简直是匪夷所思了！为什么别的东方宗教都受到国家法律的尊重和保护，唯独基督圣教，被认为是非法的迷信，而受到刑法的制裁呢？

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纵观整个教难的来龙去脉，也就不难发现。在以前曾谈过，这种对立的局面，罗马帝国本身以及基督徒本身，最初都还茫然不知。

基督信徒既然不肯崇拜罗马的神，而且拒绝向罗马帝国及皇帝献祭，依照罗马法律，已经是犯了大逆不道和亵渎神明的罪名，然而亵渎神明的罪名，必须要有具体的行动，才能成立。在第一、二世纪，信友从来没有犯下捣毁神像的行为，亵渎神明的罪，也就自然难以成立，至于大逆不道的罪，是到了第三世纪，才有正式的法令，明文规定，如果信友拒绝向罗马帝国及其皇帝献祭，就以大逆不道和亵渎神明的罪来论处，因此，公元第一、第二世纪的迫害基督徒，一定另有法令根据。

有人说，罗马的官吏，有权采取一切弹性便宜的措施，用以维持帝国各地的治安，根据这项权力，官吏们可以将扰乱公共治安的罪犯，处以死刑，可是这种假定，仍然缺乏充份的根据，因为基督徒是最奉公守法的安份良民，如果说信仰耶稣基督，足以妨害治安，那么妨害治安的，也决不是基督徒，而是向基督徒滋事挑衅的仇教分子，由此可见，罗马的地方官吏是很难以这项权力作为维持治安的借口，出面予以干涉。关于这一点，只须看官吏们往往向中央政府皇帝那儿请示处理宗教案件的办法，可见地方官吏是多么的左右为难呢！

一般来说，“加入基督教会是为非法的”这项法律原则，自从公元 64 年尼禄迫害教会开始，已为政府正式采用了，但是罗马当局采用这原则的根据何在，我们仍然无法找得到。

罗马帝国似乎在自卫本能的推动下，不知不觉的对新生的教会展开无情的打击，企图要消灭它，而圣教会从一开始就昂然负起了耶稣所交待的神圣任务，在这个现世的世界里，作矛盾诡异的标记，在忧苦和灾难中生存、在忧苦和灾难中成长发展。

大规模的教难是随着两种因素而展开的，一个因素是，罗马帝国在公元第一到第三世纪内，力图巩固政权，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从而必然的排斥一般所谓不信奉国教的分子；另一个因素是，基督信友经过了长时期同甘共苦的生活，受着理论家的熏陶、殉道烈士带头的模范作用，越来越认识对立的局面是必然的，妥协是不可能的。这种对立的局面，经过一定时间的酝酿，随着前面所说的那些因素而逐渐发展的，所以最初的 130 年内，也就是从公元 64 年到 192 年，迫害是波浪式的，忽而强烈忽而松懈，至少还不能认为是一种有计划的行动。从第三世纪起，形式完全改观，迫害成了一种有系统的行动，政府颁布了特别法令，对全国各地的基督信友普遍的杀害。在这种大规模的、全国性的迫害运动中，流血牺牲的人数，当然的，都要远比过去来得庞大了。

若干的宗教著作、传统的说法是，罗马政权对圣教会的迫害，共有 10 次。这种说法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十”是个整数，而且含有象征的意义，一提到十次迫害，人们就联想到旧约时期，在埃及的十大灾祸，或联想到若望的宗徒默示录中，所描述的那只野兽，头上有十个角，角上戴了十个金冠，和圣徒作战。而事实上，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全国性的迫害，只有四、五次，如果要小型的地方性的迫害都计算在内，那就超过十倍了！

罗马帝国固然有它的一套似是而非的理由，对圣教会横加迫害，那么为什么迫害的程度会如此的残酷呢？那是因为罗马社会已经腐败而且开始解体了，这种疯狂的迫害，正是它崩溃的前兆，罗马帝国不惜以最野蛮的手段，杀害无辜教友，不仅将不少善良的信友送进枉死城，同时也替自己掘下了坟墓。

当时罗马人爱好的流血、爱好将囚犯当着群众执行死刑，供人民聚集时观看，主人将奴隶活活地鞭死、将奴隶的肉喂给鱼吃，这对当时的旁观者来说，简直是平淡无奇的事。此外，从共和时代的末期开始，统治阶级爱用当众流血的表演，来供人消遣，人民向政府的要求有两项，那就是面色和表演。对一般罗马人来说，两者的重要性是相等的。当时的罗马人，把看表演当作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如何组织各次的表演，以解决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那是执政当局头疼的事了。这些血淋淋的事太残酷了！举个例子说！一幕哑剧演到最后的结局阶段，在这一幕内，剧中某主角应该被人杀死，就去叫来一个死囚代替演员登台，假戏真做，这死囚当场就被杀而死，没有比这更真实的演出了；表演希腊神话中普罗梅德身系岩石的一幕时，就用一个木制十字架代替岩石，将囚犯活活的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类逼真的演出，简直令人毛骨悚然、不忍目睹。而首创以活人供处于饥饿之下的野兽撕裂吞噬的是奥古斯都大帝，是他，第一个下令将一个名叫塞路禄的江洋大盗解往竞技场，放出一大批虎、豹，活活的将他咬死。罗马的法典中，有一道法令规定：政府可以将死囚提解到罗马，当众供野兽吞噬。这种野蛮的表演节目，由罗马流传到全国各地，成群的野兽在竞技场当众表演扑杀掠食活人的节目，成千成万的角斗者，而这些大部份都不是出于志愿的奴隶或囚犯，他们互相残杀，供一批批疯狂的观众欣赏。在这些表演中，场子内判死刑的囚犯，必须咬紧牙关，拼个你死我活，到后来全都被杀死；另一种表演是把活人投入野兽群中，供虎、豹、狮子饱餐一顿人肉佳肴。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这样的屠杀，简直是惨无人道到了极点，然而当时的罗马人，却视为平淡无奇，而且非这样紧张，就看得不够刺激过瘾。

### 2.5.2 道米先在位的情形

罗马帝国一面力图不择手段镇压反抗分子，巩固自己的政权，一面妄想以野蛮的表演节目来取悦人民，麻醉人民对政府不满的愤怒情绪。我们必须认识这种复杂矛盾的心理，才能明白迫害教友的教难的具体情势及其残酷的特性。对初期教会发动第二次大型迫害，制造教难的是道米先皇帝。道米先皇帝虽然有不少的长处，他为人聪敏，勤谨，实事求是，但是他

也是暴虐无道、傲慢自私、猜忌多疑，他的残酷，可以说与尼禄不分伯仲。公元 81 年，他的胞兄提都去世以后，就由道米先继承了王位。他的胞兄提都就是那位在公元 70 年率领罗马大军，进军犹太，攻陷耶路撒冷，摧毁圣殿的大将，后来当了罗马帝国的皇帝，死后胞弟道米先继承了他的皇位，那时候道米先还不满 30 岁，登基以后，他那猜忌多疑的个性，常使他担忧自己的皇位会被别人推翻，对各阶级的人民都抱着猜疑不安的态度，滥杀无辜，以呈其性，终于在公元 96 年，死于非命。

道米先的自卑心理常猜疑罗马贵族，因为罗马贵族很瞧不起他，他的祖先是一个出身乡村的投机分子，他自己呢！是借着胞兄的余荫而取得了王位。贵族们常在诗歌中对他加以冷嘲热讽，他害怕他们中有人将篡夺他的皇位；道米先也猜疑哲学家，因为这些哲学家鼓吹自由思想，反对专制独裁；他也猜疑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活动的范围遍及全国，势力越来越大；道米先也猜疑基督信徒，因为圣教会无孔不入，由平民阶级，伸展至贵族阶级，甚至也渗入了皇室。自从尼禄去逝后，在短短 20 多年内，教会的势力遍及社会的各阶层，封疆大吏中，信奉基督的有亚基吕总督；皇亲国戚中有惠斯巴西安的胞弟沙比纽斯、沙比纽斯的儿子克勒孟夫妇，也就是道米先皇帝自己的堂兄弟、提都的儿子，皇帝的未来继承人。道米先为了巩固自己的帝位，要铲除异己，先从贵族阶级开刀。若干贵族在日尔曼发动武装政变时，也发动推翻王室的政变，可惜政变失败，皇帝为了彻底的摧毁反抗势力，就把与叛乱有关的人物一律处死或充军异乡，哲学家、星相家、堪舆家不久也遭遇同命运，杀死的杀死，放逐的放逐，过了不久，迫害的箭头就转向犹太教徒和基督徒。

公元 81 年，道米先登基成为罗马帝国的皇帝，到公元 96 年，他死于非命为止的这段时间内，他为了铲除异己、摧毁反对他的势力，先从贵族阶级开刀，并把直接或间接与反叛有关的人物，一律处死或充军异乡，然后箭头就转向了犹太教徒和基督徒。我们来看一看，道米先如何迫害基督徒。

自从罗马军队攻陷耶路撒冷，毁灭圣殿以后，过去犹太教徒向圣殿缴纳的捐税，罗马政府照旧征收，名义上是扩充“朱彼特神”的祭祀费用，实际上都入了国库。惠斯巴西安和提都父子先后执政期间，征收捐税的办法还相当的宽大，等到道米先登基以后，便改采最严峻的办法，而且还把征税的对象予以扩大，除了真正的犹太教徒外，凡是信奉一种教的，都应当纳税，这样一来，基督徒也都应该负担这项捐税了。为什么将基督徒和犹太教并为一类了？政府是否故意引诱基督徒提出抗议，而让他们自己暴露身份，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除了这种宗教性理由外，罗马政府也是想要增加国库的收入，才扩大了增税的对象。总括来说，道米先的迫害圣教会，基本上是含有政治作用的。他曾经听人说起，基督将会旧地重临，统治世界，所以内心不免惴惴不安，担忧自己的皇位终将不保。他发动的迫害，先从贵族中的基督徒开始，亚基吕总督牺牲了！自己的堂兄弟克勒孟也在莫须有的罪名下判处死刑，克勒孟的妻子道米提拉也被放逐到荒岛上。多疑的他为了要斩草除根，更不惜派人到巴勒斯坦搜捕犹太国王的旧裔，圣犹达宗徒，原是耶稣的近亲，所以他的子孙就遭到逮捕，送往罗马受审。

迫害越演越烈，后来竟发展成为全面性的迫害。道米先在位的最后几年，也就是公元 92 到 96 年，迫害达到了高潮。公元 96 年，格肋孟教宗致书给格林多教会的书信中，曾提到罗马教会团体遭受了严重的灾祸和打击，这次迫害的残酷，和尼禄的时代不相上下。例如，圣若望宗徒受到“鼎镬”的酷刑，被投入沸油之中，就是那段时期的事。这次的迫害，更遍及全国，不只以罗马一个地方为限，圣若望放逐巴特摩斯岛时，对殉道烈士遭遇的苦难，记忆犹新，所以当他执笔撰写默示录时，字里行间透露着他对这场大屠杀感到无比的悲哀。

在第一世纪末叶，圣教会完全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中，但是天主的事业，是经得起任何打击的，打击越强烈，教会的基础越巩固，在忧患交加、困难重重的环境中，教会一天比一天壮大，踏在自己鲜血的道上迈步前进，而固守信仰的圣教烈士，不肯崇拜邪神，与罗马政权发生摩擦，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事。圣若望在默示录第十三章 15 节上指出：“不钦崇野兽和它

图像的人，都被杀死！”还有默示录第 17 章第 2、第 6、以及第 18 章 24 节的话：“以污秽的酒灌醉了世界，将它的长袍浸泡在信友的鲜血中。”这是前后 30 年间，罗马与圣教会的对立，日趋明显，大规模的屠杀，已是剑拔弩张，迫在眉睫了。而一般人民对教友们盲目的仇视，完全是因为不明了圣教会的真实性质，便杜撰了种种幼稚无稽的诬词，诽谤教会。圣教会越发达，盲目的仇恨越强烈，这种毫无根据的诽谤，往往酿成流血惨剧，很多信友便这样受到无谓的牺牲了！

为什么一般无知民众会仇视信友呢！这其中的原因很是复杂，我们综合成 5 个项目来做说明。（1）教友们的生活方式太严肃，普通人自愧不如，便因忌妒而生仇。（2）教友们反对当时流行的放荡生活，不肯与一般的人同流合污。（3）为了避免官厅的查缉，教友们往往秘密的举行集会，有时候也在晚上集会，在外教人目光中，这些集会多少含有神秘的色彩。（4）教友大部份属于平民阶级，也就是一般贵族们认为没有出息的人。（5）迫害运动扩大后，大家竞相要挟告发，同时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里，以残杀和酷刑来满足自己仇视的心理。此外，由于一般人对基督圣教的礼仪认识不够，因而产生了很多的误会，例如举行圣体礼仪时，被人误会是吃人肉喝人血的野蛮行为。这一类荒唐无稽的误会，在第二世纪最为流行，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在公元 150 年左右，有一个才识平庸，徒有虚名的修辞学家名叫傅龙冬，他竟妄称基督徒把一个幼童和在面粉里面，叫一个新教友用刀刺破他的心，并喝他的血，再由参加集会的人将幼童的四肢分解。像这样幼稚的故事，一望而知，完全出于虚构，居然会有人有声有色的加以叙述，可见，当时人们对圣教会的真正性质，显然一无所知。

另一类危险性比较轻微的讥讽，是歪曲圣教会的内容，把教会的教义描写成荒诞不经，例如，当时人们传说，基督徒崇拜的是一个有驴子的头却有人的身体的神。公元 1857 年巴拉坦曾发掘出一幅壁画，那幅画是用小刀雕刻在墙上的，画着一只驴子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幅壁画现在保存在罗马基却博物馆，旁边有一行小字写的是：这是亚力撒玛所崇拜的神！由此可见，无知的人用多么幼稚可笑的方式诋毁圣教会。此外，一般人的心里，遇到有灾祸发生，就会想办法找出一个人来，把全部责任都卸在他身上，方才肯平息心头的怒气，这种策略，暴君尼禄知道得最清楚，所以在罗马大火后，便很巧妙的把全部罪责一古脑儿的推在基督徒身上，自己既可置身事外，又可以平息民怨。在外教气氛非常浓厚的罗马社会，一般人的思想带着强烈的迷信色彩，再加上巫术盛行，遇到了任何不幸的灾难，便想入非非，归咎于某种超自然的邪魔势力。他们认为，基督徒常在深夜举行宗教仪式，而通常巫师作法也都在夜间，所以这些基督徒一定在施展某种秘密的巫法，降灾祸给一般人民。戴尔都良曾感叹的说，在台伯河泛滥成灾的时候、在尼罗河干旱的时候，无论有地震、灾荒、战争、瘟疫，一切天灾人祸都应由基督负责，百姓们就会大声高呼：“把基督徒带去喂狮子！杀掉基督徒！”最后，物质利益的冲突，也是引起若干商人仇视基督徒的一项因素。因为圣教会的教义，普遍传入民间以后，售卖迷信的宗教器物，以及售卖祭祀用的商人，营业一落千丈，而制造这些迷信偶像等宗教器物的，则面临了失业的危机，他们便与基督的圣教会势不两立，一心予以破坏。此外，私人的忌妒争吵、挟嫌报复，也往往是大规模迫害成为重大教难的导火线。

### 2.5.3 图拉真在位时的情形

关于迫害圣教会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有很多情形，盲目的或由私人发动的仇教行为，往往是由神庙管理人、巫师或是外教司祭的挑拨教唆而引起。群众的情感是很容易被激动的，于是就一呼百应，便发生聚众捣毁信友举行宗教仪式的处所、以及信友的公墓等暴动行为，事态一旦扩大，人们便把信友扭送衙门，控告信友不信国教，要求官厅支持群众的行动，依法惩罚处理。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就发生了迫害教会的合法性问题，当然群众情感一旦冲动起来，绝不会考虑自己的行动是否合法，而且根本将法律问题搁在一旁了。我们要问，事情一闹到官里，政府人员对这些个不法的暴动，采取怎么样的态度呢？关于这一点，罗马官吏的态度一般来说，很值得我们的称赞的，因为他们有守法的优良习惯，往往设法弹压暴

动，维持最低程度的法律立场，例如图拉真皇帝时的毕利纳，就是一位在迫害圣教会的教难中，奉公守法，主持公道的开明官吏。毕利纳在公元 112 年任总督的任内，上书给图拉真皇帝，详细的报告了基督圣教发展的情况，请求皇帝决定处理的办法，图拉真也就根据毕利纳的奏章，制定了对待基督徒的政策，这是基督徒在罗马帝国的法律地位，第一次正式获得确定。这个政策的主要内容有三点。第一点，政府当局不必主动地查缉谁是基督徒。第二点，如果基督徒被人检举，经过侦讯属实的话，就应依法处罚。第三点，如果被检举者否认自己是基督徒，并且崇拜罗马的神类，就应立刻销案加以释放。毕利纳的奏章和图拉真皇帝的诏书，是很重要的历史文献。这两个文件，告诉了我们，耶稣死后八十年左右，福音在罗马帝国发展的具体情况，同时也解释了安东尼王朝对基督所采的态度。我们根据这些文件可以知道，安东尼王朝的四位皇帝，素以仁慈爱民著称，为什么竟纵容下属屠杀教友呢？

图拉真是罗马帝国可数的贤君之一，他对百姓相当的宽仁。他曾说过，与其无罪的人受不白之冤，宁可使有罪的人逍遥法外。而毕利纳呢，也是一个具有高尚道德的良臣，宅心仁厚，对待奴隶常慈爱，在他的信函当中，我们看到他多么关心奴隶的生活，自动解放他们，看到奴隶患应而心生不安、看到奴隶天逝而心生悲哀。公元 112 年，毕利纳以皇帝特使的名义，治理本都和俾斯尼亚两省。毕利纳办起公事来，一丝不苟，非常有责任心，遇到了棘手的问题，就即刻向皇帝请示，而当时基督徒的地位确实是很微妙的，究竟如何处理？毕利纳自个儿不敢擅作主张，于是就上书皇帝。在当时，小亚细亚地区，圣教会很发达，许多教会团体，还可能是圣保禄宗徒自己亲手建立的，圣教会也给当地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澈底的改革，人们不再到神庙去祭神，也不再信奉罗马的国教，售卖祭品的商人，营业大受影响，若干基督徒被告下狱，解送到皇帝的特使毕利纳的地方来。

第二世纪初期，教会团体就已经非常发达的小亚细亚地区，而这些团体，可能还是圣保禄宗徒当年亲手创立的，领洗奉教的教友们，给当地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彻底的改革，他们不再前往庙宇去祭神，也不再信奉罗马的国教，而使售卖祭祀用的牲口及和宗教物品的商人，在营业上大受影响，因此，招至某些教友就被告发而被逮捕下狱，又被解送到皇帝的特使毕利纳这儿来了。我们就要看看，毕利纳将会如何处理这些被告发而被逮捕的教友？以及这些教友的下场将如何？

毕利纳接下了这些告发基督徒的案子，于是就非常仔细的审讯了被捕而解送到他这样来的基督徒。他清楚的知道，控告教友们的罪，完全是莫须有的，但是从尼禄皇朝开始，法律上就曾经明定，严禁人民作基督徒，既然被逮捕来的人对自己的教友身份一再的直认不讳，毕利纳呢，也就根据过去既成的惯例，将他们都判了死刑，而那些具有罗马公民身份的囚犯，就解送到罗马去，听候皇帝的发落。可是，事情却越闹越大，问题也越来越复杂，群众们看到这批基督徒被判处了极刑，得到了很大的鼓励，胆子也大了，纷纷开始控告教友，还有许多是匿名的指控的，官厅接到了控词，就去按着地方查访，对那些被指为教徒的，不分男女老幼，一律逮捕后解送到毕利纳这儿来，请毕利纳依法裁判。

毕利纳原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他实在不忍心将教友们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律送往刑场去处死，对每一个案件详细的审讯。其中有一部份人，很英勇的坦白承认自己是教友，他就根据他们的供词，依照法律既成的惯例办理，宣判死刑；而另有一些人承认自己曾经一度进了教，但早已退出。毕利纳想起，群众们往往指控基督徒犯罪作恶，便查问这些先进了教，然后又叛教的罪犯，有没有犯过其他普通刑法上的罪，他们一个个都坚决的说，过去他们从未触犯过任何的刑法，若是有罪的话，那就是当他们还是教友的时候，曾经以基督徒的身份，在黎明之前参加集会，唱圣歌、赞颂天主，他们还在集会中发誓，永远都不犯窃盗、凶杀、奸淫的罪，他们还共同举行圣餐。毕利纳审讯完了，心里甚觉不安，因为实在找不出他们的罪状，他就只有去向当时的皇帝图拉真请示，是否基督徒的身份本身就构成一种罪？假如凡是基督徒都一律严惩，那么不但承认信奉基督教的人都应处死刑，连那些背教的教徒也难逃

一死。毕利纳还在奏章中，劝图拉真皇帝，采取宽大的政策，对背教者不咎既往，一律赦免。

图拉真对毕利纳的奏章的批覆，主要的可归为三点。我们已经为谈到过，下面再重复一次。第一点，政府当局，不必主动去查缉拿一个是基督徒。第二点，如果基督徒被人检举，经过侦讯确实无误，应该依法处罪。第三点，如果被检举者否认自己是基督徒，并崇拜罗马的各类神祇，应该即刻销案释放。根据图拉真的诏令，我们可以获得下面几点结论，第一，信仰基督教的罪，是一种特殊的罪名，犯罪的人只要表示悔罪，并崇拜罗马的神就可以获得赦免，而普通的犯罪，像杀人、窃盗绝不能享受到这种宽大的处分。第二，基督徒的确是洁身自好的正人君子，而不是杀人放火的窃盗歹徒，在过去一般人对教徒的诬蔑，也就不攻自破了。第三，政府机关，绝不主动的去查缉基督徒。第四呢，基督徒尽量在合法检举的情形下，方可予以追诉。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基督徒在没有被追诉以前，以经退出教会或是在审讯当中，表示要退出教会，就应立刻案释，不再追究。

从政治的观点来看，罗马政府所颁布的诏书，采用的办法，是很聪明的，但是，宗教信仰对人的心灵具有伟大无比的力量，对于这一点呢，罗马当局却根本茫然不知，它以为这种聪明的措施，一定能够遏止圣教会的发展，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它的估计错了！再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罗马政权在第二世纪初期，还没有把基督教当作是自己的死敌，所以呢！还没有采取有系统的办法，有计划的来摧毁圣教会。可是，我们必须指出，图拉真的诏书在内容，有着前后矛盾、模棱两可，未免近乎滑稽，所以戴尔都良以讥讽嘲笑的口气说：“基督徒并不是因为犯了罪才被处罚，而是因为有人检举才被处罚，而政府方面，如果没有人检举教徒，又不主动的查缉追诉，这岂不是矛盾到极点吗？”

以后的每位罗马皇帝对基督徒的政策，都以图拉真的这个诏书为根据。例如亚细亚的一位总督向当时的哈德良皇帝上书，指出：一般人民对付基督徒的手段，过于残暴，而基督徒呢！除了宗教信仰以外，就没有犯下任何具体的罪行，而把他们都处死，似乎有失公平。而哈德良的批示，尽也是模棱两可的，他表示：凡事应该依法处理，但不要轻信谣言或诬告，政府必须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这算是什么回覆呢？对属下提出的问题，不正是答非所问嘛！还有那位以虔诚出名安东尼皇帝，他对罗马的神道固然非常尊重，对基督圣教，也只是萧规曹随，按既成之前例来处理，从未采取有计划的措施，企图消灭圣教会。在安东尼的朝代，烈士普托勒美在罗马法庭受审，审讯的话，由圣儒斯定纪录下来，一共只有三句：“你是基督徒吗？”“是的！”“去死吧！”

总之，安东尼王朝的反圣教政策，主要的原因是，维持秩序和避免触怒舆论。为了这个缘故呢，第二世纪的教难，有着几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教难大都属于地方性的、偶然发生的，而不是全面性的、有计划的来迫害教会，这些迫害也都来自群众的告发，某些地区群众和教友之间相安无事，没有冲突产生，也就没有迫害教会的暴行发生；相反的，如果群众对信徒鼓噪暴动时，官厅便出面干涉，迫害教会。至于迫害的程度呢，又要看各地的行政长官而定，有的长官不愿过于株连大兴冤狱，便大事化小从轻发落；有的长官，办事很认真，遇到有群众告发教友的事发生，不肯轻易放过，就常是严刑拷打，必定将教友置之死地而后快。教友偶然触怒了邻居或亲戚便可能被检举告发到官厅，民众若稍稍有不满，或在当地遇到了灾难，便嫁祸于教友而触发教难，甚至台伯河泛滥殃及罗马时、尼罗河泛滥而损及粮食减产时、地震啦！天灾啦！瘟疫流行啦！都将怒气发在教友身上，将他们告到官厅，因此教难虽然不常是普遍性的，但为教友们来说，则常是一种威胁，人人都晓得奉教便是冒殉道的危险。

#### **2.5.4 第二世纪殉道者**

公元第二世纪，无数可歌可泣的殉道教友，不仅包括家喻户晓的著名历史人物，同时也包括了许多无名英雄。他们舍生证道的史迹，大都已经失传，甚至连他们的姓名，由于年代久远，也无从查考了！然而，用鲜血给基督圣教铺平道路的，正是这些无名英雄们啊！我们目睹今天圣教会的繁荣发展，基督的名传到了世界各地，想到当年殉道烈士们，为圣教会树



立根基的英烈们，他们的信德精神着实令人敬佩，这些千千万万的烈士、烈女，不分年龄、地位、性别或为教宗、主教、或为贩夫走卒，他们所作证的，是同一的信仰，他们所渴望的，是同样的牺牲，英勇的事迹也属大同小异，我们只能从《致命圣人录》这本书中，挑选出几位特别著名、特别突出的来举例，一方面，您可举一反三，一方面，也作为教会光荣的象征。

我们第一个要举出的殉道烈士，是安提约基亚的圣依纳爵主教。他是一位有魄力、敢做敢为的人、是一个十字架革命家的典型人物、是一个为了信仰及正义，不惜赴汤蹈火的英雄，他曾说：“我们无论在做任何行为时，都应该想到，是天主与我们同在！”他的这句话，成了很多努力修成圣德的热心教友奉为圭臬。宗徒们的几个继任者，他也都认识，所以他是宗徒时代的直接证人之一。他通过圣保禄或圣伯多禄的媒介，直接与耶稣发生联系，他是安提约基亚的第二任主教，也是圣宗徒们的亲炙弟子。圣依纳爵主教，是在图拉真皇帝在位的初年被捕的，大概和圣伯多禄的第三位继任者圣格肋孟在罗马殉道，以及圣西默盎在耶路撒冷殉道的时间相近。他的案件，由何人发动检举，我们没有文献可以考证，我们所确实知道的是，他在公元 107 年遇难，和其他的两位同伴，在安提约基亚宣判了死刑以后，被解送到罗马，供饿狮猛兽所撕裂吞噬。他在去罗马的途中，给小亚细亚和罗马教会写了七封书信，直到现在还保存着，内容异常的动人，称得上是教会早期文学的明珠，成为不朽的名著，堪与圣保禄的书信相比美。他自知即将为真理、为基督捐躯，热血在他身上沸腾着，他这样说：“无论在刀剑的锋刃，或在猛兽的爪牙下，我都与天主相偕，我与天主永不分离。”他给罗马教友写这封信的动机，是因为他听说罗马的教友正在设法营救他，他尽力制止他们不要那样做，他的信上这样写着：“祭台既然准备好了，请让我去流血献祭吧！请让我作野兽的食饵被猛兽吞噬，如此，我就能亲近天主，我是天主的麦粒，希望借着野兽们的利牙，被研磨成为面粉，成为基督无玷的面饼，你们为我恳求吾主耶稣，肯借野兽的牙齿，把我做成牺牲，献给天主，希望它们快来咬死我，不要像对待其他殉道者那样，不敢下口，如果是那样，我要激怒他们，巴不得最酷烈的刑罚加在我身上，只要我能享有基督便够了。”他担心因为罗马的教友营救他，使他被释放而失去了致命的荣冠。圣依纳爵到了罗马，不久就遇难了！如他所愿，死于野兽们利牙之中，麦粒，终于被碾成面粉，做了基督无玷的面饼，踏上了殉道者的血路。

我们凭吊追忆第二世纪的教难，并且还特别列举安提约基亚主教圣依纳爵，他在被解送到罗马去的旅途上，写给罗马教友的那封有名的信，把自己比喻为天主的麦粒，借着狮子、老虎猛兽们的牙齿，希望被研磨成为面粉，好能成为基督无酵的面饼。基督让他如愿以偿，成了那无酵的面饼，戴上了殉道者的冠冕，他那动人的“天主面粒”的比喻，代代相传，我相信将一直到今世的终结。再举几个特别的例子，知道的人都会对公元二世纪的教难史，留下更刻的印象。

在圣依纳爵主教殉道以后半个世纪，小亚细亚又出现了一位主教，他就是士米纳的圣鲍利加布主教。士米纳的教会团体，曾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弗里基亚的教友，详细的描述了圣鲍利加布主教遇难的情形。圣鲍利加布主教为基督殉道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八十六岁的老翁，他年青的时候，曾经见到过圣若望宗徒。

公元 155 年，士米纳有 12 名教友被捕，而且被判了死刑，除了一个人背了教以外，其他的十一个人，都表现惊人的英勇，被竞技场里的野兽给吞噬了，其中有一位殉道者，竟嫌野兽动作太慢，怯懦颞颥，不将自己快快吞下，因而击打野兽，没想到激怒了围观的群众们，竟然要求其他的牺牲品喊道：“不信神的人该死，把鲍利加布逮来”。当鲍利加布听见士兵就要来逮捕他的时候，他本来能够逃避的，但是他不愿逃避，只说：“承行天主的圣意吧！”便出来和士兵们交谈，他的高龄和安祥，令士兵们非常的惊异，真不知道为逮捕这样的一个人，何必那样的劳师动众啊！鲍利加布主教，只有一个要求，请求士兵们给他一个小时作祈祷，士兵也答应了，他便站在原地祈祷，俨然是一个洋溢着天主圣宠的人啊！就那样，他一



连大声祈祷了两个小时，士兵们在士米纳找来一头驴子，让他骑在上面，而那个时候的竞技场上正在表演一场游戏，鲍利加布到达以后，便把他推进了广场，总督也亲自在场审讯他。总督显然感到这件案子，缺乏充分的法律根据，可是四周的群众呼喊喧嚣，随时都有酿成暴动的可能。圣鲍利加布主教昂然的站在他们面前，凛然不屈，总督一直想说服鲍利加布背教，他说：“看你这把年纪了，你快悔改！因凯撒之名发誓吧！你高呼‘打倒不信神的人’的口号！”鲍利加布转过身来，面向着群众，他知道得很清楚，这些群众们才是真正不信神的人，鲍利加布定睛注视着群众们，扬起手来，很幽默的朝着他们说道：“打倒不信神的人！”总督呢！眼看一计不成，再施一计，他逼迫鲍利加布表明态度，于是就对鲍利加布说：“背叛教会吧，你一旦发誓，我就释放你，你侮辱基督吧！”鲍利加布回答说：“我事奉了基督已经86年，祂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我为什么亵渎我的君王，我的救主呢？”总督说：“你快快发誓！”鲍利加布说：“你如果以为能够将我说服，那真是梦想，我老实对你说，我是基督徒。”总督回答说：“我有野兽对付你！”鲍利加布说：“你发命令好了！我们基督徒绝不会由善变恶的，我们是从罪恶走向正义的”总督说：“你既然不怕野兽，好吧！你如果不悔改，我用火来烧你！”鲍利加布说：“你要用火来威胁我吗？这火呢，烧了一个小时后，就会熄灭，你知道来世的正义之火吗？你不知道惩治不义之徒的刑罚吗？你就别犹豫，你爱怎么办，就怎么样办吧！”

当总督的传令员宣布死刑判决的时候，群众便冲入场中把柴薪堆积了起来，刑场堆好，刑役便要把他钉在木架上，他却向他们说：“那位赏我勇气，使我不怕火焰的天主，也要给我在柴堆上屹立不动的力量，用不着你们钉我。”他们便把他捆在木桩上，当他高声祈祷的时候，熊熊的火光便由四面升起，但却形成了一个穹窿，好像是被风鼓胀的布包一样，鲍利加布的身体像是在烤炉中烤热了的面包，又像在炉火中被锻炼的金银，洁白澄黄，献出了自己的灵魂，为真道作了证！

教友的第二幕悲剧，在高卢演出。这一幕悲剧对法国的教友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在文献上提供了有关初期教会时代，福音在法国传播的情形。在这次教难之前，福音早已传入了法国，在当时，法国尚称为高卢。高卢早在这次教难的前200年，已经列入罗马的版图，罗马和高卢之间早已建立了商业关系，考古学家于二世纪初，在法国发掘到许多纪元初期的教会遗物，例如在马赛掘出的一块石碑，上面所刻的文字，正是叙述了两位殉道烈士殉难的事迹。石碑的年代，是和里昂的殉道烈士同时代的古物。圣依勒内曾经说，他讲道理的时候，必须用塞德语，因为当地的一部份教友听不懂拉丁话，由此可见，基督的信仰已经传到了高卢的乡间，因为当地的人只会说塞德语，圣依勒内才不得不用拉丁话而改用塞德语。公元150年左右，教会团体在高卢已经相当发达，其中有一个教会团体最为活跃，也已经想划成为主教区，这个教区，就是里昂教区。

公元177年，里昂开始遭到教难的打击，也正是麦克奥理略在位的时候。麦克奥理略在罗马皇帝当中，一向是以贤明见称的，为什么他会如疯狂的迫害教会呢？那完全是因为麦克奥理略非常认真的执行图拉真所颁布的诏书。他的责任感非常强烈，他认为对付基督的教会，必须按照罗马传统政策办理，同时，他个人呢，对圣教会也没有什么好感，在他看来，圣教会不过是一种荒谬的狂热宗教信仰，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应说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麦克奥理略的基本原则是一切依法处理。官吏们有时候过于的认真卖力，自动的出来搜捕教友，皇帝就斥责他们，因为这是违反了教案不告不理的法律原则；当遇到依法的告发，他便彻底执行法律规定的惩罚处分，并且在竞技场上，当众屠杀基督徒。我举了个例子说吧！在麦克奥理略即位后的第二年，圣教会的大圣师儒斯定遭到了在学理上和他有不同看法的哲学家克罗丝的告发，官吏就因为儒斯定不向邪神献祭，而被判处了死刑。

现在，关注到里昂在公元177年，一个特殊性质的仇教运动在里昂爆发。那一天正值里昂举行一年一度的“祭神节”，又是市场赶集的日子，市集上满是人，有一些好事之徒，抓

住了几个教友，于是啊！大家就一呼百应，把他们痛打一顿，扭送到官厅，地方行政当局和军事当局，第一次碰上这一类的案件，不免有些手足失措，不知道要如何来应付处理，就向皇帝去去请示。麦克奥理略皇帝批示说：“依照既定的惯例来处理。”于是这一场教难，为圣教会的历史写下了恐怖，但也是光荣的一页。被逮捕的教友中，有几个是贵族，一群暴徒诬告他们，还用严酷的刑罚强迫他们的奴隶出来作证，有一些奴隶实在熬不住严酷刑罚的恐怖和痛苦，只好指证自己的主人，犯过那些暴徒们所诬赖的那些个莫须有的罪，最后拉出一个信教的女奴名叫白朗蒂诺上法庭作证，这个女奴还年轻，主人还真担忧她一定熬不过苦刑而作伪证诬赖主人，可是完全出人意料，这女奴却这样回答法官的问话：“我是一个教友，像你们所告的这些坏事，我们教友绝对没有做过其中的任何一条。”虽然施加了各种酷刑，但都归于无效。教友们看到一个柔弱的女奴有那样的神力和高贵的德行，觉得很惊奇，于是就更加的认清了耶稣的教训“在人眼中视为卑贱的，天主却能光荣举场他。”

审判的程序开始后，第一位牺牲者，便是里昂的主教保丹，当时他已经是 90 岁高龄，他原借小亚细亚，多年以前，离乡背井，到里昂来治理教务，他的身体已经很弱，连呼吸都有困难，但是精神却很好，圣神支持着他，赐给了他坚强的意志力，当人把他带到法庭上的时候，他很美妙地为信仰作证。总督问保丹主教说：“基督徒所信仰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他回答说：“你有资格知道时候，自然会知道的。”刑役们粗暴的把他推列在地上，完全不顾他年龄的老迈，有的用脚踢他、有的用拳头打他，站在远处的人，随手抓起地上坚硬的东西，像雨点一样的向他丢过去，当他被拖到监狱时，早已奄奄一息，两天以后就断气死了！

这样英勇的榜样，立刻发生了示范的作用，鼓舞了被捕的教友们，向他们的主教看齐。有一些教友，开始的时候贪生怕死，背叛了信仰，看到主教的受刑去逝，终于天良发现、悔恨交加，恢复信心后，重新投入圣教会的怀抱，公然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好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场面啊！

烈士们带着轻松的步伐，愉快的笑容，大踏步地向刑场进发，他们所带的链铐刑具，被看成是最为贵重的装饰品，使他们爱不释手，有的甚至身上散发出芬芳的香味，他们受了各式各样的刑罚，就好像是万紫千红的鲜花，编织成了艳丽的花环，呈献给上主天主。除了鞭打而死，钉十字架、杀头、喂野兽的死刑之外，还发明了更残酷的刑罚，像把铁椅烧得透红，命令教友坐上去，皮肉烤炙发出油脂的味道，满场都能闻得到。他们把那位名叫白朗蒂诺的女奴悬在刑场的中央，如同钉在十字架上一样，而她却大声祈祷，以壮大一齐受刑的同伴们的勇气。

五十多名教友都断了气，只剩下年青的白朗蒂诺和一个 15 岁的少年名叫本地克斯的，野兽们大概是吃人肉吃得太饱了，都不去动白朗蒂诺，白朗蒂诺和本地克斯好几次押往执行地点陪斩，为的是让他们看着别人被处死的情形是多么的可怕，希望他们能回心转意向邪神献祭，然而任凭官厅如何的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两个人始终坚定不移，不肯背叛信仰，白朗蒂诺有如一位大义凛然的母亲，鼓励本地克斯忍受苦刑，宁死不屈，她自己饱受笞刑、炮烙之苦，仍旧没有死，行刑者把她放在网子里丢给野牛，野牛把他抛到空中，丢下来，她晕了过去，但是仍然没有气绝，最后她的头颅被割了下来，在场的人都公认，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脆弱的女子熬受如此之重且多的酷刑。

这一切结束后，还暴尸六天，任人凌辱诅咒，然后还把这些殉道者的尸体用火烧毁，最后将骨灰投到隆河中，让河水冲走，不留下任何的痕迹，他们还讥讽着说：“我们倒要看看他们的天主还如何使他们复活起来。”

### 2.5.5 殉道圣女则济利亚

缅怀安提约基亚的殉道主教圣依纳爵，以及士米纳的鲍利加布主教，他们壮烈成仁为主牺牲殉道的英烈事迹；也讲到了现在的法国，就是当时称为高卢的这个地方，看到其中最为活跃的里昂信友团体；公元 177 年，九十高龄的保丹主教以及五十多位教友先后被不同的残

酷刑罚处死；女奴白朗蒂诺和年仅 15 岁的少年本地克斯，也以英勇慷慨的表现为主基督的名而在酷刑之下走上殉道之路。今天的朝圣之途，我们将从高卢的里昂教区回到罗马，我们要带领各位到一位殉道圣女，则济利亚的旧地参观，同时为各位讲述她的英勇事迹。

麦克奥里略皇帝在位的最后几年，当高卢的教难刚刚停止，多难的教会又在罗马遭到了打击，当时的罗马帝国也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在大不列颠、莱茵河、多瑙河和亚美利加这些地方，在军事方面失去优势，国内又有疫病盛行，军人叛变，为了移转人民的注意力，掩饰帝国千疮百孔的局势，自然又拿基督徒来开刀了。

圣女则济利亚，她是在公元 178 年到 180 年间殉道的，也就是我国东汉灵帝在位期间。她出身贵族，她的家族是罗马最高贵、最古老的一个家族，也就是则济利亚大家族。在罗马的共和国时代，则济利亚家族的人，位高爵显，在维爱斯和迦太基战役中，屡次的立下了汗马之功，是罗马人所崇拜的民族英雄，则济利亚家族的妇女，在当时妇女社会中，以贤德著称，也许您会问，系出名门的则济利亚怎么会信奉了基督的教会呢？相传呢，是她的一位信仰基督的奶娘把基督的教义传给了她。安东尼皇帝在位的时候，殉道烈士当中，不就是有两位也是贵族妇女，圣女伯拉赛特和圣女普登西爱纳。则济利亚虽然在锦衣丰食、养尊处优的生活下长大，但是却能够不忘勤修苦行，古老的传记中这样说：则济利亚“在她所穿的锦绣衣服里面，带着用马尾制成的苦带，到了及笄的年龄，她的父母为她谈好了一门亲事，未来的夫婿也是出身望族，是著名的瓦来里意族的贵公子，家道十分的富裕，这段婚事，在一般人的眼光下，的确是门当户对，珠连璧合，瓦来里意家族的府邸在台伯河的对岸，谁也想不到这座美轮美奂的府邸，竟然成了则济利亚殉道的处所。

则济利亚从小就许愿要守贞事奉天主，她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未婚夫呢？她是因为怕被人出卖，而心里有顾忌吗？或者，这是天主上智的一种措施？隆重的婚礼举行完了，宾客都告辞了，只剩下了两位新人在洞房里，则济利亚向上苍默祷，护佑她身体心灵纯洁无瑕，然后对新郎说：“我有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但是你必须发誓严守秘密。”瓦来里意看见新娘子突然双眉深锁、忧容满面，便一口答应决不泄漏秘密，于是呢，则济利亚就把她守贞不嫁的理由，全盘托出，瓦来里意注意地倾听着，则济利亚把耶稣的事迹、基督圣教的信道也讲给瓦来里意听，没想到耶稣的爱正对他展开了双臂，他也可以成为圣教会的一份子，奇迹也真出现了！瓦来里意听了新娘子的话，就跑到了亚比思大道，去见罗马的主教乌尔班，两脚跪在乌尔班面前，要求加入基督的羊栈，乌尔班给他付了洗。当乌尔班口中诵念着付洗经文的时候，瓦来里意在神视中，看见一个头上戴着金冠的老翁，递给他一卷书，书的第一面写着：“一个真主、一个信仰、一个洗礼。”天主俯允了则济利亚的祈祷。

不久瓦来里意的胞弟，弟伯尔斯来探望兄嫂，一进门鼻子就闻到兄嫂的房间里，传来了一阵特异的香味，又看到他们的行动，听到他们话的口气，都和以前不一样了，不由得感到惊奇，他们对弟伯尔斯说：“这是肉眼看不到的玫瑰和百合花发出来的香气”，接着，则济利亚也把圣教会的道理讲给他听，奇迹又再度重演，弟伯尔斯很兴奋的对嫂子则济利亚说：“主的天使借着你的口说了话！”他也跑到乌尔班主教那儿要求领洗。

领洗以后的两兄弟，全力宣扬，并且维护圣教会，他们在自己的花园里营建陵墓，用来安葬殉道的烈士们，又在家里举行宗教仪式，不久他们的活动开始受到了仇教分子的注意，将他们扭送官厅，依法审讯，法官看到他们兄弟俩是贵族子弟，原想网开一面，法外施恩，法庭开出来的条件却是让他们兄弟俩背弃基督圣教，可是兄弟俩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甘心情愿杀身成仁、舍生证道，他们俩大无畏的精神，感动了在旁边的一个差役，这个差役也追随了他们的榜样信奉了基督，于是由差役一变而成了死囚，三个人同时被押上了刑场，瓦来里意兄弟俩死于刀枪之下，这位差役呢，则被用皮鞭抽打而死。

则济利亚开始度童贞寡妇的生活，她把三位殉道者的遗体迎回安葬，她的信德反而比以前更加的坚固，她不久也被逮捕了，在法庭里公开了认自己的信仰，她说：“我们决不否认

天主的圣名，我们绝不能这样，我们宁愿为争取至高的自由而丧生，绝不忍辱偷生。”则济利亚丝毫不畏惧法官，她以嘲笑的口气说：“你们所崇拜的不是泥塑木雕的偶像吗？”法官无言可对，下令将她处死，他们起初采用对待贵族妇女的那种死刑，那就是把她关在一间密不通风，烧得滚热的浴室里面，让她窒息而死，可是过了一天一夜，打开浴室的门，则济利亚竟然安然无恙！她正在祈祷，于是又改用斩首的酷刑，刽子手连砍了三刀，还没能将颈骨切断，按照当时罗马的法律，斩刑最多只许砍三刀，这时候的则济利亚躺在地上，满身是血，但却气息尚存，凭他那股坚强的意志力，竟还有力量劝慰在场的人，这是多么悲壮动人的一幕啊！

这段故事告诉我们，守贞女子的优越地位，她们虽然并不生男育女，却生了许多超性的儿女，奉献给天主，这种使命感，基本上就推翻了罗马人对妇女的观念，罗马人认为女子是种族繁衍的工具，则济利亚的守贞，大大的提高了妇女的地位。

则济利亚的殉难事迹，固然深动感人，但是我们更爱读一段平铺直叙平凡无奇的故事，描述的文体十分的简洁，几乎是官厅的纪录或报告，这件殉难的事件，发生在非洲北岸的迦太基，发生的时间是在公元 190 年左右科摩德皇帝在位的初年，也就是东汉献帝的初平年间。迦太基是靠海的商港，是突尼西亚的商业中心，福音很早就传到了这里，公元 130 年左右，也就是东汉顺帝在位的初年，我们确实知道已经流传到北非，因为殉教的悲剧是在努米底亚的一个小村庄西里发生的。

#### 2.5.6 西里村的殉道者

西里村有 12 位信徒被人告发而被官厅所逮捕，其中有五位还是妇女呢！被解送到迦太基来受审。我们现在对当时审判的纪录，不加增删一句话或一个字，也不加上任何的注解，直接的述说，为了让我们知道信德能在一个人的心灵深处产生多么大的勇气和圣化的作用啊！

当时的审判纪录如下：

7 月 17 日，斯贝拉杜、纳匝禄、西蒂纽、杜那达、塞康达和范斯蒂亚等人在法庭受审。总督说：“你们如果能回心转意，皇帝可以开恩宽恕你们。”

斯贝拉杜说：“既使在别人虐待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是以德报怨，为他们祝福，我们是奉公守法的良民。”

总督说：“不错！但我们有国教，你们必须信奉国教。”

斯贝拉杜说：“请你听我说，我告诉您一个极为简单的奥理。”

总督说：“我不要听你的话，你还是宣誓皇帝是神吧！”

斯贝拉杜说：“世界上没有一个皇帝是神，我只钦崇无形无像，肉眼不能看见的天主，我绝不偷窃，也不抢劫，我还按期线纳国税。”

总督转身对别的被告说：“你们赶快放弃这些信仰吧！你们不要像他一样发疯。”

西蒂纽说：“除了我们的天主以外，我们不敬畏任何人。”

杜那达说：“我们按照凯撒应有的地位尊重他，然而我们所惊畏的只有天主。”

范斯蒂亚说：“我是一个女教友。”

塞康达说：“我也是个女教友，而且我要永远做教友。”

总督又对斯贝拉杜说：“你坚持主张信奉基督的宗教吗？”

斯贝拉杜回答说：“我是教友。”

这时全体被告都异口同声的宣称自己是教友。

总督再问：“你们还要考虑一下吗？”

斯贝拉杜回说：“我们的决定是明智的，我们不必再考虑了！”

总督接着又问：“你们这盒子里面是什么东西？”

斯贝拉杜说：“圣书！还有贤人保禄的书信。”

总督说：“我给你们 30 天的期限，你们从长考虑吧！”

斯贝拉杜说：“我是教友。”

众人都做了同样的表示。

总督宣读判词：“斯贝拉杜、纳匝禄、西蒂纽、杜那达、范斯帝亚、塞康达和其余的被告，承认信仰基督教，本人一再劝说，他们仍坚持拒绝，特宣判他们处死刑。”

斯贝拉杜说：“我们感谢天主！”

纳匝禄也说：“今天，我们将因殉教而入天国。”

总督命传令官宣布：“将斯贝拉杜等 12 人处死。”

众被告一致宣称：“感谢天主”

就这样，他们都获得了殉教者的荣冠，他们在天国与圣父、圣子、圣神在一齐，于永世之世，阿们！公元第二世纪，罗马帝国各地的教难，只能代表性的选出几个地方或几位比较有影响力、也比较著名的殉教圣人的事迹。

## 2.6 公元第三世纪的罗马

在公元 178 年到 180 年之间，马克奥里略在位的最后几年，罗马贵族家庭出身的圣女则济利亚的夫家瓦来里意家族的府邸，则济利亚在奶妈及女奴的教导下领洗奉教，并且许愿守贞，结婚以后，向他门当户对的夫婿瓦来里意透露守贞的心愿，并还向瓦来里意讲述耶稣的生平事迹以及教会的道理，瓦来里意就在当时罗马的主教乌尔班的手中受洗，然后又把耶稣基督介绍给胞弟弟伯尔斯，弟伯尔斯也在乌尔班主教中领了洗，不久以后，他们在自己花园里营建陵墓安葬殉道烈士，以及举宗教仪式的行动，被仇教者告发，被捕受审死于刀枪之下，则济利亚，这位被后世封为“音乐主保”的殉道圣女则被判窒息而死，但 24 小时后，却安然无恙的在密室中祈祷，又再改判斩首之刑，刽子手连砍了三刀，颈项仍然没砍断，则济利亚虽然全身鲜血淋漓，她还鼓足余力劝慰四周的人；此外，我们也提到在公元 190 年，北非迦太基城 12 名信徒被逮，在总督面前无恐无惧地接受审判，接受了死刑，为了这死刑，他们还异口同声的宣扬赞美天主！

第二世纪的时光渐渐过去，下面走进公元第三世纪，也就是东汉献帝“建安”年间到西晋惠帝在位的一段时间。第二世纪是罗马帝国的极盛时代，但也早已埋下了衰颓的种子，这些衰颓的种子，便在第三世纪逐渐萌芽，社会逐渐失去了平衡，帝国的势力也逐渐衰弱，家庭制度日趋瓦解，伦理、风俗日益败坏，于是争夺王位的野心者屡次兴起内战。高摩德皇帝的被杀，结束了安东尼皇朝；柏尔帝纳在位仅仅只有 87 天，就被卫兵刺死；经过几个月的内战，一个从非洲来的皇位觊觎者，以残酷的武力恢复了罗马帝国的秩序，创立了一个新的皇朝，史学家称它为“塞弗禄皇朝”。

这个事件暴露了罗马帝国制度上的严重危机，帝国是由暴力统治的，在罗马帝国，皇帝掌握着全部的权力，但是谁赋予他大权独揽的？是元老吗？元老院早已无能为力了！是人民吗？人民的发言权也被剥夺了两个世纪了，所以皇帝的权力，是完全建立在由军队代所代表的暴力上面。

在整个第三世纪中，可以说罗马是处于军人专政的状态，皇帝的废立由军队来决定。军队则是因贿赂、嫉妒、恐惧、讨厌纪律等奇奇怪怪原因的，而拥立或推翻某个皇帝。因此统治着西方的罗马政权，事实上是一种盲目的，无法控制的力量，这个力量又纯粹是由卑鄙的利欲观念所支配着。而军队呢！它已经不是由罗马人民所组成的了。罗马人，对兵役已经不感兴趣，只是一些军官还是罗马人。在义大利的本土所征募到的军人越来越少，而在其他各省区募集的士兵却越来越多，这些士兵大部份出身外族，例如日尔曼人、叙利亚人、阿拉伯人

等，他们被罗马军队征募，替罗马人驻守各地边防地区。而到了第三世纪的末期，整个罗马军都属于这个类型，这些招雇而来的人，根本就不认识罗马的传统精神，只知道服从地方上的军事长官，所以长官如果揭起反对某个领袖的旗帜时，兵士们就一致附和，权力一落在军队的手上，罗马传统的军队制度本身就瓦解了！这一切便形成了由下层开始的革命。

塞普丁·塞弗禄执政期间，也就是公元 193 年到 211 年，东汉献帝初平四年到建安 16 年时，他力图挽回，想要恢复帝国旧日的声望，他去逝后，罗马又陷入紊乱的局面，短短 24 年之内，换了四个皇帝，塞弗禄的儿子被军人杀死、篡位者马克里努斯作了 5 个月的皇帝被废、新君埃拉加巴在位四年，也死于非命、最后，第四个皇帝因想要推行改革，触怒了军队，终究被杀而死。公元 235 年到 268 年当中，就是中国的三国时代，罗马帝国可以说是处于无政府的状态，这一段时间中，形形色色想像不到的人都会登上皇位，例如出身哥德族的马希米努斯，他的身高有两公尺 40 公分，有如鹤立鸡群，每天喝酒 25 公升，一脚能踩伤一只马腿，他也不会说拉丁话。不过在罗马这些短命的主人中，也有几个却是有才能的，也想要力图收拾残局、重振旧日帝国的声威，他们却都死于非，在战斗中、在骚乱中、在阴谋中，被人杀害。

在那段时期，一切自然因素似乎都联合起来将西方世界投入恐怖和混乱中，第三世纪五十年代，地中海一带发生地震，地震之后又发生海啸，意大利和北非饱受伤害，驻守边境的军队，虽然拥有坚固的堡垒，但边防在各方面已发生分裂，那时候，虽然蛮族入侵，但并不是成千成万的侵入罗马的国境，而是一种半和平半暴力式的渗透进来。莱茵河、多瑙河边境不断受到攻击，而在遥远的草原深处，日尔曼人受到来自亚洲的人向西迁移的影响，往地中海方面突进，有时冲入边界，袭击罗马省区，例如公元 258 年，曹魏的甘露三年，法兰克人侵入了高卢和西班牙，一直达到非洲西北部，而在东方的波斯人，也力图收复旧日的领土，在东方也在进行着战争，造成罗马帝国处于腹背受敌，疲于奔命的局面，一面要在莱茵河、多瑙河应付日尔曼人的侵略；一面又得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抵抗波斯人，这些可怕的变动，当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也引起严重的后果。其实呢！自从罗马帝国发动扩充领土的战争以来，它的生活程度已超过了本身所能供应的能力，罗马军队在占领的地区掠夺财富已消耗殆尽，征服领土的战争一结束，就陷入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的危机又导致到了货币的贬值、物价飞涨、投机分子兴风作浪操纵取利，整个经济制度，已经是混乱不堪的局面。罗马帝国虽然即将达到灭亡的程度，不过在公元 268 年，也就中国西晋武帝即位初年，在伊利利安皇朝统治之下，却使灭亡延缓了 70 年。

政治、经济的危机，不过是罗马整个社会制度衰败的反映，从第三世纪开始，罗马帝国的破隙逐渐扩大加深，帝国的组织受到慢性的消蚀和破坏，伦理道德也不存在了，金钱至上，成了帝国的真正统治者，最基本的家庭伦理都被打倒了。而破坏道德伦理的是宫廷，上行下效，一唱百和，离婚姘居成了司空见惯的事，罗马的社会活力也在消耗步向枯竭，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观察罗马社会，都有一种衰败的印象，这个社会已不知自己应往何处去，只是盲目的向前走。许多人对于这种苦闷的局面感到不安、烦恼，它不再像奥古斯都时代那样，企图在本身的传统中觅取希望，而是将它的目光移往近东。近东的文化开始侵入古老的罗马，拉丁人的心灵完全浸沉在近东的潮流，这种仿效外国的作风，越来越严重，不仅在伦理和宗教方面，甚至在政治组织方面，罗马也效法波斯。面对着组织严密繁琐强大的波斯帝国，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已破产的古罗马帝国，产生了自卑的心理，波斯的文化成了罗马人崇拜景仰的对象，戴克里先在第三世纪末期，便处处仿效波斯社会的统治方式，连宫廷礼仪也不例外了。

这种混乱激动的情况，在宗教方面也达到了顶点。罗马人对现世的一切感到失望，便自然地想从宗教方面获得答案，罗马当局，从皇帝起直到最低级的官吏，继续奉行国教的仪式，崇拜国教的神，同时近东的“泛神主义”不断打入罗马社会，近东各种宗教派系的神，都各有其崇拜者，此外，一切迷信、巫术、星相术像雨后的春笋，流行各处，当时罗马人对宗教

问题所采的态度，可以拿塞普丁·塞弗禄皇帝的例子做个说明。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军人，但他除了崇拜罗马国教的神以外，同时还崇拜希腊的“力神”和“酒神”，他加入希腊的神秘宗教，把迦太基的“天后神”带到了罗马，他也信仰埃及的“塞拉比神”，在叙利亚重修了“日神”的神庙，他还迷信星相术，他的妻子、小姨子、内侄女都是“日神”的司祭。这种重矛盾、混乱的宗教信仰，可以归纳为四大类。

第一种是星相术，它发源于近东的美索不达米亚，对于不可知的未来以及心中的愿望，都是从星相术中去求取满足，当时的罗马帝国，除了基督徒以外，几乎都相信从波斯传入的星相术。第二种是太阳教，当罗马军队在亚洲各国驻军之后，波斯的太阳教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袄教”，就开始打入罗马军队，军队再将这种宗教传到帝国全境，太阳教在罗马获得迅速的成功，太阳神的神庙也在各地相继设立，仅仅在罗马城内的太阳神庙就有 60 座。第三种是新柏拉图主义，塞弗禄皇朝时，阿茂尼·撒加斯在近东的亚历山大城，设立了一个哲学学校，这学校立刻获得了广大的支持和声望，人们称这批学者们为“新柏拉图派”，顾名思义，似乎是一种哲学，但同时也是种宗教，也可以说是一种有宗教性的哲学，这一派并不排斥偶像崇拜，他们尊敬外教的神，把偶像崇拜的理论加以整理，给予新的解释，利用斯多噶学派、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的学说来复兴偶像派。第四种是综合教派，星相术、太阳教、新柏拉图主义在当时的罗马社会，并非彼此隔离对立的，三者综合后，形成了一种所谓的综合教派，这个衰败了的罗马社会，不肯接受固定的教义，宁愿接受武断的、混杂的、混合的宗教，其次呢，将各民族的信仰混合为一体，在政治方面是有利的，皇帝可以利用这种方法，来确保领土的统一，所以呢，在这三世纪，大多数罗马皇帝都热烈拥护“综合教派”。

罗马社会在第三世纪中，所表现的宗教情形，便是这种状况，以前所提到的关于崇拜偶像所表现的特征，是越来越有力了。精神上的苦闷，以及对于真理的不安的追求，越来越敏锐，但是却无法得到满足，对圣教会的前途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这些宗教形式，教会是抱持着对相反的立场，但却在不知不觉之中为教会开辟了新的道路，他们将一些诚实的心灵推向更灵性、更人道的、更完全及更令人得到安慰的教义，为挽救整个罗马古老世界的危机，就只有接受福音，信从主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希望了。

## 2.7 第三世纪教会扩展的情形

上一节介绍的是公元第三世纪，罗马帝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各方面的概略情形，接下来是圣教会在第三世纪扩展的概况。

罗马帝国日趋衰败了，而天主教的地位呢，则是一天比一天巩固，那个时候，圣教会呢，已经脱离了过去那种秘密活动的阶段，公开的展开宣传，在帝国的各个领域发展著，它採用了稳扎稳打的战略，一方面进行巩固已得的胜利，一方面以大无畏的精神向前迈进。圣教会在第三世纪的活动范围，已经扩展到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传教人员循著公路、河道出发，在任何偏远地区都有他们的踪迹。

近东，尤其是已被希腊文化所同化后的近东，仍然是十字架的主要据点，像小亚细亚、希腊沿海各地、马其顿、以及亚历山大大帝以及他的继任者在埃及所管辖的区域，在沿海的城市包括叙利亚的泰尔和贝鲁特，教务都很发达。在叙利亚北部，安提约基亚仍然是基督徒的中心。公元 200 年左右，东汉献帝的建安年间，奥斯罗恩的国王阿布加九世领洗入教，奥斯罗恩的首都以得撒，成了传扬福音的中心。前往亚美尼亚和伊朗等国的传教者就是从以得撒出发的。在第三世纪，福音光照了整个小亚细亚。亚历山大的得尼曾这样说：“俾斯尼亚，成了教友最多的地区，在卡巴多西亚、在本都，十字架稳固的树立起来了。”这些地方都在现在的土耳其境内。

现在的希腊半岛上，教会的发展在最初的两个世纪时突飞猛进，而到了第三世纪，教会似乎发展得较为缓慢，基督徒在这个时期却在多瑙河流域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都有圣人及殉道者被载入教会的历史中。在义大利，圣教会不断地而且迅速地发展著，这一点可以由义大利主教区的数目获得证明。公元 190 年，是东汉献帝初年，义大利的全境，从阿尔卑斯山到西西里岛，只有罗马、米兰、拉温那三个主教区，到了公元 251 年，也就是两国分立时，在“高尔内略”教宗的主持下，义大利已有 60 位主教在罗马举行教务会议，罗马的信徒人数一天一天的增加，为了适应教务的需要，罗马附近的奥斯提阿，亚尔巴诺，底部尔不久都设了主教，第三世纪末，西晋惠帝时，那不勒斯也设置了主教。

在高卢，教务的活动状况也是相当惊人，刚开始的时候，福音的宣传，只限于隆河盆地一带，不久以后，就普及到全国各地。公元 177 年里昂的主教保丹，以及女奴白朗蒂诺等五十多名基督徒在教难中牺牲以后，继任的主教圣依肋内全力发展教务，里昂北部的许多城市和村庄都接受了福音的真光。根据圣额我略的记载，公元 250 年左右，有七位主教来到高卢，第三世纪的高卢划分为 12 个教区，在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见十字架，在西班牙共有 35 位主教，在非洲共有 90 位，更令人惊奇的是，基督圣教，超越了罗马帝国的境界，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等地也发现了传教士的踪迹；印度和爱底屋比亚附近，都有传教士经过；非洲高原的诺米德人、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大不列颠人、甚至日尔曼人和哥德人，都有人听到了福音的真道，有些时候，这些种子并没有当下立刻开花结果，但已经扎下了坚固的根子。

我们不仅从地域方面谈到圣教会的发展，也愿意同时来看它深入的程度。这种扩展的程度，虽然不是一致的，但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首先接受福音光照的以城市人居多数，乡村的居民，不久之后也纷纷加入，若以阶级成分来看的话，当然，基督徒绝大多数是平民，塞尔斯就曾经用这两句话讽刺基督徒：“粗鲁、愚笨没有才能的人，都来加入基督徒的队伍吧！”然而，基督下本身绝不以出身贫贱认为是可耻的事。戴尔都良却以这样的口气写过文章：“这篇文章是写给你们这些朴实的基督徒看的。”奥利振也承认大部份的基督徒是工人、纺织工人、制毛布的工人、鞋匠之类的人。而对上层阶级传扬福音的工作，圣教会从一开始，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在罗马社会的上层贵族阶级当中，包括皇帝周围的贵族在内，教友的数目越来越多。塞弗禄皇帝的家中，有不少的教友，例如塞弗禄皇帝的御医、皇子们的老师、太傅都是基督徒，他的亲族当中也有许多基督徒，到了腓力当皇帝时，罗马的总督埃密利安便是基督徒，我们可以说，信仰基督的人，并不只以平民为限，基督徒当中，也有富人、官吏、律师、资产阶级、养老院的元老。这些上层社会的基督徒，绝不沾染罗马上层社会的腐败风气，他们的生活都很严肃，修德行善，并且也和出身平民的基督徒保持著密切的连系。

总而言之，圣教会的因素，在社会各阶层发生了强烈的酵母作用，从博学的学者起，直到目不识丁的佣工，每个人都在自己环境中发出光辉，至于信友们的人数有多少呢？当时并没有正式的统计，不过，根据一些遗留下来的文献，我们大约可以知道，在第三世纪的中期，罗马的教友人数应该在四万到五万人之间，在迦太基和亚历山大城，教友的人数大概和罗马相等，在小亚细亚，教友的人数就比较的多了，有些地方占了当地人口的半数，甚至全村都是教友。戴尔都良曾经这样描述说：“假如我们要采取报复行动的话，我们会缺少人吗？你们这些外教人所有的城市、岛屿、堡垒、自治市、村镇、乡村、养老院、议会都有我们基督徒存在，只有你们的神庙里，找不到基督徒的踪迹。”这几句话，听起来虽不免带著夸大的成份，但是由此也可以证明，无论在人数上、在社会上、在政治上，圣教会已经是一个不能轻视的力量了。

圣教会在第三世纪，固然有辉煌的成就，但是他遭遇的困难，也绝不容我们忽视，也只有靠著超性智慧的领导，伯多禄的渔船才能战胜困难，破浪前进。教会遭遇的困难原因很多，有的是属于教义道理方面的、有的是管理政策方面的、有的，则又属于心理方面的。规模比



较小的团体，比较容易管理，教务越发达，教友人数越多，管理上也就越不容易了，磨擦和冲突，事实上势所难免。公元第三世纪的冲突和磨擦可分为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在大众的信仰和学者的神学之间产生了不协调的现象，一部份信友认为，只要爱天主就够了，他们所信的道理是很简单的，另有一部份信友希望对教义作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希望能获得高深理论上的满足，第二方面，教会中有了地区分裂的威胁，例如在非洲的一些地区的教会，对罗马的最高统治权，发生过反抗的现象，此外拉丁文学、叙利亚文学、埃及文学的发展，渐渐的代替了希腊式礼仪的领导地位。

关于伦理原则上适用的尺度，也发生了争执，一部份人是极端派主张一切从严，另一部份是温和派，拥护较为宽大的政策，这两派的人相互敌对，有时候竟然酿成不幸的悲剧。那时候最容易引起两派人争执的问题是，教难时期背教的人，他们的罪能否赦免？经过了相当时期的补赎，他们能否恢复教籍？异端份子归正了圣教会，那么他以前所受的洗礼是否有效呢？应不应该再给他重新付洗呢？而第二世纪的种种异端思想继续的骚扰著，它们的残余毒素还没有肃清，新的异端又在各地涌现，它们的姿态竟是不肯公然的挂起端的标记，表面上算是教会的正统份子，在暗中呢？随便的、任意的篡改教义和道理，最被曲解的是天主圣三的道理。有的否认耶稣基督是实有的，有的又妄称天主只有一个位，没有三个位，有的，则否认耶稣的天主性。

随著教务的发展，教友的成分比以前来得复杂，良莠不齐，一部份教友犯罪作恶，玷辱了教会，这是第三世纪教会的黑暗面。教会在本质上固然是神圣的，它的组成份子究竟是凡人，因此不可能完全不受罗马社会腐化因素的影响。教会虽然有少部份的败类，但绝大多数都是模范教友。第二世纪的圣教会，和以前第二世纪的教会同样的纯正、虔诚，教友们唯一的目的，是和唯一可爱的天主结合，这种爱推动了像格肋孟、奥利振、希坡利特这些博学的学者们，更深刻地研究有关天主的一切，这种爱也表现在普通教徒的生活中，信友们对福音的每一个细节，都不厌其详的逐字、逐句的推敲，借以满足好奇心。另外，第三世纪最为重要的见证，是信友们血的见证，我们必须指出，第三世纪的教会，虽有某些因著人性而来的缺憾，但也无比英勇地抵抗迫害，圣教会献出了无数子女的头颅，为真理作了见证。

## 2.8 第三世纪教难的原因及事迹

### 2.8.1 第三世纪情形概括

第三世纪圣教会扩展的情形，同时在教会内的冲突、磨擦的种种问题，但当教难来临，信仰受考验的时候，又彼此互相了解、和衷共济。教友们的成份虽然良莠不齐，带有人性弱点的凡人组成的圣教会，在天主亲自领导下，通过每一个历史阶段考验，向前迈进。在第三世纪将要看到教难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凶暴残酷的第三世纪教难的原因，以及殉教烈士们的英勇事迹。

在整个第三世纪，迫害一直威胁著基督徒，这一百年的迫害比起第一、第二世纪来，显得更为凶暴、更为残酷，当罗马刽子手休息的候，基督的活力就消为松懈，但是，教难再度爆发，人们面临抉择，必须表明态度的时候呢！信友们又毫不犹豫地，宁愿牺牲性命而不肯背弃信仰。

殉教是观察教会的一面镜子，一切分裂、一切争执，到了信仰受到考验的时候，就云消雾散了，对立的双方，尽管在教义上、在教会纪律管理的问题上，激烈争辩，但到了紧要的殉教关头时，便相互和解了。希波利特曾经反对过三位教宗，但在他致命之前向教宗蓬西安表示服从，他们两人的尸体，同时由撒丁岛运回，一起受到对殉道者的敬礼；奥利振老年时，在巴勒斯坦为了信仰受到剧烈的磨难，在那段时间，他曾写信给亚历山大的得尼主教，讨论

殉教的问题，从书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到了死亡的关头，亚历山大和耶路撒冷两地的教会人士，都能和衷共济。圣奥斯定说：“假如在这个多产的葡萄藤上，应该砍去无用的枝条，圣父已经负责做了，用圣子的死亡涤清了一切。”他的这两句不朽的名言，正适用于当时的整个圣教会。

在某些范围内，第三世纪的教会和罗马社会的相互接近，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他们之间，基本上是对立的。一般群众对教会的仇视心理，骨子里也没改变，群众反对基督徒及圣教会的态度仍旧存在，对基督徒的暴动随时爆发着，在北非、埃及、罗马都有暴动发生，甚至比暴动更危险的是，教外人对圣教会展开了思想战。

有些外教人已经深深明白，这个基督宗教对罗马帝国的威胁，他们已不像第二世纪那样的责怪基督徒脱离群众，诬告基督徒蔑视罗马社会的法律、风俗和文化，他们充分认识古罗马社会和教会之间，正进行着一个有决定性的战斗。

罗马古老文化与基督徒的对立，究竟是怎样的呢？它不是一种法律方面的对立，因为教友一直都遵守着，宗徒传下来的爱国和守法的命令，他们都是奉公守法的善良公民，基督徒并不对罗马社会的一切措施都加以反对，他们认为，罗马安定的秩序、严密的行政组织，这些对于传教是有利的。他们所反对的是，罗马政府所推行的迷信、罗马政府所崇拜的国教神祇、他们所反对的是，罗马社会的不公平、罗马官吏及上层社会的腐化生活。

当然，罗马当局对于基督徒的这种思想和态度，绝对不肯容忍，因此，罗马的仇教政策，含有浓厚的政治因素。当罗马当局一旦认出了两者之间的对立根本无法调和时，便集中火力，以全部力量来打击这个令他们畏惧的敌人了。

第三世纪的罗马帝国恍如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有时在半昏迷的状态中，有时又神智清醒、强图挣扎，所以第三世纪的迫害是断断续续的，局势时而紧张、时而松弛。公元第三世纪的初期，教会大约享受了 15 年的和平，各地当局对圣教会采取不干涉政策，安东尼皇朝的最后一个皇帝，高摩德皇帝，对基督徒极端的宽大，甚至特赦了服苦役的基督徒，高摩德死后，政局混乱，想要争夺皇位的野心分子，没有时间和精力对圣教会发动严厉的斗争。教会便利用这段短短时间的安定，治疗自己的创伤，充实自己的力量。塞弗禄皇帝即位以后的最初几年，情势也还算平静，有时偶然有一些仇教事件，基督徒被人检举，罗马当局仍然根据图拉真皇帝的诏令，将基督徒判处死刑，皇帝本人并没有参加这些迫害的行为，反而出面干涉，事情因而就不了了之了。不料到了公元 200 年，皇帝的态度，忽然的转变了，教会开始遭到空前严峻的迫害。

塞弗禄皇帝本人是一个不择手段的小人，为了打击政敌，不惜采取诡计阴谋和暴力，他改变对待教会的政策，原因究竟为何？我们无法稽考。塞弗禄皇帝迫害圣教会的诏书令，大概在公元 200 年之间颁发的，这个诏令并不能算是一个正式的法令，而只是一个指令而已。这项指示，对圣教会的打击是极为严重的，过去教会每天吸收许多新的分子，如今，入教是有罪的，劝人入教的也是有罪的，教会也就无法公开的传教了，好在打击的对象仅限于新入教的和劝人入教的教友，塞弗禄皇帝的指令，创立了一种新的法律程序，过去，政府采取不告不理的原则，教徒必须有人检举，才加以审理征罚，图拉真皇帝的诏令明白的规定，不可追索基督徒，而现在，根据新的指令，官吏应该负责去搜捕入教者和劝人入教的教友，不必等待群众的告发检举。这么一来，搜捕教友就成了一种有计划的行动，教徒所受的苦难是残酷的，所幸的是，这种恐怖行动是短时期的，教会尚有可以喘息的机会，过了一个时期，教难又再度爆发。在第三世纪，这样断断续续的教难，一直困扰着圣教会，教友们发挥了英勇的精神，以忍耐战胜暴力。

塞弗禄皇帝对基督徒的迫害固然是残酷的，比以往各次的迫害更为广泛、更为有组织，但是并不是全面性的，并不以全体基督徒为对象，在以后的三、四十年，罗马并没有采取全面性的迫害，而是镇压和宽大的政策互相交替，可以这么说，罗马当局对教会所采取的态度

还不确定。

### 2.8.2 伯尔伯多亚的殉道

公元第三世纪教会内的黑暗面，也在公元 202 年目睹了北非迦太基一场空前悲壮的大教难，两位年青的妇女伯尔伯都亚、菲力齐大及几位年青人，在各种屈辱和惨烈的竞技场中被野兽撕碎咬烂、被刽子手用剑砍死那种悲壮激昂的殉道，真是惊天动地！难怪《殉道者大事录》的编者说：“你们这些亲眼见到这些事的人，你们要纪念主的荣耀，你们这些读或听到这段传记的人，将与诸位殉道者通功，并与主耶稣通功，荣耀归于主基督耶稣！”我相信，知道以上事情的人，一定深受感动久久不能自己，从心中发出浩叹，那份由衷钦佩的情怀不禁油然而生。

这是圣教会以鲜血写成的一页光荣历史，大多已经失传了。根据圣希玻利特的记述，我们因而能够知道，罗马有大批教友为真理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考古学家发掘出罗马的地窖时，发现加利斯多地窖，在公元第三世纪增建了许多的秘密通道，就是为给在紧急状况下，教友们避难逃生用的。亚历山大城的教理学校被迫关闭，许多新教友甚至是望教友都被判了死刑，年青的波达米安和她的母亲一齐被丢进了大铁锅里，大铁锅里是烧得滚热的沥青。在小亚细亚、卡帕多西亚的总督，因为自己的妻子皈依圣教会而大为愤怒，疯狂的迫害教友，在高卢，教难非常惨烈，遇难的有里昂的主教圣依肋内、圣安底奥、埃比多、马尔塞、瓦伦定、幸福林。非洲各地，教难的时期虽然很短，其惨烈的程度，绝非笔墨所能描述，在这些殉道烈士中，最为杰出的是菲力齐大和伯尔伯多亚两位圣妇。伯尔伯多亚她出身贵族，是迦太基南部地方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结婚生子，度着幸福的家庭生活，教难爆发，迫害来临时，伯尔伯多亚和许多男女教友被逮，她和她的两位女仆菲力齐大、莱渥加多锁在同一个牢房中，同时被捕的还有两个青年，不久担任教导她们要理的撒都鲁也被捕了！负责执行仇教命令的是非洲的代理总督希拉利亚，为了能递补总督的实缺，他特别的卖力，而基督徒所遭到的待遇也就更加的残酷。

伯尔伯多亚于公元 202 年的秋天，被解送到迦太基监狱听候判决。在迦太基监狱中生活惨苦，黑暗的斗室中，塞满了人犯，热度和臭气不堪忍受，这对养尊处优、度着贵族生活的伯尔伯多亚更是苦上加苦，后来教会的两位执事，用钱买通狱吏，使犯人的待遇稍为好些。有人把伯尔伯多亚的孩子抱到监狱来，使她们母子重逢，伯尔伯多亚也获得了很大的安慰，她自己形容说，从这时候起监狱已为她变成了宫殿了。物质上的痛苦还算算不得什么，最大的是精神上的苦，伯尔伯多亚看到自己的父亲长途跋涉到监狱来探望爱女，哀求她以骨肉为重，暂时屈服，以保全生命。假若当时您也在现场的话，您必也会感同身受，这是多么痛苦悲惨的事啊！然而伯尔伯多亚有的是勇气，她不惜牺牲一切，牺牲个人的生命，牺牲骨肉亲情，以换取致命的荣冠。在监狱里她的英勇精神，给众人起了示范作用，她和要理老师撒都鲁共同鼓励监狱内的其他囚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伯尔伯多亚和她的同伴们，怀着致命和光荣进入天国的兴奋，和在充满望德的气氛中度过了冬天。第二年春天，总督将伯尔伯多亚提到衙门审问，劝伯尔伯多亚说：“为了顾念老父幼子、保全性命，你背弃信德，祭献吧！”她回答说：“不！我不祭献！你是基督徒吗？我是基督徒。”伯尔伯多亚的老父也在场，他苦苦求爱女背教，总督甚至还用苦刑恐吓，这一切都不能动摇伯尔伯多亚钢铁般的意志，她被判解往竞技场供野兽吞噬。判决宣布后，发生了一件很令人感动的事，那时伯尔伯多亚的女仆菲力齐大，已怀有八个月的身孕，执刑的日子越接近她越焦急，因为法律禁止将怀孕的妇女处死刑，她担忧她的刑期将会延缓，使她不能同狱中的难友们同领受致命的荣冠。她们热切的共同祈祷了三天，求天主为他们解决这个难题，到了晚上，菲力齐大开始阵痛，在生产的过程中，她不停地呻吟，狱卒讥笑她说：“这一点痛苦你都已经吃不消了，那么把你投给野兽，那更该如何？”菲力齐大回答说：“现在的痛苦，是我一个人承受，将来在竞技场上，另有一位将和我在一齐，祂将代我受苦，因为

我是为祂而受苦的啊！”菲力齐大生了一个女婴，被一名妇女领养了。她们凯旋的日子终于来到，这几位殉道的圣人，出了监狱向刑场走去，他们走到刑场门边，监斩官下令给他们穿上邪神司祭的祭服戏弄他们，伯尔伯多亚以异常坚定的口气说：“我们是为保护我们的自由而心甘情愿来到这里，而且正是为拒绝祭神，我们才须牺牲生命，这是我们同你交换的条件。”行刑的时刻一到，首先把莱渥加多和一个年青人投给一只熊和一只豹，任由熊和豹把他们两个人撕碎了、咬烂了，随后又放出一只野猪将另一个年青人撞了几个翻滚，却没有咬他，再放了一只熊，仍然没动静，只好把这年青人活着给提了上来，至于伯尔伯多亚和菲力齐大两位妇女则是被剥光了衣服，用网子罩住放在刑场中央，以便被野牛加以蹂躏，不料观众竟动了羞耻之心，给他们穿上了衣服。伯尔伯多亚先被野牛撞翻抛在空中，她一眼看见自己的长衣被撕破了，于是连忙把服拉紧，盖住自己的腿部，她对羞耻看得比疼痛还重要。然后在地上找到了他的发夹，把散开来的头发整齐的夹起来，他认为殉道者在这个光荣的时刻，不该披头散发一付哀伤的样子，装饰好后又站起来，一眼看见菲力齐大伤势严重卧在地上，便上前去把她扶起来，不料观众的心竟一时软化，使他们从生活之门走出来，那里知道，过不多久，群众又命人把还没死的几个人再度拉到刑场，有的被豹子咬死了，一名刽子手用剑向伯尔伯多亚砍去，但技术太差，砍在她的肩膀上，还是伯尔伯多亚自己捉住剑放在自己的咽喉上，帮助刽子手砍断自己的脖子，她是在公元 203 年殉道的，死的时候只有 22 岁。这一段悲壮的事迹，是一个在场的人所记述的，就让我们怀着悲凄而庄严的心情怀念他们。

### 2.8.3 塞弗禄以后的情形

塞弗禄的儿子加拉卡拉是罗马历史上最凶狠的暴君之一，其残酷的程度不亚于尼禄、道米先、高摩德，然而他对基督徒并不采取严厉的政策，他虽没有撤销塞弗禄颁的仇教指令，但是呢！并不认真执行这个指令，在加拉卡拉当政的时期，只发生过几次地方性的仇教暴动。

加拉卡拉被刺以后，由他的侄子埃拉·加巴拉登基为皇，他荒淫无道，只知道寻欢作乐，对治理国政丝毫不感兴趣。他计划在巴拉丁山上建造一座神殿，将所有宗教的神，也包括基督徒的神在内，供在“日神”的四周，但神殿还来不及建造，就被人推翻了，由亚历山大登基为皇。亚历山大受太后朱莉亚的影响，本身对罗马的传统观念颇为冷淡，因为朱莉亚对圣教会颇有好感，再加上朝臣中，信教的颇不乏人，而不肯对基督徒下毒手。他是综合派的信奉者，与基督徒关系甚为良好，在他当政的时代，基督徒虽然没有法律上的地位，至少他们有权，以他们认为适当的地方钦崇天主。可惜亚历山大在位不久，就被马西米奴推翻了。马西米奴原是一个巴尔干半岛上的牧羊人，身材魁伟、粗暴中还带着狡猾，在军事政变中登上皇位，于是就把罗马帝国当时的政策，作了个 180 度的改变，就因为亚历山大对基督徒采取的是宽大政策，他便选择了恐怖政策，这次的迫害，政治成份多于宗教成份。他在诏令中特别注意教会的领袖人物，在他眼光中认为，使基督的教会解体比消灭教友更为重要。皇帝的诏令是否发生了很大的效力？事实上，那时候帝国的许多地区与中央政府已经脱离关系，有些省区的行政首长视诏令如同空文；在有些省区，官员们还遵奉着皇帝的命令，焚毁教堂、逮捕主教，司祭判处死刑，有时连普通教友也被判死刑；教宗蓬西安和圣希玻利特被放逐到撒丁岛；近东的卡帕多西亚和本都迫害相当惨烈。好在这次教难并不长久，不久因为日尔曼人的入侵，马西米奴全力抵抗外敌，无暇兼顾国内的宗教事件。三年后，马西米奴也被卫兵所杀，仇教政策也就终止了。

腓力登上皇位后，更完全走上与基督徒妥协的路。腓力并没有颁布任何迫害教会的诏令，他和基督徒的关系相当的融洽，待基督非常宽大，但仇教的怒火并未全面平息。腓力在位的最后几个月，亚历山大城又发生了仇教事件，基督徒在街上，甚至在自己的家里受到袭击，被群众用石块打死，基督徒的住屋普遍受到抢劫，而抢劫的人彼此分赃不均互相斗殴，动员了全城的治安人员出来弹压，暴动才告平息。

公元 249 年，代西乌登上罗马帝国的皇位，他出生于多瑙河流域的罗马家庭，他也是原

籍伊利利阿省区的第一个皇帝。伊利利阿省区，比罗马帝国其他省区，更富于军事精神和古罗马人的传统品德。伊利利阿是当时的国防重镇，驻屯在这个省区的军队都得经过严密的挑选才够资格。代西乌是一个因为战功而升任的军官，是古罗马传统的典型代表，他登上皇位以后，就力图恢复旧日罗马的繁盛，国教呢？是他筹划重建的政治制度的一部份，他认为，崇拜罗马的神祇和崇拜皇帝的宗教仪式，就是向国家效忠的表示，拒绝举行这种宗教仪式的人，便是判乱卖国分子。所以，公元 250 年，代西乌的仇教诏令宣布，也因此带来了全面性的、有系统性的迫害，其恐怖的程度，足以使被选的基督徒信友丧失信仰。代西乌诏令的对象，并不只以基督徒为限，凡是不遵奉国教的人，依法都应加以严厉的惩罚，但受害最深的是基督徒。

仇教诏令的执行非常的认真，在法定的期限内，帝国各地方的司法当局，应该搜查管区内可疑分子的宗教，这个命令是一般性的，执行的官吏绝对没有任意解释、弹性处理的权力，司法当局不能等到有人告发检举时，才采取行动，他们应该主动的去搜查和逮捕。诏令打击的对象，除了主教、司铎以外，也包括普通的教友在内，甚至连埃及最偏僻的乡村，也雷厉风行地推行着迫害基督徒的运动。迫害的运动一开始，不信国教的嫌疑分子被带到地方委员会审问，这个委员会由当地士绅和公务员组成。我们知道，罗马帝国户籍制度是很严密的，所以基督徒很不容易漏网。假如委员会认为罪证不足的案件就给撤销，其余的就被带进神庙，接着就强迫他们向神像祭献，或在神像面前献香；被认为有基督徒身份的嫌疑者，就应该宣读一篇亵渎天主圣教会的声明书，还必须当着众人公开宣布否认基督，接着大家举行聚餐，那是一种宗教性的聚餐，嫌疑犯应该当着众人吃祭献过的肉、喝祭献过的酒，履行了这些手续之后，基督徒的嫌疑身份便算洗刷清白，当局最后再发给一张证明书，上面呢，有详细日期、当局的签署、领证人的身份，证明他不是基督徒。在各地的考古学家先后发现了许多证明书，内容格式也都是是一致的。

代西乌的目标是很明显的，他不是嗜血的刽子手，他和过去的图拉真皇帝一样。图拉真曾经说过，他并不希望重罚信教的人，而是希他们停止信教。官吏们尽量采用迫使基督徒背教的措施，而不擅开杀戒，于是就用各种酷刑、硬骗软哄、威胁利诱，希望基督徒能背教。这真是一种相当恶毒的办法，许多的基督被幽禁在地牢，一连好几个月也不加判决，他们但求一死，以身殉道，官吏们竟以惊人的耐心，劝诱被告们，直到用尽了一切残酷的刑罚之后，才将基督徒杀死。奥利振曾经为我们描述当时的情形：当被告苦勇地忍受着残酷的刑罚，不肯屈服的时候，法官感到很苦恼，只要他们能够说服一个被告背了教，他便感到无限的快乐。

这次的迫害运动是全面性的，在帝国各地同时实施，所不同的是酷烈程度的强弱而已。这里要完全看执行的官吏个人的性格、当时的情绪、以及地方的环境来决定。比较人道的法官，故意的延缓执行诏令的时间，希望皇帝有一天会把诏令取消。在埃及，有些信奉“偶像教”的农民，因为不满罗马的统治，便乐于窝藏逃亡的基督徒，在很短的几个月下来，殉道的教友数目已经相当的可观了。

教宗法比盎是这次迫害运动中的第一个殉道者，他遇难的时间是公元 250 年 1 月，由于迫害的手段太强烈，在他死后的几个月内，继任的人选都无法产生。在罗马许多司铎和教友被逮捕，一部份病毙在牢狱中；一部份被押解到矿山的坑谷里作苦工；一部份被判处了死刑。这些殉道烈士，社会各阶层都有，有皇家的仆人、也有路过罗马的外方人。搜捕迫害的行动就像渔网那样的严密，很少有基督徒能够幸免。迫害由罗马扩展到义大利全境，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悲壮动人的圣女亚加大的殉道事迹。亚加大是西西里岛上的一名少女，总督因为看上了她的美貌，企图劝诱她背教，遭到亚加大的严厉拒绝，恼羞成怒，把亚加大放在烧红的炭火上，活活的烤死。

西方各地所受的迫害，比东方和非洲要轻得多，比较著名的是巴黎的主教圣得尼，他被

斩首致命，与主教同时遇害的，是他的两个伙伴，他们在法国南部的土鲁斯，撒都尼努被人一条发怒的牛拴在一齐，再从高处被推入深谷；在西班牙，有两个主教变了节，背了教，因而引起基督徒的公愤。这一段事迹证明了，绝大多数的信友对是非善恶辨别得很清楚，不肯盲从少数懦弱的地方教会的领袖。

在非洲，若干教友过去曾受了异端邪说的影响，精神方面的武装大为削弱，遇到这场空前未有的打击，抵抗的力量也就薄弱得多，非洲主教圣西彼廉自认为，自己杀身成仁的最后关头还没有到，遂到乡下去暂避，继续在暗中领导各地区的教会团体英勇保卫信德。充实精神上的力量，这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明智的措施，在他辖区内的神长教友，不少被监禁、充军、屠杀，七年后，在瓦来利安皇帝发动的迫害中，非洲教会给殉道者的教会，写下了最光荣的一页。

从塞弗禄皇帝开始，经过加拉卡拉、埃拉加巴拉、亚历山大，到马西米奴当罗马帝国的皇帝时，再以恐怖政策迫害基督徒。马西米奴特别注意的是教会中的领袖人物，颁下了诏书，焚毁教堂，逮捕主教、神父、教友，判处死刑。马西米奴被卫兵杀死后，经过腓力而到代西乌登基为皇，代西乌在公元 250 年，又颁布了新的仇教诏令，他的诏令是官厅有责任主动的搜捕教友。这场教难，甚至连埃及最偏僻的乡村，也雷厉风行，目的在停止人们继续不断的加入信教者的行列。这次的迫害，是全面性的在帝国的各地同时实施，教宗法比盎是第一个殉道者，其他著名的殉道者有圣女亚加大、圣得尼主教；在法国、西班牙、非洲、小亚细亚都有可歌可泣的殉道烈士。今天，就让我接着再为各位介绍几位在代西乌时代殉道的烈士们的英勇事迹。

在埃及，执政者真像是虐待狂，采用了各种最残酷的苦刑对待教友，好能取悦群众们，殉道的人数不在少数，有些被活活的烧死，有些受尽各种酷刑，才气绝而死。

近东各地区的基督徒，也都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在克里特岛，济利禄主教壮烈的牺牲了；在巴勒斯坦，年老的奥利振也饱受酷刑忠贞不屈。而在殉道烈士中最为后人钦佩的是小亚细亚，斯米纳地方的彼奥纽神父，他在公元 250 年和许多信友一齐被捕，他亲自用绳索系在自己和同伴的颈子上，他们被牵到看守庙宇的人面前，并且应由这个人负责证明被告对信仰的意见，彼奥纽神父面对大众公开发言，并对侮辱他的人们，以和平而坚定的口气答复对他的审讯，他还向群众声明迫害教会的不当，并预言迫害教会的人终将遭受天谴，他的态度和语调非常良善，坚决而且动人，以致在群众中响起了一片呼声说：“彼奥纽啊！你是好人而且是个谦和慈爱的人，你绝对不应当轻生，所以你祭神吧！不要固执了，生命是甜蜜的、光明是美丽的呀！”彼奥纽却简单地回答说：“我知道生命是甜蜜的，所以我们期待着更甜蜜万倍的生命呢！不错！光明是美丽的，可是我们所向往的是那真正的光明呢！”质问他的人还在喋喋不休地争执，他却斩钉截铁地打断他的声音说：“你的口号是说服或打击，你是不会说服我的，那么干脆打击好了！”他就这样给自己定了死刑。在监押的牢房中，他自己也选择了最龌龊的、条件最差的牢房，好能在那儿更热心的祈祷，他对什么事也不在乎，既然被判的是用火烧死，刑期一到押往刑场后，也就是他自己把衣服脱掉，靠在木桩上，命刽子手把他钉在上面，临死之前，群众还听到他从火焰中喊出的声音说：“我急于早死，为能在日后复活之日，早点儿起来！”

这次教难为时不长，大概在公元 250 年的年底，迫害已有松弛的现，隔年的春天，局势已变得和缓下来，新的教宗高尔乃略也在罗马就职，圣西彼廉也在迦太基召开教务会议，但是公元 251 年，帝国各地鼠疫漫延，人心不安，为了转移人民的注意力，又发生了一连串短期的迫害，不久，代西乌皇帝战死在疆场，新的皇帝瓦莱利安登基，教难才暂告平息，基督徒才能稍稍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而殉道者的英勇表样再度鼓励了人们的信德，教会经过了这次的考验更加的坚强了，并且代西乌的残暴酷刑反而使民众产生了怜悯之心，对血腥的迫害运动反而感觉到厌倦了，舆论也开始在转变，教会因此享受到一段宁静的时期。瓦莱利安

皇帝本人对圣教会不加干涉，对圣教会也甚表同情，但他即位不到三年，情势又突然转变，他决心在帝国境内全面扼杀教会的生命，使它消灭于无形。根据一些了解内情的人推测，瓦莱利安皇帝转变的原因，大概是这样的，那时候的罗马帝国，经常受到外族的侵略，法兰克族、阿拉曼和日尔曼族蚕食着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边境；哥德人侵入了希腊东部的爱琴海地区；柏柏人在非洲叛变；波斯人侵入罗马帝国的东部，直捣安底约基城，当时人心惶惶不安，为了转移人民的注意力，瓦莱利安皇帝就向基督徒开刀，此外呢！皇帝的幕僚中有一个人信仰近东神秘教的激烈分子马克利安，他向皇帝献计，说罗马的一切灾祸，都是由于皇帝宽容了一个不信国神的基督教，因而触怒了国神，马克利安还向皇帝建议没收教会的财产，充裕国库，挽救国家的财政危机。

公元 257 年的 8 月，迫害教会的诏令正式公布了，这次迫害的对象是教会团体。在罗马的历史上，圣教会第一次被认为是非法的团体，教会团体的领袖们，特别是主教们，应该在一定的期限内向罗马帝国的神祇献祭，公开宗教仪式也遭到了禁止，基督徒的公墓也被封闭，政府当局对教会采取这样的政策，“以私人的身份，你们可以相信任何宗教，但是作为一个公民来说，你们必须履行对国教的义务，当一个主教拒绝祭拜偶像的时候，仅仅给以政治性的刑罚，被永逐到外地去，但是想要使非法的基督教会死灰复燃的人，将受到法律上严厉的处罚，依照罗马法律的规定，非法团体与盗匪相同，组织非法团体的人应判处死刑或做苦工。”皇帝的诏令一经公布，迫害的浪潮紧接着便来了，神父们、教友们被放逐到矿坑内去做苦工，基督徒的公墓被政府派人看管，凡想要在公墓里举行宗教集会的人便受到严厉的惩罚。一个四品修士在进入加里斯都地窟时，当场被捕，判了死刑；一群教友，在撒拉里亚大道公墓的隐秘通道上被士兵发现，惨遭活埋之刑。但不久证明了这些迫害圣教会团体的措施，收不到什么后果，对于习惯于应付危险环境的人，死刑吓不倒他们，英勇的主教们，被迫与他们的教区分开后，以通信的方式，与他的教友继续保持着联系，而且还在被充军放逐的地方开拓了新的葡萄园，向当地的民居传布福音。至于打击基督徒团体的法律措施，也发生不了什么作用，不少在高位的贵族和富翁，给予教会有力的保护，并且把他们自己私人的墓地提供给基督徒使用，以取代那些被看守封闭的公墓。为了更有效的打击教会团体，在公元 258 年，又颁下第二道诏令，比去年诏令更为严厉、更加彻底。根据这个言的诏令，凡是拒绝向罗马帝国和皇帝祭献的主教、司铎一律处死；上层阶级的人，若是信了基督教，将被剥夺爵位，如果还执迷不悟，立刻处以死刑，全部家产也将被充公，而皇帝的宫廷服务或身居公职的基督徒，将被贬为最低级的奴隶，财产呢！也全部充公，解往矿坑作苦工。

从那时开始，基督徒所受的痛苦与代西乌皇帝时完全相同，而没收基督徒的财产以充裕国库，解决财政困难，是很受到高级官吏的欢迎，私人挟嫌报复，检举基督徒，对基督徒施展暴行者层出不穷，而教会呢，应变的准备，比起往年，更为充份。教会的首领，完全能掌握教会团体，教会的领袖人物，也给基督徒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以身殉道，任何一次迫害中，牺牲的主教、高级神职人员都没有像这次为数之多。教宗西斯都二世是这次教难中罗马的第一个殉道者，他在柏得斯达的墓地和一群神父们一齐被捕，他当场就在自己的座位上被斩首，他的六品辅祭老楞佐，因为不肯说出教会钱财藏匿的地方，被放在烤肉用的铁架上，用温火慢慢的烤死，其他致命烈士有姓名可考的有希玻利特、阿斯得流的女儿鲁菲娜、赛公达的两位贵族女子，也正是这个时期，教友们把圣伯多禄的遗体由梵蒂冈墓地迁出，并且把圣保禄的遗体由奥斯提亚大道的卢西那墓地迁出，移放在阿彼亚大道的基督徒地窖，以策安全。

#### **2.8.4 戴克里先时期**

当迫害达到最高潮的时候，波斯人大举入侵罗马东部的边境，瓦莱利安亲自率领军队前去抵抗，反而被波斯人杀得大败。瓦莱利安想要向敌人求和，在举行和平谈判时，竟被波斯人掳去了，在波斯的浮雕上雕刻着瓦莱利安跪在波斯王面前求和。他后来死得很惨，波斯人剥下他的皮，尸体用草塞实了涂上了红色放在波斯的神庙中，作为献给波斯神明的战利品。



历史学家说，他这样可悲的结局，正是正义的惩罚。

瓦莱利安死后，太子加利安于公元 259 年登基。加利安对基督徒很宽大，他颁布诏令，把教会的财产和没收的墓地全部发还，承认了教会和教友们的地位，保证了教会对教产生的所有有权。可惜，当时的罗马帝国，早已呈现了分裂的现象，加利安想要统一全国的努力已属徒然，他在不久以后的一场扫荡乱党的战争中被杀，从此以后，基督徒又在各地受到摧残，尤其以马克利安在埃及和勒斯巴坦发动的迫害最为酷烈。

革劳得二世执政期间，仅仅只有少地方性的仇教暴行，他虽然是一个“太阳神”的崇拜者，最初对教会相当宽大，后来虽然有想要粉碎基督圣教会的企图，但还来不及将这计划付诸实行，在一场军事政变中被人暗杀了。

第三世纪末期，教会与罗马国的关系已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基督徒在许多地区担任高级行政官吏的职务，教友们开始建立面积广阔的大教堂，这些现象并不表示最后胜利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一点，当时的教宗们也知道很清楚，因此他们采取了谨慎而安全的措施，这些大教堂，或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都尽可能远离都市城镇的中心，同时也修建扩展罗马城内基督徒的地窟，这些地方随时可作为教友们避难的处所。而公元 250 年和 258 年的教难，罗马政府的血腥打击，反而加强了教会抵抗的力量，使教会更有能力的支持以后数十年的最后战斗。

这个没落的帝国，崩溃衰亡已是不可避免的了，有几位皇帝还想挽回危局，重振帝国旧日的声威，然而他们的努力都失败了，在这段时期内，最著名的、同时杀害教友最多的皇帝就数戴克里先了，这也是教难史中最后的一次，也是所有教难史中最长而最可怕的一次。

戴克里先在公元 284 年登上皇位，他并非从开始便决心要为难基督徒。在他执政的初期，教友们并不怕他，他出身平民阶级，是一个被解放的奴隶，个性坚强而残暴，他是靠暗杀取得了王位。当时帝国汲汲可危，波斯人在东面虎视眈眈，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侵入英吉利海峡一带，叛变暴动不停地在各地爆发。外有这些蛮族的威胁，而内部又有分裂的迹象，最迫切的是要巩固中央政府的权力，以他敏捷的悟性，已经看出帝国的幅员太广，为他一个人负担太重不易统治，为了便于统治和管理，就把帝国一分为二，他自己保留东部，把西部托给马克西米安。公元 293 年，两位首领又各附设一位更年青的副座，预定他们做未来的继承人，这样，帝国一分为四。戴克里先在位时，以他的威望还能表面上保持帝国的统一，他还大刀阔斧，勇敢的改革了行政、军政和财政的设施。国内的秩序恢复了，基督圣教会也沾光不少。在戴克里先最初执政的六年中，教会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全面平安，教友能升为高级官吏，甚至还有人当上了省长，教会的传教活动是公开的，也豁免举行在法律上要求官吏们该行的外教祭献，皇帝的亲友中，也有教友存在，皇后和公主对圣教会颇具好感，信教的人数越来越多，许多小圣堂，也都扩建为更大、更华丽的教堂，教友们以为和平胜利即将到来，可惜希望得太早了，形势很快的又翻了过来。公元 295 年，迫害运动正式爆发，这场教会历史上最长、又最可怕的教难的罪魁祸首是戴克里先的副座贾烈。贾烈是一个狂热的外教者，生性残暴，渐渐操纵了戴克里先，他向年迈的戴克里先进谗言，说服了戴克里先，采取强硬的残暴的措施。他先劝戴克里先整顿军队内部不信国教的分子，命令全体军士向邪神祭献，否则就开除军籍，在好些地方拒绝向邪神献祭的军士，除了开除军籍之外，还被处死的不在少数。

公元 302 年，安提约基亚的巫师替皇帝卜的卦，未能应验，失灵了，就把责任推卸在基督徒身上，说皇帝的侍卫当中有许多是基督徒，他们在卜卦时，基督徒的侍卫画着十字圣号，神道就不愿显灵了。公元 303 年，戴克里先签署了摧残教会的诏令，教友严禁举行宗教集会、教堂也全被拆除、经书也被焚毁、但任公职的教友应宣誓背叛教会。诏令公布的那天，在尼高米德，一位勇敢的教友当众就把诏令揭下撕毁，当场被投入了烈火之中。不久以后，皇宫附近发生了神秘的火灾，胸有成竹的贾烈便诬指是基督徒的阴谋，戴克里先大为慌张，他要求他的妻子和女儿背教，他将侍卫专员陶乐德、安提尼主教和大批神职人员以及教友逮捕，



施以最残酷的苦刑，然后全部屠杀；接着又颁布了三道迫害教会的诏令，迫害的怒潮泛滥全国，逼得教友必须在祭献或殉道之间作一个选择不可，这场教难前后延续了十年之久。一般来说，帝国本部的基督徒所受的打击较为轻，因为西罗马帝国的副座对教会很是同情，尽量避免流血和破坏教堂，但在其他地区基督徒的鲜血汨汨而流，人们想出了种种酷刑来折磨基督徒，他们所受的苦难令人咋舌，最著名的殉道烈士有圣巴斯提盎，他是罗马军队的千夫长，他被刑吏用乱剑射死、圣女依搦斯，她原本是一位温柔的少女，因为拒绝嫁给外教人被逮，斩首示众、在罗马遇难的还有教宗马塞林；在西西里岛的西拉古斯，有圣路济亚；还有一队埃及驻屯在高卢的隆河上游，奉命拘捕在高卢的教友，这队兵士大多是基督徒，在队长的号召下毅然拒绝服从命令，他们全部被杀。东方教难的情形，最为惨烈，根据欧瑟伯的记载，在阿拉伯，刽子用手乱斧将基督徒砍死；在卡帕多西亚，刽子手把基督徒的腿砍下；在美索不达米亚，基督徒被倒挂起来，头朝下，脚向天，在地上点起烈火，被浓烟呛死，有时候基督徒的鼻子，耳朵、舌头被割下来；在本都，基督徒被削尖的芦苇插入指甲肉，用烧熔的铅浇在身体上最敏感的地方；在巴勒斯坦的弗里基亚，许多村庄的基督徒全被烧死，没有一个能侥幸，著名的殉道者有葛斯玛、达弥盎、基所考及 14 位代祷的圣人，其中还有著名的圣女加大利纳、玛加利大。有一小丑，他常在剧场中扮演基督徒的角色，模仿基督徒领洗的仪式，穿了皇袍，加些滑稽的动作挖苦、取笑教友们，谁知日子一久，他渐渐的对教会表示好感，有一天他当着戴克里先表演时，竟然假戏真作，演到领洗的一幕时，他表示要真心皈依基督，当场被捕，饱受酷刑，杀身成仁。公元 305 年，暴君戴克里先突然宣布退位，西罗马的马克西米安也同时引退，这个嗜杀成性的刽子手为什么急流勇退？直到现在还是历史上的一个谜。他们两人的退位，为西罗马的圣教会是有利的，新元首是君士坦丁·高乐，他相当尊重基督徒的信仰，不加干涉。在伊利里以西的地方，包括义大利、高卢、西班牙、茅里丹里、北非，基督徒都享受和平，不再受迫害了。今天我们看到西罗马的教难，终于在初期教会的历史上划上了句点，基督徒不再受迫害，享有了宗教的自由，但是在东罗马的教难还在继续着。

### 2.8.5 东罗马教难

教会历史上最后一次、也是最可怕、牺牲最大的一次教难，在西罗马，终于落幕了，但是在东罗马，仍然不停地继续迫害圣教会。我们就来看看，在东罗马教难的情形。

戴克里先退位后，罗马的政局又陷入动荡不安的状态。许多野心分子争夺帝位，有一个时期，全国各地有六个皇帝，每个皇帝都有自己的军队支持，内战不休、生灵涂炭，各地基督徒的命运，操纵在各地政治领袖手里，就看这些领袖们对基督徒的态度来决定。一般来说，罗马的教友比较幸运，他们重建了教堂、公墓，多瑙河流域的教会团体并未受到骚扰，东方的教会，情况就太惨了。在东方，新的元首继续的摧残教会。公元 306 年，颁布了新的诏令，强迫东方各地区的教友向邪神献祭。他们预先把基督徒的名册造好，逐一点名，叫他们出来献祭，教友因此而没有一个能幸免于难，他们有如送往屠宰场的牛羊。埃及的教友所受的苦难最惨重，贾烈的辖区内，教友的被迫害反而更变本加厉。圣庞费利在巴勒斯坦遇难；费立亚主教在埃及遇难；罗马驻埃及的军官拒绝背教，被斩首致命。被判处死刑的基督徒，还算是幸运的，经过短暂刹那的痛苦，即刻得到致命的荣冠，但有许多的烈士生命虽获保全，但却被发配放逐充军到巴勒斯坦或塞浦路斯的矿坑，终身服劳役做苦工，过着暗无天日的非人生活。但发配之前，还在他们身上烙上记号，并将他们的一只眼睛刺瞎、或把脚踝骨打断，终身成为残废。杀人不眨眼的贾烈，终于遭到天遣，染上了可怕的恶疾，发臭的毒疮，繁殖着蛆虫，而且渐渐蔓延到全身，他终于承认他的病，是一种基督徒的天主给他的惩罚，承认武力暴行残害基督徒并不能摧毁圣教会。就在公元 311 年的 4 月，他下了一道诏令，即刻停止血腥的迫害运动，并与天主和好，他更请求教友为他祈祷。不过，狡滑的马西明对贾烈的诏令虽然不敢违抗，但是始终不肯放弃迫害教会的计划，被囚的基督徒暂时获得释放。诏令颁布后不久，马西明就利用种种借口禁止宗教集会，等到贾烈去逝后，马西明不再有任何的

顾忌，对圣教会再度展开惨烈的迫害，除了拘捕基督徒之外，他还打击基督徒的信仰，组织反宗教的演讲，出版反宗教的书籍，他一手屠杀的教会知名人士，有巴德里主教玛多达、亚历山大城知名的学者伯多禄、安提约基亚的圣经考古学家吕西央。而在非洲，除了强迫基督徒背教之外，更命令他们交出经书并加以焚毁，许多烈士宁可牺牲性命，不肯交出经书。

在亚美利加，40位兵士不肯背教，被剥去衣服，丢在一个结冰的湖上活活的冻死。基督徒却不念旧恶及宿怨，遇到瘟疫、天灾、人祸总是踊跃捐款，救济灾民，深深博得外教人的钦佩，人民的舆论转向基督徒，更深的同情基督。

### 2.8.6 圣西彼廉主教殉道

罗马皇帝瓦莱利安在位时，迫害的火焰很快的就漫延到各个省区，在高卢，许多地区的教会团体受到了打击；西班牙，富士奥苏主教被捕，解到总督公署，审讯的过程非常简单，对话就是这几句：“你是主教吗？我是的！你以后不能做主教了。”接着，富士奥苏就被带往刑场，用烈火烧死；在巴勒斯坦的凯撒勒亚，有三个基督徒自动投案；在卡巴多西亚，一个名叫济利禄的儿童也为主耶稣致命了！这次教难中，非洲教会所受的迫害特别的惨，群众用乱石砸死基督徒，要不，就将他们在街上活活的烧死，把基督徒从家里拉出来用绳子捆住，放在柴堆上，浇油点火；在迦太基，路喜乌斯和蒙达努神父被斩首致命；在郎贝兹，马利亚努和雅各伯壮烈牺牲，三百位教友和他们的主教，被丢进生石灰中，因此他们得到了白色致命烈士的封号，去年被放逐的主教们，又被押回重审，判处死刑，这些主教当中，最为有名的是非洲教会团体的领袖圣西彼廉。

在代西乌时代的迫害运动时，圣西彼廉认为当时的教会尚需要他的领导，以组织更坚强的抵抗力量，所以，他就暂时避到乡下，秘密指挥教友坚决保卫信德，他认为那个时候，他没有献出生命的权力，但是，在公元257年西彼廉被放逐，第二年，总督命人把他押回迦太基，西彼廉知道他杀身成仁的时机已经成熟，教会需要他献出自己的生命为真理作证的时刻来到了，法官对他说：“你知道的，皇帝要你祭拜偶像。”西彼廉回答说：“是的！但我决不这样做。”法官说：“小心！你再考虑一下吧！生死都在你的手中啊！”西彼廉说：“问题很简单，我已没有考虑的必要时，你干脆遵命处理吧！也没有什么可商讨的余地了！”根据审讯的笔录记载，法官很惋惜的宣读了判决书：西彼廉应判斩刑，西彼廉简单的、高声的回答说：“感谢天主！”

非洲主教圣“西彼廉”被判处死刑，死刑在一个广场上举行，数目庞大的基督信友在刑场集合，当局不敢驱散这批人群，无数的声音喊着：“我们愿意同他一齐死，我们便是西彼廉。”西彼廉态度安详、神采奕奕，口中喃喃祈祷，外教人瞧见了，莫不肃然起敬，他自己脱下粗布的外套，跪下来念经，接着脱下了礼服，交给辅祭，然后昂然的站起来，等待刽子手过来，刽子手一到，西彼廉亲自用布带蒙上自己的眼睛，命令辅祭把他的双手绑好，伸出了头颅，等候刽子手的利剑，信友们早已把布块毛巾铺在地上，不让宝贵的鲜血流失在沙土之中，西彼廉就在这样悲壮动人的气氛中杀身成仁。

当天傍晚，教友们将圣西彼廉的尸体迎回，他们手里拿着蜡燭和火把，一路上高声唱着赞美天主的歌曲，将尸体运往一个私人的坟墓地安葬。西彼廉是非洲基督徒的伟大英雄，受到信友们普遍的尊敬，在罗马皇帝瓦莱利安和西彼廉主教之间，历史已经做了抉择，罗马人民真正的领袖不是皇帝，而是这位殉道主教。

### 2.8.7 殉道圣人的言论

接下来要来分析、研讨300年来的教难，在教会历史上、在信友的信仰生活上的意义和价值。我们阅读或听讲殉道者传记的时候，从内心深处，都会发出激情和感佩，这些烈士们的英勇精神，多么伟大，他们确实是第一流的英雄。这些烈士们无论是有名的或是无名的，都正气磅礴，视死如归，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这并不表示，殉道烈士有比我们还坚强的精神力量，他们也具有一般凡人共有的人性情感，我们相信，他们在准备接受死刑以前，也

曾相互讨论，刀剑砍在头上究竟有多痛？被野兽捉住撕碎咬烂究竟有多恐怖？临死的时候，究竟有什么痛苦？他们在想像这些恐怖的景象时，难免心里忐忑不安、害怕、紧张，然而他们的勇气终于克服一切的畏惧，他们面对刑场时，彼此互相鼓励，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免不了有摩擦、有龃龉，一切到了生死关头，烈士们都站在同一阵线，休戚相关，利害一致，充份发挥了友爱团结的精神。他们这种视死如归，绝不是一种盲目的冲动、意气用事，却是抱着神圣的目标，用自己的鲜血、用自己的生命，来为真理作见证啊！他们在环境强迫他们表明态度，在真神与邪神之间作抉择的时候，毫不犹豫的为主基督牺牲，决不贪生怕死！

“殉教”这两个字，原文是希腊文，意思是“证人”，所以这些烈士是为基督作证，行为固然是英豪的、流芳万世、也为万人所景仰，然而殉道者绝不是为了要博取旁人的赞扬而做出这股英豪的行为，天主的圣意既要他们为真道作证，他们绝不推辞，踊跃完成这光荣的任务。殉道者对加害于他们的人，绝不会有怀恨报复的心理，他们彻底实践了基督在十字架上宽恕仇人的精神。

为基督作证，这是每一位殉道者杀身成仁的目标，他们以言语、以鲜血来实践这个伟大的目标。烈士们被捕后，在法庭或刑场上公然宣认自己的信德。这一类的例子，自圣教会第一位殉道烈士斯德望开始，就不胜枚举。当然宣认信德的具体表示，各国不同，有的人只是简单一句话“我是基督徒”，有的人呢，比较详细，更有的人，所采用辩词的体裁，简直就是一篇神学和护教的论文，例如公元 180 年，阿波尔尼阿斯在罗马受审时，旁听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和参议员，他费了三天的时间，把圣教会的理论根据，阐述无遗。这一连串的去，尤其以鲜血担保的证据，产生了惊人的效果。

殉道是具有示范性模范作用的，因为人类的本性，是很容易受高尚行为的感动和鼓舞。信友们，看到他们的同伴在残酷的刑罚中、在死亡的威胁下，这样怡然自得、坚忍不屈，往往情不自禁的喝彩欢呼，心向往之，愿意分享致命的光荣。当一个人看见自己的朋友，或自己的家人舍生证道，一定是非常的感动。奥利振亲眼看过他的父亲被押往刑场，他用一种羡慕的口气回忆那英勇的时代说：“从教会成立之初，直到现在，教友便一直受到殉教的打击，他们真是忠贞，我从坟地给殉教者送葬归来时，便立即开会，教友们毫不动摇，望教者在殉教和死亡的气氛中受训，教友们坚持信心到死不渝，望教者也经得起考验，一心信赖生活的天主，毫无畏惧，我们深知一切都是奇迹。走向永生的道路，虽狭窄难行，可是他们勇往直前，一点也不犹豫。殉道者的鲜血是最好的凝结剂，将全体信友凝结成一体，凝结成圣教会的坚固基础。”

殉道者的英豪行为，对外教人也产生非常深刻的印象，大部份固然是到刑场来看热闹，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可是当他们看到了这样动人的情景，不由自主的发出钦佩之情，觉得教友们的精神，确实非一般人所能及，有时，因刑罚过于残酷，观众对受刑人表示怜悯和同情；有时，观众因教徒无辜被判处死刑感到愤怒；有时观众受了殉道烈士善表的鼓舞皈依基督；甚至连刽子手也放下了屠刀归向主基督，这些都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

圣儒斯定曾写过一本取名为《护教者》的书，在书里，他自己记述了这样的一段话：“我过去是不信从耶稣基督的，在教难的时期内，我常听到别人控告基督徒的罪行，可是，自从我目睹了他们视死如归、舍生殉道的那时刻开始，我就坚决的相信，这样英勇的烈士不可能作非法的事。”戴尔都良说得好：“你们最残酷的刑罚毫无用处，反而成了引人入教的动机，你们越屠杀，我们的人数越增加，殉教烈士的鲜血，是基督圣教的种子，你们驳斥我们为迷信，其实为你们和其他的人，更是莫大的教训，无论是谁，面对如此残酷的刑罚而能豪无畏惧，而不探索其中的道理呢？”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就是对基督的信仰，教友们所追随的就是那位为我们的罪被钉而死的基督，祂曾说过：“谁欲拯救自己的生命，就必须丧失自己的生命！”在圣教会的历史上，这句话为古代教会而言，并不是一种隐喻而已。基督的这句不朽名言，解释了殉道者为什么会这样英勇，殉道者的言行，他们的牺牲，必须用一种超性

的目标来解释。

殉道，是天主赋予信友的一种特殊的恩宠；殉道，是容于信德、望德、爱德的一种行为表现，他绝对信仰耶稣基督，他完全希望获得天主恩许的永远福乐，他也是为了爱耶稣基督而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殉道烈士卓越地实践了信、望、爱之德。

圣教会最初的三百年左右，所受到的迫害灾难以及在教会历史上、在教义和神学方面的理论基础、以及在信仰生活上的意义和价值是值得肯定的。下面在这方面，再介绍九位初期教会殉道圣人的言论；还有，当时的教友们对殉道圣人们的尊敬和怀念，所渐渐形成的一些礼仪和习俗，这一部份介绍完了之后，我们就要正式的进入第四世纪的教会历史。

圣卫德理宣称：“殉道，是模仿效法耶稣基督，耶稣自己曾经对伯多禄说过：‘我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随我同去，但将来，你要随我同去。’”圣依纳爵主教也说了：“假如我们不准备牺牲生命，那就是说，身上还没有耶稣的生命！”圣鲍尼加布说过“我们钦崇耶稣基督为天主圣子，我们恭敬殉道烈士，为耶稣的门徒和耶稣的效法者。”是的，殉道烈士是耶稣的效法者，效法耶稣，是与耶稣结合为的最好方法，就如圣菲力齐大说的：“在受刑时，受苦的已不是我们，而是在我们内的耶稣基督，虽然在肉体上遭受剧烈的苦难，但因获得天主大力的支持，获得耶稣的感召，仍然能口出妙语，为真理作辩护，以致使得法官们都张口结舌，无法反驳。”例如，一位名叫代奥妮拉的年青寡妇，在受刑的时候被剥光了衣服，他向法官就抗议说：“这样一来，你所羞辱的已不是我一个人，你的母亲和你的姐妹，都在我身上为你而蒙羞，她们也是女人啊！”年青的主教依乃内，在受木马之刑时，总督一再地向他说：“祭祀吧！祭祀吧！”圣依乃内在极端的痛苦中说：“祭祀？我这就正在祭祀我的天主啊！我常向祂献祭呢！”当然，与耶稣基督最彻底的结合，是在他们的牺牲完成之时，也就完满地实现了。殉道烈士们深深的知道，忍受了这些苦难之后，便将脱离尘世，享有天国永生之福，这就是他们奔赴刑场，好像赴宴那么欢喜的原因。在最激烈的战斗中，他们是最后的胜利者，死亡为他们是光荣的凯旋。圣西彼廉说：“殉道致命是圣洗的一种，我们能借这种圣洗，脱离尘世，便与天主永远结合，所以呢！我们根据教会的教义，血洗和水洗，都具有同等的效力，望教者虽未经水先，若一旦致命，当然就成为圣教会在天国的一份子了，因此，殉道者在古代教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就已反映了永远的真光。他们被捕在监狱中，向监狱外的信友们致词勉励，也受到信友们一致的重视。烈士如死里逃生，脱险出狱，他们身上的伤痕，是一种最光荣的标记，在当时的教会团体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烈士们不仅在生前，能为其他的信友求情，一旦杀生成仁，离世升天，当然就更能为那些在涕泣之谷的信友们代祷。因当时的信友们，时常呼求殉道烈士为他们转求代祷，烈士的遗骸很快的受到众人的尊重。例如圣鲍利加布在烈火中遇难以后，教友们迎回他的遗体，看得比黄金和宝石还贵重，供放在适当的处所，每年在他殉道的周年日期，在遗骸的所在地共聚一堂，举行纪念仪式，这样也就渐渐形成了，在殉道烈士的坟墓上举行弥撒圣祭的传统习惯，再以后便将殉道者一小部份的遗骸放在祭台中央的圣石里面，为此之故呢！殉道者的赞美诗，并不是在短期中完成或在历史中确定了的事。殉道这种教义，和基督教根本的道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初期教会的信友，为了信仰而甘心情愿舍弃生命，在临死的时候，不但不害怕，反而引亢高歌，确实给我们立下了良好的榜样。我们现代的教友，应当效法他们那种临死之前的快乐和用血来赎罪的心情和信心，帮助自己在每天的生活中修德行、立善功。在罗马，直到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当年殉道者罹难的遗址，特别是那座规模宏伟的竞技、斗兽的剧场，曾经浇灌过殉道烈士们的鲜血，如今在那儿竖立着一座铜制的十字架，这正是对当年野蛮的残暴酷刑的沉默抗议，也是永久胜利的象征。到罗马朝圣的人，环绕这块土地，似乎在寂静之中，听到殉道烈士们的祈祷：“耶稣基督啊！请您垂怜我们吧！我是因为你的名在受难呢！”我们如今一想起他们和他们所完成的历史任务，便不由得想起了圣保禄说的话：“在我软弱的时候，便是我最坚强的时候！”这句话，正是整个古代教会表白信心的标语。

现在呢！转移到第四世纪初，君士坦丁大帝如何收拾戴克里先及其继承人发动了有史以来，时间最长、范围最大、也最为可怕、牺牲也最为惨烈的教难以后的残局，天主如何引导他，在帝国的末期，使圣教会获得光荣胜利，及以后的和平发展。

君士坦丁大帝，他出生于公元 280 年左右。他是当时西罗马帝国的副元首君士坦斯的儿子，从小寄养在戴克里先的宫廷，15 岁时，加入军队，18 岁时就已升任军长。贾烈皇帝非常嫉妒他的战功，安排了一连串想借刀杀人的诡计，置君士坦丁于死地。但这些年个诡计始终瞒不过君士坦丁，他也知道为了生命安全起见，必须趁早离开贾烈的势力范围，他于是就以父亲病重为理由，取得贾烈的同意，星夜赶往父亲驻防的不列颠的约克城。一路上每过一个驿站，便把驿站上的马匹全部杀死，以防贾烈后悔，派兵追捕他。公元 306 年，君士坦斯在任内去世，兵士们就拥立君士坦丁做西罗马的元首。贾烈拒绝批准，只肯封他为副元首。君士坦丁此后屡次建立战功，先后击败了阿拉曼人、法兰克人，声望也越来越高，西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的儿子马桑斯，邀请君士坦丁赴罗马，“马”氏父子和君士坦丁联手合作，对抗东罗马帝国的皇帝。

不久君士坦丁娶了马克西米的女儿福斯大为妻。马克西米不久发现这位女婿，给了他好大的威胁，就计划要除掉他，被女儿福斯大打探到了，密报丈夫，君士坦丁先下手为强，把岳父下放到监狱里。

公元 311 年，贾烈去世，东罗马就成了马西明和李西奴的天下，而西罗马是君士坦丁和马桑斯的天下。公元 312 年的春天，君士坦丁率领了一支由高卢人、日尔曼人、不列颠人组成的四万大军浩浩荡荡的向意大利进发。马桑斯则有十万大军，不过多为乌合之众。君士坦丁的大军攀越阿尔卑斯山而来，攻下了都灵、米兰、马帝尼，长驱直入，抵达了罗马近郊的弗拉米尼亚大道。这战争，是圣教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相传在开战之前，君士坦丁自觉这场战争对他的重要性，有需要呼求基督徒的天主，因为天主在中止最可怕的教难的这件事上，已经彰显出了祂神奇的能力。当君士坦丁在睡梦中，获得来自天主的启示，看见基督的十字架，在十字架旁还着这一句话：“因为这记号，你要得胜！”于是醒来以后，便吩咐兵士们的盾牌上都刻上基督十字架的讯号。两军交锋，君士坦丁挥军冲入敌入的阵营，敌军被打得落花流水，马桑斯大败，撤退时，浮桥折断下沉，马桑斯淹死在河里。

君士坦丁举行隆重的凯旋入城的礼节，居民都夹道欢迎、高呼胜利，从此他便成了西罗马帝国唯一的主人。君士坦丁的新政府接任后，安抚百姓、整顿秩序、修建毁于战争的桥梁。他还下令，在罗马的军旗上一律标上“X”与“P”作为记号，这是希腊文“基督”的前两个字母；在货币上也刻上“CHR”的记号。近代的考古学家曾发掘到刻有这记号的货币，这与史书文字的记载，以及地下发掘到的古币，竟不谋而合呢！君士坦丁并且严格禁止东罗马的副元首马西明不可再迫害基督徒，并且把从教会没收来的教产一律归还。公元 312 年的冬天，地方政府还出钱修建那些被破坏的教堂，福斯大皇后还把罗马的拉特朗宫殿赠送给当时的教宗米达德，不久教宗就在拉特朗宫召开教务会议了。

公元 313 年的一日，君士坦丁到米兰和东罗马的元首李西奴举行会议，商讨施政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是，帝国对宗教问题所应采取的政策，会议耗时两个月，会议结束后，共同颁布了历史上著名的“米兰诏书”，宣布人民应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保障了基督徒宗教的自由，信仰基督的信徒，不应再受任何的骚扰。“米兰诏书”内，明文规定：“基督徒有绝对的自由，享受宗教的自由，也将不以基督徒为限，人人均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米兰诏书”还清楚规定了实施的具体办法，教会财产所受的损害，应该给以补偿，教友们也应该获得举行宗教仪式的各种便利。并且还说明，教会的财产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教堂，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第二种是教会的公用财产，包括公墓及其他性质相同的地产，都应该马上归还给教会，甚至已被转让给了第三者，也仍然应该还给教会，第三者所受到的损失，则由政府负责赔偿。“米兰诏书”是教会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是十字架的胜利，是从宗徒时代开始的无数殉

道烈士的鲜血所换来的辉煌成果，并且由掌握帝国实际权力的元首所亲自颁发的。君士坦丁大帝和李西奴成了圣教会的捍卫者，圣教会从此与其他的宗教一样，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圣教会从此更受到全国百姓的尊重，教务更顺利的推展开来，教友的人数也不断大量的增加。在君士坦丁大帝晚年临终时刻，他竟也要求接受圣教会的洗礼。史书上记载了君士坦丁受洗时的情形，他要求脱下皇帝所穿的衣服，穿上受洗者的长袍，嘴里还念念有词：“我平日渴望的日子，我得救的日子到了！”当欧瑟伯主教为他举行洗礼时，他还说：“现在我真的有福了，我看了天主的真光。”这样，这段历史时期落下帷幕，新的一段历史时期即将开始。

### 2.8.8 第三世纪教难的回顾

公元第二、第三世纪的教父们，殉道致命的圣人们，对殉道的英烈行为，教会及信友们在神学及信仰上的意义，另外，也说明了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诏书”的经过，以及“米兰诏书”在古代教会历史上的意义，还有就是“君士坦丁”大帝本人领洗的经过，这是一个历史的分界线和转折点。这时还要回过头来回顾“地窟时期”，基督信友们的生活情形。

首先呢！我们要研究的是公元第二、第三世纪的时候，居住在城镇中的基督徒，他们与外教人之间的社会生活情形。公元第二世纪，基督徒的人数，就像基督在福音中所作的芥叶子的比喻那样的真实。教会活动的范围，已经迅速的发展到帝国各地，教会的基础也已经根深地固奠定了。公元 79 年，毁于地震的庞培城和布查利城，在尚未被维苏威火山吞噬以前，已有基督徒的踪迹。那不勒斯的基督徒公墓是公元 190 年建造的，米兰城最初时候的几位主教，也都是公元 150 年左右的人，创建拉温拿教会的圣阿波利纳利，便是宗徒之长，圣伯多禄的门徒。

在好多位殉道烈士的传记中，我们发现高卢、非洲、亚洲省区的教会，在公元第二世纪已经相当的活跃。在那个时期，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的神学研究已经相当发达，在雅典、格林多、克里特岛，教会各种建筑的遗址，直到现在都清楚可见。

其实圣教会不仅在横的方面发展，遍及了罗马各地；在纵的方面亦颇为发展，遍及社会上各个阶层。最初教会吸收的教友，以平民阶级居多数，大部份是工人、农民和小本生意的商人、奴隶，真的是出身贫贱。然而，贵族、士大夫也步平民奴隶的后尘，皈依圣教会。殉道烈士中，就有贵族阶级，第二世纪的基督徒中，有高级行政长官，知名的学者。

基督徒在第二世纪末，固然正是少数分子，但他们却很活跃，人数确实是在不断的增加，到了第四世纪，已由少数变为多数了。基督徒既然这样增加，那么与外教人的关系究竟是如何的呢？有人一想起这段时间，是教难时期，就以为当时的教友，如同被追捕的逃犯一样，度着像鼯鼠似的不见天日的生活，在所谓的地窟，也就是在地下避难室里躲躲藏藏，那真是一种错误的想法，与当时的事实并不相附合。戴尔都良的护教书说：“我们基督徒绝非离群而居，我们常到议会、浴室、工厂、商店、市场、公共场所去，我们中有海员、士兵、农、商人等各种职业。第二世纪《致戴其纳书》也指出，基督徒无论在饮食、服装或居住方面，都和一般人相同。公元 177 年，里昂教难的时候，群众把基督徒从公共场所和公共浴室中赶了出来，这正可证明基督徒常到这些地方去。

基督徒是和非基督徒杂居共处，当然也就很自然的，连带产生了许多复杂的问题。一个人信奉了耶稣基督，除了家庭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之外，对外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面，往往也遭遇到麻烦。罗马外教社会的风俗习惯，和基督徒信仰显然有不少抵触，就让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例子，假若要向人借钱的话，罗马人的习惯是，应该向神宣誓，如期归还，而基督徒呢！是不能做这一类的宣誓，所以当在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就无法向人借钱了。第二个例子，一个基督徒以工匠、雕刻匠、镀金匠或是画家等为职业的话，若有人想要来定制偶像的话，只有拒绝主顾，拒绝生意上门啦！第三个例子，在一年内，罗马有许多公共节日，在每次节日当天，常有各种野蛮的竞技、猥亵的表演，当然基督徒是不去观看的，在教难时期，假如教友不到竞技场参观，不就揭露自己的身份了吗？含有迷信的成份或不道

德的职业，教友皆不得经营，上层社会信教后，因为他们也担任公职，问题就更复杂了，他们的地位也越来越微妙，他们常应当机立断表明态度。教友们由事实与环境的需要，必须与外教人杂居，一举一动都具有为圣教会作证的意义，又为了保持超然的地位，避免官厅的注意，不得不采取某些秘密不公开的宗教仪式。当时，信友们画十字架圣号，虽是礼仪的举动，也是相互认识的讯号。古代教会的宗教性集会，是笼罩在一种神秘的气氛中。

现在我就为您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走到地窟里面去看看他们在地窟里面的实际状况。让我先做个说明，地窟并不是古代初期教会唯一的活动中心，可是它最容易使我们认识初期教会的轮廓，当我们有幸走进这些狭长的地道，闻到一阵阵的霉味和蜡烛的气味，一幅动人的图画就自动的在我们的脑海涌现，我们似乎看见成千的教友在这些地道中喃喃诵经，这些地道，现在固然是空的，然而圣教会的古圣先贤以及那些无名英雄，他们的精神永远在那里，他在基督的平安中长眠，室迩人远，英灵长存。

所谓地窟，实际上是指庞大的、巨型的坟墓，许多年代的基督徒都埋葬在那儿。各个地窟里面，以数目和规模来看的话，罗马城的地窟应当是首屈一指的，但是那不勒斯、西西里岛、西拉古、托斯卡尼、非洲、埃及以及小亚细亚都有地窟的存在。罗马最古老的地窟，是在公元第一世纪建成的梵蒂冈洞、奥斯帝大道上的科摩底地窟、圣女普利史拉·多蜜提拉以及奥斯特里安地区的地窟，都是属于同类型。圣伯多禄曾在奥斯特里安地窟对信友们讲道到、致训词，圣保禄的遗体在科摩底地窟中。到了公元 412 年，罗马城被阿拉利克所蹂躏，这些地窟也就不再用来作为墓地。这个地下罗马，一直到公元 1578 年才被包西奥无意之间发现的，埋在地下千百年的教会古迹，才开始受到众人的注意。

在地下营建墓穴、埋葬死者，并不是基督徒别出心裁创造出来的习惯。在埃及、腓尼基这种习惯已经流传了数千年。罗马附近的爱特鲁斯人，也营建墓穴埋葬尸体。在义大利，后人也发掘出许多犹太侨民的古墓，不过，根据罗马传统习惯，一般人采用火葬，然后把骨灰盛放在坛子里，供列在鸽子棚似的建筑物中，正因为人以后要光荣的复活，所以呢，信友们就把遗体埋葬在地窟，用以表示对遗体的尊敬，最开始的时候，某些较为富有的信友捐出一些土地，作为基督徒的公墓，让我给各位举个例子来说明当时的情形。各位是否还记得，公元 66 年率军进耶路撒冷的罗马大军的统率惠斯巴西安。他的侄女夫雷维亚·多蜜提拉信奉基督以后，就把自己的别墅，供作与他同族的基督信友们埋葬死者之用，后来呢，就仿照了当代富贵人，常为自己的门客和已经解放的奴隶开设墓地的习惯，夫雷维亚就在本族墓地的旁边，开辟了新的隧道和墓地，用以埋葬贫穷的基督信友，就这样，城外各个大道的两旁，广大的基督徒公墓纷纷建造起来了。

随着圣教会的发展，基督徒的公墓也就不断的增加。到公元第三世纪开始，这些墓地不在属于私人所有，而是属于团体共有。依照罗马的法律，墓地是神圣的产业，所以圣教会最初三百年，虽然遭遇了一连串的教难和迫害，基督徒的公墓，丝毫没有受到骚扰，地窟的门敞开着，一条条的隧道，深入地下，蜿蜒不绝。到了第三世纪的末年，罗马当局方才禁止信友使用地窟的墓室。这个地下世界，死亡者的城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的。今天，到罗马去观光或朝圣的人，参观这些古怪的地窟，回想起当年虔诚忠信的教友们，拿着工具在沙质的白土里，挖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隧道，而这种沙质的白土并不坚硬，所以挖掘的时候，并不困难，然而沙质白土一旦和空气接触，就会变得非常的坚硬，所以没有倾坍的危险，营建地窟的人故意将隧道交叉重叠，外人进来，就好像进入迷魂阵一样，很不容易找正确的路。这些地窟的营建者，都是在初期教会的团体中，担任着重要的职位。公元 217 年，罗马地窟的总管，圣加里斯多被选为教宗，由此可见，墓地的总管，虽不一定是神职人员，至少也是神职人员的得力助手。

许多参观过地窟的人，都对它的庞大工程感到惊讶无比，还有几段地窟分成五层，最深的地方，距离面有 25 尺，地窟隧道的总长度有 875 公里，也有人说是一千两百公里，仅以



圣“萨宾”墓地而言，根据详细的测量和统计是，面积 16 点 475 平方公尺，长度 1603 公尺，墓穴的总数有 5736 个穴洞。圣“萨宾”墓地，还不算是罗马最大的地窟，除了我们现在已经发现的地窟以外，还有许多地窟还被埋没在地底下，尚未被人知道，就有待考古学家们继续去挖掘下去。罗马地窟的范围，实际上一定比我们所知道的，还要来得广大。

罗马地窟中，常有广大的地室，墙上刻着各式各样的圣教会的标记。专家们推想，初期教会的信友们，除了在地窟里安葬死者的遗体之外，同时也在地室中举行宗教仪式，但这并不是举行宗教仪式的一般正常的场所，而是在遇到教难和迫害、风声紧急、官方缉捕教友的时候，地窟也就一变而为信友们秘密集会的处所。各种避难的设备相当齐全，例如隧道各部，还广设支道，伪装的出口、通往邻近地区的秘密地道。

这些宽度仅有一公尺的狭长隧道，两旁的每一个墓穴，都曾经埋葬过一个期待肉身复活的信友，两旁的墙上，描绘着许多圣经故事的图像，像梅瑟击石取水啦！达尼尔身陷在狮子圈里啦！约纳先知鱼腹逃生啦！还有善牧耶稣基督站在绵羊群中啦！而最令人感动的是，墙壁上刻着无数的歪歪斜斜的名字，其中有的是教会历史上很有名的，有的就很陌生了，这些长眠地下的先贤们，名字的后面，都有着“在平安内”的字样，这是期待复活的人希望的呼声。

## 3 初期教会的礼仪与教义

### 3.1 初期教会的入教情形

上一段内容介绍了公元第二、第三世纪时，基督徒社会生活的情形，以及各地区的地下城也就是地窟里面的林林总总。教会在初期的时候，当一个外教人进入教会的程序过程是怎么样的。可以比较一下，跟我们今天的程序有什么不同或相同的地方。我们根据从地窟中发现的资料，其中有主教的牧函、圣人们写的书信、教友灵修方面的书籍作为参考，来了解初期教会，教友们信仰的内容，以及他们实践信仰的具体行为，不过也得考虑到当时实际具体的环境。我们的时代和启示的时代毕竟相隔太远，而初期教友们对耶稣的生活，一生的事迹记忆犹新，还深深刻在他们的脑海中，他们经常与宗徒或宗徒们的弟子们来往，而且他们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现世的岁月不多，耶稣基督不久就要光荣地再度来到这个世界。

领受洗礼，是进入教会的大门。最初的几个世纪，大多数的教友都是由外教皈依的成年人，一生下来就领洗的人并不多，像宗徒时代那样，只要有人提出请求，就会马上给他付洗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后当一个人愿意信教时，并不是立刻受洗成为教友。在当时志愿加入教会的人，都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这些有意加入教会的人，我们称之为望教者。望教者在准备领受洗礼之前，得学习基督的福音，也就是学习教会当局指定的课程，认识教义，同时还得以良好的品性，证明他有资格成为教友。因为在教难的时期，信友随时都有致命的危险。通常领洗礼仪都是在复活瞻礼时举行，教难时期，望教者可以提前领受洗礼，即使他还没有经过充份的准备，也没有关系，此外，为真道而流血致命，虽然没来得及领洗，但它的价值和领洗礼是相等的，我们称它为血洗。

望教者须经过考试并实行教义，应该答应许下接受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一切诫命，以及“天主经”和“信经”里里面所包括的全部要理，他们当时所颂念的信经，和我们现在所念的信经相类似，内容也正是宗徒们所传的教理纲要。

望教者经过了这段训练的准备，才能正式领受洗礼。洗礼是一个决定性的仪式，使领受洗礼的人成为耶稣基督的人。圣保禄曾给哥罗森地方的信友写信说：“你们和耶稣一起在圣洗中埋葬了，他们也要籍着信德和他一齐复活。”所以，领洗的礼节，通常都在耶稣复活瞻



礼的前一天举行，领受洗礼的人正和耶稣一同死亡、一同复活。

洗礼是用水举行的，这一点是圣教会的传统规例，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如此。关于初期教友的圣洗仪式，在《十二宗徒训言》的这个古代文献中，有着这样清楚的规定“你们要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人付洗，要用活水付洗，假如没有活水，可用其他的水，假如没有冷水，可以用热水，假如这几种水都没有，可以将水倾注在受洗者的额上，一连三次，同时念着：‘因父及子圣神之名’。”由此呢，我们可以知道，当时洗礼通常是在江河中举行，如果没有流动的水，则在水池中举行，若是没有江河或水池，就把水倾注在受洗者的前额，就如同现在领洗礼的仪式一样。这儿呢，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耶稣基督去逝后仅仅过了五十年，圣洗的礼仪，就已经有了如此详细的规定，我们由此也可以推想得到，圣教会的礼仪在当时已经相当完备了。施洗者的身份虽然没有明文的规定，但至少最早的时期，是由司铎或主教亲自来主持的。

在这个基本的圣洗礼仪之外的一些附带的仪式，很快的，由圣教会予以详细的规定了，被一直用到现在，有降福作为领洗之用的水池、用圣油傅抹领受洗礼的人、领洗者郑重的宣布弃绝魔鬼外教邪说等仪式。

领受洗礼的人，宣布服膺基督的教训时，所宣誓的内容有那些呢？在今天，信友所信仰的教义纲要，记载在两篇不同背景下写成的“信经”当中。一篇是私人祈祷的时候，也就是早晚课时，所念的“宗徒信经”，另外的一篇呢，则是在弥撒当中所念的“尼西亚信经”。而初期教会呢？他们也有和我们一样的信经，我们现在所念的信经，是直接脱胎于这两篇古老的信经，与初期教会一脉相承。我们今天念的信经内容和初期教会时，领受洗礼的人所念的誓词，基本上是相同的，戴尔都良称它是“信德的纲领”。

“信德纲领”，其实呢！可以用四个字来包括，那就是“我信耶稣”。初期教会和犹太教，在当时是处于对峙的地位，因此呢？信耶稣基督，便是基督圣教和犹太教的基本区别。圣教会很快的把信德的各端主要教义，汇集在一篇主要的文献中，那就是“宗徒信经”。根据这文献的内容，以及书写的体裁，成为宗徒时代最优美的文献之一。宗徒信经的各版本，同时在罗马帝国各地流行。有耶路撒冷、凯撒勒亚、安提约基、亚历山大、罗马等各种版本，但内容完全相同，我们现在念的信经，就是罗马版本的信经。

望教者领洗以后，加入了教会，就可以参加教会团体的全部生活，从此以后，他是属于基督的人，而基督是整个教会生活的中心。当时的教友在地窟的墙壁上所画的基督图像，他们用古经上，各种意义深长的名字来称呼耶稣基督，例如，在厄玛奴尔、永久的司祭默基瑟德、约纳、雅各伯，同时也根据福音的表达方式，称耶稣基督为渔夫、基石、活水……等等，他们每天的祈祷经文、全年的瞻礼，都是以基督为中心。他们在祈祷结束时，用“因圣子偕圣神，荣耀归于天主！”来作为结束词。最受当时的信友所尊敬的，最为古老的仪式是“圣体礼仪”。在新生教会的初期，便已经有了“成圣体”的仪式，两千年后的今天，它仍然是教会仪式的最高奥迹。

在教会创立的初期，圣体是仿效耶稣和宗徒们的最后晚餐，耶稣曾清楚的命令说：“你们以后也这样做，来纪念我！”这个仪式，在当时称为“擘饼”。圣保禄、安提约基的殉道圣人依纳爵主教、以及第二世纪的殉道圣人儒斯定等人给教友们的书信及著作中，都曾明白的指出耶稣圣体的双重性质。一方面，信徒在完成这个神圣行为的时候，能参加天主的生命，吸取永生的保证；另一方面，也要求信友们革新自己的生活，将自己命奉献给天主，这样，教友领圣体才有意义。信友们共同领圣体，同时是神秘结合，天人合一的最高峰，而在道德方面的努力革新，就是和基督、教友们的最高典范同化合一了。这是一种教义上的决定。

圣教会，从一开始创立，“圣体圣事”就在各种礼仪中，占有主要的地位。宗徒大事录中，多次的提到“圣体圣事”。许多古老的文献中，也提到在耶路撒冷、安提约基、亚历山大、厄弗所、罗马、高卢、非洲等地的教会，在公元最初的几世纪内，普遍举行这种神圣的

集合。集会的主要仪式，是举行“圣体圣事”，共领耶稣基督的体和血。随着时代的进展，圣体圣事的仪式，也由简单而渐渐的复杂了，附加了许多的经文和象征性的礼节。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仪式的内容。像圣体的谢恩部份的经文，大都是从旧约的圣咏中撷取出来，“成圣体”，既然以降生成人的天主圣子为对象，仪式中有一部经文是在叙述耶稣的生活，而这些经文呢，就都是采用福音。圣体圣事基本上，是一种集体的仪式，有许多经文是信友们共同祈祷的经文，把这些意义深长的仪式，结合成为一个相当有系统的仪式，我们现在称它是“弥撒”。

## 3.2 初期教会的弥撒

上解介绍了初期教会中如何接纳并准备一个教外人成为基督徒、还有加入圣教会的过程、圣洗圣事的礼仪，还有呢，就是圣体圣事以及擘饼礼。随着时代的进展，圣体圣事的仪式，由简单而渐渐的复杂，附加了许多的经文和象征性的礼节，结合成为一个有系统的宗教仪式，我们现在称它为“弥撒”。下面初期教会的弥撒是怎样进行的。

根据最古老的圣教会作家们的作品，以及发掘出土的古物，和地窟里面墙上的绘画，使我们得以对初期教会的弥撒礼仪，知道得很清楚。初期教会时期，信友们在那里做弥撒呢？在什么时候做弥撒？弥撒的内容包括了那些部份呢？下面一项一项的说明。

初期教会的弥撒是在那儿举行的？您大概还记得，我在前面讲过，除了纪念殉道烈士，或是在教难严峻的时候之外，弥撒并不是在地窟里面举行的。所以，许多地面上的建筑物，像夫拉维亚府第的前厅、奥斯特里安以及圣赫梅斯两个墓地的经营，都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处所。在正常情形下，弥撒都是在白天举行，除非是教难来临、迫害教会、禁止教友们集会，富有的罗马人，领洗奉教以后，就把自己的住屋提供给教友们集会之用，罗马有许多教堂，都是私人的住宅奉献给了教会，加以改建而成，像普利斯加、则济利亚、希坦斯、格肋孟的私人别墅，也都改建成了教堂，在这些教堂的下面，后人常发掘出旧日住宅的屋基，在叙利亚的沙漠中，考古学家也曾发掘出一座私人住宅改建的教堂。

罗马的教堂，多半都有内外两厅，外厅用来招待一般的客人，内厅呢，则为本家的人使用。这种双厅式的房子，布置成教堂，的确是相当理想，望教者呢，在外厅集合，已经领过洗的教友们就在内厅集合，司祭呢，就站在那条通往内室的长走廊，旁边那间饭厅，就作为领圣餐之用。随着教友人数的不断增加，私人住宅改建的圣堂，不久就无法满足实际的需要了。第一世纪的末叶，教友们就已经开始计划建筑正式的教堂，好能容纳更多的教友。在罗马、爱帝斯、亚巴阿密亚历山大、安提约基等城，正式的教堂，相继的建立起来，巴基斯坦、叙利亚等地，早在君士坦丁大帝以前，就已建造了许多教堂。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弥撒是在什么时候举行？初期教会举行弥撒都是在星期日也就是在主日举行。主日是耶稣复活的日子，圣教会为了纪念耶稣复活，就用主日来代替犹太人的安息日，礼仪都相当的隆重。从瞻礼七晚上开始，教友们就都聚在一起，一同念经、诵读圣咏，以准备参与第二天的弥撒，这正是守夜的时候，主快要来了，我们应该恭敬的等候祂的驾临，要醒悟祈祷，可别睡着了，夜半的时候，弥撒开始举行了，直到黎明的时刻，方告结束。我们现在像圣诞夜、复活夜的子时弥撒，就是保留着这种初期教会所留传下来的古老习惯。参加弥撒的教友，来自远近各地，其中有许多人，参加弥撒是很困难的，例如妻子是教友，丈夫是外教人，领洗进教的奴隶，主人监视得很严，连夜间也不得自由出外，教友们的社会成份高低不同，但他们在天主台前却是一律平等的。

接下来，要说明第三个问题：弥撒祭典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初期教会的弥撒，包含两大部份，第一部份，是准备祭献，目的在准备参加弥撒的人的心灵，弥撒一开始，并不念现

在的“进堂咏”及“悔罪经”，因为在当时还没有这一段。“进堂咏”要到第四世纪方才采用，当时是由六品辅祭代表众人向天主祈祷。这些祈祷词被收集在第四世纪所编辑的一本名叫《宗徒遗训》的书中。六品辅祭代表众人向天主祈祷以后，接着呢，就要诵念几篇祝文，为望教者、为新领洗的教友、病人、俘虏、在矿坑里做苦工的囚犯、即将要受刑的殉道烈士、以及迫害圣教会、杀害殉道烈士的人，向主耶稣祈求，每念完一篇祝文，参与弥撒的全体教友就同声回答：“天主矜怜我等！上主俯听我等！”然后，由主持弥撒的司祭将信友们的祈祷用集祷经作总结。集祷经之后，全体信友都一致的回答：“阿门！”这以后，由一位续经者为信友们朗诵几篇经文，让信友们能够熟习、牢记教会所宣导的教义。这位读经者是站在一个高座上，诵读经文，每次弥撒中所诵读的经文，是按照当天的瞻礼意义，从旧约、圣伯多禄、圣保禄、圣若望、圣依纳爵或是圣格肋孟的书信，以及宗徒大事录中，选择出来，有时候，也把殉道者遇难的记录，选作朗诵的材料。现在不妨让我们闭上眼睛想一想，那个时候的信友们，在教堂里聆听着在主内殉道的弟兄们所经历的种种苦难，多么受感动，内心里多么悲壮激昂！他们都很明白，不久的将来，在他们当中，也将有许多人会遭受到同样的苦难。在这样的光景下，信友们和天主之间的契合，是多么的深啊！他们当时也有个惯例，就是在诵念各段经文的时间，中间插入几段圣咏，信友们有答有唱，在所有朗读经文的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篇，就是福音了！担任朗诵福音的，不是普通的读经员，他至少应是一位“六品辅祭”。在初期教会的早期，那一天应念那一段福音，都由主教来指定，到后来教会制定了成例，每年的某月某日，都应该诵念那一段福音，念福音的时候，参加弥撒的人都应该站着，念完福音以后，主教就把这篇福音的意义做一番讲解，或是指定讲经员讲解。我们现在弥撒中的讲道，便是从这儿演变而来，仪式进行到这儿，弥撒的第一部份，也叫“望教者的弥撒”就算结束了。在弥撒的第二部份，就是成圣体和领圣体的祭祀部份了，开始之前，还没有领洗的人，就应当退席了。

待望教者退席后，弥撒第二部份才开始进行。第一个动作是奉献，为了能够与圣祭相结合，每一位教友，都有所奉献，有的奉献饼酒、有的为赈济穷人及孤儿寡妇奉献金钱或其他东西，教会的执事先把饼酒和其他性质的捐献物品分开，然后把饼酒供献在祭台上，以后的礼仪呢，就都由主教或神父一人单独主持。我们现在所采用的弥撒仪式，其中圣体祭礼的准备和完成，几乎和公元 147 年前的古老仪式完全相同。

奉献礼仪完了以后，主祭者就以大家的名义，诵念共同祈祷经：“弟兄们！我们大家祈祷吧！愿我的祭献，也是你们的祭献蒙天主的悦纳。”信友们齐声回答：“阿门！”念完了这篇共同祈祷经，主祭者诵念几篇称为“密祷经”的经文。这些经文之所以称为“密祷经”，是专为已领过洗的信友念的，不包括望教者在内。接下来，就到了弥撒礼仪的最高峰、最重要的阶段了。序文是成圣体的前奏曲，主祭者要求在场的全体信友热切的祈祷说：“请大家举心向心！”信友们回应着：“我们的心灵已经归向上主。”主祭又说：“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信友们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主祭继续列举出天主的恩惠，记忆耶稣基督降生救赎的伟大奥迹，引证福音的文字，以重复三次的“圣！圣！圣！”的颂词结束这篇经文。司祭伸手覆于面饼和酒的上面，诵念着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所说的话，信友们心中默想着这庄严的词句，耶稣便重临在信友们当中，再度作祭品，自行奉献于天主圣父。

弥撒的最后一部份，是领圣体。耶稣在建立圣体圣事的典礼中，将饼分开，递给宗徒们，所以主祭也把祝圣后的耶稣圣体擘开，初期教会称此仪式为“分饼礼”或“擘饼礼”。主祭者自己领了圣体以后，分送给其他的司祭和六品辅祭，然后信友们鱼贯的列队到主祭面前，主祭者就将圣体分送给每人的右手上，对信友们说：“这是基督的身体！”领圣体的教友回答：“阿门！”按当时的习惯，送圣体时，信友用右手接取，司祭并不将圣体送到信友的口里边，而信友们回答的“阿门！”两个字，含有“我完全相信圣体是耶稣的至圣身体，我完全相信基督住在我的心中”的意义。接着，六品辅祭将盛放耶稣圣血的圣爵递给教友，并对他说：

“这是基督的血，生命之爵！”信友就从圣爵中喝圣血，然后，各自回到原来的座位上静默祈祷，主祭随后把留下来，为病人和坐牢等执刑的殉道者的圣体，暂时供在祭台上。现在，弥撒已告结束，主祭念一端“谢恩经”，然后跪下接受主教的降福，弥撒已完，可以回去了！

这时候，正好曙光初露，东方已是鱼肚白，新的一天即将开始，信友们充满着信心和希望，各回自个儿的家，耶稣在他们心中，他们也已有了勇气去和生活当中困难、危险相周旋了。

从上面我所叙述的弥撒祭典，是公元第三世纪主祭做弥撒，信友们参与弥撒的情形，我们今天弥撒中重要部份，都是自古相沿传下来的，只是增加了一些次要的部份而已，一位古代教友，能在我们现在的弥撒经书里边儿，找到他的时代参与弥撒圣祭时，所诵念经文的大部份。

### 3.3 初期教会的信仰生活

我们除了要明白古代地窟时期基督徒的生活之外，要鼓舞我们、激发我们学习效法古代教友们的信仰精神，圣化我们的生活。首先要介绍的是地窟时期基督徒的生活，他们如何因为祈祷而得到了圣化。当时的教友，不像现代的许多基督徒那样，仅仅只是在星期天弥撒中想到天主，而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实践着圣保禄在罗马书中 14 章第 7 及第 9 节以及斐理伯书信第 1 章第 21 节中所教导的“我们或生或死，都属于天主，为我，生活就是基督。”耶稣曾屡次强调祈祷的重要，而且祂也以身作，给我们树立了祈祷的表样，每次有重大事件发生，祂事先必作长时间的祈祷。祈祷，构成基督徒生活的一部份，更适当的说，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不断的祈祷。

亚历山大城的圣格肋孟就曾留下下面的这一段文字，他写道：“我们将自己的整个生活，当作一个瞻礼，因为我们确信，天主无所不在，处处都在。无论我们在耕田，或在海上航行，都可以赞颂天主的圣名，所谓祈祷，就是和天主谈话，基督徒在散步的时候、谈话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工作的时候、读书的时候，随时随地都可以高举心灵，向天主祈祷。”

信徒们每天数次面向东方祈祷，东方是乐园所在的方向，也是耶路撒冷所在的方向，他们时而高举双手，时而紧捧双手，双膝跪下或俯伏地上，他们在额头上、口唇上和胸上，划三个十字圣号，同时口中诵念着祷词。公元 140 年时，亚立司泰提就提这样描写说：“基督徒每天早晨，在每一个时辰，歌颂天主的恩泽，他们在吃饭、喝水时也想到要感谢天主。”

早期的基督徒，每天主要的祈祷时间有下面几个时段，当然清晨鸡鸣时到黎明时是黎明的祈祷，从日落时到点灯的时刻有傍晚的祈祷，从早到晚的各种生活中的主要活动，都伴随着祈祷，像起身、进食、就寝，出门访客、工作、旅行。此外还有一个从犹太古教传承下来的习惯，在每天的第三、第六、第九时辰，作更隆重的祈祷。

当时的信友，每天念些什么经文呢？经文的内容，因时代久远，已经失传，但确知当时的信友一定念“天主经”。此外，信友们也用圣咏赞颂天主，也引用犹太民族的一些传统经文，此外殉道烈士们的传记中也提供了许多优美的祷词，是面临死亡的勇士们发出的信仰和希望的呼声。我现在就引用一段公元 155 年圣鲍利加布的祈祷词供各位参考。

“主，全能的天主，耶稣基督之父，你的爱子教导我们认识了你，我感谢你拣选了我，在今天，在这个时辰参加殉道者的行列，分尝基督的苦，将来灵魂和身体都能享受永生。但愿今天我能加入殉道者的行列，献身作一个肥硕可爱的祭品。真理的天主，为了这个恩惠，我赞美你，借着永生的耶稣基督，我感谢你，愿你和祂和圣神，在现在及将来，永享光荣，阿门！”这是斯米纳的主教圣鲍利加布，在受火刑的时候，所朗诵的祈祷词，也是当时教友们每天诵念的祈祷经文。

初期教友对祈祷的看法，和现在的一般教友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我们一提到祈祷，就认为那是向天主有所请求，希望天主俯允我们的请求，初期教友比我们了解祈祷和圣事真正的意义。他们认为祈祷就是和耶稣谈话，如同当年往厄玛乌去的两个门徒，他们和光荣复活的耶稣共同谈话一样，如同我们将来在天国与耶稣面对面倾心欢谈一样。教友领圣体，就是参加耶稣爱难前夕的最后晚餐，就是参加不久的将来要在天国举行的永久圣餐。

初期教会的教友充份的明白，所谓如何圣化时间的问题，将瞻礼和祈祷排列一定的次序，列入全年的日历和每星期的日子里，使每天的生活能够完全被圣化，每天的时间都奉献给天主。星期天是每个星期的中心，因为这是耶稣复活的日子，以星期天作为每个星期的开始。犹太人原有守严斋的习惯，基督徒也保持了这个习惯，也利用这种守斋的方法补赎罪，但把守斋的日子加以变更，改在每个星期三和星期五，全年的日历，也按着各大瞻礼安排，刚开始的时候，重要的节日，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耶稣复活节”。不久以后，纪念基督一生事迹的其他节日相继的排定，“耶稣圣诞瞻礼”很早就有了，犹太人的“五旬节”，改为“圣神降临节”。

借着圣事与祈祷的圣化，教友们的心灵渐渐地变化了，他们渴望与基督合一，使自己的生活动成为天主的肖像。圣儒斯定曾经这样的描写人心渐渐洁净、解脱而与基督爱德的精神相贯彻：“从前我们以荒唐为乐，现在贞操成了我们的幸福，从前实行魔术，现在奉献自己给天主，从前贪财，现在把所有的施舍或归为公有，而各取所需，怨恨、谋杀、彼此反对，风俗的区别使我们不在家里收留外人，现在，从基督降生以后，我们生活在一齐，我们为仇人祈祷，我们为不公道的仇教者求得回头，为能使他们也符合基督高尚的教义而生活，也能如同我们盼望从天主，世界的主人那儿获得同样的赏报。”我们可以这么说，初期教友的一切伦理原则，都受到这种成为天主肖像、同化于基督的大原则所支配，而耳目一新。模仿基督，是初期教会一切著作的基本概念，当时的学者和教父们，随着各人的风格，把这种观念加以引申和发挥，有的思想家认为，人应当度一种纯朴而简单的生活，就像《善牧》这本书的作者赫马斯对基督徒的理想生活，就抱着这样的看法：“基督徒是纯朴的、知足的，从来不互相仇恨，一片天真，充满了同情心。”其他作家也强调灵修的重要性，谋求能与天主密切的结合，归纳起来，他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不过所采用的具体方法略有不同而已。他们都是劝教友们效法耶稣，更新自己的内心、更新自己的生活。博爱的原则，对当时残酷、无情、蔑视公平的阶级社会、盛行奴隶制度的罗马帝国而言，真正的带给人温暖，使社会得到改革。博爱是伯多禄、若望以及宗徒们把他们师父的教训，不断的谆谆告诫于教友们的，要求教友们努力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爱成了圣教会最明显的标记，“爱”也成了初期教会的代用词，当时的人称教会为“阿伽陪”，“阿伽陪”是希腊文的“爱”，圣教会就是“爱”，基督徒超脱了社会阶级的界限、种族语言的不同。对这样高超的理想，是不是一切教友都忠心实行了呢？人的本性是软弱的，客观的环境往往产生重大的阻挠和障碍。任何高尚的原则，到了实行的时候，必然的遭遇到种种的阻碍，初期教友的信德固然是活泼有力的，但是，假若我们以为他们个个都是圣人，那就未免过份了，他们和我们一样，随时都有遭遇诱惑的可能。依照当时的情形，他们遭遇的诱惑，比我们更严重、更危险，我举个例子说吧！他们一天到晚生活在外教气氛中，很容易受崇拜偶像的诱惑，教难期间他们很容易受到变节背教的诱惑，所以当教难平息以后，对于背了教的人，圣教会究竟采取那种态度？耶稣只把赦罪的权柄，交给了伯多禄和他的教会，起初，圣教会并没有一种宽恕罪过的方式，在很多情形下，只施行圣洗礼而已，对于轻微的过失，就规定了守大斋、施舍给穷人、祈祷等神工来加以补救。我们无法正确的指出补赎法则的编定，究竟是在何时完成的。对于这件事，在第二世纪中，教会内存着两派主张，一派主张凡受过洗的人所犯的重大过失，尤其像崇拜偶像、犯奸淫及杀人等三种罪，是不能宽赦的，即使犯罪的人对自己的罪行感到后悔，并加以补赎，也没有希望能与天主及圣教会重修和好。这种从严的主张，曾提到几位在教会内很有

名望的戴尔都良、奥利振、希波利忒等，都多少与之有关系。不过这种从严派并没能在教会内形成优势，教宗们，尤其是圣加里斯多的看法和行动，就不太一样，也比较合乎人情和福音的精神。教会为了遵守耶稣基督的真正教训，承认了补赎原则，因为耶稣基督就曾经宽赦过那犯奸淫的妇女，也曾在十字架上时，答应忏悔的右盗升入天国。公元 150 年左右，在赫马斯所写的名叫《善牧》的这本书中，就已经把这个做补赎的欢念加以申明了。到了第二世纪的末期，每个自认犯了重大罪行的教友，必须对团体做一种忏悔，他暂时的被摈斥于教会之外，与教友团体隔离、取消领圣体的资格、还应当被强制做一些坚苦的课业及谦卑的行为，难堪的补赎，一直到主教用覆手礼将他重新引进教友的行列，因此，在当时存在着以博爱及慈悲的精神为基础的公开忏悔与庄严的宽恕，这便是补赎的悠远历史。

### 3.4 初期教会内的生活

公元初期的三百年，分散在各地的地方教会，他们和整个教会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无论从什么角度观察初期的教会，发现它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教会是一个集体的组织、社会性的组织。在圣教会内，信仰耶稣基督的教友，绝对不是孤独的个体，他是属于教会的一份子，他也是一个整体的元素。基督的教训固然是对每一个人而颁发的，以每一个人为对象，基督同时也把每一个人团结成为一体，以祂的圣爱将众人团结成一体。基督的救恩，为自私自利的人、为那些对自己的弟兄漠不关心的人，是不发生效力的。我们非但希望自己得救，同时应当帮助别人得救。

教会，指的是“由基督而来的团体”。这个名词，按希腊原文的意思是指“集会”而言。不过这并不指临时的集会，而是固定性的团体组织。圣保禄宗徒指出，教会这个名词，包含有四层的意义。第一层是，信友的集会。第二层是信友的团体。第三层是，教会是基督永常临在的证据。第四层是，在天国，教会是基督所救赎的诸圣团体。这样，教会是基督徒的团体，与其他任何团体有基本上的差别。它不是犹太式会堂的团体，因为在犹太会堂里，他们是按着自己的籍贯、宗族关系、社会地位而集合，教会也不是外教人互助团体，也不是某种神秘宗教的团体，基督徒的教会是一个现实的团体，独一无二的团体。

在任何地方，只要有基督徒，就设有一个团体、一个教会。原则上，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教会，但是，每一个城市中，只有一个教会，这一点，是基督徒的教会团体与犹太式的会堂团体不同的地方，这一点也是基督徒的教会与崇拜其他神祇的团体不同的地方。分散在每一城市附近地区的基督徒，都隶属该城市的教会。例如，圣依纳爵有时候自称为安提约基主教，有时候也自称叙利亚主教，就是这个缘故。为了避免在教难时期内，某个地方教会受到打击而无法与其他地方取得联络，各地教会都有严密的组织，到了紧急时期，可以独立生存，各地教会内都有自己的领袖、有他的神职班、健全的经济制度、地方性的社会福利事业，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有他自己的习惯和礼仪。这些，只是从横的方面而言。至于各地教会彼此相互间的关系而言，假若从纵的方面而言，教会是从上而下的，各地教会都直接隶属唯一的最高领导机构，也就是罗马圣教会。罗马教会的地位，在各地教会之上，各教会也都隶属于罗马的统治，否则就是裂教，就是自绝于基督的圣教会。

初期信友对于教会的组织方式，认识得很清楚，他们坚决相信自己隶属于唯一的罗马圣教会。教友的出身和社会阶级，个人性情尽管不同，但都隶属于同一个教会团体。教会是至一的，由宗徒传下来的、至圣的，这是耶稣所创立的教会的特征，这些特征，绝对不是后来的神学家创造的。在初期教会的时代，教友们对这点，已经充份认识。

按照初期教友的看法，教会是至一的，若望福音第 17 章 20-21 节，耶稣受难前的大祈祷中，不是已经说过：“父啊！求你使众人都合而为一，成为一体，就如你在我内，我在你

内一样。”初期教会时代的作品，都认为教会必须是至一的。圣保禄的信函、圣若望的著作都强调这一点。《十二宗徒的训言》，祝祷天主使教会由宇宙的四方八面集合起来，圣格肋孟也曾作同样的祈祷，圣依纳爵主教是第一个用“公教会”这三个字来描述教会的至一性，他曾这样写道：“团体应该设立的地方、耶稣基督所在的地方，便是公教会所在的地方。”两千年来，无论在教理方面，或是在组织方面，教会一贯的保持着它的至公性，永远是至一的、至公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团体，不但是至一的，而且是从宗徒传下来的，这不是空洞的理想，而是历史的事实。我就拿公元 180 年左右担任里昂主教的圣依肋内来做个例子。圣依肋内的师父是斯米纳城的圣包里加布主教，而圣包里加布与安提约基城的圣依纳爵主教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圣依纳爵主教则是圣若望宗徒的弟子，相传是圣若望宗徒的教导而皈依圣教会的。所以呢！这些教会团体和耶稣基督是一脉相承的，来龙去脉很清楚、很明显。圣格肋孟在他的书中是这样写的：“基督来自天主，宗徒来自基督，宗徒们在圣神的引导下选派了若干人担任主教的职务。”圣依肋内在阐述教会的基本原则时，也强调教会必须保持宗徒所传授的一切教训。

教会也是至圣的。这一点无论是初期的教友，或任何时期的教友，都一致公认的，这是教会最有决定性的一个特征，教会是至圣的，因为它是耶稣基督亲自创立的，它是基督的净配，属于基督的奥体，是从耶稣满流鲜血的肋旁生出来的。宗徒们的书信、默示录、护教书以及初期教会教父们的著作，都明白的指出，教会和降生成人的天主耶稣之间，具有亲密不可分的关系。圣保禄在“格林多前书”第 12 章第 12 节就是这么说的：“教会就是基督自己”；圣奥斯定也说：“基督传扬基督，被祝圣的教会传扬受祝圣者，基督传扬基督指的就是圣教会传扬基督。”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的得到一个结论，作为基督肢体的基督徒，应该是一个圣人的团体。当然教会的每一个份子，教友们的神圣性是相对的，软弱的人性，难免有种种缺点。不过基督徒有必要力争上游而不能与没有信仰的人那样的随波逐流，致力于修德成圣，是他一生努力的目标。

所以教会呢，具有着双重的性格，兼具了神性和人性，因为教会的组成分子是人，所以呢，教会也有它特定的组织，采用特定的方法，但是教会所追求的目标绝对不是现世的目标。它的一切活动因而也超越了历史的范畴，以天国为直接目标。就有神学家这样说：“圣教会是天主圣子永久的降生。”

教会既然是人的团体，就须要有形的组织，所以耶稣基督亲自选了几位宗徒，这是教会行政管理的基本组织。自古以来，就有许多纪录，可以证明教会有固定的神职系统。这种制度在教会成立以后，就已逐渐形成，代代相传直到现在。从起初，信友便明显的分为两种，一个是地方教会团体的总体，也就是该地区的全体教友，一个是这个地方教会团体的领袖“神职人员”。

神职人员负责管理信友们的精神及物质利益。他们施行圣事、教育信友们、护卫教友免受暧昧言论的侵害，并且还负责攻斥异端和裂教的邪说，但这并不是说，教友们只处在被动的地位。他们对教会的事务都非常感兴趣，教会当局有事也自愿去请教他们，也就是说他们用选举方式选出他们教会的领袖，但教友却无法赋给神职人员的神权，这种权能的传授，是一种神圣的仪式，是由领受过神权的人，举行特别的仪式，在仪式当中举行接手礼，传授给新的神职人员。

圣格肋孟和 12 宗徒的训言提到，初期教会的神职班分两级，各地教会由当地主教管理，主教的助手是执事，隶属于主教，秉承主教的命令执行教会的工作。到了第二世纪，按照圣依纳爵主教的记述，已经采用三级制，那就是主教、长老和执事。长老就是我们现在的司铎。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这三级教会的领袖和管理人员是怎么产生的。前面我曾提到，教会是

人性团体也是神性团体的双重性，所以产生的方式，也要从人性和神性上的要求来拣选。教会既然是人性的团体，所以必须拣选道德高、博学多才的人出来担任领袖的地位；教会也是神性的团体，所以教会领袖的理想人选，是那些承受宗徒衣钵，与宗徒有直接渊源的人物，也就是说，圣伯多禄、圣保禄、圣若望亲手祝圣的那几位主教的门徒。教会的神职班网罗了教内第一流的人才，无论在圣德方面、或才学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各地神职班的领袖是主教，神职班的下一级是执事，执事和信徒经常有接触，在教会礼仪中，担任一部份的职务，但至少在最初的时期，执事的工作，比较偏重在物质方面，像举行圣餐礼时维持秩序、弥撒中收集信友们所奉献的祭品、探访病人和囚犯，办理慈善事业，此外，在初期教会会有许多女性执事，她们都是年高德劭的妇女，女性执事通常担任协助管理教会的慈善事业，这些男女执事在教难期内，发挥了英勇的精神，杀身成仁，舍生证道。在执事职务的上一层是司铎，也称长老，他们的职务和今天的司铎们相同，不过那时候，司铎不是以个人的身份参加各地区的教会，而是集体的参加教会工作，每一个地区的司铎组成一个长老团来襄助当地的主教，是主教的顾问和助手，供主教咨询，并不与主教处在对立的地位，服从主教的命令。神职班的最高上层是主教，主教的权力异常的大，管理全教区的教务，随着教务的发展，各教区开始逐一的划分，每一个教区设主教一人。那么，到底主教的权力有那些呢？主教的第一个职权，就是礼仪性的职权。初期教会时，重要的圣事仪式，是由主教主持的，信友们的生活又与领受圣事有着密切的关系。

主教的第二种职权是讲道，因为主教是宗徒的继承人，但任着先知和导师的任务。主教的第三个职权是管理教会的财产，信友奉献给教会的财物，由主教来负责分配，孤儿寡妇由主教负责照顾，外方信友过境，或信友由远地来避难，由主教招待收容。

主教的主要职权是监督教区内教会的道德和宗教生活，是羊群的牧者，羊群有义务服从主教，主教也以爱情、热心出力，并以自己的德行和表率来对待自己的羊群。初期教会的主教，堪称为教会的柱石，他们捍卫着新生的教会，给新生教会铺平道路，到处撒播福音的种子。由于这种主教制，圣教会才坚韧地适应一切环境，抗拒一切打击，维持教义的完整。我们看到今天圣教会繁荣发展的情形，确实应该向这些古代的主教们表示无限的敬意，他们实在是功不可没啊！

### 3.5 教会的统一与罗马宗座的权威

上一节介绍了公元初期的三百年，分散在各地的地方教会，和整个圣教会的关系，也谈到教会的组织体系以及每一层次所赋有的职责。尤其是各地教会的领袖主教的职责，正因为初期教会的主教，为今天的教会奠定了良好稳固的基础，最后因为教友团体的不断发展，还建立了更基层的神职人员，有看守圣堂的司阍、驱魔者、辅祭、诵经者以及第五品。

教会的最初三个世纪中，神职界并没有守独身的责任，但从圣保禄致弟茂德和弟铎的信中，可以看出，结婚两次以上不能晋升为司铎，保禄更看重独身是明显的，而且也符合耶稣的教训，从第二世纪开始，教会很尊重那些发贞洁愿的男女，很早教会便宁要那些愿意独身的人晋升为司铎，不久以后，独身者一晋升为司铎，便丧失了结婚的权利。

接下来必须谈的是教会的统一和罗马宗座的领导地位。我们在前一讲中，就已经看出，教友们对统一的感觉是那么的深，不但在内心，而且表现在行为上了，当基督亲选的宗徒们还在世时，他们能亲自管理那些自己创立的团体，在教友中维持着友谊和亲善的关系。宗徒们先后去逝离开人间，以后，同样的友爱关系还能存在着，这也可算得上是初生教会的动人事迹之一。例如，在各地教会中，经常有人来来往往，彼此相互报告或信件往返，几时某地教会有可滋推荐的善表，像殉道者的英烈事迹啦！便立刻传达给其他团体知道。圣保禄和圣



依纳爵主教的书信集，就是这样流传开来的，如果发生了什么问题，邻近地区的主教们，也集合起来，一齐开会研究商讨。

但是这样友谊的来往，也许只能说是各地教会的一种团结合作，借以保护信仰的宝库能够纯洁无永不变。并且借以维持教友和神职人员彼此间爱德的关系。事实上呢！有些重要城市的主教区，像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小亚细亚的安提约基亚、义大利的罗马，创立得最早，是从宗徒时代，直接由宗徒亲自创立的，所以渐渐的，这些教区的主教便有了领袖的地位，而在他们当中，有一个教会，已然被大家所公认，享有特殊的权威，那就是罗马的教会，时间呢！可以推到宗徒时代的末期。

公元 95 年左右，道米先皇帝在位的末年，希腊最重要的教会团体，也就是格林多教会，起了严重的争论，无法和睦相处，当时若望宗徒虽然还健在，但不是他负责去恢复秩序，而是罗马的主教格肋孟，也是伯多禄的第三任继承人。教宗格肋孟派了两位使者带着他亲笔信函，去探访格林多，这封信充份表现罗马主教，也就是教宗，绝不是以朋友的身份写的，而是以教会元首的地位颁给属下的命令，信里面的词句非常诚恳，格肋孟叮嘱格林多教友切勿陷于分裂，但说话的语气，明显的表示，他对格林多教会掌握着管理统治的权力。我们可以有两种假定，第一种假定是，格林多的教会，事先向罗马主教请示解决纷争的方法；第二种假定是，罗马主教自动的干涉格林多事件。假若采第一种假定，那就表示，格林多教会承认罗马主教是教会的元首，也就是说，罗马教会的领导地位，在当时已经是众人所一致的公认。若采用第二种假定，那就表示，罗马主教的领导地位，早已是各地教会所承认，罗马主教方才能够以上级教会的身份，干涉格林多的纠纷事件。更可注意的，他不单是劝告而已，而是如同有权威的、明白的表示该听从他的话。事实上，格林多教会的信友和神职人员都承认了这种权威而俯首服从了罗马。

除此以外，我们还有其他的证据。公元 106 年，安提约基亚的主教圣依纳爵，给罗马的主教写信时，曾用了这样的字句：“至书于统治罗马人民的地区教会，在天主前堪受遭荣、祝福、赞美、纯洁无瑕，依基督训人的友爱之道长的教会。”这些话，绝对不是礼貌上的客套话，因为圣依纳爵的书信流传到现在的很多，依纳爵写给其他地方教会的书信，从来不用这样辞句称呼收信人。前面那段话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句是，依纳爵称罗马教会为“统治罗马人民的地区的教会”，他称呼其他地方的教会时，只用所在城市的名字，例如安提约基的教会、特拉利斯的教会，斯米纳的教会。为什么依纳爵对罗马教会不用同样的名称，而称之为“统治罗马人民的地区的教会”呢？当然是有特别的用意，不是吗？这种独一无二的称呼，表示罗马教会的地位，与其他地区的教会完全不同，它不是地方性的教会团体，而是整个圣教会的统治者。第二点依纳爵称罗马教会为“友爱之道长的教会”。“友爱”这个词句，在初期教会的用语当中，原是指“统一的圣教会”，也就是整个圣教会而言，称罗马教会为“友爱之首长”，也就是说，罗马教会是整个圣教会的领导者。依纳爵还接着在信中写：“你已给他人施教，那么我希望你所劝的与所命令的，常被奉行。”依纳爵主教是当时帝国东方第一把交椅的主教，竟清楚的说出这些话，并借着文字流传到今天，这是罗马宗座被尊为最高权威的强有力证明。

公元 180 年左右，里昂的主教依乃内，给了我们另一个证明，他自问说：“到什么地方去找传统的教训，完整而不受异端影响呢？”他自己又回答说：“在宗徒们的教会中，真正教理的受托者，特别是在罗马的教会。”事实上，只有罗马教会，因他高级的优越性，该是一切教会，也就是散居在全世界的教友都该同它一致，各地教友在他内保存了宗徒的传统。公元 189 年教宗维克多在位时，我们便见到行使这种权威的明显例子。很久以来，对举行复活瞻礼的日子，便有两种不同的惯例，在亚洲地区的教友，按照可以上溯到圣若望宗徒的传统，是在犹太人举行“逾越节”的日子，三月的月圆日，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其他的地方，很早就已经不按照这个习惯了，他们是在月圆以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庆祝“复活瞻礼”，当

然这样的不同日子，一点儿也不影响到信仰的本身，这只是一个纪律上的问题，不过总觉得不相宜，教宗维克多要硬性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呢，就召集了全教会的会议，命令一致遵守罗马的惯例。亚洲地区的主教们，为忠实履行他们原有的古老传统，拒绝服从教宗维克多下令开除不服从的主教们的教籍，这也未免太严厉了，依乃内主教固然不否认教宗措施的合法性，但写信给教宗，劝他不要操之过急，只是为了纪律的问题，须要开除可敬主教们的教籍吗？依乃内从中的周旋，发生了良好的效果，教宗接受了依乃内主教的意见。从第三世纪，亚洲的教会也都采用了罗马在月圆后的第一个主日，来庆祝“复活节”的习惯，这件事，很清楚的显示了第二世纪末叶，罗马教宗，已经行使了他的最高权力。

第三世纪时，各处教会屡次向罗马求援，为能解决各种困难越来越多。例如，迦太基的教会，因为是否宽免在教难时背教教友的问题而意见不同时，圣西彼廉主教和反对他的主张的对手，都自动的到罗马，希望在罗马教宗这儿能获得解决，事实上，教宗也真的依照主耶稣基督所教训的福音精神感召而获得了解决，这也正证明，在圣教会的历史的古老时代，各地教会已经承认罗马教会是他们宗教的中心，他们统一的圣地。天主教，不只是借同一的信仰，而联合成至一、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而是一个身体，它的头在罗马。

为什么罗马教会被承认有最高的权威？为什么初期教会的时代，那么多有名的人，像包里加布主教、依纳爵主教、依乃内主教、戴尔都良、儒斯定、奥利振都特别遵从罗马，甚至还专程到罗马去参见教宗？理由是，不在罗马主教个人的价值和魅力，也不是因为罗马是帝国的首都，罗马教会的主教就沾了地利的光而身价百倍，诚如圣依乃内所指出的，初期教会信友尊敬罗马教会，因为罗马教会是圣伯多禄宗徒手创的，而圣伯多禄是基督在世的代表，基督将祂自己亲手创立的教会，委托给伯多禄和伯多禄的继位者全权统治。圣格肋孟的书信中称伯多禄、保禄两位宗徒为罗马教会的砥柱，这两根砥柱支持着永生之城，罗马主教的御座。这些初期教会的教宗们，在地窟中度着隐晦的生活，没没无闻，我们仅仅只知道他们的名字，至于详细的生平事迹，大多数已经没有任何文献可供参考了。教会以殉道圣人的礼仪，特别纪念着他们，因为他们或是献出自己的生命，或是忍受与流血致命类似的辛劳和痛苦，执行了开拓基督神国的艰巨任务。无论这些教宗是伟人也好，是平凡的人物也好，或则是他们个人的才智如何？这些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他们代表的是一个永恒的制度，是一个一脉相承，万世一统的永久事业。

从第三世纪开始，教宗的权力大大的增加了，罗马教会是圣教会的中心、罗马主教是圣教会的领袖，无论教会遭遇到多么严重的打击、迫害，罗马主教已通过宗徒之长，和圣教会的真正创立者耶稣基督，直接发生联系，这种联系是任谁也无法予以摧毁的，福音中也明确的记载伯多禄的地位，因为这是耶稣基督自己亲自确立，并且也当着门徒们的面亲自说：“你是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地狱的门，不能同他对敌。”

### 3.6 初期教会的文化

初期教会的统一性，和罗马教会的主教担当起整个圣教会的领导地位，也就是通常所称的“罗马宗座”或“教宗”担当起教会领袖的重责大任是必须肯定的，也建立了自耶稣基督起，经伯多禄而到现今教宗本笃十六世，一脉相承的圣统制度。今天要概略的说明初期教会在文学、艺术等文化方面，对欧洲的贡献。教会在宗教文学上的渊源是四部福音、宗徒大事录、默示录和宗徒们的书信。有关福音成书的经过，我在这儿，不作介绍，因为这部份在前面的单元中介绍过了，也就不必再来加以重复的介绍，这一节将介绍初期教会在艺术、文学、教父学方面所作的贡献。

现在就从地窟里边所发现的各种装饰和壁画谈起吧！最初，地窟的坠道、墓穴石棺，外

表上和当时当地的教外人的装饰，没什么两样，他们的壁画属于庞培式的；他们的浮雕，一笔一画都模仿着当时罗马的雕刻术。圣教会的领导人物，公务太忙，无暇兼顾这方面的事，但是，渐渐的，一种新的富有基督精神的艺术，渗入了壁画中。

在第二世纪时，已经清楚明白了教会化的艺术，对圣教会有很宝贵的贡献，对教友们发挥了教育启发的作用。宗教艺术成了宗教教育和宗教道德的辅助工具，宗教打入了艺术的领域，产生了许多新型式的画像，虽然看起来未免稍嫌粗俗，但是初期教会教友的虔诚，却在这些粗俗的画像中表露无遗。而在当时，画像的需求量太广，技术熟练的艺术家不敷分配，描绘、雕刻、着色的工作，往往让普通工人来替代，当然了，工作的技术就不精巧、品质也就粗俗了。不过宗教艺术的画家，雕塑家不是像现在那样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他们只希望用艺术作品来光荣天主，和熏陶教友们，这种朴实无华的宗教艺术，随着时代而发展，也奇迹似的创造出无数的天才作品，在宗教艺术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

接着呢，要介绍的是公元第一到第三世纪，宗教文学的萌芽和发展的情形。公元第一世纪末，最后一位宗徒圣若望去逝后，结束了宗徒时代，也结束了天主默感圣经的时代。另一个由普通人撰写宗教作品的时代开始了，这些普通人，指的是受过伟大圣人教育，充满了他们从泉源本身直接得来的初期教会的精神，他们曾受过宗徒模范的教训并且直接参加了以十字架征服世界的人们。这种广大文学的总体，在第二世纪便开始了，也就是圣教会历史学家所称的“教父时代”。“父”，起初是指各地教会的领袖及主教、教友，指的是教义上的辩护者，特别是指那些没有主教身份，而为了信仰去向异端邪教宣战的人们。在原则上，被称为“教父”的作家，必须具有卓越的正统性，他们必须具备初期教会的伟大传统，教父们所研究的材料非常广泛，有些人的写作偏重于伦理的教训，对教友生活的规范提供他们的意见，呼吁教友忏悔，以强而有力的言词，谴责当时教会以及信友的过失及错误行为；有些作品则是注重解释一些神秘的经验，呼吁号召信友如何与天主相结合；还有一些作品，渐渐的形成了以后称为“神学”的科学，也就是有关教义要旨，以及在实际生活上牵涉到的有系统的评论。“教父文学”的主要贡献，是在于把不变的教义的形成加以确定，并且使启示的真理，更能与世人相接近。教父们的这些著作，有两种特性，我们应当特别加以注意，这些作品必须具有圣经和教育的特性，教父们认为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的行动，只有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在传统上的价值及事业上的勇敢之间，达到正确的平衡点上，才真正是有效的。

教父们的文学作品，全和圣经关系密切，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根子，只有在耶稣本身，才能找到生命，圣“热罗尼莫”就说过这样的话：“不采用圣经就是不认识基督”。他们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他们的文学富有建设性、实际性与教育性，目的在传扬耶稣基督指导人灵、教育世人。

第一批教父，我们称之为“宗徒时代的教父”，这些是圣教会最初两个世纪的作家，圣依肋内对圣格肋孟所下的评语是“他的耳朵中还保存着宗徒们的话，他的眼前，仍旧有宗徒们的榜样。”这几句评语，也可以适用在一般的宗徒时代的教父们。这一个时期教父们就籍贯而言，有的是罗马人、有的是叙利亚人、有的是小亚细亚人、有的是埃及人。以身份而言，有的是主教、有的是普通信友、也有出身奴隶、经商致富的商人，但都是用希腊文写成的。他们的作品，与新经相比或与以后的教父著作相比，不一定全部都是杰作，但是他们具有作见证的重要价值。因为教父，在教会中享有特殊的权威，他们是初期教会教友生活的直接证人，它们是研究初期教会历史，不可缺少的参考料。我们借着这些著作，才可以想像到初期教会的情形，也借着这些作品，对于若干的教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些教父们写作的动机只有一个，他们借着文字来阐述信德的道理、提倡灵修生活。

在宗徒时代的教父们当中，有一群人被称为“护教者”，这些归化的知识分子，运用他们的才能为教会服务，驳斥各种以毁谤天主教为目标的言论。从公元150年起，展开文字护教运动，尽心竭力为教友争取宗教自由，这些教父指出，对基督的信仰是值得敬重的，基督

是值得信奉的。护教者中，最著名的教父是儒斯定。教会的思想界在儒斯定的推动下，迈步前进，护教文学在公元第二世纪蓬勃发展，他们不但得批驳外来的敌人，而且还要克服那些接受了基督而又败坏教义的内在劲敌，我们称那些抛弃教会的一部份启示的真理，而自以为仍然是基督徒的人为“异端者”。天主教初创的时候，并不是进入一个尚未开化的世界，那些受过教育的归化者，他们对世界、对神、对人生命的起源，都有了既定的观念，总而言之，他们已有了一种哲学，奉教以后，愿意把这种新的信仰和得之外教主义的观念互相调和。他们往往对教义、对伦理规则，给予过高的评价，结果，完全误解了教义反而与真理背道而驰了。举个例子，在初期教会，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思想，就是：“基督不久就要回到人间，基督会在最短的时期内，将以庄严的和可怖的姿态重临世界，进行最后的审判。”在这个错误的思想之下，产生了“千年说”的异端教派。他们妄称耶稣重临后，将和义人统治世界一千年，在这一段时间呢，义人将享受各种幸福，过了这一千年，才会举行世界末日的最后审判，这一个异端谬说，正是达马斯教宗在位的时候，被教会所驳斥。

另外呢，有一批宗教狂热的人，一方面相信基督于最短期内第二次来临之外，另一方面相信圣神继续不断在一些被特选的基督身上表现出来。第二世纪的末期，有一个弗里基亚人名叫蒙达努斯，自称自己受到预言的神恩，他在近东各省进行狂热的宣传活动，向人宣称世界末日快要来临，圣神将光荣地出现，五旬节那天的圣神降临，只不过是初步的表现，将来一定有更隆重、更庄严的显示。他甚至妄称自己是圣神的传布者，是天主手中所弹的古琴。在神秘主义最容易被拨发的近东，蒙达努斯的邪说很迅速的传开了，弗里基亚的居民怀有偏激的宗教情绪，为了做异教的司祭，不惜接受宫刑，所以蒙达努斯离奇荒诞的言论对弗里基亚的人很有吸引力。大概从公元 170 年开始，一个半疯狂性的异端运动，像狂风怒浪似的袭击着小亚细亚，以后这股歪风也吹向南方，蒙达努斯派的异端教会团体纷纷的设立起来。第二世纪的另一个异端教派比蒙达努斯派更危险，在教会历史上，称为诺斯替派的神秘主义。这个派别的性质很复杂，以后的章节会仔细讲解。

最后谈谈有关“伪经”的问题。大概在公元第二世纪的中叶，开始出现一种宗教性的通俗文学，它们是一些假托宗徒之名，而模仿“新经”的书籍。教友们觉得圣经里边儿，提到宗徒们的事迹太少了，像宗徒们的传教旅行、他们的致命；还有呢，教友们也愿意多知道一些耶稣的儿童时代、圣母和圣若瑟的生活、耶稣的整个家族等等。有些作者就凭自己丰富的想像力，以补福音及宗徒大事录的不足，诸如这类的作品，就是那个时代的宗教小说，有美丽动人的插曲，也有许多荒诞不经的事，使得教友们被奇异的叙述所吸引，因而想入非非，对历史和地理也都凭空捏造，所描述的奇迹更是滑稽而可笑，和真正来自宗徒因天主的默感而写成的“新经”相比，实在是粗俗。

圣教会从一开始，就非常小心的把来自宗徒而受天主默感，或至少是经过宗徒认可的书，同这些粗俗滑稽可笑的作品分清楚。戴尔都良曾经讲述在公元 170 年左右，在小亚细亚，曾经流传过一本名叫《保禄行事录》的书，是一位司铎因为太爱圣保禄宗徒，而冒他的名写的，这位好心有余而明智不足的司铎，就因这事受到了撤职的处分。由此可见，教会为了保卫教友的信仰，措施是非常严厉的，这一类的作品，总也不许在圣堂内公开的诵读。

第二世纪末叶，圣经 27 篇书目便已经确定了，有一位盎博罗削图书馆的管理员漠拉托利，他在公元 1740 年发现了一份第二世纪末编成的“新经”书目，这份圣经书目证明了罗马教会所有的圣经书目和今天教会的书是完全相同的。到了中古时代，“新经”的书目，已经不再有异议，异端的危险呢，也过去了，教会才对这些为了满足天真好奇心的宗教小说采取了宽大的政策，这些伪经的内容，也就成了宗教艺术家、画家、雕刻家们表现艺术天才的素材。

## 3.7 第二世纪护教学者

### 3.7.1 儒斯定

下面继续按照天主教会历史的发展，为您作简明扼要的报导。上节介绍的是教会初期的教父们及护教文学兴起的经过。现在要介绍的是公元第二世纪中著名的护教学者们，第一位要介绍的是儒斯定。他生于巴勒斯坦，原本属于拉丁民族，世代侨居于巴勒斯坦，家道相当富有，从小就喜欢研究哲学，他旅行东方各地，在各种不同派别的哲学中寻找真理，但却找不到任何一派的哲学，能满足他那饥渴不安的心灵，最后，在凯撒利亚城，他遇到了一位年事已高、信奉耶稣基督的教友，帮助他认识了基督，并且使他懂得天主教义是真实的智慧。儒斯定在公元 130 年左右，领洗进教以后，并不放弃他所爱的哲学，他原先居住在厄弗所，以后到罗马去，还在罗马创立了一所学院，传授天主教哲学。他教学的方式与当时一般的哲学家相同，但教材的内容是基督的圣道，他拥有许多门徒，常作公开演讲，将非基督徒反对教会的理由予以驳斥，外教哲学家对他的行动感到不安，甚至嫉妒他的成就。圣儒斯定是写过不少作品，但流传到现在的只有三篇，其中的两篇记录了儒斯定一面驳斥诽谤，为基督徒辩护，并且把哲学的理论并入教会的教义之中。公元 163 年，奥理略皇帝在位时，一个名叫克莱森斯的外教哲学家，出于嫉妒无法驳倒儒斯定，就向官厅告发，儒斯定和他的六名学生同时被捕。出庭应讯的时候，他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宣告自己的信仰，以言语的证明之后，又以血来作证，他曾这样写：“没有一个人信从苏格拉底，以致为他的教训而宁愿受死，但是为了基督，连贩夫走卒都能视死如归。”他用自己的死，证实了自己的话。总督想动摇他的信仰，对他说：“听着吧！人家说你能言善辩，你又希望认识真实的道理，倘若我先鞭打你，然后把你斩首，你想就可以升天堂吗？”儒斯定向总督回答说：“倘若我能受你所说的苦，我希望领受赏报，我并不幻想，但我知道，我确实坚信这道。”总督接着说：“那么就闲话少说，你们上来吧！大家一齐来祭献神吧！”儒斯定回答说：“没有一个通理的人，会舍弃信仰而自甘忘本。”总督说：“假如你们不服从，你们将受刑罚而绝不宽待。”儒斯定回答说：“我们整个儿的希望，是为基督我等受苦，而获得拯救。”他的学生们也回答说：“你任意做吧！我们是教友，我们也决不向偶像祭献。”他们最后终于被斩首致命了。

### 3.7.2 圣依肋内

下面介绍的是圣依肋内，圣依肋内是一位怎么样的人物呢？他在公元 135 年左右出生于亚纳亚省的斯米纳，父母都是教友，从小，他就非常热心，在他幼年的时候就认识了斯米纳的圣鲍里加布主教。他曾经自己描述过，在他 15 岁时，常常和许多同学们围坐在圣鲍里加布主教的周围，听圣鲍里加布主教谈论和若望宗徒和其他亲身见过耶稣基督的门徒们的谈话，这些事深深的刻印在他的心里，所以他曾经写下过这样的一段话：“我在幼年时所学习的，和我的心灵一起长大，而和它已经结合成一个了。”所以，圣教会把依肋内当作宗徒传统的直接见证人。他的学问很渊博，对希腊哲学的造诣相当深，他也精通教义，而且为人正直，富有仁爱。

依肋内从他的诞生地小亚细亚到罗马，再从罗马到高卢的里昂。里昂呢，就是在现在的法国境内。公元 177 年，圣保丹的主教以 90 岁高龄殉教以后，依肋内被选为继位者，他为了给当地的人宣传福音，就学习了他们的语言。依肋内这个名字在希腊文中解释为“平安”，他也真的是名符其实，到处显露出伟大的心胸，作一位和平的使者，缓和了教会之间的冲突。他可以说是小亚细亚、罗马，以及西欧三种文化的结晶，他忠勤的执行主教的圣职，领导教友们修德行善，这位伟大的传教主教，在他每天忙碌的工作中，竟还能找出时间，写了许多著作，他用高卢文写了《传教宣讲论》，还写了著名的护教书《对错误的诺斯底派学说的说明和承斥》。这部书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共有五大册。圣依肋内的主要贡献是在圣传方面，

那么，什么是圣传呢？所讲的圣传，指的是圣教会内活的传统教义而言。圣传，保证了信仰的标准，对于信仰上一切基本的问题，提供了正确的答案。让我举个例子来为您说明，“诺斯底派”主张神秘或唯知主义，主张人绝对不能认识天主，他们自夸认识了秘密的道理，普通人所不知道的知识，因为这知识，人才能得救；又主张心物二元论，精神与物质是绝对对立的，物质是恶的，精神才是善，天主，只是纯精神体，跟物质丝毫没有关系，所以物质世界不是天主造的，而是由更低级的神造的。“诺斯底派”，在伦理方面也形成了两个极端，不是过激的苦修主义嘛，就是极端为所欲为的享乐主义。依肋内在他的书里边，把他们的错误一条一条的列出来，同时呢，也一一的加以反驳。依肋内说：“异端的错误是怎么来的呢？正是来自有人想用人的理智来懂得天主和的奥迹，人固然不能用理性的能力来了解天主，但是天主借著降生的奥迹，启示给了我们，也就是所爱的众人。”他还说：“我们人，已经被基督救赎了，祝圣了，假如说肉体没有得救，也就是在说上主没有将我们赎回。”我们天主教的哲学、神学、社会学，都一向认为人的身心，精神和肉体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两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天主教的信仰不是可以由人来任意仿造的一种学说，而是由基督赐给，宗徒接受，并传给教会的一种天主的训言。谁愿意认识真理，只需要知道那一个教会完整地保存了这宝藏，那是宗徒们和他们的继承者所建立的教会，主教们因著无间断的继承，和宗徒们一脉相传，尤其是罗马的教会，由光荣的伯多禄及保禄建立的，它把宗徒的传统保存得完整无瑕。除此之外，圣依肋内在圣经诠释学和历史哲学方面，也有非常宝贵的贡献。他指出了旧约和新约的连贯性，选民的历史是包括在广大的圣传内，天主是透过以色列民族逐渐的教育了全人类，旧约和新约是这种教育的两个阶段，也是人类走向真理的两个步骤，而这两个步骤是互相补充的。而我们的圣教会呢，则是耶稣基督的奥体，是耶稣基督在历史上的见证人，教会的使命就是在引导人类不断的向“天国的完成”进展。圣依肋内的伟大著作中，有许多思想对基督宗教学术的进展，发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可以这么说，在所有的教父中，圣依肋内是最接近现代的人。

### 3.7.3 克勒孟

在公元的初世纪，罗马帝国的教育中心，不在雅典，也不在罗马、安底约基，而是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城。亚历山大里亚城，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它位于来往亚非两洲的交叉点上，是世界各种宗教、文化、思想的汇集地，知识分子在这座城里，是非常受人尊敬的，研究学术的设备。像图书馆啦、博物馆啦！莫不应有尽有，到了第二世纪的末叶，它也成了天主教光耀的中心。那是因为亚历山大里亚城的主教们特别照顾这座城里的“研究基督教义”的学校。这座学院，可以和我们的现代大学相媲美，不但程度高，而且学科广泛，学生在这里可以受到万能的陶成。起初这座学院只是为训练传教员之用的，但是因为教授们的声望，吸引了各地受过教育的人来到这里对哲学和宗教深造和研究。一连一百五十年当中，亚历山大里亚城，基督徒学校拥有第一流的学者担任教席，其中最著名而且留有不朽之名的，有两位，就是克勒孟和奥利振。我先介绍克勒孟，他是希腊人，原籍是雅典，生於公元 150 年左右，他受过当时所有的文学和哲学的教育。皈依了天主教以后，先后来往于希腊、西班牙、巴勒斯坦、埃及等地研究圣教会的教义。公元 200 年起，他作了这座教义学校的老师，他领受铎品以后，献身于从事讲授教义的工作，编写教义方面的著作，教难爆发，克勒孟的学校被迫暂时关闭，他逃到卡帕多细亚。大概在公元 215 年左右去逝。克勒孟的重要贡献是，证明圣教会教义的地位绝不低於其他科学；他最吸引人的成就是，在教义中溶化了他所吸收的古代文化的精华。他认为：“我们称为哲学的，不是斯多噶主义、不是柏拉图主义、伊比鸠鲁主义，也不是亚里斯多主义，而是这些学派在有关正义以及真理的阐述和讲授方面，所提供的正确意见的主体。”他成功的利用哲学，把圣教会的教义提升到科学层次上。

### 3.7.4 奥利振

克勒孟另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是，训练了一位青出于蓝的弟子奥利振。奥利振于公元 185

年诞生于埃及，父亲名叫李奥尼得，他以圣经来教育奥利振，孩子年幼时就已显出他的才华。相传李奥尼得屡次在孩子熟睡时，以相当尊敬的态度，亲吻自己儿子的心胸，他认为圣神临在于这孩子身上而且圣神还祝圣了他的孩子。奥利振稍长以后，投入格克勒孟的门下，学习圣教会的教义。公元 20 年，当奥利振 17 岁的时候，埃及发生了大教难，父亲李奥尼得被捕下狱，奥利振渴望和他的父亲一起致命殉道，而母亲呢，却强迫他留在家里，把他的衣服给藏了起来，奥利振既不能追随父亲，便写信给他父亲要求他的父亲务必要保卫信德、宁死不屈，他说：“千万不要让步，不要为我们的缘故而让步。”奥利振的父亲在他 18 岁的那年殉道牺牲了，奥利振开始担负起一家之长的责任，他必须抚养六个弟弟，为了维持生计，他必须工作，那时候奥利振已经学习了许多东西，累积了不少知识，于是呢，他就开办了一所学校，办学的成绩呢也不错，不少学生从各地来聆听这位年青老师的课，当时的德米特留主教还特别委派他给望教者讲授要理。

越是有学问的人，也越是感觉到自己的知识不足，奥利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并不以自己这些轻易得来的成功感到满足，他觉得必须继续学习，他的志愿是要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与那些在亚历山大里亚城负有盛名的外教宿儒们并驾齐驱，于是，他把教授教义要理的工作交给一个助手去负责，自己呢，把他的老师克勒孟的教理学校重新再办起来。这学校因了奥利振努力，成绩比以前更圆满。但是，教难并没有结束，迫害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教会呢，也处在严重的威胁和危险中，而奥利振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已决定为基督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屡次冒著生命的危险伴随著殉道者，直到他们受刑的地方，给他们和平的亲吻。他漫长的一生，充满着工作和旅行，完全献身於教育和保卫信仰的工作。奥利振的学问非常渊博，他爱好研究真理，他可以说是一个神学家、哲学家、圣经诠释家、法律学家、同时还是一个有丰富情感的诗人，他雇用了大批的速记员和抄写员，誊抄他的演说和著作，有人说他一共写了六千本著作，不过根据保守的统计，他的著作至少有 800 种之多。他一面写作，一面还风尘仆仆，在各地往来旅行，实地的考查各地的教会，他足迹所到之处有罗马，巴勒斯坦的凯撒利亚，叙利亚和阿拉伯等地。

不久他在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学校被迫停办，他就到巴勒斯坦的凯撒利亚，以搭设的帐篷来继续授徒，成绩呢，也和以前一样的好，但是迫害的阴影始终跟踪著他，他有许多好友都在教难中牺牲了，他虽然没能获得像他父亲一样的殉道致命的光荣，但至少他尝到了他日夜盼望的殉道苦痛。公元 250 年代西乌发动的教难中，他被捕下狱，饱受酷刑在监狱中住了三年，他从暴君严刑中死里逃生，公元 254 年便去逝了，死的时候也已近 70 岁。

奥利振的著作流传到现在的已经不多，而且也都已残缺不全，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有关圣经方面的诠释和研究。第二类、是神学方面的，他最著名的《原则论》，就是圣教会的第一本神学大纲。第三类是有关伦理和修德方面的。第四类是护教方面，在亚历山大里亚城，希腊人、犹太人、诺斯底派和天主教徒短兵相接，展开了最激烈的思想战。圣教会的知识分子，必须集中力量，为保卫真理而奋斗。过去的教会思想家没法用希腊哲学阐述信德的道理，而奥利振则更进一步，将希腊哲学和圣经以及教会的圣传融合起来，神学就这样取得了固定的型式，成为一门独特的科学。奥利振的思想，有一部份是值得批评的，与正统的道理有所抵触，人们批评他将新柏拉图主义漫无限制的移植到圣教会的领域中，他贬低了圣子的地位，为后来亚略派所利用，以至贬低了他在教会神学上的地位，不过他在教会学术上的地位，仍然是不可否认的。

### 3.7.5 戴尔都良

上面是关于教会初期的护教学者，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克勒孟和他的大弟子奥利振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们在圣教会学术史上所作的贡献。现在要为各位介绍在北非的迦太基，也有两位在教会历史上有影响力的学者，一位是戴尔都良，另一位是殉道主教圣西彼廉。在亚历山大里亚城，克勒孟和奥利振是在知识的领域内扩展基督的神国，而在北非的戴尔都良和



圣西彼廉主教，则是提倡实践善度基督化的生活。

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各地流行的语言是希腊话，而自从罗马人定居北非以来，拉丁文便成了北非通用的文字，所以呢，北非的基督徒，在祈祷时或是在宗教仪式方面，都采用拉丁语，只有在少数的讲道中，使用北非当也的方言，非洲的文学著作，也就都用拉丁文写成。

福音，大概是从义大利传到非洲的，北非教会创立的历史，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了。公元第二世纪末期，圣教会除了归化了迦太基区域外，也扩展到毛里塔里亚，撒哈拉沙漠的绿洲地带，以及摩洛哥。戴尔都良曾经说过：“基督徒占了城市人口的一半。”这种说法虽然含有夸张的成份，但早在公元 24 年所召开的“北非教务会议”，出席的主教多达 90 位之多，由此可见非洲的教务在当时是相当发达的。

戴尔都良在公元 150 年左右，出生于迦太基，学的是法律，执行律师的业务，30 岁时皈依了天主教，以后，晋升为司铎，他很快的成了迦太基教会的杰出人物，一直到公元 200 年为止，他领导北非的圣教会奋斗了 20 年之久，他大声疾呼，纠正当时社会上道德堕落的风气，严词申斥迫害教会的外教人、背教者和异端分子。

戴尔都良个性急躁而好争辩，善于用新奇而华美的文笔来表达他的思想，把他的才华用于服务教会上，他是一个严格主义者，渐渐的，他对任何事物都用严格的态度去对付，他不仅对诺斯底教派、马喜雍派、也对罗马的法官厉声相向，甚至也以严厉的口气批评他自己认为不够热心的教会内的弟兄们。他所梦想的教会，是一个纯粹由十全十美的教徒、圣者及苦行家组织而成的教会。蒙达努斯派异端对这位偏激的戴尔都良很有吸引力，他也就渐渐的在不知不觉中走入人了歧途。可惜一直到他去逝，都未表示悔改。戴而都良不久发觉蒙达努斯派也不能满足他的愿望，他自己创立了一个特别的教派，甚至连蒙达努斯教派也视他为一个异端分子。戴尔都良的地位从此也就一落千丈了，如同一股与活水的主流分离的小水流，不久也就消失在北非的沙漠中了。

虽然戴尔都良这位走入歧途的反教者，未能侧身于教父之列，然而在他还没有脱离正统教会的那段时期，他为教会提供了许多伟大的著作。他的文笔华丽而有力，令人不易忘怀，他的若干基本论题以及他惯用的若干句子，例如在《护教论》这本书中，他以美丽的词藻、坚强的辩证，向帝国各省的省长指出信友的无辜，以及省长或总督们反对信友的不合理，也就在这本书中，有那著名的句子：“殉道者的鲜血是信友的种子”，这句话一直到现在，还在被人引用着。

戴尔都良的 33 篇著作，篇篇重要，其中有许多篇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他的主要著作是那篇《异端分子的时效问题》。戴尔都良以权威法学家的身份阐发教会的圣传，对异端分子大声疾呼说：“你们无权接触这个神圣的宝藏，这个宝藏根据上溯至最初受寄托者的真正文件，专属于教会所有，法律上的时效制度对于你们是不利的。”在法律传统精神支配的罗马社会，这种论据是非常有利的，不幸的是，戴尔都良自己竟然对这个原则忘记了，悍然抗拒教会的权力，这是多么的可惜！戴尔都良是第二世纪最伟大的护教者之一，也是位拉丁派神学的创始者。拉丁派神学虽然没有希腊派神学那么样的偏重理论，然而它处处以坚强的原则为基础。他在教义方面，也提供了很宝贵的贡献，例如，关于天主圣三的道理、人的功绩和责任的问题、圣事的问题。令人叹息的是，这位伟大的神学家只有一个缺点，处处追求完美，没有去深深体会福音上说的那句话“天主把天国许诺给弱小卑微的人。”

### 3.7.6 圣西彼廉

圣西彼廉与戴尔都良相比，显然是另一种典型的人，不过他的个性在一定的范围内，和戴尔都良颇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比较缓和，属于正常的类型。圣西彼廉也是一个刚强而心烈如火的作家，但是他知道保持中庸之道，他是典型的主教，教会领袖的模范。公元 210 年左右出生于非洲一个罗马贵族家庭，家道富裕，年青时相当随便，受过良好教育，一度也曾执行过律师的业务，与塞西利乌斯相识之后皈依了天主教，自从他皈依天主教起，便把自己整



个儿的奉献给了基督，他宣誓守身如玉，又变卖了大部份的财产去赈济穷人，晋升为司铎之后，他卓越的才能、他的良好教育、特别是他的德行芳表，引起当时当地人们的注意，以至于公元 249 年，迦太基主教去逝后，全城的神职界与教友都一致选他为继承者，从此以后，只因他的声望，就使他无形中成了非洲教会的领袖。他追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曾这样说：“我迷失在黑暗中，双目如盲，被怒涛摇撼着，在水中飘荡着，不知道是死是活，然而再生之水洗净了我，天上的光明开始照耀着我。”他称戴尔都良为老师，但他本人的才智却更为稳健，他最值推崇的一本著作是《教会至一》。在他看来，没有比与罗马教宗相分离更严重的了，他曾这样著名的经典名句：“谁不以教会为母，就不能以天主为父。”因为他酷爱并强调教会的至一性，他甚至否认异端派付洗的有效性，在这一点上与教宗的意见是不合的，但他始终坚持相信罗马的主教也就是教宗最高权威。代西乌皇帝迫害教会时，圣西彼廉意识到当地教会还需要他的领导来组织更坚强的抵抗力量，因而暂避乡下，秘密指挥教友，他没有献出自己生命的权利。公元 257 年，他被放逐，258 年总督将他提回迦太基，他知道杀身成仁的时机成熟了，教会需要他献出生命为真理作证的时刻到了，他为真理献出了自己的头颅斩首而死，不久，就获得了殉道圣人的敬礼。

初期教会的最初三百年，圣教会的思想也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宗徒的时代，宗徒们在圣神的领导下，使基督的教义获得了固定的形式。第二个阶段的代表人物是宗徒时代的教父，他们创造了圣教会的形而上学，圣教会的整个哲学系统就是脱胎于此。第三个阶段是护教者的时代，圣教会内的学者开始吸收了外教哲学的有利因素，并利用人的理性为信仰服务。第四个阶段是反异端邪说的时代，为了保全正统的教义，教会的学者们努力的阐发教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教父们的事业对圣教会的贡献功不可没，任何抽象的理论，都绝对无法掌握人的整个心灵，圣儒斯定说：“没有人为了相信苏格拉底的思想，而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教父们担任了文化传教的工作，甚至不惜以身殉教，舍生证道，当然不是为了效忠一个空洞的理想，而是因为他们内心充满着基督的爱。由于教父们以文字，并且还以自己的鲜血为真道作证，圣教会才打入了领导阶层、打入了知识分子的阶层，这是教父们对传教事业的伟大贡献。

为了征服古老的社会，使十字架在各地取得胜利，必须改变一般人对世界的观念，圣保禄号召以基督的精神临在于这个世界，教父们遵循着圣保禄宗徒的这个指示，全力传播这个思想和讯息，基督徒的行动，假如没有思想体系的支持领导和解释，也决不会有这样辉煌的成就，这是教父们对圣教会第二个伟大的贡献。

## 4. 第四世纪教会的发展

### 4.1 教会的转折点

上一部分介绍了北非迦太基基督徒教义学院的两位教会历史上著名的护教学者、哲学家、神学家、法学家戴尔都良和圣西彼廉主教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们在圣教会学术上的成就和贡献，也谈到了所谓“伪经”的问题。这些主题介绍过后，也就把上古时代教会的林林总总，大致上都介绍完了。下面的内容是第四世纪的教会，也就是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 313 年“米兰诏书”以后教会的情形。

第四世纪，在教会的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君士坦丁不但给了教会和平，而且也给了教会不少特恩，到了狄奥多西在位时，更宣布天主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至于教会的坚强生活，在下面的几件事实中更为的明显，像教会的机构在不停地增加、隐修生活方式的制度也从这时候开始了；还有，许多教会建筑物公开的建造起来了，公教文学，尤其是第二代

教父们的作品也在这时期大显光辉。对教会而言，具有危险威胁性的各种异端，并没有动摇到教会，反而促使大公会议的召开，并且用清晰的字句确定了好些重要的当信的信条，下面逐个介绍。

下面来说说公元第四世纪的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当然啦，就得来谈谈君士坦丁大帝本人和教会的关系。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君士坦丁个人的宗教信仰。君士坦丁是一个个性相当复杂的人，他对圣教会一贯的保持着尊敬的态度，公元 315 年，他曾说：“我对天主教绝对保持尊敬”。20 年后，他的话更为诚恳，他说：“我信仰最神圣的天主教，没有人能够否认我是天主的忠仆。”从公元 317 年开始，罗马帝国的军旗上都有十字的徽号，货币上都刻有 CHR 的图案，有的货币上还过刻十字圣号，他颁布保护圣教会的法令也指不胜屈，司铎可以免纳市政捐税，立遗嘱的人可以在遗嘱内指定教会为受益人。

但是，另一方面呢，在君士坦丁一生的历史中，也可以找出许多令人费解的事迹，我们不禁会问，他是否已经和外教断绝关系了呢？他和历代罗马帝国的皇帝一样，也保持了大司祭的名衔，但是，他并没有执行过大司祭的职务，遇到有宗教仪式的时候，他就派代表去参加。君士坦丁占据了罗马以后，便修建家祠，但奇怪的是他也准许人民修建祭祀外教的庙宇，也不加以干涉。他的态度看来似乎很矛盾，他的皈依，并不像圣保禄那样，一开始就完全的改变归正为基督的信徒，他却是按照一种教会虽然不赞成，而在当时却相当盛行的恶习，把领洗拖延到临死之前才领受他一生做着半个教友。君士坦丁大帝他那外教主义的情绪有时也会发作一下，他贵为一国之君，政治的动机和宗教的信仰同样引导著他，以当时的帝国而言，基督徒必竟仍然是少数，大半以上的居民仍然是外教人。按外教的惯例，国家的元首同时也是宗教的元首，他忠于“米兰诏书”的条款，只要不直接妨害公共的风化，保证外教崇拜的自由。时间一久，他也渐渐的显出对天主教的好感，他建造了许多圣殿，他还把罗马的拉特朗宫，赠送给教会。一直到中世纪，拉特朗宫一直是教宗惯常的住所，在宫殿旁边建造了拉特朗大殿，在梵蒂冈宗徒之长圣伯多禄的坟墓上，又盖了华丽的大殿。君士坦丁年纪越大，似乎信仰越虔诚，他在宫中布置了一间小圣堂，堂里的布置再简单不过了，只有一尊苦像，皇帝每天必定到小圣堂去祈祷。君士坦丁，具有三重个性，他自大、充满孩子气，而且还有野蛮凶残的一面。他将投降的日尔曼族的领袖供野兽吞噬、将六千名战俘拷打到死、借故杀死妹夫，也就是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李西奴、甚至他的亲生儿子和发妻。这些行为，在道德的尺度下，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事。李西奴和君士坦丁相反，李西奴在“米兰诏书”上签字，只是为了政治的理由，当他回到东方去后，便渐渐的对外教主义青睐有加，而对天主教呢，却没有好感，而且，还用各种方法为难天主教，这一点呢，给了君士坦丁很好的借口，于是君士坦丁就以宗教自由保卫者的名义，在公元 324 年向他宣战，战胜了他，六个月后，还以李西奴阴谋叛变为由处决了他，从此，罗马帝国又复归统一，只有君士坦丁一位皇帝了。

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来说，他对教会的确也有著宝贵的贡献，君士坦丁所推行的，是所谓基督化国家的政策，教会的许多原则，很快的反映在罗马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内，教会和神职人员获得了法律的保护，主日也成为法定的休息日，为了纪念救主基督的苦难，十字架的苦刑废止了，也严禁在囚犯的脸上烙上火印，因为他说：“人是按天主的肖像造的。”教会在伦理道德方面的原则、价值观在社会秩序方面的影响，可以说是既深且远。罗马家庭的组织也趋于合理化，被遗弃的穷苦病弱者和孤儿，也能得到政府的救济和保护，奴隶也明定法律保护，免受主人的暴力虐待。奴隶的被释放也变得更为容易了，他还颁布法律，严惩通奸、纳妾、强迫未成年女子卖淫。

君士坦丁重振道德的措施，虽然没有将罗马教会彻底的改造，至少可以证明，道德律多么受到政府的重视。别外呢，罗马社会上的一些外教风俗习惯，逐渐的在减少和改变，基督化的生活方式一天比一天的流行起来，圣教会内的一些节日，像是复活节、圣诞节、圣神降临节等等，代替了外教的节日，成为公共假日，各个城市兴建了不少的大小教堂，十字路口

的神像，逐渐的被圣人的图像代替了，教会所采用的许多术语，也逐渐的流行。

君士坦丁获得东罗马后，他就有意要把帝国的首都搬到东方去，他选定了拜占庭古城为新都的所在地，为什么他会有迁移到拜占庭的打算呢？第一，是战略方面的理由，新都拜占庭距离多瑙河比较远，不容易受到从北方入侵的蛮族的骚扰，新都的防御工事又很坚固，可以视自坐镇抵抗东方波斯强敌的入侵。第二呢，就是经济上的理由了。罗马城到了公元第四世纪，已经失去商业中心的价值，当时的贸易已经偏向向东方的发展了。拜占庭的水陆交通都很便利，可以连接欧亚两洲，是一个很理想的商埠。但是，最有决定性的理由，还在于“君士坦丁”的看法，他认为必须放弃旧日的京城罗马，因为他决心要与古老的外教传统断绝关系，为的是更有利于传教事业。皇帝一声令下，许多建筑师和工人便开始工作起来，耗费了六年的工夫才告完成，这座新城也就被称之为君士坦丁堡。建筑工程完成后，君士坦丁招人来新都居住，应召而来的有社会各阶层的人民，有贫有富、有商人、有工人。

也在这个时期，朝圣者开始涌向巴勒斯坦，去敬礼被救主基督生活与苦难所圣化过的地方。但是，自从公元 70 年耶路撒冷被摧毁后，加尔瓦略山以及圣墓的旧址，都已完全湮没了，在君士坦丁的命令下，考古学家确定了圣地的旧址后，大批的工人挖掘加尔瓦略山和救主基督的圣墓。君士坦丁的母亲，圣妇赫勒纳，虽然已经是 78 岁的高龄，还亲自前往圣地，鼓励并领导著工人。在古迹发掘的过程中，找到了当年的那个主耶稣基督亲自背负的十字架，这个尊贵的十字架被分成无数的小块，分散到世界各地，为了满足教友们的虔诚敬礼，君士坦丁大帝在基督的圣墓和诞生之地的白冷，都建造了华丽的大殿。

## 4.2 非教难时期的危机

君士坦丁大帝与教会合作，推行国家基督化的政策，对于教会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固然是有利的，但是呢，凡可有利，也必有其弊，因政府和教会的关系过于的密切，纠缠不清，发生了许多很微妙的问题。君士坦丁推展教会事务虽然很热心，但是，他最关心的仍然还是国家的政治利益，所以呢，他的一切措施，都以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他给了神职人员许多特权，但他也采取种种办法阻止官吏出家去修道，以免影响公务，他反对异端和裂教，却不是为了保卫信仰，而只是基于政治的理由，用以维持国家的统一和公共的秩序。耶稣基督曾经说过：“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把国家和教会之间的范围划得很清楚，一旦凯撒以天主的在世代表自居的时候，事情可就难办了。从君士坦丁开始，在整个的中古时代，这个问题，一直不断的引起争论，历史上多少政府以服务教会为名，实际上是在利用教会为自己服务，君士坦丁就曾经在一次教会事务的会议中，对出席主教们说过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你们是教会里面的主教，而我呢，则是额外的教会外面的主教。”意思是说，他自信负有向尚未皈依的百姓宣传福音，使他们皈依圣教会。可惜，他也认为自己是天主代表，因而常想过问有关教义的问题，出面干涉那只有教宗和主教才有权决定的教会事务。这种观念显然是错误的，而且含有很大的危险性，帝王若以这种护教者的姿态，出面干涉教会事务的时候，将使得刚脱离教难危险的教会，又将陷入另一种隶属于政治权下的危险和威胁。

这种威胁和危机，教会也未尝不知道，最初，少数神职人员还有充份认识事实的真相，不过，绝大多数的教会人士，尤其是主教们，都将教会职权的范围与皇帝的政治性职权的范围画得很清楚，反对皇帝干涉宗教事务，一直到君士坦丁去逝后，这种反抗就愈趋强烈了。

公元 303 年的 5 月，东方的拜占庭新都举行建都典礼，古老的罗马帝国，有了一个新的首都，新的首都一成立，罗马帝国事实上呢，已分成为两个部份，拜占庭与拉丁文化脱离了关系，成为希腊文化的中心。对教会来说，君士坦丁建立新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教会的中心继续在罗马，可以自由活动，不致受到皇帝过分的干涉。

公元 333 年，君士坦丁似乎有一种预感，知道自己在世的时间不会太久，就将帝国分成三部分，分给三个儿子分别管理，他的两个侄子也各分得一部份领域。公元 337 年波斯入侵，君士坦丁亲自指挥，波斯王自知不敌，撤军求和，和约签订后，君士坦丁凯旋还都，欢庆复活佳节，不久他就罹患重病。到了圣神降临节，他要求脱下皇袍，穿上领洗者的白袍，在欧瑟伯主教的手中，领受了洗礼。不久，就去逝了。

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 337 年的圣神降临节时，临终受洗，以皇帝之尊成为天主家中的一员。回顾整个罗马帝国的历史，君士坦丁在位的那段日子，他重振了帝国的声威，但也令人兴起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叹。君士坦丁死后，他的三个儿子将帝国分裂为三，两个侄儿也分得了一部份的领域，公元 350 年君士坦丁二世在其他的两位兄弟死后，成了独一无二的总皇，虽然他是教友，但他却给教会招来了许多麻烦，因为他以君王之尊误以异端为正统教义，弄巧成拙，袒护了亚略派异端，其严重的程度，几乎造成教会的分裂，稍后呢，我再为你说明其中的原因。

君士坦丁的继承人中，有一个侄子名叫朱力亚的叛徒，他想开倒车，想恢复外教主义。他从小虽然受过圣教会的教育，但是，他的老师却是亚略派的异端份子，教给朱力亚的要理干枯而又残缺不全。在他心里起不了作用，反而对希腊的文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内心也放弃了耶稣基督。公元 361 年，君士坦丁二世去逝后，朱力亚独霸帝国达 30 年之久。于是他便放下假面具公开叛教，以罗马皇帝之尊，重新成了外教人，他还笃信是上天召叫他来复兴已濒临消灭的异教，所以，已经被抛弃了的偶像啦、庙宇啦，又重开放了，杀牛宰羊的祭献和占卜问卦又盛行起来，他还恢复了古罗马帝国崇拜外教之神的礼节，他还想把新的思想加入异教中，于是他就采用了他所憎恨的天主教道德价值来感动异教司祭，他要求这些异教司祭也能像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一样，成为祈祷的人，成为他所想出来的新宗教传教士，成为肯苦行而有爱德的人，结果呢，却是徒劳而无益。这些异教司祭们对他的要求感到很大的惊讶！尤其是对贞洁和禁欲的要求，因为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他们光荣的地位和特权而已。朱力亚更命令天主教归还改建而原本属于异教的庙宇，已经毁灭的再重建起来。朱力亚本人虽然不预期发生流血的教难，但在外教民众的推动下，有不少的暴动发生了，也有教友被处以死刑，朱力亚特别开始了间接迫害的方式，我们许多现代政府竟也依法照做。教友们丧失了获得公职的希望，一切的职位又都给了外教人，军人与官吏，天主教徒都没份儿，还剥夺了教友们和一般民众一样，所应享的普通权利。在当时帝国境内，教育一向是完全自由的，国家从未干涉过，朱力亚是第一个对这问题立下法律，禁止教友担任教师教授文法与古典文学的人。在当时，整个文化及教育的内容，是从攻读古典文学而获得的，文学呢，又是为获得一切公职所必需的，教友老师本身虽然看轻可笑的异教神祇，但却知道如何来欣赏古典文学的美，并且，从古代文学的躯干的荆棘丛中摘取高贵的玫瑰，朱力亚不准教友老师教授文学的职位和机会，就等于是对教友家庭的孩子们，关闭了接近上等社会之门，而把他降为次等国民。

所幸的是，这场暴风雨，只经过了两年，随着朱力亚的东征波斯，身受重伤阵亡而结束。相传他曾在受伤后知道会死而仰天大喊说：“加里肋亚人，你已经胜利了。”他是否真的这样大喊过呢？这并不重要，事实上想想，恢复古老的罗马异教，真的是随着朱力亚的死一起寿终正寝了。罗马帝国的衰微，随着朱力亚的继承人而更形尖锐了，皇帝们屡次彼此交战，你篡我夺，造反不断，大多数都落得悲惨的结局，就在这样混乱的局面下，北方蛮族逐渐侵入了帝国的境内。

### 4.3 狄奥多西时的统一

罗马帝国最后一次出现统一的局面，是狄奥多西登基以后到他去逝时为止。也就是公元 378 年到 395 年间。狄奥多西出生于西班牙，是一位勇敢的军事家。也是一个有才能的政治家，公元 378 年和他担任民军司令，西哥德人侵入罗马边境，狄奥多西负责统治东罗马的领土，他的登场，暂时延缓了帝国的灭亡。狄奥多西执政的期间，罗马帝国内忧外患交相煎迫，政局重荡不安，蛮族虎视眈眈，当时唯一能使国家安定的力量是教会，这一点狄奥多西知道得很清楚，他最亲信的顾问是教宗达马斯和米兰的主教圣盎博罗削。他是一位相当虔诚的基督徒。也正是这位狄奥多西，给了异教一个致命的打击。君士坦丁给了天主教享有与其他宗教相同的自由、和平等的地位，狄奥多西则更进一步，在公元 380 年 2 月颁布了一道历史性的诏令，使天主教成为罗马帝国唯一合法的国教，排除了其他一切宗教，他制定一连串的法律，禁止天主教以外的宗教公开活动，大多数的庙宇很快的便关闭或放弃了，有些就改成了圣堂，异教徒并不愿为他们所崇拜的神祇而牺牲生命。狄奥多西也把爱德的精神融入法律当中，因为他真正懂得了福音的精神，就用这种爱德的精神，福音渗入了公共的生活中，对社会的进化帮助很大。例如犯诽谤罪、高利贷、买卖弃婴、通奸等的罪，都处以严刑。若干保护罪犯的规定，像教堂是犯人的避难所、官吏不准入内拘捕罪犯、封斋期内不可以执行死刑、到了每年的复活节必定大赦罪犯等等。

在当时，天主教在道德上的权威很大，连皇帝也不敢违抗。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在德撒洛尼城，有一个赛车的选手被官方逮捕，群众的抗议，要求释放这位他们所心爱的赛车选手，这件芝麻小事竟酿成了大乱子，群众们公然杀了德撒洛尼城的驻军司令，狄奥多西勃然大怒，假借演戏之名，命令在竞技场上召集群众，然后加以集体屠杀。狄奥多西皇帝驻在地的米兰主教，正是圣盎博罗削，他曾设法阻止皇帝在盛怒之下所下的命令，但狄奥多西经不起左右的怂勇，还是执行了他已经发出的命令。七千条人命，抱括男人、女人、小孩都死于这道命令之下。

这对一位公开领洗奉教的皇帝来说，实在令人惊讶！这和恶名昭彰的异教皇帝和野蛮行动没有差别！圣盎博罗削主教认为，为了维护道德，对狄奥多西这种野蛮的罪行，必须严加惩罚，在狄奥多西回城之前，他先离开米兰，用一封义正辞严而又非常坚决的信，使皇帝知道，除非在皇帝公开忏悔以前，皇帝不准进入圣堂参加宗教礼仪。圣盎博罗削主教在信上说：“你既学会了达味犯了罪，也学他的忏悔吧！罪，只能用眼泪和苦行来洗刷，在我面，如果你走进圣堂来参加弥撒，我便不敢奉献弥撒，事实上，我既不愿在杀一个无辜者的人面前献祭，何况在屠杀了多数无辜的人的面前呢？”

一个月的工夫，狄奥多西挣扎不肯屈服，最后终于在信德和良心的斥责下，战胜他的自爱和倔强，接受了暂时不得进入圣堂的惩罚，直到公元 390 年的圣诞夜，教友们看到了贵为皇帝之尊的狄奥多西脱去了皇袍，穿上了忏悔者的麻布衣服，杂在一般教友中参与了弥撒。

狄奥多西的忏悔，在教会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件大事，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一国之君自己承认属于比他更高的法律权下，在一位代表天主，以道德名义说话的主面前低头认罪。狄奥多西临终的时候也仿效君士坦丁，把帝国分给他的两个儿子，阿卡迪统治东部，荷诺统治西半部，而这次帝国的分裂，成了决定性的永外分裂，东西两部份历史和命运，越来越不相同，西罗马帝国国事衰败，公元 476 年终于落在日尔曼蛮族的手中，东罗马帝国呢，也称为拜占庭帝国，一直维系到 15 世纪的 1453 年失陷于土耳其人的手中。帝国的这种分裂，对圣教会的影响很大，造成了以后在西元 1054 年东方教会由罗马公教会分裂的远因，分裂的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

## 4.4 第四世纪的传教情形

下面看一下公元第四世纪的教会在传播福音方面进展的情形。公元第四世纪的教会，已经取得信仰的自由和法律的地位，教会可以公开传教了，并且受到皇帝的优待。以人口比例而言，东方的教务要比西方来得发达，埃及、小亚细亚的教会相当繁荣，义大利、北非、高卢、西班牙次之。除罗马帝国外，福音也传到了其他的国家，传教士由安提约基、凯撒利亚、亚历山大里亚出发，将福音传到亚美尼亚、波斯、埃底约比亚和阿拉伯。

公元 300 年起，亚美尼亚接受了福音的真光，额我略劝化了亚美尼亚的国王，但是教务一直发达不起来，大约过了一百年教务才发展开来。圣教会很早就传入了波斯，很长的一段时间，教务呢，也始终没有起色，基督徒还曾一度受到过迫害，教难延续了 40 年，到了第四世纪教难才告平息。历史记载，公元 410 年，波斯举行教务会议，参加的主教共 40 人之多呢。

阿拉伯和埃底约比亚，在很早就有传教士的踪迹。福音传入埃底约比亚，就曾留下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有一队商人在埃底约比亚的海边登陆，但不幸全队的人都被杀了，只有两位教友儿童幸免于难，他们被收养在朝廷里，长大以后竟然成了年青国王的家庭教师，他们想办法从国王那儿为教友争取到了自由，两人回到罗马以后，讲述他们一生奇妙的遭遇。其中一位名叫费鲁孟斯的，被亚大纳削祝圣为主教后，再回到埃底约比亚去领导那儿的教会。到了第六世纪，埃底约比亚的国王还要和他的百姓一起归化。可惜这时向他们传教的是来自埃及的亚略派的异端人，直到现在埃底约比亚人仍然信仰耶稣基督，可惜的是，他们仍然是和罗马公教会分离的教派。

这里说到了君士坦丁大帝与圣教会的关系，他对圣教会的贡献以及这位自比为教会外的主教，他对教会事务的干涉，给教会造成了隶属于政治权下的危机。也谈到叛徒朱力亚开倒车的情形，以及到了第四世纪末期，狄奥多西皇帝时，教会与皇帝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最后，我们谈到了教会在第四世纪向外扩张的情形，我也曾提到，在广大地区的乡村，像前面我们提到的义大利、高卢、西班牙等地，乡村居民还是依恋着祖传的信仰，对于向乡村居民传福音的传播在这一时期有非常重大的进展，这里介绍教会在乡村里传播的情形。

在当时，教友的人数，大多数集中在小亚细亚、埃及等帝国的东部，至于帝国的西部，像义大利、高卢、西班牙等地，教友的比例还称不上是多数，而且也大多集中在主要的大都市中。至于一般广大地区的乡村，百姓们都还是依恋着祖传的信仰，主教们当仁不让，肩负起这份艰苦的责任，去归化居住在乡村中的百姓。在乡村的百姓，多为农民，思想呢，当然比较保守，因此教务在乡下的发展相当缓慢，经过了百年辛苦的耕耘，福音才能在农村获取丰富的收获。在主教们当中，最平民化而又尽人皆知的是圣玛尔定。

圣玛尔定出生于巴诺尼，是现在的匈牙利境内。圣玛尔定原本希望做一个隐修士，但是，他的父亲是军人，依照罗马法律的规定，他必须参加军队。不过，他常保持着献身于天主的宏愿，他出奇的爱德也有许多表现。公元 338 年左右，他抵达高卢的时候，还是一个 20 岁的青年军官。有一天，他遇到一个乞丐冷得发抖，他毫不犹豫的用剑把自己的外衣割成了两半，给了那可怜的乞丐其中的半件，就在当天的晚上，耶稣显现给他，耶稣身上所穿的，正是他施舍的那半件衣服，那是因为圣玛尔定心存爱德的缘故所施舍的。

他在领洗奉教以后，就请求从军中退役，然后出家到波亚叠去修道，受业于希纳略主教的门下，终于实现了他追随圣召的志愿。主教愿祝圣圣玛尔定为六品，当时他并没有接受。当希纳略主教在教难中被充军以后，他也离开高卢，回到自己的家乡，并感化了自己的母亲。他先在义大利试着度隐修的生活，之后，他又回到高卢，在那儿呢，他创立了第一所隐修院。

都尔城的主教去逝以后，该城的居民要求这位圣德出众，并且显过奇迹的圣玛尔定修士

出任主教，圣玛尔定虽然不愿意，但是，百姓们的盛情难却，无法拒绝，只好出任都尔城的主教，一点也不注意外表，穿着粗糙的衣服，连头发也经常的不予修剪，他的志愿是当隐修士，他的职务呢，却是都尔城的主教，他在生活上，尽量保持着隐修士那种简单朴素。

他开始了向乡村传福音的工作，骑着一条驴子，在各个乡村停留，他和弟子们直接在异教的庙宇门口，召集民众，宣传福音，屡次都有成群的人领洗归化，于是圣堂代替了庙宇。这样，天主教扩张到从未听到福音的最偏僻的乡村。当君士坦丁宣布宗教自由的时候，高卢只有 30 个教区，50 年后，教区增加了一倍。公元 397 年，圣玛尔定主教与世长辞，他可以说是当今法国境内最有名的圣人，法国有四千个堂区奉玛尔定为主保，485 个村镇以玛尔定为村镇的名字。

## 4.5 第四世纪的组织与制度

### 4.5.1 教会的组织

下一个重点是公元第四世纪教会的组织情况和当时教友们的生活情形。教会一面发展，一面确定她的组织，如同古代教会一样，每一个城市，常有一位主教，他就是教友团体的领袖，因为教友数目的增加，为了便于管理，必须把重要的城市划分成几个区，把它们托给司铎们管理，这就是现在本堂区的起源。公元 325 年，“尼西亚大公会议”划定了神职系统的基本原则，以后的各次教务会议，又规定了神职系统的细则，神职人员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阶级，神父在领受铎品以前，必须接受严格的训练。神职人员担任宗教礼仪，施行圣事的职务，除了普通的神职人员外，还有一些专门担任讲道或传教的职务，其中最有名的是被称为“金口”的。也有一些神职人员由主教特别授权，专门负责劝化罪人悔改的职务。在教会内担任行政职务的是六品副祭，教会的财产都由他们负责管理，在他们的手下还有五品副祭和其他助理人员。各地神职人员的领袖是主教，主教呢，负责管理整个教区。主教的职权范围，是以地域来划分的，负责管理一个城市，还包括隶属这城市的村镇在内，而地域的范围，又是模仿罗马帝国组织的趋势。在帝国的每一个行省，省会的主教比其他的主教权威要来得大，称他为总主教，也是他，可以在另外两位主教的赞助下，祝圣省区内新选出来的主教。这个制度最先在东罗马采用，不久之后就传到了西罗马。到了第四世纪的末期，总共有 120 个省区，分别由 20 位总主教来管理，在总主教中，有四处享有特殊的威望，那就是罗马、叙利亚的安提约基亚、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因为他们渊源于宗徒时代，另一个呢，就是君士坦丁堡，它有如“新罗马”。自从君士坦丁大帝建立君士坦丁堡后，而罗马帝国的首都迁到米兰以后，罗马城虽然丧失了政治上的重要性，但是罗马城主教的地位还是在其他主教之上，仍然贵为教宗，当时别地的主教向他请示有关教义和教会纪律方面的问题时，教宗的决定享有法律的力量，他亲自主持在罗马召开的教务会议，并派代表主持大公会议。

自从“米兰诏书”以来，教友的力量与精神，便在教会敬礼的礼仪中展开。在第四世纪以前，一切礼仪往往是在私人的宅第内举行，当然也就不太容易铺展，“米兰诏书”以后，教会获得自由，被法律所认定了，许多的圣堂便建立起来，礼仪也立刻显出了它的富丽堂皇。教友为建筑圣堂，很自然的，先由眼前的建筑物取得灵感，而不是其他神祇的庙宇。因为这样的庙宇并不是当时民众聚会的场所，而只是供奉偶像的地方。罗马人为了开会，曾经建筑了大殿“王者之厅”，是一座长方形的大厅，往往被支撑的两行柱子，分为三部份，后面是半圆形的奥殿，这大厅式的建筑物，对教会的敬礼很适合。一直到我们今天，建筑圣堂的蓝图，仍然还是和这种大厅的形式差不多。大厅内的墙壁和地，往往有细工镶嵌的图案，在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这个时期留下来的遗迹，当礼仪开始的时候呢，神职班就在奥殿内，奥殿的中央，有祭台，祭台正好是在神职班与教友之间，是众人瞩目的中心，在祭台前边儿

的两侧有个小讲台，附有上升的台楷，五品、六品副祭，就站在这升起的讲台上颂念宗徒们的书信和福音。教会就在这广大的建筑物中，举行大礼弥撒，弥撒一直都是教会敬礼的中心。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大殿成了一种荣誉的名号，某座著名的圣堂，能经由教宗赐颁大殿的称呼。大殿还可以分为甲级、乙级两类，甲级大殿只有罗马的救世主殿、圣母大殿、圣伯多禄大殿，其他的全都是乙级大殿。咱们中国在上海附近的佘山圣母大殿，是在 1947 年由教宗比约十二所敕封的，也是东亚的第一座大殿。

#### 4.5.2 教友的礼仪生活

周年礼仪，也是从第四世纪开始，将耶稣基督的生平事迹定为瞻礼，加以组织而成的。最早庆祝的瞻礼，是救主基督复活的日子。在复活瞻礼之前制定了 40 天的严斋，以提醒教友做准备，同时也是为给慕道的望教者预备领受圣洗礼仪。教会所表现的喜乐，从复活一直延长到“圣神降临节”，这是纪念天主圣神降临在宗徒的身上的日子。到了第四世纪的中叶，教会才开始庆祝圣诞节，耶稣真正诞生的日子，既然无法确定，教会呢，就规定 12 月 25 日作为庆祝耶稣诞生的日子。那么，教会为什么选 12 月 25 日来作为耶稣降生的奥迹呢？因为在圣经当中，记载了那要来临的默西亚是普照世界的光、是义德的太阳、正义真理的太阳，正因为这个教友们极为熟悉的比喻，把救主的诞辰和罗马的常胜太阳的民间庆节，定为圣诞节，取代了外教的敬礼，吸收了外教的成份，加以完全不同的意义，而成为天主教庆祝耶稣降生的节日。在东方的教会有在一月六日庆祝基督的显现和耶稣的受洗纪念日，当西方以 12 月 25 日庆祝圣诞节的瞻礼传入东方，而一月六日的“主显节”也开始在西方举行了。至于其他的瞻礼，像“耶稣升天节”，也开始举行庆祝了。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教友们习惯在当地，纪念救主在世最后几天的事迹，例如建立圣体圣事、耶稣的苦难、埋葬，就这样，形成了“苦难主日圣周”的礼仪。不久，全教会也都采用了这种纪念的方式。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赫勒纳太后在耶路撒冷发现十字圣架后，十字圣架的敬礼，也普遍的展开。

从教会有殉道烈士的时候起，对圣人的敬礼便开始了。这种敬礼到了第四世纪，更为活跃盛行。当时的教会历史学家欧瑟伯说：“我们常在殉道烈士的坟墓上集会、祈祷、向他们真福的灵魂致敬。”除了殉道烈士之外，一般为信德而受苦牺牲的人，以及精修圣人和苦修圣人，都是敬礼的对象。教友们也开始编写圣人们的传记，例如圣亚大纳削写了《圣安当传》、须比赛弗禄写了《圣玛尔定传》，这些都是那个时代最为畅销的书。而望教者或儿童们在领受洗礼的时候，也以圣人圣女的名字作为领洗后的教名，此外呢，对天神们的敬礼，在第四世纪已经相当普遍了。

在所有圣人的敬礼中，高居首位的是耶稣的母亲圣母玛利亚的敬礼。圣儒斯定、圣依肋内、克勒孟和初期教会的无数学者都这样说：“玛利亚是天主圣子的母亲，在所有受造物中占有最崇高的地位。”他们也奉圣母为一切德行的模范；公元第四世纪，尼斯地方的圣额我略写了一本《圣额我略显灵者的传记》，书中叙述圣母显现的事迹；公元 360 到 370 年间，圣厄弗写了一首歌颂圣母玛利亚的长诗；公元 375 年，圣盎博罗削主教对圣母的德行作过详细的分析；“厄弗所大公会议”上，更隆重的宣布了：“玛利亚为天主之母，为信德的道理。”对圣母的敬礼更是普遍而虔诚。

第四世纪，教会在乡村农民中间传播发展开来；圣玛尔定主教对高卢地区教会的贡献；也谈到了第四世纪教会的组织、教友们的礼仪生活；圣堂的建筑；大殿的由来；最后呢，我们谈的是教友们对圣人和圣母玛利亚敬礼的情形。现在我要介绍教会内，朝圣风气的兴起及“圣髑敬礼”的神学理论，以及这种敬礼形成的经过，也谈谈隐修生活的起源和隐修院制度的形成，同时，也介绍几位出名的隐修士的生平传记，和他们对教会所作的贡献。

圣热罗尼莫曾这样的解释朝圣的理由，他说：“当一个人到了雅典，更清楚的认识了希腊的历史，到了西西里和台伯河，就清楚的明白维基尔的书，基于同样的理由，到了犹太，便更清楚地明白圣经的意义。”在西方，朝圣的目的地是罗马。公元第二世纪时，许多教友



甘心冒了很大的危险到罗马朝拜圣伯多禄和圣保禄两位宗徒的陵墓。第三世纪教难最惨烈的时候，四面八方的教友，远道来罗马看陵，有被官方逮捕而牺牲生命的纪录。公元第四世纪，教难平息以后呢，罗马更成了朝圣的中心地。东方的圣地也成为朝圣的中心。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皇太后赫勒纳在圣地修建了许多大圣堂，教友们都希望能亲自朝圣耶稣基督生活过的地方，以及古经中的遗址。而圣髑的敬礼，最初是与朝圣颇有连带的关系，教友们到了朝圣地，都一定要带些纪念物回去，教友们最重视的是十字圣架。圣金口若望曾将当时的情形作了以下的描述：“获得那十字圣木的人，都用黄金镶嵌，佩带在颈子上。”圣额我略说：“他所得的最宝贵的遗产是一片圣木，镶在一个铁圈上。”而君士坦丁大帝的皇冠上镶了一只铁钉，这只铁钉可是当年钉过救主耶稣的身体于圣十字架上的，因而被君士坦丁皇帝看作是贵重无比的宝贝，将它镶在自己的皇冠上。除了耶稣苦难的纪念物之外，圣人们的遗骸也成了信友们敬礼的目标，殉道烈士们的遗骸尤其受到教友们的尊敬。圣鲍里加布主教于公元 155 年在高卢致命后，斯米那的教友，将他的遗体保存留作纪念。公元 258 年，圣西彼廉主教被斩首致命时，教友们将衣服布块铺在地上，吸取从他身上流下来的鲜血。保存所崇敬之人的遗物作为纪念，本是人心最自然不过的情感，不是吗？但为教友而言，还有着更深一层的理由，殉道烈士以及圣人们的遗骸，不是曾经作过圣神的宫殿吗？他们受过各种酷刑时，他们忍受痛苦作着奉献牺牲时，正是圣神在心内坚强他们、支持他们，不是吗？教友们早就到处寻觅圣人们的遗骸，当作圣髑作为庇佑自己的保证，找不到他人的遗骸时，就分散接触过圣人们身体的衣服或布帛，只要按圣热罗尼莫的那种精神去做，圣教会是认可这种民间敬礼的。圣热罗尼莫说：“我们并不崇拜殉道者的遗骸，更不崇拜日、月或天神，我们只崇拜唯一的天主，我们尊敬圣人们，就是尊敬他们所作证的，我们恭敬圣人，正因为他们是至高天主的忠仆，这种尊敬反映到他们的天主身上，是一种爱屋及乌的表达啊！”可惜！对粗俗和知识水平不够的人而言，这种热心的方式，往往演变成严重的弊端。例如无耻的当作贩卖赚钱的工具，或是从异教徒继承而来的宗教迷信，圣教会就会痛加攻斥了。

#### 4.5.3 隐修制度的起源

接着介绍天主教隐修生活的起源、隐修院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的情形。最初三世纪的天主教，教友团体较小而且也非常热心，大家彼此都认识，常常互相鼓励，为主殉道的意愿常激发他们的勇气，这些情形都足以支持他们的虔诚和照心。到了第四世纪，教友人数日渐加多，进教，不但毫无危险，反而因为天主教获得了自由和法律的保障，有了更光明的前途，而教会的荣誉，反而被没有多大理想的望教者给掩盖了，不过在冷淡的群众之外，常有一些人专心致志的努力修行，希望自己能成为成全的人。在最初几个世纪，有些教友矢志修成全之德，他们被称之为“苦行者”，他们放弃婚姻、保持着独身、度着淡泊的生活，弃绝世俗的集会，而专心祈祷行善，不过仍然居住在世俗红尘之中。而从第四世纪开始呢，情形便不相同了，有些抛弃一切名誉地位家产，远离世俗红尘，为的是能够更彻底的遵从耶稣基督的劝谕，这就是隐修生活的起源。这种方式的隐修生活，首先在埃及出现，有一个名叫“安当”的埃及青年，是一个没有受过太高教育的乡下人，但是，却出身于热心教友的家庭，才 20 岁，父母就已先后去逝了，有一次，他走进圣堂，主持礼仪的神父正好开始念福音，恰巧又是耶稣给富家少年说话的那一段：“你若愿意是成全的，去，变卖你所有的，然后分施给穷人，你必有宝藏天上，然后来跟随我。”安当被这段话感动了，立刻当机立断，回到家里把田地都变卖了，而且也把所卖得的钱分施给穷人，然后便跑到旷野，隐居在山洞里，他祈祷、劳动、诵读研究圣经，魔鬼用尽各种方法诱惑他，他却用越来越严厉的补赎反击魔鬼。他的名声很快的就被传扬开了，在他周围的旷野里，住满了仿效他的人，他成了许多隐修士的领导者，他并非不再关心教会的事情，当公元 311 出的教难来临时，他就曾从旷野中走出来，去帮助那些被驱赶到矿坑做苦工的教友们。教难以后，他再回到旷野恢复他的隐修生活，他进入更深的旷野，在那儿隐居了 40 年直到公元 356 年，以 105 岁的高龄与世长辞。圣安当的

隐修生活，具有感染性。圣亚大纳削为安当写了一本传记，感动了许多读者，不少被认为有辉煌前途的青年，读了安当一生的传记，便抛弃一切，退居到旷野里去了，这些隐修士，每个人单独的住在自己的斗室，或是在山坡上所挖掘的山洞中，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安宁无事，为了防卫自己不受世俗的诱惑，为了能达到专心默观天主的地步，并且，能在现在就预先尝到天上的幸福，他们实行严斋，尽力制服肉身的贫乏和情欲的冲动。在这时期，对祈祷和刻苦，还没有一定的规则，每位隐修士按照自认为对自己的神修有益的方法去做，因此常有隐修士求好心切举行令人吃惊的大斋、熬夜以及其他令人惊异的苦工，有些人甚至想打破一切刻苦的记录。这样的隐修生活，难免陷入有害的自欺的幻想中，在他们有如疯狂的刻苦中，也可能渗入自爱的成份。

隐修生活在时间的推移下，看到上面我所描述的缺点，渐渐形成有组织集体隐修的方式，有规律的生活也渐渐形成了，许多隐修士集居在一处，各人分居一间斗室，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共同祈祷念经、唱圣歌。创立这种集体隐修修院制度的是圣巴各莫。他在埃及招集了一批门徒，在一个僻静的小村子中隐居，与尘俗繁嚣隔绝，修士们靠手工糊口度日，最普遍的工作是编织草席，除了手工之外，修士们每天有一部份时间从事学术研究、讨论圣经意义。他把隐修士集合在一起，受一位长上的管理，服从于这位长上，而且，他认为服从比刻苦对修成全更为有益。圣巴各莫集体隐修制度非常成功，他在埃及各地设了九个分院，他的妹妹创立了两个女修院，到第四世纪末期，修士的人数已高达七千人之多，整个东方，到处有独修或团体生活的隐修士，教友们很钦佩他们，前去拜访他们，也有一些社会上有名的人，往往也腾出一段时间，去同他们过隐修的生活，例如圣巴西略、圣金口若望、圣热罗尼莫和圣玛尔定主教。

集体隐修制度，由埃及传到东方各地，圣希拉连和圣卡利东。在巴勒斯坦的著名圣地遍设修院，西乃山成了隐修士的中心。圣巴各莫一个名叫斗欧日的门徒，在美索不达米亚创立隐修院；阿拉伯、叙利亚的边境有一批牧童修士，他们一面牧羊，一面祈祷；小亚细亚也涌现了许多隐修院。圣巴西略是东方有名的隐修士，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本都地方隐修，他们遵奉圣巴各莫所手定的规则，但也稍加变更，每一个隐修院的修士，在人数上有一定的限制，以便院长易于管理。圣巴西略为团体性的隐修院立下了规矩，内容包括了有节制性的刻苦，用手和用头脑的工作互相调和，他敦劝隐修士们专心祈祷，修养谦逊、忍耐和友爱德行，以及对长上绝对的服从。圣巴西略修订的规矩成为东方修会的圭臬。

圣亚大纳削和圣安当原本就是知心朋友，也就将隐修院的制度介绍给义大利的教友们。公元第二世纪中叶，罗马已有许多贵族妇女度隐修生活，圣玛尔定是第一个在高卢创办隐修院的，他所创办的隐修院和东方的不同，东方的隐修士不领受铎品，而在高卢的隐修士，同时也执行司铎神职。圣玛尔定在高卢成立了许多修院，他去逝时，有两千位隐修士参加丧礼。地中海一带的隐修生活非常发达，莱蓝、马赛、阿尔勒的隐修院都很有名。修道制度，发源于埃及，不过，正式的修会形式却在第四世纪的末叶和第五世纪初叶才形成。圣玛尔定在法国、圣奥斯定在非洲，才是主要的发起人。

隐修院对教务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在隐修士的提倡下，教友们也普遍地采用省察的习惯，隐修士担负起了指导教友灵修的工作，他们为教会祈祷，为教友们祈祷，也为教会培训了大批的主教，领导教会在蛮族入侵时，成了教会和社会的保护人，也正是他们在恶劣的风暴中，创办学校，抄写经典书籍，保存了古代的典籍和文化。才有以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

## 4.6 第四世纪教会对社会的影响

公元第四世纪，教友到罗马、巴勒斯坦去朝圣的风气；对圣人圣女的遗骸举行敬礼的由来；也向各位介绍了古代隐修院制度的形成和传布发展的情形；还介绍了隐修院的修士们对教会以及欧洲文化上的贡献。下面要介绍教会当时对社会的影响与改革的情形。

第四世纪的罗马社会，和第三世纪一样，一直在走下坡。罗马人知道得很清楚，经济危机一天比一天加深，通货膨胀、黑市猖獗、农村欠收、物质缺乏、政府被迫征收重税来维持帝国的开支，因为币值的不稳定，以实物来作为科税的单位，收税员的人数竟然是超过纳税人，官吏贪污敲诈、鱼肉百姓、古老的罗马社会，已注定要被淘汰了，它的地位逐渐的将被教会取而代之了。教友的谦逊，打破了许多障碍，耶稣基督信徒的标志——互爱和宽仁，终于逐渐熏陶感染了这个社会，软化了这个古老社会的残酷无情，改造了罗马社会。

教会改造社会的行动，发生两个后果，第一：教会采取种种办法，设立种种福利机构，负起改造社会任务。第二呢，教会对外教社会发生移风易俗的作用。群众在教会的号召下，社会公平的原则开始受到尊重，教会对社会的不公正绝不袖手旁观，绝不消极的把别人的苦难认为是命运，全力的消除社会不公正的现象，为的是促进群众的幸福。

为了实现这些理想，于是成立了救助各种患难的机构，不停的创建招待所，用来收容从其他地方到罗马或圣地朝圣的朝圣者、旅客、和无家可归的贫穷人。除了招待所之外，还创办医院、残障院、孤儿院、养老院。这些机构，通常都设在主教住宅的附近，以便就近照顾和管理。至于维持这些机构的经费，则是仰赖教友们的慷慨解囊。这些机构中最有名的是凯撒肋雅主教，圣巴西略所建立的疗养院，他把所有仁爱救济的机构聚集在一起，像招待所啦、收容院啦、医院啦、更特别的他还设立了为传染病，尤其是为痲疯病所建立的隔离病房、还附设食粮和衣服的工作坊、乞丐也能在那儿学习到一种手艺，好能在社会上重新立足。

圣教会在改良社会不良风俗上所担任的角色，最动人的例子，就是改革了养成罗马人的怠惰、嗜好血腥和荒淫的竞技场、露天戏场上所举行的那些游戏。主教神长们对这种道德上畸形偏差，经常的表示抗议，但为革除民众喜爱观看这类游戏，只靠抗议是没有用的，为了达成改革，德来马竹斯修士壮烈的牺牲了。公元 400 年左右，他从东方来到罗马，跳入游戏场中，来到决斗者的中间，把他们分开，他被愤怒的群众用乱石砸死了，终于使得皇帝下达命令禁止了剑客们和角力斗者人与人，以及赛车者之间的决斗，而改以野兽来代替的比斗。到公元 600 年左右，连这些残忍的游戏也全取消了。

古罗马社会最严重的问题，是奴隶制度，整个经济制度的架构是建立在奴隶制度上，我就以圣保禄宗徒在致迦拉达人书第三章第 26 到 29 节、第四章第 8 到 9 节上所说的：“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再没有奴隶、也没有自由人的等级之分了，因为众人在耶稣基督内，已成了一个。唯一的真正的奴隶，便是罪恶的奴隶，基督自来解除了我们的枷锁，奴隶一旦得了天主儿女的生命，便就获得了自由，他固然该忠信事奉主人，但主人应待他如同兄弟一般。”圣保禄宗徒致费肋孟书第 8 节到第 17 节中所述说的事，很清楚的指出这些原则的应用。费肋孟的一个奴隶，名叫熬乃息摩逃到圣保禄那儿去避难，保禄感化了他，还给他付了洗，并且还把他送还给他的主人费肋孟，要求主人接受他，不再当他是奴隶，而应当待他如同一位亲爱的弟兄，甚至如同保禄自己，他不愿出命，而只是请求费肋孟恢复熬乃息摩这名奴隶的自由。

圣教会对奴隶问题的态度和立场，在圣保禄宗徒的这封书信中，早已明白的说清楚了，教会并不号召奴隶叛乱，圣教会用出奇的明智，避免一切能扰乱社会安宁的事，圣教会的行动纯粹是精神和道德的，圣教会对奴隶问题的态度和立场足以证明：“取消自由人与奴隶之间的一切区别和不平等，尊重人性的社会才能够存在，对许多来投奔圣教会的奴隶，圣教会

招待他们、归化他们，并为他们授洗，教会对奴隶和对自由人，一样的施行圣事，降福他们的婚配，准他们埋葬在同样的墓园，奴隶也能被祝圣为司铎，例如圣加里斯多教宗，本身就是奴隶。当主人和奴隶参加了同一台弥撒的时候，彼此也交换平安的亲吻，一起到祭台前去领圣体。主人不可再轻蔑地对待他的奴隶。还该听从主教的劝告，使奴隶先学会一种技艺，然后让他们自由。”有许多教友主人，不但给他们的奴隶自由，而且，还用自已的财产去赎回被回教徒掳走的俘虏，当时有许多罗贵族出身的贵妇们，他们忘了自己的地位，抛弃了自已的财产，把她们的住宅改为隐修院，甘受贫穷，去做在“痛苦中”的女仆。让我们再给各位举个实际的例子。圣妇美拉妮的生平历史，可以说是第四世纪末期，教友仁爱表现的榜样，现在我就来将她一生实行仁爱德行的表现，向您作个简单的介绍。

圣妇美拉妮，她出生于公元 383 年，死于公元 439 年，她是帝皇宗亲好几个爵位的继承人，许多遗产聚在一齐，在义大利、非洲、西班牙、法国和大不列颠岛上都有她继承而来的广大领土，这位独生女，可以说是豪富而美丽的女孩，她只有一个愿望和理想，那就是去追随她祖母的榜样来生活。原来她的祖母，在自己丈夫死了以后，就舍弃财产的继承远赴巴勒斯坦的白冷城，效法耶稣基督的贫穷，度着纯朴简陋的独居生活。然而在美拉妮 14 岁的时候，被迫下嫁给她的表哥比尼亚奴，新郎也是广大产业的继承人，她同意结婚，但是附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当他们生下两个孩以后呢，两个将如同兄妹一样的生活。可是，他们生下的两个孩子，年幼时就先后夭折了。这对年青的夫妇就变卖了他们的大宗财产，富丽当煌的大厦、田地、事业、艺术品、价值连城的珠宝，换来了无数的金圆堆积着，闪耀发光，夫妇俩看了也不免心动，但他们都大把大把的分散出去，建立了医院、招待所、孤儿院、圣堂、隐修院，他们收养了大批贫困百姓和逃难者，也替无法偿债的奴隶还债，八千名的奴隶，释放的释放，到婚嫁年龄的替他们完婚，在两年内都办完，他们夫妇两人反倒成了穷人，便在他们所创建的修院中，分头做了修士、修女，甘心做任何劳役性的工作，为别人服务、侍候需要他们服务的人。

## 4.7 异端对教会的冲击

### 4.7.1 亚略派

下面重点要谈谈，公元第四世纪教会在信德方面和教义神学方面所面临的危机，也就是相反教会所宣布的信德的道理，我们称它为“异端”。在当时，天主教不但深深的震撼了人心，进而改造了当时的社会，如此令人感动的宗教，也充满了奥秘而奥迹性的一面，引起许多人的兴趣，愿意知道得更多，做更多的了解，因此就兴起了各种的讨论和争辩。如果，我们详细的去研究这些争论的历史，就会发现内容相当的复杂，给后人的印象是：往往许多的争论都是在讨厌的烦琐中兜圈子，有的时候呢，在教义的争论中，还掺杂着个人的野心与敌对，而多次情感的激动，是来自那个时代的教友们对保存真理的关心，经过了这些争论和破裂，使得神学的基本问题，得以深研细究，教会也就逐渐的制定了教友当信的基本信条。

圣教会的历史当中，最危险的异端是亚略派的学说，它几乎动摇了信仰的根本，下面呢，我就为各位介绍亚略，以及他所宣讲的观点，然后指出它错误的所在。亚略是非洲利比亚地方的人，从小在亚历山大里亚城受的教育。公元 310 年领受铎品，公元 313 年，他担任亚历山大里亚城，巴加利堂区的本堂神父，当时他已有相当的年纪，品行端正，而且有一副庄严的外表，不但聪明而且敏捷，更是能言善辩，具有吸引人的各种优点，听众都趋之若鹜。别外呢，他还富有野心，骄傲自负，而且固执己见，他所讲的道理和教会的信仰是不符合的。亚历山大里亚城的主教深感不安，召集教务会议，审查亚略的学说，出席这次会议的主教，有一百多位。亚略异端的主要内容是：“天主圣父是唯一的，他是唯一不受生的，唯一永远

的，唯一真天主。圣子的地位低于圣父，耶稣不是天主，降生在耶稣基督内的圣言，是由圣父从无中造生的，耶稣不过是一个高超的受造物。”亚略否认天主圣子降生的奥迹，也否认圣子救赎世人的奥迹。亚略说：“在以前圣言并不存在，是由天主父自由创造的，圣言创造了世界，天主预先见到了他日后将来的功劳，就收他为义子，所以耶稣的地位低于圣父，与圣父并不是平等的，也不和圣父有同一的性体。”这样的结论是相当严重的，假如基督不是真天主，而只是一个受造物，无论祂怎么样的伟大，整个天主教便要垮台了。因为，既然天主没有降生，基督的救赎也没有无限的价值了。

参加会议的主教们一致的申斥亚略的学说，可是，亚略却执迷不悟，去到埃及以外的地方去传布自己的学说。亚略这种违背天主启示的学说，很迅速的漫延到东方各地，他获得尼阁梅德的主教欧斯比的袒护。有些主教和神学家也没有弄清真相，盲从了亚略的学说。亚略又写了一本书，为自己错误的学说辩护，文字美而动人，很受知识份子的欢迎，他还把学说谱入歌曲之中，水手、旅客、商人在各地反覆歌唱，影响非常的大，在公共场所也引起轰动。毒素越传越广，外教人也以这些能削弱教会的争论，传为笑柄呢。

教会的教义提倡社会公平原则、爱德的实践，逐渐改造了古罗马社会不良的风俗，像奴隶制度的废止，人与人互斗的残忍游戏被取消，而所创立的招待所、孤儿院、养老院、医院等慈善救济机构，造福了无数的贫病无依靠的百姓和孤儿，在当时的教会所面临的很多重大危机，还有各种异端流传和所带来的伤害。现在来说明当时如何处理，并且扭转遭到亚略派学说的毒斥所危害，给教会带来的危机和不良的后果，还有“尼西大公会议”的召开，以及聂斯多略异端的学说，和它日后的传布消长的情形。

上星期我们曾说，借着亚略个人的魅力，亚略的异端很迅速的蔓延开来，又获得尼阁梅德地方主教欧瑟比的袒护，纠纷更大，再加上一批不明真相的主教的盲从，使得形势越来越严重，尼阁梅德的教会眼看就到了要濒临分裂的危险，亚历山大里亚城的主教认为，事关重大，将事件提交埃及和利比亚一百多位主教所组成的大会共同处理。亚略和他的信众都被开除教籍，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教把这项决定通知了全体主教，尼阁梅德的主教欧瑟比也在被严责之列，因而引起了巨大的风波，君士坦丁大帝对于教义的争论，虽然居于旁观的地位，为了维护教会内部的和平，阻遏事态的恶化，在他的宗教顾问建议之下，写了一封长信给两派人士，呼吁大家团结，建议召开大公会议，以便彻底审查争论。君士坦丁的动机是好的，但他的想法太天真了，正统教会信仰耶稣是天主，亚略派却否认耶稣是天主，两派不可能有妥协，君士坦丁派了在帝国宫廷内任职的西班牙高道伐的主教苛西，担任这次大公会议的主席。会议召开的时间定在公元 325 年 5 月 20 日，而开会的地点选定在小亚细亚俾斯尼亚的尼西城，距离拜占庭不远。交通很方便。

教会历史上，第一次大公会议，是在宗徒时代，宗徒们聚在耶路撒冷，讨论的是犹太教规的问题。最初三世纪的教难时期内，不可能集合整个天主教世界的主教开会，教会只能经常召开地方性的教务会议，而现在教难已经平息，教会若能召开一次大公会议的确是必要的，出席会议的主教多达 318 位，伴随主教出席的司铎、六品副祭人数更多，出席会议的都是教会最杰出的人物，他们中有些在教难中为信仰而受过酷刑，像包大蒙、巴弗诺斯，他们俩人在马西明教难时，一个被判瞎了眼睛，一个双手曾被烙铁灼伤，疤痕累累。教宗圣西尔物斯德肋一世因年迈体衰，派遣两位罗马城的司铎前往出席会议，也有些主教来自帝国以外的地区，例如波斯、亚美尼亚，还有哥德人的地方。这些出席会议的主教，占了教会全体主教的四分之一。在会议当中，亚略虽施展他的辩才，但终属徒劳，他的学说显然与天主启示的教义相抵触，同情亚略的只有两个偏袒他的利比亚主教，所以终于被摒弃而遭到开除教籍的命运。正统派人士的看法，我们以亚大纳削为代表，郑重的指出：天主救赎人类是一件不能否认的事实。假如天主没有降生，假如耶稣基督不是真天主而又是真人，救赎是不可能的。“圣言降生成人，寓居我们中间”，圣若望宗徒在福音中开宗明义的这两句话，清楚的指明

圣言是真天主，不是什么受造物，圣子是自无始之始，就与圣父同在，圣子天主圣父是同性同体的，大会议决并宣布亚略的学说是异端。为了确定教会的道理，出席大会的教长们编辑了一篇“信经”，这篇“信经”就是，一直到现在主日弥撒中所诵念的“信经”。这篇“信经”，基本上和宗徒信经并没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的表达，更为的明确，不可能产生任何其他错误曲解的可能性。这篇“信经”呢，教会的惯用语，称之为“尼西信经”。“尼西信经”所确定的关于耶稣基督的信条是：“我信唯一无二的主 耶稣基督，天主的独子，是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天主。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是与圣父同性同体……”

“尼西大会议”结束后不久，一部份的神学家对“与圣父同性同体”的真正意义，并没有完全的明了，亚略派利用这种机会展开反攻。亚略派反驳说：“耶稣基督在世时并没有说过‘同性同体’的这句话。”他们仍然强词夺理，没法规避“尼西大会议”的定义，技巧性的在希腊文字上玩弄著希腊精神的机智，编造了模棱两可的信仰条文，不肯服从大会的决定，破坏教会和平。“尼西大会议”之后，亚略异端的毒素并没有完全的连根拔除，而在“尼西大会议”的宣言上签字的主教们当中，有一部份主教，表面上不愿意公开表示反对多数人的意见，暗中都还是亚略的信徒，他们欺骗了对神学问题十足是门外汉，也没有清楚的立场和主张的君士坦丁大帝。而这些支持亚略派的主教们，在会议后的 12 年内，不断的散布谣言，中伤正统派的主教例如安提约基亚的欧斯达主教、安西尔的马赛主教被撤职、亚大纳削也被放逐到现在的德国当时称为特利尔的地方。异端信徒又在耶路撒冷举行会议，恢复了亚略的职权和教籍，而亚略却在一夜之间，忽然患了暴烈的疾病，倒毙在血泊中，腹部爆裂，五脏六腑流了一地。圣亚大纳削，是在埃及教友们一致的要求下返任，恢复了执行主教的职务。

君士坦丁大帝不久之后也去逝了，他这种干涉教会事务的作风，被他的两位继承者君士坦斯和瓦伦斯所效尤，也都喜好对教义的问题参加意见，两位皇帝成了亚略派的拥护者和偏袒者，使得异端更加的猖獗，蔓延得更广，也传到许多日耳曼民族中，延续了两个世纪之久。君士坦斯二世去逝以后，亚略派便逐渐失势，在西方，从圣盎博罗削就任米兰教区的主教后，亚略派也就销声匿迹了。在东方，受到瓦伦斯皇帝的支持，苟延残喘，公元 377 年，教宗达马斯颁布诏令，彻底解决了这问题，在东方的教会一致表示服从，公元 381 年，教会再一次在君士坦丁堡举行会议，重申“尼西大会议”的决议，教会在这次激烈的纷争中，英勇抵抗了异端邪说的冲击。终于能够保存了信德的完整。

亚略派异端被保卫信德的护教人士迎头痛剿，终于消灭了，这个不幸的事件，最后产生了两种后果，第一个后果是：当时有一部份人抱有错误的观念，以为东方拜占庭的地位仅仅只次于罗马，拜占庭主教的地位仅次于教宗。这是不正确的。第二个后果是：异端的毒素传播到罗马边境的其他民族，从第三世纪起，这些民族已经开始接受信德的真光。公元 341 年，哥德族的教友派乌菲拉为代表，去出席安提约基亚的教务会议，受到了异端的影响，投入了邪说的阵营，并且，接受了异端主教的祝圣，乌菲拉成了主教，回到本国后呢，他也就成了哥德族的宗教领袖，他将圣经翻译成本国文字，同时也把亚略的学说介绍给哥德族的教友们。结果，哥德族都成了亚略派异端的信徒，直到亚略派异端在罗马帝国的势力全部被消灭以后，哥德族仍然还是亚略派异端的信徒，要到哥德族侵入罗马帝国以后，罗马的教友不肯接受异端，而予以抵抗。到后来，法兰克族的领袖格罗维斯接受了天主教，出兵击溃了亚略派的哥德族。

#### 4.7.2 聂斯多略派

亚略异端被摒弃后，教友们才清楚明白了耶稣是真天主。但是呢，因为也是真人，生于玛利亚，生活而且死在巴勒斯坦，怎么样来调和这两件事实呢？也正因为这个问题，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聂斯多略，大约在第五世纪的初期，堕入了另一种错误之中，他想解决这个问题，

向人宣称耶稣基督呢，不只有天主性、人性，而且也还有两位，照这样的说法，天主圣子降生，便成了两个有行为者的合作了，从这一点引申下去，那么圣母玛利亚就不能称为天主之母，而只不过是耶稣之母，也就是说，她只是那个名叫耶稣的人的母亲。对圣母的敬礼，在那时虽然还不像以后的盛行，但是已经习惯于称圣母为“天主之母”，那是教友对圣母的孝心所看重的，所以，教友们对这种伤害到圣母特恩的谬说，群起抗议。亚历山大里亚城的主教，正是圣济利禄，便掀起了反对聂斯多略的论战，在厄弗所召开了一次大公会议，耶路撒冷的主教圣济利禄接受教宗的委任，领导这次的会议，绝罚了聂斯多略，并且断定耶稣基督虽然有两性，但是只有一位，那就是天主第二位。因此，圣母玛利既然是这一位的母亲，而这一位仍是天主，所以，她应有“天主之母”的尊号，群众们深为庆幸“厄弗所大公会议”的决议，为了表示他们的喜乐，在教宗的代表和与会的主教们散会出来时，就拿著火把游行表示庆祝。

聂斯多略被绝罚以后，他的学说，仍然有人拥护，他在波斯创立了一座神学院，就从这儿，聂斯多略派的异端向外传到阿拉伯、印度、中国以及外蒙。传到中国时，正当我国的唐朝，在我国历史上称为“景教”，大部份在印度和近东的聂斯多略派存在到16世纪的，都重回圣教会的怀抱。其余的，到了公元1879年时，或者加入基督教派，或者加入了俄罗斯的东正教，而直到现在残留在印度和近东的聂斯多略派信徒，尚有十万人左右。

有关基督性体的神学研究工作，从此延续下来，到了第五世纪时，又有一个新的谬说产生了。这个新谬说的创始人，是一个名叫欧迪克的修士，他主张在耶稣基督内，只有一性，他认为，耶稣的人性已被自己的天主性吸收了，这个被称之为“一性论”的谬说，被公元451年所召开的“加塞道尼大公会议”所否决。大公会议所议决的是：“耶稣基督是真天主，也是真人，具有完全的天主性，也具有完全的人性。”我们可以说，有关天主圣三和耶稣基督的道理，已经稳定了下来，圣教会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革新，只不过是基于当时的需要，把自古以来的信仰，用更确切而清楚的方式予以说明而已。

#### 4.7.3 披雷杰异端

圣教会处理了“亚略异端”、扭转了“亚略”派学说的危害，它给教会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后果，聂斯多略派对耶稣基督“一性论”的谬说在历史上消长传布。然而，在第四世纪，兴起的异端当中不如当时最严重的“披雷杰主义”谬说，然后说说“摩尼教”与天主教的关系，最后呢，要介绍当时著名的信德保卫者，圣亚大纳削的生平，以及他对教会的贡献。

有关天主圣三和天主圣子降生成人奥迹的大异端，全都产生在东方，引起了形而上学的问题，在希腊的微妙哲学精神内兜圈子。而西方拉丁文化的精神，更重于心理的分析，所以特别容易产生有关人的自由、圣宠这一类的异端。所有异端当中，最严重的一个，就是“披雷杰主义”。披雷杰出生于大不列颠。年轻时便来到罗马，他有卓越的才能，也有严肃的道德修养，他的目的是攻击那些挂名教友的松懈，他们不经意地入了教，但却留滞在有名无实的状态中。他在讲道的时候劝人脱离财富、敦促教友实践福音的贫穷与贞洁，在德行的修养方面，他特别强调意志的力量。在天主教修德成圣的道理中，有一个重要而艰难的问题，那就是天主的圣宠和人的自由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又和原罪的问题无法分开，天主教常常相信原祖父母亚当、厄娃犯过罪，而且还把这个罪遗传给了整个人类，正因为这个原因，天主教会从一开始就给婴儿付洗。原罪的结果，使得人类本性软弱，为了灵魂的得救，必须仰赖天主圣宠的帮助。披雷杰的错误究竟在那儿呢？首先，他主张原祖父母罪的不会遗传到后代子孙身上。他认为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是无罪的，所以他还说，我们的本性是完美无缺的。既然人的自由意志完美无瑕，人只须凭著自己，就能守好一切的诫命，因而能救得灵魂。请您静心的想一想，像披雷杰这样的学说，救赎还有什么意义？假如没有原罪，也就不需要救世主，圣洗圣事也不是绝对必要的了。再问下去，假如我们能凭自己的力量使灵魂得救，那么祈祷还有什么用呢？这种学说在某些方面看来，天主教的气氛太少了。然而这学说既要求

人，以个人最大的努力去达到圣德的境界，就显得它有个伟大的外貌，而披雷杰本人，也度着一个可以作为表率的生活，因此呢，有许多人被他吸引，而去拥护披雷杰。

圣奥斯定是“披雷杰主义”的主要反对者。圣奥斯定年青时代，放任的生活使他陷于情欲中，从他回头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圣宠的需要。披雷杰的学说，在 416 年，迦太基的教务会议中，被公然的弃绝。431 年的“厄弗所大公会议”时，又把它和聂斯多略的学说一并予以弃绝。

自从亚略、聂斯多略和披雷杰的异端都遭到教会方面大公会议公开的绝罚以后，主耶稣基督降生和救赎的信条，清楚地确定了，而且，也没有再发生变化，促使教会在享受自由之初，便使这些最基本的信条大放光明。

#### 4.7.4 摩尼教

接下来谈谈“摩尼教”。其实严格而论，「摩尼教」不能算是天主教教义的一种异端，更好说，它是一个拮取了一部份天主教义的新宗教。摩尼这个人是在生活在 215 年到 275 年左右的波斯人，他有丰富的旅行经验，到过印度、土耳其、中国以及西藏地方，到处去聆听，并且撷取名人们的宗教教训，由此呢，他草创成了一种，把佛教、天主教、诺士底斯主义等不同的说法混合在一齐，他的教义基础则是建筑在波斯古老宗教的“二元论”上，好能方便解释“善与恶”的起源。摩尼极力主张，有两个永远为敌的神，善神是光明，恶神呢，就是黑暗，在人的心里，也能找到这种对立。光明的灵性和黑暗的肉欲是混合在一齐。按照摩尼的说法，肉体是完全恶的，传生肉体生命的婚姻，当然，同样也是恶的。他所强调的是极端严厉的道德，既然大多数的凡人无法做得的，那就只有向一个卓越的高层次的“纯洁者”去要求了，至于普通的信徒呢，则在品行方面，可以完全自由。

摩尼曾给他的教会一种坚强的组织体系，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就已传布得很广了，从中国，一直到非洲的摩洛哥。但是，因它的不道德和反社会的影响，到处都被政府追击，摩尼最后是在波斯被国王宣判，活活的被剥皮而死。同样罗马帝国的皇帝也不容许它的存在。在罗马帝国境内，从未造成大流行，只是在第四世纪时，有过不少的信徒。圣奥斯定在年青的时候，就曾经被这种劣说所迷惑，还同他们一起混了 9 年之久呢，第五世纪时，摩尼教在帝国境内几乎已经绝迹了，不过呢，到了中古世纪又如同病菌一样死灰复燃。

## 4.8 希腊教父介绍

### 4.8.1 亚大纳削

我们圣教会的信仰，虽然经过了各种异端的冲击，面对各种思想、学说的危机，教会幸能保持它的纯洁，以及它详明正确的教义，这就应当归功于一群德、学兼备的伟大人物了，他们大多数是主教、演讲家、神学家。他们遗留下来的作品，为后世教会开展了正确的教义，和爱天主爱人的热心。他们大多数被尊称为会圣师，统称为教父。其实呢，“教父”和“教会圣师”并不是同义词。就广义来说，第八世纪以前的所有教会作家、统称为“教父”，但是，并不是每一位教父都是“圣师”，只有少数的几位学问特别卓越、严格、正统而又圣德出众的，才被教会尊奉为“圣师”。各个时代都有“圣师”，由圣教会当局严格的鉴定才加以公布的。而现代呢，只有教宗自己或是大公会议，才有权授给某位圣人“圣师”的荣衔。现在特别介绍圣师亚大纳削。

圣亚大纳削出生于公元 296 年，是一位学识渊博的神职人员，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和正确的判断。“尼西大公会议”期间，他还只是亚历山大里亚城主教的助手，小小的六品副祭，就在“尼西大公会议”中，以他透辟非凡的神学知识、坚强的意志、以及无碍的辩才而崭露头角，一鸣惊人。三年后，亚历山大里亚城的主教去逝，他被任命为该城的主教，当时他只



有 33 岁，直到 373 年去逝，任职主教达 45 年之久。在他的主教任内，仍然彰显出他那屹立不摇的坚强个性，不停地批判任何有损于“尼西大公会议”中所议决的“信经”的学说，他也以这份毅力，抗议皇帝对教会事务的干涉。很快的，他就成了正统教义阵营的领导人物，而且被异端份子视为眼中钉。也因此受到一连四位皇帝的磨难，曾经五次被放逐。公元 335 年，异端份子在提洛召开会议，阴谋诬陷亚大纳削是杀人犯，没想到被指为被杀的人，反而亲自出现在会场作证，声明他还好好的活著，但是，异端份子仍然用计宣布罢免他主教的职位。亚大纳削亲自向君士坦丁检举异端份子不当的活动，怎知反而被放逐到莱茵河畔的特里尔。他利用机会使西方教会得以认识埃及旷野中隐修士的生活，并且，在特里尔继续大声疾呼讨伐异端，两年后，他获准反任。不久又被放逐了，他到罗马暂时避着，冒着千辛万苦，到处传扬正道，他还说：“世间的苦难算不了什么，不过是如同天上的浮云一般，很快的就会过去。”他风尘仆仆，为了真理，往来于北部义大利、高卢和莱茵河流域。又有一次，他在埃及的旷野中隐藏了六年，逃过了兵士的追逐和搜索。公元 346 年，他还回亚历山大里亚城和各地的神长保持著联络，在百忙、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他还想办法抽空编写神学著作。10 年后再被放逐，只好在旷野中流浪了。前面我曾提到那位隐修生活的创建者圣安当，在他去逝的时候，亚大纳削正在他的身旁为他送终。直到公元 356 年君士坦斯去逝后，亚大纳削才有机会重还亚历山大里亚城，平安地度过他的晚年。公元 362 年，他还曾在亚历山大里亚城召开教务会议，拥护“尼西大公会议”的决议，坚信天主圣子是天主圣父同性同体的。这位一生为真理奋斗、英勇护卫信仰的主教，死后流芳万世，名传千古，受到历代教会和教友的敬礼。

圣师亚大纳削在圣教会的学术上，有很大的贡献，所遗留下来的著作有：《覆希腊人书》、《圣子降生论》、《圣咏注释》、《守贞论》、《圣安当传》等等。他的作品都写得质朴而清晰，在亚略派引起的混乱争论中，他都能直攻要害，他不用任何高深的理论，只在各种不同的方式下，重复著几个简单的论证，却都能动人心弦。接下来介绍一位大家比较陌生的隐修士纳西盎的圣额我略。他在雅典求学的时代，成绩优异，已经享有盛名。皇帝朱力安曾是他的同学。圣额我略天生是一个喜好沉思的人，也最喜欢独居静修，所以他一生的大部份时间是在隐修士生活中度过的。他曾经拗不过朋友们一再的恳求，终于接受了撒西马城主教的职位。公元 379 年，他被召到君士坦丁堡，那儿的教会正遭受亚略派的困扰，圣额我略不久就使局势改观，皇帝狄奥多西请他担任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公元 381 年，他主持了在该城召开的主教会议，却因为没有能够挽回安提约基亚教会陷入异端，而内心深受打击。因此，他坚持辞去首都主教的职务，然后退隐到纳西盎小城，随后就完全的退隐。他一生是个诗人、苦行者。他对主日圣经的讲解，十分的美妙动人，吸引了大批的听众，也因为这样动人的布道，引导了许多分离的教友，重新回到慈母圣教会的怀抱。然而他最伟大的、最令人感动而又令人钦佩的地方，是他一生所立的善表。因为他在虔敬、热心方面，超过了同代的许多人，他经常整夜的祈祷，他对穷人的爱德，也是超群出众的。他觉得自己生来就不是为做主教的，他那多愁善感的气质，使他更喜欢撰写各种类型的作品，像诗歌啦、演讲词啦、书信啦，这许多阐明教义和颂扬天主的道理，都真实的反映了他的高尚心灵。这些杰作呢，也确定了他在神学上的重要地位。

#### 4.8.2 圣巴西略

公元第四世纪兴起的“披雷杰主义”的谬说反对人有原罪，主张原祖父母的罪，不会遗传到后代子孙身上，认为人只要凭个人的自由意志，不需要天主的恩宠，就能够得救，它先后受到迦太基主教会议，以及公元 431 年“厄弗所大公会议”的弃绝。上一节介绍了“摩尼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关系，然后介绍了圣师亚大纳削、以及教父纳西盎的圣额我略，他们一生如何捍卫了圣教会。下面继续介绍几位第四世纪以宣讲、以著作捍卫了圣教会，而被教尊奉为教父的圣人。

这个要介绍的是圣巴西略。圣巴西略和他的弟弟，被称为是尼斯的圣额我略，以及他的同窗好友纳西盎的圣额我略，也就是在前面所介绍的那位纳西盎的圣额我略。他们三位都出身教友家庭，都在雅典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学的训练，他们在小亚细亚的中部，一个名叫卡巴多西的地方，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因此，当时的人们称他们为“卡巴多西的教父”。他们的文学作品，证明了他们对古典文学的修养，堪当跻身于希腊最优秀的作家之林。圣巴西略，他不但是位隐修士；一位勇敢而且不怕权势的主教；而且他还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被教会敕封为圣师级的大圣人，被他同时代的人称为“大巴西略”。

圣巴西略生于公元 329 年一个富裕的家庭，家中世代虔诚信奉天主教，曾在“戴克里先教难”中饱受迫害。他年青时到雅典去求学，学成归国以后，便决心做一位隐修士，他在实行这个计划以前，先去拜访了在埃及、叙利亚，以及巴勒斯坦等地最有名的独修隐士，回来后，他创立了一座隐修院，很快的，便有许多人前来请求他收为门徒，他开创了以团体生活方式共度隐修生活的隐修院制度。在提到隐修院制度时，也曾介绍过这位圣巴西略，所以在在这方面呢，我就不再重复。不过呢，在公元 360 年，他被人从隐修院请出来，去协助他出生地凯撒肋雅的主教。以后，圣巴西略在公元 370 年继承了凯撒肋雅主教的职位。在瓦伦斯皇帝强迫各地教友信从亚略异端时，他便参加了反对亚略异端信条的宣言上面签字。圣巴西略，就以他那刚毅的态度和雄伟的辩才，驳斥了这位省长大人。传说呢，瓦伦斯皇帝本人，在“主显节”曾经进入圣堂去参加礼节，他被礼仪的庄严和主祭主教的面容，感动得几乎在他去祭台前献礼的时候昏过去。而他在准备要放逐圣巴西略的判决书上签名的那支笔，也曾经三次毁坏了。无谁如何呢，事实是，虽然不能使巴西略屈服，也不敢轻易地把他调走，调到别处去充军。而圣巴西略属下的教友也没有再受到扰乱，反而皇帝还给了巴西略一大块土地，帮助他兴建一所医院呢。

圣巴西略体质一向很弱，再加上工作、操心，以及克苦生活的影响，身体渐渐感到无法支撑，终于在公元 379 年的正月初一去逝，享年只有 49 岁。他的去逝，使整个圣教会哀悼不已。他和他的好友纳西盎的圣额我略，用清晰的定义，建立了有关天主圣三的基本要理。在第四世纪的教会文献中，圣巴西略的信函和第三世纪圣西彼廉的信函，有着同样的重要地位，而在理论神学上，他的造诣超过了圣西彼廉。

#### 4.8.3 金口若望

接著，要介绍的是继纳西盎的圣额我略之后，担任君士坦丁堡的第二位主教圣若望·基所恭，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圣“金口若望”。从他的这个名字自然知道他辩才无碍。公元 344 年左右，他出生于安提约基亚，家道相赏富裕，他身材矮小、体质瘦弱、长相瘦削而俊美、感情也很活泼。他的母亲，从 20 岁起就守寡了，为了孩子们的教育，矢志不再改嫁。金口若望在安提约基亚受到了第一流老师的教育，原本可以有世俗所谓的光明前途，但是，他从小就接受了天主召叫，和他的好朋友巴西略一样，爱好隐居生活。曾在公元 373 年退居至深山中，一连六年度着独修的生活，但是，因为节食过度，健康大受影响，回到安提约基亚以后，晋升为司铎，当时他已 42 岁。不久，他就成了安提约基亚城著名的讲道司铎，展现了他非凡的口才，感动了人心，甚至连异教徒和犹太人，都争先恐后的来听他的道理。讲道的成功，引起了众人的注意，虽然他毫无野心，但在公元 397 年被选为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这个职务并不合他的本意，他在这喧嚣的京城十年的主教生活，是他最烦扰的。但是，也是他一生中最丰饶的。依他的看法，主教的地位，只应该使生活更圣化的一种鼓励而已，因为主教更该用善表作福音的诠释，比用言语讲解更有效果。他虽然是堂堂京都的主教，但在他的主教住宅内，排除一切奢侈的设备，继续度着隐修士的淡泊生活，白天他从事各种爱德的工作，晚上大部份时间用来研究圣经。他特别的喜爱圣保禄宗徒。而且，他也以讲解圣保禄宗徒的书信最为传神，完全掌握了圣保禄书信的精髓。圣金口若望能爽直地将教义、福音的意义，贴合在道德问题上。因为他很清楚地，认识那个时代的社会情形，他猛烈的攻击，

并且毅然谴责教友们的恶习，甚至连神职人员的陋习他也谴责不已。他还揭发富人及当政者的罪行，这种率直而公正的言论，虽然使贫苦百姓感到兴奋，但却引起宫廷内不少仇敌的嫉恨，连当时的皇帝本人、伪君子和被他揭穿陋习的神职人员都跟他作对，一群昧着良心的主教，意然联合起来于公元 404 年开教务会议，撤了金口若望的职务，皇帝更判他放逐异域。他向教宗依诺森一世请愿，同时，也因教友们的反对所形成的舆论压力，而恢复职务。但是，他的仇敌仍然阴谋百出，不久又被判放逐，皇帝也批准了，把他放逐到一个穷乡僻壤、气候恶劣、盗匪出没的地方，使得他的健康大受影响，不过他仍然专心给那些地方宣传福音、推动蛮族之间的传教事务。他距离君士坦丁堡那么远，受的苦又那么多，只要他还活著，他仇敌们便不能高枕无忧，更何况教宗始终不赞成对他的放逐，于是又在公元 407 年下令把金口若望发配到更远的高加索地方三个月之久，在烈日与风雨下，这位伟大的教父，死于流放途中。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愿天主在一切事上受赞美！”

圣金口若望的三百多篇道理，不但是圣经可贵的诠释，也是内容丰富的教理著作，更是信仰生活上活泼的记述。关于圣体圣事、司铎尊严、修道生活、贞洁问题、儿童教育等题材，都留下了热情洋溢的文字。

## 4.9 拉丁教父介绍

### 4.9.1 圣依拉略

一直到现在，所介绍的第四世纪的圣师和教父，都是属于希腊语文的。下面呢要为各位介绍几位拉丁语的圣师和教父，第一个要介绍的教父是和当时东方的亚大纳削，同时传扬圣子降生的奥迹；驳斥亚略异端的圣依拉略。他是拉丁教父中时间最早的一个，出生于公元 303 年高卢的波亚叠城。圣依拉略，他的家道相当富裕，年轻的时候，他偏爱圣若望福音，每当他读到“圣言降生成人，寓居在我们中间”这两句话时，心里总是非常感动，在他正式领洗入教后，满心弃俗修道。在公元 354 年他被选为波亚叠的主教，那时候“亚略派异端”也已传到了西方。依拉略奋勇的护教卫道，触怒了同情亚略派异端的君士坦斯皇帝，因而被发配充军到小亚细亚的弗里基亚，他就利用这个机会，专心研究希腊教父们的神学，发表了《天主圣三论》，还任以后，继续的领导反对异端的运动，终于能在公元 367 年临死之前，把高卢从亚略异端中解救出来。他生前的著作，除了《天主圣三论》之外，还有《约伯传注疏》、《圣咏注疏》和《玛竇福音注疏》。

### 4.9.2 圣盎博罗削

这个要介绍的是圣盎博罗削。公元 339 年圣盎博罗削生于特里的一个有名且富裕的罗马家庭里。最初，他献身于政治。公元 374 年，皇帝派他出任米兰的总督。信从亚略派的米兰主教奥森西去逝了，正统派和亚略派正为继承人选而互争，米兰城因此而起了骚动，盎博罗削以行政长官的身份，亲自率兵镇压，忽然在人群中有一个小孩的声音高喊说：“盎博罗削主教！”米兰人也都同意选举廉洁正直，热心公益的盎博罗削为主教，这样的结果，真是令人惊奇，因为他虽出生于教友家庭，但是，他却尚未领洗，他曾试图逃避，但是在神长与教友一致坚持之下，只得俯首顺命，于是他便立刻领洗，几天以后就被祝圣为主教，从此，一直到死，有 24 年之久但任了米兰主教的职务。米兰当时皇帝经常注意的地方，历代皇帝则又喜好干涉教会的事务，盎博罗削以他的智慧和能力，周游于帝王公卿、亚略派教徒与正统天主教徒之间，苦干实干。在教会历史上，他一致被公认为卓越的领袖、一位圣德的主教、教民的慈父。主教府的大门常为一切的人开放著，对贫苦的人非常的慷慨大方，他甚至为赎回被掳的人，还卖掉圣堂的器物，他在主教任内曾经是前后三位皇帝的顾问，领导皇帝攻击亚略异端和古老的外教主义，很尊敬皇帝的权力，但绝对不肯牺牲教会的权力，他也从未使

教会在政权面前低过头，相反的，他却为教会争回，以基督教律的名义纠正和谴责世间元权力，他曾说：“在信仰问题上，主教有权审判皇帝，皇帝不能审判主教，皇帝是教会内，而不在教会之上。”曾介绍过盎博罗削把这原则运用在实际发生的事件上，公开的针对狄奥多西皇帝，要他为自己所犯的罪，在教友前公开做补赎的事。

盎博罗削还是一位口才出众的演说家，也是作品丰富的多产作家。他以诲人不倦的热忱，给教友讲解圣经。他归化了有名的浪子奥斯定的故事，直到现在，在教会内还一直传为美谈。他为了鼓舞教友们祈祷，热心事奉天主的心火，很注意礼仪，并且还加以改良，特别是在歌咏方面，他亲自编了许多歌咏，训练群众们咏唱，这些歌咏也一直保留到现在，在神父们的日课经中，诵祷咏唱着。他死后，教会册封他为“圣师”。

#### 4.9.3 圣热罗尼莫

公元第四世纪对教会做出伟大贡献的圣师和教父们，有圣巴西略、圣金口若望·基所恭、圣依拉略、圣盎博罗削等四位。现在再介绍两位拉丁语文系，重量级的大教父，圣热罗尼莫和圣奥斯定主教。首先介绍的是圣热罗尼莫。在第四世纪的伟大教父中，只有圣热罗尼莫不是主教，他单单只是一位司铎而已。他是公元 340 年生于现在的意大利与南斯拉夫交界处，达马西亚的斯脱利腾，而这个地方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他和圣盎博罗削一样，曾在罗马求学，研究雄辩术和法律，也潜心致力于修辞学、历史和哲学，也曾有过一段浪漫时期。不过呢，很快的就被成圣的真实愿望所唤醒了。动身前往东方去。他刚到目的地，就生了一场大病，做了一个梦，事后他叙述：“发现自己站在天主的审判座前，有声音说：‘你是谁？’他回答说：‘我是教友。’那声音说：‘你说谎，你是西塞禄的门徒，你不是基督的门徒，你的宝座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热罗尼莫从此以后，就发誓放弃世俗的书籍，而专心研究圣经。他跑到叙利亚的旷野中和隐修士一起生活。为压制他的情欲，曾经做过令人吃惊的苦己，同时呢，攻读了希腊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安提约基亚的主教祝圣他为司铎，公元 382 年，他回到罗马，教宗达玛斯很快的就看出了他的才学，任他为秘书。不久又命他编译一本拉丁文的圣经，此外，他也为一群热心的妇女讲授希伯来语，给她们解释圣经，并引导她们的神修生活，因而也引起了猜疑和恶意的批评。热罗尼莫立刻反驳，并且，出言攻击一些虚有其表的隐修士和俗化的神职人员。达玛斯教宗去逝后，他原本可以被选为教宗的，但他在神职人员中的敌人太多了，而没有能够当选。热罗尼莫从此就远走东方，定居于耶稣基督诞生之地白冷的山洞附近。他就在那儿呢，度过了他一生最后的 34 年，他的时间都用在祈祷、补赎、学术工作、引导附近的修女院的修女们，四面八方，都有人来请教他有关圣经方面的知识。

热罗尼莫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他拉丁译文的圣经，这一套拉丁文圣经，我们称之为“通俗本”，也就是拉丁礼仪教会的法定版本，用来代替在西方沿用已久的各种不同的版本。他的译文是精心研究的结果，但在当初并没有得到主教们的赏识。到第七世纪的时候，才开始受人重视。近代学者研究礼仪和神学时，大都引用这个版本，如果以现代研究方法的标准来评判的话，热罗尼莫的通俗本，译文简洁，确实是令人赞赏。从译者对经文的了解和批判上来看，热罗尼莫的确是超越他的时代。他的许多议论和观察，仍然是执现代学术界的牛耳，他那渊博的语文知识以及对巴勒斯坦地理环境之熟悉，使得他对圣经所作的注解，成为一项丰富的知识宝库。许多初期教会的史实，尤其是文学方面方纪录也都靠他才留传下来。到了晚年，他的作品才渐渐受人重视，人们都以他作为学者的喉舌，纵观热罗尼莫的一生，由于他锐利的言词，树立了许多敌人，交织在他心中的是，有着学者的傲气，但他容忍了一辈子，他有谦逊的苦行，也有深厚的爱主之情。圣热罗尼莫和他的隐修朋友们，保持着信函的来往，这些信函，不但是教父著作中最受人欢迎的，而且还是教会内苦修主义的文献。

#### 4.9.4 圣奥斯定

下面要介绍的是被教会尊封为圣宠圣师的圣奥斯定主教。圣热罗尼莫因为对圣经的研究

成果，而在教会学术史上光芒万丈，而圣奥斯定在一般重要性上又胜过了热罗尼莫。

公元 354 年圣奥斯定诞生在现今的阿尔及利亚东部，一个名叫达加斯特的山城，他的父亲是教外人，他由虔诚的母亲莫尼加抚养长大。奥斯定从小就被登录在望教友的名单上，但是，却一直没有领洗。奥斯定小时候不喜欢读书，所以常被残忍的责打，但是他早熟的悟性却使人为之震惊。以后，他到省城迦太基去继续他的学业，在繁华享乐的城市中，一住就是三年，度着放浪形骸的生活，但他得不到幸福。所幸他结交到了一群忠实的朋友，其中包括了达加斯特城的主教亚里比伍。有一次，他研读了西塞禄的那本颂扬哲学的名著，使他有了爱智慧的灵感和一个渴求真理的欲望，他以为能在“摩尼教”中找到这个真理，他也在圣经中去找，但是他不能深入研究，当时的他觉得圣经很乏味。回到故乡达加斯特后，担任文法教师，传布着“摩尼教”的思想，他的母亲为他的堕落深感痛心，不停地为她的儿子祈祷着。有一次她向一位主教请求指点，在主教面前，她竟忍不住的号啕大哭起来，主教劝她说：“放心吧，你为了他流了那么多眼泪，你的儿子决不致于丧亡的。”

奥斯定在故乡居留并不长久，他决心回到迦太基去开办一所学校，但是，他所教到的学生非常调皮，他教师生涯得不到什么好成绩，令他大失所望，使他重新又陷入不安的心境。他越研究“摩尼教”的学说，越发现到“摩尼教”论证的脆弱。

公元 383 年，为了要找寻一个更能表现他才能的地方，和一群驯良而肯受教的学生，他决定要离开迦太基。事实上，在罗马，他又失望了，他得不到想要的，再加上住处的恶劣，他病倒了，他成了一个怀疑论者。病情复原后，正在颓败无聊时，有人请他到米兰去教“雄辩学”。他就在 384 年到达了米兰，这一年他正好是 30 岁。奥斯定一到米兰，就去拜访当地的主教盎博罗削。奥斯定被主教慈父般的接待所感动，开始去听盎博罗削讲解圣经。那些从前显得毫无趣味的圣经，如今显得光明耀眼了，而他的母亲也来到了米兰，不停的劝告他，加上与朋友之间的交谈，他自己也专心的阅读圣经，天主的恩宠也加紧的工作。他的朋友又告诉他，有两位年轻人弃绝红尘皈依了天主，这时候的奥斯定，心里乱极了，他开始号啕大哭，正在这时候，他听到有声音说：“拿起来，念吧！”他就拿起身边的保禄书信，展读之下，正巧是致罗马人书第 13 章 13 节：“不可狂妄豪饮，不可淫乱放荡，不可争斗嫉妒，但该穿上主耶稣基督，而不应只挂念肉身的事，为满足私欲。”从此，他内心便获得了光明和平安，经过了几个月的退省静思之后，奥斯定终于在 387 年上领受了洗礼。奥斯定将他本人的历史写成了《忏悔录》，在这本书里边儿，把自己赤裸裸的完全暴露出来，将自己内心生活的经历以及不断的追求真现、追求光明的故事，以非常动人的笔调淋漓尽致的描绘下来，用以显示天主的全能和圣宠的效果，是天主在他身上作了一切。字里行间发舒了他爱慕赞颂天主的呼声。

奥斯定领洗了以后，回到他的家乡，变卖了他的产业，赈济穷人，然后和几位教友度着贫穷祈祷和读书的生活。奥斯定并没有久留于苦修生活的状态下，公元 391 年，阿尔及利亚希波城的主教祝圣他为司铎，并且指定他做自己的继承人。从公元 395 年开始，直到公元 430 年去逝为止，他一直担任希波城的主教达 35 年之久。奥斯定几乎天天讲道，从来没有人像他的道理那样的深刻、扼要、同时又那么生动，那么容易的使民众能够了解；他还是教民的法官，甚至有时候，整天开庭审理纠纷；此外，他还得管理教会的财产、看护病人、巡视堂区、周旋于政府官员中为争取教民的利益；参加非洲主教会议，还不遗余力的攻斥异端披雷杰学派、摩尼教派；另外呢，他还抽空撰写了一本《天主之城》的书，向人说明天主对整个人类的计划。这本书花了他 15 年的工夫，他眼看着永城罗马被日尔曼蛮族所攻占、抢掠。奥斯定分沾众人的忧虑和悲伤，写下《天主之城》这本书，用来答复外教人的控告，并且坚固教友们的信德，他强调：“帝国能消灭，人类的文化也能消失，但是，圣教会将永世常存，教会才是天主永城的预像和准备。”在这样的结构中，奥斯定表达了他独创而高深的观点。他完成了《天主之城》这本书之后，没几年，眼看着汪达尔人蹂躏了高卢、西班牙之

后，越过直布罗陀海峡，横扫北非，到处杀人放火，来到希波城下扎了营，在希波城内到处是难民，76岁的老主教在希波城被围困四个月后，忽然染患急性疟疾，死于公元430年8月28日。

奥斯定，真可以说是基督思想的巨人，他被时间催促着，被环境窘迫着，在需要的强烈压力下写作，在漫长的岁月中，他触及了困扰人心的各种问题，而且，在他所讨论的各种不同的问题上，他都有深刻的看法。奥斯定是最尊重传统的人物，他敬重教会为真理的保姆，他把传授给他的那些教训加以研究，使它们更清晰、更确定。在他身上，总结了古代天主教的思想，而在他的著作中，找到了最丰富、最正确的说法，中古时代的神学也由他开展。中古时代的大神学家们，都承认自己是奥斯定的门徒。中古天主教社会秩序的基础观念，在《天主之城》这本书中，已经有了胚胎。圣师奥斯定，真可以说是光前启后的大功臣。古代的教父们和伟大的奥斯定，不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尾声，他们却是开山祖师，他们创导孕育了新的文化，更好说，他们把古典文化加以有机性的塑造，使它在基督信仰的光明中，得以再生。

上古时代的教会，随着圣奥斯定的去逝而结束而渐渐落下了帷幕，以后的日子便是教会的中古时期，后面的故事会更加精彩。